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王 詩 琅 小 說 研 究

The studies on novels of Wang Shi-Lang



研 究 生：陳冠宇

指 導 教 授：陳章錫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王詩琅小說研究

研究生：陳冠宇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江濱

陳章錫

李正沅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賴研蓀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王詩琅小說研究

摘要

王詩琅的小說，是台灣新文學運動推展下的重要作品。他的這些短篇小說，其內容的表現，大多反映了日據時代的威權與腐敗，也間接描繪出社會困境與人民的苦楚之處。王詩琅一生的歷程，時而面對威權政治的茶毒，時而面對無情社會的嘲諷，無論面對何種情況，他始終不改心中的志願，以其自身的理想與熱情，繼續為台灣本土的自主性、獨立性辛勤的奮鬥。他充滿台灣本土意識的小說作品，其實就是他為台灣文學、台灣本土的自主性，積極尋求、開闢生存活路的一種重要指標與最佳鎖鑰。

橫跨戰前、戰後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家中，王詩琅正是為台灣文學貢獻畢生心力的本土作家之一。王詩琅崇高的社會道德，偉大的民族氣節，除了為台灣紛亂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外，也為台灣霜凍的文藝界，注入了一股暖流。他的文學作品，時常散發著生命的光與熱，不僅照亮了台灣的天空，也溫暖了正在陰暗角落中，疲累受凍的可憐兒。他多元的文學作品中，以小說最具代表性。小說中各種的典型人物之思想與特色，常反映當時台灣人民的價值觀、社會之現狀，其中所突顯的某些特殊且不尋常的社會意識或文化意義，更是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王詩琅小說研究》，其分析、研究的重點面向和目標，以台灣文學家王詩琅所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為主要的對象。本文論述的主體層面，除了第一章「緒論」之外，亦有：第二章「生命的歷程與文學思想的形貌」、第三章「小說人物的典型」、第四章「空間權力的展現」、第五章「小說流派的呈現」、第六章「結論」，在論述的主體之後，則有「附錄」與「參考文獻」的安排。本文冀望藉由這些章節面向的論述、探討，來進一步的體會、領悟王詩琅小說中，其多元、微妙的文風走向與內蘊意涵。

關鍵詞：王詩琅、小說、台灣文學、權力、主義

王詩琅小説研究

目録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4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預期成果.....	7
第四節 章節架構	15
第二章 生命的歷程與文學思想的形貌	21
第一節 生命的成長與凋零	21
第二節 黑色青年的理想	30
第三節 文學思想的形貌	33
第四節 小結	38
第三章 小説人物的典型	39
第一節 先知先覺型	40
第二節 後知後覺型	50
第三節 不知不覺型	54
第四節 小結	62
第四章 空間權力的展現	65
第一節 都市空間的權力	65
第二節 情色空間的權力	72
第三節 思想空間的權力	77
第四節 小結	94
第五章 小説流派的呈現	97
第一節 寫實主義	97
第二節 理想主義.....	101
第三節 人道主義.....	106
第四節 無政府主義.....	108
第五節 小結.....	116

第六章 結論	117
第一節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精神.....	118
第二節 失去窩巢的蜂兒.....	118
第三節 文學夜空中的明星.....	120
附錄	123
附錄一、王詩琅生平暨寫作年表（依西元年代順序排列）.....	123
附錄二、王詩琅小說原文（依原載年代順序排列）.....	141
參考文獻	183

王詩琅小說研究

第一章 緒論

台灣文學的發展過程，與台灣本土歷史的演變，長久以來，就有著息息相關的互動成份，基於互動的關係，此兩者的存在與演進歷程，皆有許多相似之處，即是充滿著哀淒與傷痛。自從西元一九二〇年之際，台灣新文學運動¹開始推展以來，台灣文學的自由性、自主性、本土化、獨立面貌的真誠訴求，始終未曾停歇，這實根源於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因政治上的利益與因素所導致的情況。台灣文學有主體性、本土意識的強烈展現，始發生於八〇年代威權體制的瓦解之後，在此之前，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自主性格，只能以一種時而顯時而隱的存在方式，忍辱偷生於統治政府的威權體制之下。

王詩琅的小說，是台灣新文學運動推展下的重要作品。他的這些短篇小說，其內容的表現，大多反映了日據時代的威權與腐敗，也間接描繪出社會困境與人民的苦楚之處。王詩琅一生的歷程，時而面對威權政治的茶毒，時而面對無情社會的嘲諷，無論面對何種情況，他始終不改心中的志願，以其自身的理想與熱情，繼續為台灣本土的自主性、獨立性辛勤的奮鬥。他充滿台灣本土意識的小說作品，其實就是他為台灣文學、台灣本土的自主性，積極尋求、開闢生存活路的一種重要指標與最佳鎖鑰。

本章所論述的內容，以王詩琅所發表的七篇小說，為其觀察、探討的對象與範圍，並約略檢視王詩琅小說中所隱含的特殊風貌與意涵。本章將分別研擬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文獻探討與預期成果、章節架構，為本文日後進行探討、研究王詩琅小說主要的論述基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展者、文學創作家，親身體驗及目睹台灣殖民社會裡威權統治者和受威權統治者之間，充滿著太多的不平等及教育、經濟、政治²、文化上的黑暗面。於是，他們藉由文學意識的覺醒，進而喚醒受威逼者和被侮辱者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性格，共同反抗日本威權體制下所帶來之資本主義及

¹ 五四運動的語文革新理念，強烈刺激了台灣本土文化、民族意識的覺醒，進而展開了抗日民族文學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參見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頁 20。

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頁 104。

帝國主義的統治，以爭取台灣殖民地的民族解放³，與台灣社會命運的自主、文化的認同。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動者和文學家，如吳濁流、張我軍、賴和、郭秋生⁴、楊逵、王詩琅、楊雲萍、龍瑛宗、呂赫若、朱點人⁵……等，他們曾毅然地投入社會運動的洪流中；他們曾勇敢地以文學創作的方式表達其思想，一方面為歷史作見證，一方面也創造了歷史。

橫跨戰前、戰後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家中，王詩琅正是為台灣文學貢獻畢生心力的本土作家之一。王詩琅崇高的社會道德，偉大的民族氣節，除了為台灣紛亂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外，也為台灣霜凍的文藝界，注入了一股暖流。他的文學作品，時常散發著生命的光與熱，不僅照亮了台灣的天空，也溫暖了正在陰暗角落中，疲累受凍的可憐兒。他多元的文學作品中，以小說最具代表性。小說中各種的典型人物之思想與特色，常反映當時台灣人民的價值觀、社會之現狀，其中所突顯的某些特殊且不尋常的社會意識或文化意義，更是值得深入探究。

王詩琅小說內容的思想、人物的典型、結構的流派，以及王詩琅的生命歷程，都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但以往的評述、研究，大多只偏重於幾個方面，未能全面探討，盡其全貌。因此筆者欲綜合前人的論點，加上個人學習的心得，對王詩琅其人、小說作品、相關問題，做一完整的分析與整理。

本文的論述重點，除了體察王詩琅的生平、思想外，其所創作的多篇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亦是本文探究的重點之一。

二、研究目的

³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4。

⁴ 郭秋生，是日據時期台灣本土話文的推動者，他於西元 1904 年出生，於西元 1980 年逝世，享年七十七歲。郭秋生，推動台灣本土話語，其所撰寫的台灣新民報「社會寫真」專欄與台灣新文學「街頭寫真」專欄，對於台灣新文學運動有著非常偉大的貢獻。郭秋生主張「用漢字來表現台灣話」，並進而「應創造新字以就話」，啟發相當多的後學者。郭秋生倡導台灣話文，其以台灣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大多發表於日據時期，他的作品，實表達了當時台灣人民情感與願景。上述關於郭秋生之生平簡介的文字敘述，參見新莊文史工作會作：〈郭秋生〉，「新莊文史工作會」，（台北：新莊文史工作會，2006 年 4 月）。上網日期：2006 年 8 月 16 日，網址：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19330170/people_2.htm。

⁵ 朱點人，原名朱石頭，後改名為朱石峰，筆名有文苗、點人。他出生於西元 1903 年，為臺北市萬華人。日本戰敗國民黨政權來台以後，因不滿陳儀的政權與受二二八事件的刺激，其思想於是逐漸左傾，在蔡孝乾的影響之下，朱點人參加台共地下系統。西元 1949 年冬天之時被捕，隨即被槍斃於台北車站。朱點人的文學創作歷程，主要活躍於西元 1930 年至 1936 年，他的文學作品，有小說、現代詩、民間故事、時事評論等。基本上，他前期作品的題材與情愛有關，傾向於個人性與浪漫性；他後期的文學作品，則較有反諷性的社會面向。朱點人的文學創作風貌，大致上，其文筆，主要針對殖民政策與島民性格而抒發，但形式架構與美學技巧亦是他十分注重的層面。他的小說，偏重於戲劇性表達。他的文學風格與才氣，在當時的社會，已受到廣泛的注意，楚女（張深切）在〈評先發部隊〉此一文章裡，曾讚揚他是「台灣新文學創作界的麒麟兒」。戰後時期，朱點人為了堅持政治理想，於是捨棄了文學而投入政治活動，以至於為他心目中的烏托邦世界犧牲其生命，他的誕生、他的文采，與他生命的驟逝，實是發人深省之台灣史的重點研究範圍。上述關於朱點人生平簡介的文字敘述，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45 - 146。

〈夜雨〉⁶作於西元 1935 年，是王詩琅先生早期思想的代表作，之後他又發表〈青春〉⁷、〈沒落〉⁸、〈老姨頭〉⁹、〈十字路〉¹⁰等四篇作品，企圖藉由此類小說人物的描寫，反映其思想特色與民族意識，並反諷當時的社會現況。

〈沙基路上的永別〉¹¹作於西元 1980 年 10 月之際，屬於王詩琅晚期思想的代表作；此世隔四十五年才出現的小說作品，使得他的文學地位再次獲得肯定。在此篇作品中，可窺見作者心中所執著之民族情感、民族文化認同、無政府主義思想，藉著小說中的人物，再度的顯露出來。

〈邂逅〉¹²此一短篇小說，作於西元 1982 年 12 月之際，亦屬王詩琅生命晚期思想的文學作品。此篇小說故事情節與人物安排皆十分簡單，而字數亦相當的少，這樣的「短篇」小說，除了反映出左派社會運動的情感外，其內涵實象徵著人世間「不期而遇」之緣份的「短暫」，這與小說的名稱「邂逅」一詞所隱含的另一層意義——緣起緣滅，不謀而合。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以〈夜雨〉、〈青春〉、〈沒落〉、〈老姨頭〉、〈十字路〉、〈沙基路上的永別〉、〈邂逅〉等作品，來探討王詩琅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與民族情

⁶ 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4 年 11 月 9 日）：〈夜雨〉，原載《第一線》，第 2 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5 年 1 月），頁 152 - 158。收入之處有二：一、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夜雨》，卷十，（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年 12 月，初版），頁 28 - 38。二、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7 - 26。

⁷ 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5 年 2 月 17 日）：〈青春〉，原載《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4 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 年 4 月），頁 118 - 125。收入之處有三：一、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年 11 月，初版），頁 3 - 17。二、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27 - 39。三、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0 年 7 月，複刻初版），頁 3 - 17。由於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其出版社，雖有弘文館出版社與稻鄉出版社之別，而版次，亦有初版與複刻初版之別，但兩者內容，實為相同，所以往後其他章節的註腳文字，則只列出弘文館出版社所出版的《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

⁸ 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5 年 6 月 30 日）：〈沒落〉，原載《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8・9 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 年 8 月），頁 92 - 100。收入之處有二：一、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夜雨》，卷十，頁 39 - 58。二、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41 - 58。

⁹ 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6 年 6 月 17 日）：〈老姨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6 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 年 7 月），頁 69 - 72。收入之處有二：一、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19 - 30。二、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59 - 68。

¹⁰ 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6 年 4 月 3 日）：〈十字路〉，原載《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10 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 年 12 月），頁 78 - 87。收入之處有二：一、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夜雨》，卷十，頁 59 - 76。二、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69 - 84。

¹¹ 王詩琅（王錦江）作（作於 1980 年 10 月 27 日）：〈沙基路上的永別〉，先後發表與收入之處如下：先發表之處（原載之處）為：〈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台北：聯合報社，1980 年 10 月 27 日）。後發表之處為：〈沙基路上的永別〉（上、下），《世界日報》，版次不詳，（重慶：世界日報社，1980 年 11 月 24 - 25 日）。收入之處有二：一、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31 - 44。二、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85 - 98。

¹² 王詩琅（王錦江）作（作於 1982 年 12 月）：〈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2 年 12 月），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99 - 102。

感，以及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生活的種種，和社會運動份子的精神與情操。

冀望藉此研究，使學生對王詩琅小說有更進一步的認知；並拋磚引玉，助長王詩琅小說及其思想的研究之風，進而肯定王詩琅之文學成就，提升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文將依照王詩琅小說所發表的先後順序，做一系統性的研讀、分析，之後再予以歸納出王氏小說創作分期中所欲灌注的意涵，企圖彰顯王氏小說風貌背後所隱藏之共同的思想母體及文學創作的特殊元素與主體。基於上述，本文的研究範圍，實以王詩琅發表於台灣本土的小說，為主要的探討對象、範圍。

戰爭前，王詩琅的小說作品，主要是以城市鄉鎮裡之知識份子的視野角度，來體察三十年代台灣本土的民族情感、左派社會運動、勞工問題與島國人民的悲苦、矛盾心理。〈夜雨〉、〈沒落〉、〈十字路〉等小說，描寫了社會運動與勞工運動陷入低潮之際，其運動參與者情感的無奈、苦痛和心境的轉變，由於對社會運動課題及人性層面深刻的描繪，於是予人獨特的啟發性；〈青春〉此一小說，則旨在闡述現代女性居處於新舊人文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心態的抉擇與掙扎，並述及對於不同種族之情誼的認同；小說〈老婊頭〉，則是藉由沒落娼館中老鴿的生活和處境，來譏諷台灣社會人性的醜陋面，進而反映出台灣殖民地人民悲苦的生存個性。上述這些富有人性關懷與社會諷刺的文學作品，可覺察出王詩琅的創作生命早已無形的受到契訶夫、福樓拜、莫泊桑、托爾斯泰，和中國新文學之父魯迅¹³、台灣新文學之父兼好友賴和等人之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

戰爭過後，其所發表的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雖然以居處大陸廣州的人生歷程為題材，但卻自然的引發了民族情感的哀傷。中國和日本決戰之前，一位由台灣基隆啟程遠赴大陸工作的青年，在受到中國女性同事的婉轉拒絕之後，引發了來自心底深沉的無奈嘶喊。小說作者王詩琅彷彿透過故事，提醒台灣人與大陸人的「民族情結」，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不請自來所形成的。這篇闡述台灣青年於大陸工作之情感歷程的幻滅性和沮喪感，與張深切〈黑色的太陽〉、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所散發之矛盾、迷惘的時代氛圍，十分相似。故事中主角內心無奈的嘶喊¹⁴，其實是王詩琅與眾多深陷於「民族情結」的人民，心底深處最苦最悲的嘶喊。

本文的研究範圍，以王詩琅戰前與戰後所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此七篇短篇小說根據王氏所發表的時間，依序如下所示：

¹³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4。

¹⁴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4 - 15。

- (一)〈夜雨〉，西元 1935 年 1 月，發表於《第一線》第 2 期。
- (二)〈青春〉，西元 1935 年 4 月，發表於《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4 號。
- (三)〈沒落〉，西元 1935 年 8 月，發表於《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8・9 號。
- (四)〈老婊頭〉，西元 1936 年 7 月，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6 號。
- (五)〈十字路〉，西元 1936 年 12 月，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10 號。
- (六)〈沙基路上的永別〉，西元 1980 年 10 月 27 日，發表於《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 (七)〈邂逅〉，西元 1982 年 12 月，發表於《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

二、研究方法

學者陳芳明認為：「台灣既然是個殖民的社會，則在這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學，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學。以殖民地文學來定位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當可清楚辨識在歷史過程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權力的消長關係；也可看清台灣文學從價值壟斷的階段，如何蛻變為現階段多元分殊的現象；更可看清台灣作家，如何在威權支配下，以滔滔不絕的雄辯作品，進行抵抗與批判。」¹⁵這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語，讓人明瞭日據時期的作家，其所創作的各式文學作品，皆充滿著反殖民、反威權、反壓迫的風格。在這些勇於批判日本殖民主義政策的文學家之中，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廣者王詩琅，實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文學創作者兼革命家。他多元的文學創作之中，其小說作品的創作泉源，幾乎是以自身對於日本殖民體制的反抗運動經驗，為主要的創作訴求與靈感。他的小說，對於台灣新文學運動，有著相當大的影響與貢獻，他批判性的寫實小說，是研究台灣文學史的重要題材與對象。

本文的研究面向，是以王詩琅所創作的批判性小說，為主要的研究走向。而本文之研究方法，如下所示：

本文之研究，首先重視王詩琅生平的自述稿、著作與人物（友人和後代）的訪查。其次詳細研讀王詩琅著，張良澤主編的《王詩琅全集》¹⁶、《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¹⁷，與張炎憲、翁佳音二位學者所合編的《陋巷清士：王詩琅

¹⁵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1）——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明〉，《聯合文學》，第 15 卷第 10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年 8 月），頁 163。

¹⁶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一 - 卷十一，（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年 6 月 - 1980 年 3 月，初版）。

¹⁷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第一卷 - 第七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年 3 月 - 2003 年 6 月，初版）。

選集》，以及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的《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葉瓊霞所撰的碩士論文《王詩琅研究》¹⁸，期以瞭解王詩琅的人格特質、生命歷程、思想內涵，進而對其小說中之意識、人物，作一有效的分析與比較，以體察出小說作品與王氏思緒、情感之間緊密相連的文學母題、符旨，以及創作生命的元素、動能。

王詩琅所創作的小說故事，與當時的人文、社會、時代等背景，有著息息相關的緊密關係，所以，欲深究王氏小說故事裡所隱含的各種意涵，其當時之殖民社會與威權時代的背景，是必須先行瞭解、掌握的。而諸多學者、作家、文學家所編、著之關於台灣本土文學、意識、精神和歷史的研究專著，則是瞭解、探討台灣文學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這些資料，如下所示：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¹⁹、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²⁰、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²¹、彭瑞金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²²、李瑞騰著：《台灣文學風貌》²³、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²⁴、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²⁵、許俊雅著：《臺灣文學散論》²⁶、《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²⁷、彭瑞金著：《台灣文學探索》²⁸、游勝冠著：《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²⁹、周慶華著：《臺灣當代文學理論》³⁰、陳芳明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³¹、龔顯宗著：《臺灣文學研究》³²、朱雙一著：《台灣文學思潮與淵源》³³、古遠清著：《分裂的臺灣文學》³⁴。除了上述的專著之外，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期刊論文中所撰述關於台灣文學發展的各種史料、洞見、論述，亦是本文在研究、辯證的過程中，極為重視的參考元素、資料。

¹⁸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1991年6月）。

¹⁹ 參見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

²⁰ 參見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台北：聯合報社，1981年10月，初版）。

²¹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1月，初版）。

²² 參見彭瑞金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年3月，第一版）。

²³ 參見李瑞騰著：《台灣文學風貌》，（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5月，初版）。

²⁴ 參見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

²⁵ 參見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3年9月，再版）。

²⁶ 參見許俊雅著：《臺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初版）。

²⁷ 參見許俊雅著：《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

²⁸ 參見彭瑞金著：《台灣文學探索》，（高雄：前衛出版社，1995年1月，初版）。

²⁹ 參見游勝冠著：《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

³⁰ 參見周慶華著：《臺灣當代文學理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8月，初版）。

³¹ 參見陳芳明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

³² 參見龔顯宗著：《臺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2月，初版）。

³³ 參見朱雙一著：《台灣文學思潮與淵源》，（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2月，初版）。

³⁴ 參見古遠清著：《分裂的臺灣文學》，（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

在分析小說所呈現之內容、風格、人性、心理、情境、情節、形式結構、社會現象、本土意識、民族情感等過程之中，期以東、西方文學與思想理論（含中國文學和思想理論、道家思想、佛學、台灣本土文學與思想理論、女權思想），以及心理學的觀點(即是以更廣泛、更深層之心靈的探索角度)，來契入王詩琅的創作動機與心境，以求其小說作品中所欲呈現的真正內涵與意境。

最後則透過各種典籍、文獻及評論的相互分析與印證，緊密扣合時代的氛圍，以探究王詩琅本身和當時社會脈動的相互關係，來彰顯其生命歷程中自我主體、心境，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抒懷與實踐，並對王氏的思想背景、小說意識等作全盤性的瞭解，以進一步研究小說中所反諷、影射的人、事、物，期以獲得重要的訊息。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預期成果

一、文獻探討

研究、探討王詩琅生平、文學思想與小說內涵的專著、論述、評論，數量相當有限，現分門別類，將評論王詩琅生平事蹟、文學思想和小說意涵的文獻，做一系統式的探討。探討的方向與內容，依序分為四個方面，即是：「專著方面」、「學位論文方面（以碩士論文為主）」、「期刊論文方面」、「單篇評論方面（以專著和報紙中之單篇評論為主）」、「網路資料方面」。探討的詳情，如下所示：

（一）專著方面

1.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

- (1) 《王詩琅全集：鴨母王—臺灣民間故事》³⁵
- (2) 《王詩琅全集：孝子尋母記—臺灣歷史故事》³⁶
- (3) 《王詩琅全集：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³⁷
- (4) 《王詩琅全集：清廷臺灣棄留之論—臺灣史論》³⁸
- (5) 《王詩琅全集：臺灣史話—余清芳事件全貌》³⁹
- (6) 《王詩琅全集：清代臺灣社會—三年小叛五年大亂》⁴⁰

³⁵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鴨母王—臺灣民間故事》，卷一，（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³⁶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孝子尋母記—臺灣歷史故事》，卷二，（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³⁷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卷三，（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³⁸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清廷臺灣棄留之論—臺灣史論》，卷四，（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³⁹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史話—余清芳事件全貌》，卷五，（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

⁴⁰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清代臺灣社會—三年小叛五年大亂》，卷六，（高雄：

- (7) 《王詩琅全集：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上⁴¹
- (8) 《王詩琅全集：臺灣人物表論—臺灣人物》，下⁴²
- (9) 《王詩琅全集：臺灣文教—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⁴³
- (10) 《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夜雨》⁴⁴
- (11) 《王詩琅全集：喪服的遺臣—兒童文學》⁴⁵

由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的《王詩琅全集》，共有十一卷。這十一卷的內容，除了記載台灣本土的人文歷史外，亦記錄了王詩琅的生平與文學思想，而其中的卷十，則收錄王詩琅的三篇小說：〈夜雨〉、〈沒落〉、〈十字路〉。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的《王詩琅全集》，是了解台灣人文發展、王詩琅一生行誼、王氏文學思想與小說作品最佳的文獻，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王詩琅的小說只收錄〈夜雨〉、〈沒落〉、〈十字路〉三篇，而其他四篇小說：〈青春〉、〈老婊頭〉、〈沙基路上的永別〉、〈邂逅〉，則並未收錄，除此之外，小說的內涵在此全集之中，也未曾論及。

2. 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

此《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收錄關於王詩琅的諸多文獻，其中屬於王詩琅作品方面的內容，分別為：「文藝作品」⁴⁶、「歷史作品」⁴⁷、「時事評論」⁴⁸、「人物憶述」⁴⁹、「生平述懷」⁵⁰。而屬於後人、友人的陳述，則歸類於「後人評論」⁵¹和「追思錄」⁵²。文末，則附有王詩琅畢生詳細的〈年譜〉⁵³和編輯此書之目的以及原則的「編後語」⁵⁴。此書是研究、探討王詩琅其人與小說之社會運動情感、民族意識內涵、階級文化反動、職場環境認同、文學生命進展、人際關係發展、反抗日本殖民之帝國政權、推廣台灣新文學運動等課題的重要資料。唯一可惜的是，本書在「文藝作品」部份，只收錄三篇小說：〈青春〉、〈老婊頭〉、〈沙基路上的永別〉，而未收錄其餘四篇的小說作品：〈夜雨〉、〈沒落〉、〈十字路〉、

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

⁴¹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上，卷七，(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⁴²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人物表論—臺灣人物》，下，卷八，(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

⁴³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文教—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卷九，(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1月，初版)。

⁴⁴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夜雨》，卷十，(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

⁴⁵ 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喪服的遺臣—兒童文學》，卷十一，(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⁴⁶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1-53。

⁴⁷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54-87。

⁴⁸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89-133。

⁴⁹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135-182。

⁵⁰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183-249。

⁵¹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251-323。

⁵²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325-378。

⁵³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379-407。

⁵⁴ 參見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409-418。

〈邂逅〉。

3.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

此《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於第 239 頁至第 245 頁之處，除了附上王詩琅人生各階段的珍貴照片（如「少年時代的王詩琅」、「青年時代的王詩琅」、「台北市文獻會美術座談會合影」、「王詩琅全家福」、「一九七〇年三月於台南市施博爾宅」、「王詩琅（左）訪李騰獄」、「退休前的王詩琅」、「王詩琅獲一九八四年的台美基金會人文獎」等照片）外，並於第 237 頁至第 248 頁之處，詳細介紹了王詩琅人生各個重要的階段，如：「早年的自修」⁵⁵、「參加臺灣黑色青年聯盟」⁵⁶、「赴廣州辦報」⁵⁷、「編輯工作和鄉土史研究」⁵⁸、「退休後的生活」⁵⁹、「與病痛掙扎的一生」⁶⁰，文末，則刊載了〈王詩琅年表〉⁶¹。此書的陳述內容極為珍貴，因可幫助研究王詩琅其人與小說世界的諸多學人，了解王氏退而不休的一生和小說故事形成的因素。

4. 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

此書《王詩琅、朱點人合集》，是一部專門介紹王詩琅與朱點人的著作。關於王詩琅方面，此書完整收錄王詩琅所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分別是：〈夜雨〉、〈青春〉、〈沒落〉、〈老姨頭〉、〈十字路〉、〈沙基路上的永別〉、〈邂逅〉。此外，此書的內容，亦以中、西文論的方式，分析王詩琅的小說意識、內涵，使人進一步的明瞭王氏小說故事的暗諷意味和中心符旨。書的最後，則附有兩項重要參考資料，一是〈王詩琅生平寫作年表〉⁶²，此年表可令人明白王氏新詩、評論、小說所誕生的確切時間，二是〈王詩琅小說評論引得〉⁶³，此引得可提供參學者延伸閱讀的空間。此書是一部研究王詩琅的生平、思想、文學觀，以及台灣威權體制中人性百態反映於王氏小說的重要史料。

5. 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

此一《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在頁 151 - 166 之處，收錄了王詩琅膾炙人口的小說〈沒落〉，使人能一窺王氏優秀小說作品的全貌，而在頁 167 之處，則有王詩琅的個人生命歷程的簡介。此書在最後頁 395 - 407 之處，則有製作〈台灣文學史大事紀（一六五二～一九四五）〉，令人可因此明瞭台灣文學史在發展脈絡中的人文事蹟。此書可輔助了解王詩琅小說中所反映之當時社會的人文背景與現

⁵⁵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38。

⁵⁶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38 - 240。

⁵⁷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0 - 241。

⁵⁸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1 - 242。

⁵⁹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2 - 244。

⁶⁰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4 - 246。

⁶¹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7 - 248。

⁶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39 - 141。

⁶³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35 - 137。

況。

6.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

此專著《台灣文學史綱》，是一部介紹台灣新文學運動與台灣文學成長、定位的絕佳文獻。書中以極有系統的方式，逐一介紹各個歷史時期的人文變動和發展，而書中頁 181 - 352 之處，更製作了〈台灣文學史年表〉，詳載台灣文學在各個時期的演進過程。書中的頁 47 - 48 之處，對於王詩琅的小說，以簡單的方式描述了王氏小說的特色，未能以全面的視野論述王氏小說的特點與風格。此書的面世，對於研究、愛好台灣文學史之人來說，是一大福音。

7. 許俊雅著：《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

此《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於頁 252 - 255 之處，除了簡介王詩琅年少時所參與的文藝團體和社運外，亦論述了王氏任職編輯工作的歷程。在評論的後半階段，則有少量分析王氏小說人物的心靈世界和個性，令人對於王詩琅的小說人物，有淺白的了解與認識。

(二) 學位論文方面（以碩士論文為主）

1. 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

目前，尚未有專門研究王詩琅小說的博士論文。此一碩士論文《王詩琅研究》，是成大碩士研究生葉瓊霞所撰寫的。其內容除了概述王詩琅的生平之外，其研究課題，共分為：王氏的社會運動、文學活動、新聞工作、台灣史工作。葉瓊霞所撰寫的《王詩琅研究》，其討論的重心，以王詩琅的生平事蹟為主，當中也曾論及王氏的小說內涵，不過在論述、研究的過程中，只針對單一主題加以論述，未以較多元的層面予以探討。

2. 卓英燕撰：《王詩琅臺灣民間文學作品之研究》⁶⁴

卓英燕的碩士論文《王詩琅臺灣民間文學作品之研究》，主要探討王詩琅關於民間文學作品中，對於台灣人文社會現象、風貌的展現，而王氏民間文學作品裡之精神主體和人道關懷，以及忠實反映台灣社會階層中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思維活動層面，亦是卓英燕的碩士論文所要分析、論述的重點取向。卓英燕的碩士論文雖論及王氏的生平，但其小說人物與意涵，並不是該論文的研究對象，所以並未有微量的書寫和分析。

3. 徐淑雯撰：《王詩琅兒童文學研究》⁶⁵

徐淑雯的碩士論文《王詩琅兒童文學研究》，主要藉由研究王詩琅兒童文學的形態和內涵，體察他在兒童文學層面的思想與情感活動，此外，亦探究王詩琅

⁶⁴ 參見卓英燕撰：《王詩琅臺灣民間文學作品之研究》，（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進益教授指導，2005年）。

⁶⁵ 參見徐淑雯撰：《王詩琅兒童文學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勁榛教授指導，2005年）。

的生平，以及他在兒童文學方面的寫作技巧（以「語言結構」、「敘事技巧」、「題材分析」等三個面向來探討）與非凡的成就、貢獻。對於王詩琅另一種文學的創作——小說，因不在其論文的研究範圍裡，所以並未有些許的論述。

（三）期刊論文方面

1. 張良澤作：〈王詩琅先生作品年表初稿——並事略年譜〉⁶⁶
2. 許雪姬作：〈評王詩琅全集——兼論台灣人物表的做法〉⁶⁷
3. 張恆豪作：〈黑色青年的悲劇——王詩琅及其小說意識〉⁶⁸
4. 劉靜娟作：〈永遠的漢民族——訪王詩琅老先生〉⁶⁹
5. 鍾肇政作：〈台灣文壇的不朽老兵——簡介王詩琅其人其作品〉⁷⁰
6. 錢麗慧作：〈王詩琅印象記〉⁷¹
7. 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⁷²
8. 李南衡作：〈我所認識的王詩琅先生〉⁷³
9. 吳密察作：〈萬華陋巷中的老人，台灣文化界的瑰寶〉⁷⁴
10. 王麗華作：〈向晚意不盡：訪王詩琅先生〉⁷⁵
11. 毛一波作：〈台灣老作家王詩琅〉⁷⁶
12. 林子候作：〈王詩琅〉⁷⁷
13. 李獻璋編：〈王詩琅先生信札集——其所反映的光復初期生活〉⁷⁸

⁶⁶ 參見張良澤作：〈王詩琅先生作品年表初稿——並事略年譜〉，《臺灣風物》，第 28 卷第 3 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0 年 9 月），頁 15 - 34。

⁶⁷ 參見許雪姬作：〈評王詩琅全集——兼論台灣人物表的做法〉，《書評書目》，第 90 期，（台北：書評書目社，1980 年 10 月），頁 58 - 70。

⁶⁸ 參見張恆豪作：〈黑色青年的悲劇——王詩琅及其小說意識〉，《現代文學》，第 13 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 2 月），頁 65 - 91。

⁶⁹ 參見劉靜娟作：〈永遠的漢民族——訪王詩琅老先生〉，《中央月刊》，第 14 卷第 7 期，（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2 年 5 月），頁 81 - 83。

⁷⁰ 參見鍾肇政作：〈台灣文壇的不朽老兵——簡介王詩琅其人其作品〉，《文學思潮》，第 12 期，（台北：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1982 年 7 月），頁 59 - 65。

⁷¹ 參見錢麗慧作：〈王詩琅印象記〉，《文訊月刊》，第 1 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3 年 7 月），頁 51 - 57。

⁷²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文季》，第 1 卷第 4 期，（台北：帕米爾書店，1983 年 11 月），頁 37 - 43。

⁷³ 參見李南衡作：〈我所認識的王詩琅先生〉，《文季》，第 1 卷第 4 期，（台北：帕米爾書店，1983 年 11 月），頁 92 - 95。

⁷⁴ 參見吳密察作：〈萬華陋巷中的老人，台灣文化界的瑰寶〉，《台灣文藝》，第 91 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4 年 11 月），頁 4 - 8。

⁷⁵ 參見王麗華作：〈向晚意不盡：訪王詩琅先生〉，《台灣文藝》，第 91 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4 年 11 月），頁 12 - 18。

⁷⁶ 參見毛一波作：〈台灣老作家王詩琅〉，《傳記文學》，第 272 期，（台北：雨辰出版社，1985 年 1 月），頁 88 - 93。

⁷⁷ 參見林子候作：〈王詩琅〉，《傳記文學》，第 275 期，（台北：雨辰出版社，1985 年 4 月），頁 141 - 142。

⁷⁸ 參見李獻璋編：〈王詩琅先生信札集——其所反映的光復初期生活〉，《臺灣風物》，第 35 卷第 3 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5 年 9 月），頁 71 - 89。

14. 莊永明作：〈詩琅先生給我的教益〉⁷⁹
15. 張炎憲作：〈「王詩琅全集」編後〉⁸⁰
16. 黃武忠作：〈讀「陋巷清士」有感——兼談王詩琅二、三事〉⁸¹
17. 林文月作：〈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評「陋巷清士」〉⁸²
18. 葉瓊霞作：〈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讀王詩琅的小說〉⁸³
19. 林瑞明作：〈重讀王詩琅「賴懶雲論」〉⁸⁴
20. 林文寶作：〈王詩琅與兒童文學〉⁸⁵
21. 下村作次郎作，葉石濤譯：〈王詩琅的回顧錄〉⁸⁶
22. 陳芳明作：〈王詩琅小說與台灣抗日左翼〉⁸⁷
23. 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1）——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明〉⁸⁸
24. 郭淑雅作：〈「導讀」沉沒之島——王詩琅的「十字路」〉⁸⁹
25. 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⁹⁰
26. 張恆豪作：〈民間臺灣史的傳人——王詩琅〉⁹¹
27. 邱各容作：〈不朽的拓荒者——王詩琅〉⁹²
28. 郭侑欣作：〈站在島都的十字街頭——試評王詩琅與朱點人小說〉⁹³
29. 賴奕倫作：〈日據時期東洋風席捲而來的現代性表現——論王詩琅小說的權

⁷⁹ 參見莊永明作：〈詩琅先生給我的教益〉，《台灣文藝》，第 98 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6 年 1 月），頁 205 - 208。

⁸⁰ 參見張炎憲作：〈「王詩琅全集」編後〉，《台灣文藝》，第 103 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6 年 11 月），頁 178 - 179。

⁸¹ 參見黃武忠作：〈讀「陋巷清士」有感——兼談王詩琅二、三事〉，《文訊月刊》，第 28 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7 年 2 月），頁 274 - 276。

⁸² 參見林文月作：〈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評「陋巷清士」〉，《聯合文學》，第 31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年 5 月），頁 213 - 214。

⁸³ 參見葉瓊霞作：〈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讀王詩琅的小說〉，《國文天地》，第 7 卷第 5 期，（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1 年 10 月），頁 48 - 51。

⁸⁴ 參見林瑞明作：〈重讀王詩琅「賴懶雲論」〉，《台灣文藝》，第 127 期（創新 7 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91 年 10 月），頁 32 - 41。

⁸⁵ 參見林文寶作：〈王詩琅與兒童文學〉，《東師語文學刊》，第 7 期，（台東：國立台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1994 年 6 月），頁 117 - 219。

⁸⁶ 參見下村作次郎作，葉石濤譯：〈王詩琅的回顧錄〉，《文學台灣》，第 11 期，（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1994 年 7 月），頁 276 - 305。

⁸⁷ 參見陳芳明作：〈王詩琅小說與台灣抗日左翼〉，《文學台灣》，第 12 期，（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1994 年 10 月），頁 122 - 141。

⁸⁸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1）——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明〉，《聯合文學》，第 15 卷第 10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年 8 月），頁 162 - 173。

⁸⁹ 參見郭淑雅作：〈「導讀」沉沒之島——王詩琅的「十字路」〉，《聯合文學》，第 15 卷第 12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 10 月），頁 132 - 137。

⁹⁰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聯合文學》，第 16 卷第 5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 3 月），頁 138 - 149。

⁹¹ 參見張恆豪作：〈民間臺灣史的傳人——王詩琅〉，《臺北畫刊》，第 394 期，（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 年 11 月），頁 47。

⁹² 參見邱各容作：〈不朽的拓荒者——王詩琅〉，《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第 15 卷第 5 期，（台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02 年 9 月），頁 14 - 16。

⁹³ 參見郭侑欣作：〈站在島都的十字街頭——試評王詩琅與朱點人小說〉，《仁德學報》，第 3 期，（苗栗：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2004 年 10 月），頁 99 - 111。

力空間辯證》⁹⁴

30. 李昫作：〈蒼白而感傷的女性意象——論王詩琅小說〉⁹⁵

上述的期刊論文，其內容大多論述王詩琅的生平事略、兒童文學的貢獻、台灣歷史傳承與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其中亦有以一二個主題，探討王詩琅小說的特色與隱藏的思想意涵，論述的方式，多以片面概略性的分析而未以全面性的綜觀與討論，值得一提的是，李昫所作的〈蒼白而感傷的女性意象——論王詩琅小說〉一文，以較有系統的方式，論述王氏小說中關於女性意象的哀愁，李昫此舉，實開闢了另一研究王詩琅小說新的路徑。

(四) 單篇評論方面（以專著和報紙中之單篇評論為主）

1. 丘彥明作：〈在最黑暗處燃燒的王詩琅印象〉⁹⁶
2. 張炎憲作：〈陋巷出清士——王詩琅〉⁹⁷
3. 曹永和作：〈歷史的傳承：王詩琅譯「臺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卷序〉⁹⁸
4. 葉石濤作：〈王詩琅的悲痛生涯〉⁹⁹
5. 劉登翰作：〈朱點人和王詩琅的小說創作〉¹⁰⁰
6. 羊子喬作：〈不屈服的文學魂——王詩琅〉¹⁰¹
7. 王心瑩作：〈臺灣的安徒生——王詩琅先生〉¹⁰²
8. 張明雄作：〈黑色青年的證言——王詩琅的小說〉¹⁰³
9. 張明雄作：〈王詩琅與楊遠小說意境的比較〉¹⁰⁴

這些關於王詩琅其人以及文學思想的評論，多是以淺白的方式予以敘述，其

⁹⁴ 參見賴奕倫作：〈日據時期東洋風席捲而來的現代性表現——論王詩琅小說的權力空間辯證〉，《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9期，（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2004年11月），頁157-179。

⁹⁵ 參見李昫作：〈蒼白而感傷的女性意象——論王詩琅小說〉，《大明學報》，第8期，（台中：台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2007年6月），頁1-14。

⁹⁶ 參見丘彥明作：〈在最黑暗處燃燒的王詩琅印象〉，收入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頁117-121。

⁹⁷ 參見張炎憲作：〈陋巷出清士——王詩琅〉，收入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237-248。

⁹⁸ 參見曹永和作：〈歷史的傳承：王詩琅譯「臺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卷序〉，《自立早報》，第14版，（台北：自立早報社，1988年6月11日）。

⁹⁹ 參見葉石濤作：〈王詩琅的悲痛生涯〉，收入葉石濤著：《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頁81-83。

¹⁰⁰ 參見劉登翰作：〈朱點人和王詩琅的小說創作〉，收入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主編：《台灣文學史》，上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頁494-506。

¹⁰¹ 參見羊子喬作：〈不屈服的文學魂——王詩琅〉，收入羊子喬著：《神秘的觸鬚》，（台北：台笠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162-166。

¹⁰² 參見王心瑩作：〈臺灣的安徒生——王詩琅先生〉，《國語日報》，第6版，（台北：國語日報社，2000年4月17日）。

¹⁰³ 參見張明雄作：〈黑色青年的證言——王詩琅的小說〉，收入張明雄著：《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頁89-94+158。

¹⁰⁴ 參見張明雄作：〈黑色青年的證言——王詩琅的小說〉，收入張明雄著：《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頁185-202。

中亦以社會批判、民族情感的矛盾、反殖民地剝削、壓迫的精神與本土意識的掙扎之觀察角度，深入剖析王詩琅從事社會運動的心境和文學思想的形成因素。張明雄所作的〈黑色青年的證言——王詩琅的小說〉與〈王詩琅與楊逵小說意境的比較〉，以比較、辯證的方法，試圖貼近王詩琅的思考模式，以求更多關於王氏小說中所散發的諸多訊息，他的分析技巧，頗能觀照、省思到王詩琅小說意境中所代表的多重意義。

（五）網路資料方面

1. chuck158207 作：〈昨日當我革命時——筆記《王詩琅集》〉¹⁰⁵

此一文章，是網路上所發表的文學評論，主要在於探討王詩琅的小說作品。〈昨日當我革命時——筆記《王詩琅集》〉一文，雖將王詩琅的七篇小說評論了一回，但評論得最少者，為〈邂逅〉此篇。此文的評論者認為，〈邂逅〉內涵的水平過低，應該是王詩琅尚未書寫完成的殘缺之稿，而〈沙基路上的永別〉此篇，在論述者的眼裡，則是一篇技巧有待改善的小說，論者甚至認為這一篇小說之故事情節，其說服力道相當的微小。其他小說，如〈夜雨〉、〈沒落〉、〈十字路〉、〈青春〉、〈老姨頭〉，論者皆有一番的評論，如下：〈夜雨〉，此篇的情節與情感的表達，頗為平順。〈沒落〉，此篇的心靈衝突和場景安排，皆十分令人激賞。〈十字路〉，此篇在中間的敘述部份，其道理陳述的力量相當強烈，無形中裂解了描述的韻律感。〈老姨頭〉，是一篇探討「人性貪婪」與「生命價值」層面的小說，此篇對於「物質欲望」與「人生觀」的表現，具有相當高的水準。〈青春〉，是一篇以對比技巧，探討生命的憧憬與無常的小說，命運之生與死的輪轉氣息，是構成此篇小說的主要氛圍。

此文章的論述，雖混雜的夾帶論者主觀與客觀之文學情感和觀點，但批評的立場和力度，實仍是相當謙恭和委婉的；批評雖有褒有貶，但仍忠實的反映出小說為人深省的基本訴求與表達立場。綜觀論者批判性的評論，其實是十分中肯的。

文學思潮，總是隨著時代的巨輪不停的轉動、前進，而有所更新、代謝的，上述這些文獻之分析的論點與評論，都已成過去式的舊觀點，其中這些舊式的評論觀點，由於受尚未成熟的論述條件與較陌生的理論薰陶，所以在當時的陳述過程中，未能及時以一種更客觀、更全面的默照方式，去審視王詩琅的七篇小說，如戰後 1980 年代以後（含 1980 年）所創作的〈沙基路上的永別〉與〈邂逅〉，就甚少人去觀察和研究，如果有探討者，也只能以過去尚在醞釀、萌芽、成長階段的小說理論來探索此二篇作品，於是造成論述的觀點過於陌生、尖銳與僵直，以至於無法貼近王詩琅內心的文學觀念與小說思想所建構出的寫真世界。

¹⁰⁵ 參見 chuck158207 作：〈昨日當我革命時——筆記《王詩琅集》〉，「PIXNET BLOG——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網站地點不詳：PIXNET BLOG，2006 年 8 月）。上網日期：2008 年 3 月 5 日，網址：<http://blog.pixnet.net/chuck158207/category/540196/2>。

現今的世界，已是一個各種文藝思想皆極為膨脹的時代，各類文學觀、理論與人文價值取向，早已日新月異，不同已往的，其各種文學的辯證思維、分析技巧、批評方式，除了含括過去世紀的文藝思想和理論外，亦加入了現今當代文藝中，更為成熟、圓融、多元的文學觸角、觀感與視界，所以如能融古貫今的運用中西文學思想、理論來切入、剖析王詩琅的小說，相信將會是另一種文學視野的開拓，也相信是另一種文學境界的突破。王詩琅的七篇小說故事，如能以上述的研究方式予以解構、詮釋，定能發現王氏小說豐饒繁複之多重表現的意象與實質內省的意涵，而這些新穎的論述精神和理念，實是本文積極邁步探究王氏小說故事的指標和源動力。

二、預期成果

王詩琅的小說，其研究之人寥寥無幾，這些少數的研究者，大都以單一的題材和主題做概括性的探討，並未以多方、多面向的角度進行深刻且有系統的觀察、分析、解構、詮釋與歸納，所以能夠獲得的心得和成果，畢竟只侷限於單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以多元、多重的視界對王詩琅生前所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進行全面的分析與探討，企圖掌握王氏小說的特色與中心要旨，而本文的預期成果，則如下所示：

- (一) 在蒐集資料及閱讀過程之中，對王詩琅其人、作品，以及相關議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認知。
- (二) 以專題方式，深入研究其生平傳略、時代背景、文學環境，並分篇研究其小說的創作動機、目的，以及作品的內容、題材與特色。期以不同的角度，作一橫向與縱向的剖析，以達到多層面的思考和觀察，進而獲得整體性的領悟與體認，使學人得以窺見其小說背後所隱藏的原貌。
- (三) 希望藉此研究，能更加彰顯王詩琅小說，在台灣文學界的價值，使王詩琅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能更為鞏固；但願此舉能引起更多的人士，投以更多的心力，研究王詩琅的小說，甚而廣泛且深入的探討其生平的思想、行誼，與其他多元文化的著作，以提供後世的學人，有更遼闊的研究視野。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文《王詩琅小說研究》，其分析、研究的目標，以台灣文學家王詩琅所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為主要的對象。本文論述的主體層面，除了第一章「緒論」之外，亦有：第二章「生命的歷程與文學思想的形貌」、第三章「小說人物的典型」、第四章「空間權力的展現」、第五章「小說流派的呈現」、第六章「結論」，在論述的主體之後，則有「附錄」與「參考文獻」的安排。本文冀望藉由這些章

節面向的論述、探討，來進一步的體會、領悟王詩琅小說中，其多元、微妙的文風走向與內蘊意涵。

本文整體的章節架構如下所示：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預期成果
-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章的論述結構，主要除了說明、呈現本文的「章節架構」之外，亦探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而「文獻探討」、「預期成果」的內容與說明，則在本章後面的第三節之中呈現。本章其他各節的重點論述，如前所示，在此則不再贅述。

第二章 生命的歷程與文學思想的形貌

- 第一節 生命的成長與凋零
- 第二節 黑色青年的理想
- 第三節 文學思想的形貌
- 第四節 小結

世界上的任何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政治家、社會運動者，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和他們從小到大以至於晚年生命活動有關，甚至，他們將心中的語言、思想，形諸於各式文字、各類文學作品，亦皆與其人生中的經歷有關。所以，若要探討、研究王詩琅的小說，其所經驗的生命歷程（含生命的成就與理想的追求）是首先要去了解、分析的對象，而在了解、分析過他人生的心路歷程以後，對於他文學思想的輪廓和形貌，想必會有進一步的認識與領悟。上述，即是本章「生命的歷程與文學思想的形貌」所要研究、論述的重要走向。

第三章 小說人物的典型

- 第一節 先知先覺型
- 第二節 後知後覺型
- 第三節 不知不覺型
- 第四節 小結

典型人物，是創作小說故事最根本的原則，若無典型人物，就無法創作出精彩的小說情節，而其小說結構，也必然鬆散。小說中，每一個獨特的人物，即是一大類同屬性人物的代表，每一個典型人物，對於讀者來說，皆是既特別又熟悉

不過的人物；這些典型的人物，彷彿活生生的顯現在讀者的周遭。「典型」，指的就是在此人的身上，包括了一切與他相類似之人的性格、特徵。典型，是社會人物個性的樣本，同一典型的人物，在性格（個性）上有其共同擁有的風貌與特徵。從王詩琅的小說故事之中，可以清楚看見許多主人翁的心理與個性所形成的人物典型。這些人物的典型，可分為三大類，即是：先知先覺型、後知後覺型、不知不覺型，而這些人物的典型，即是本章所要分析、探討的主要對象。

第四章 空間權力的展現

第一節 都市空間的權力

第二節 情色空間的權力

第三節 思想空間的權力

第四節 小結

在文學內容與思想的探討過程之中，可知空間不單是一個純粹的概念，也不單是與社會階層、人類思想毫無關聯的生存地域，而是展示種種權力形成、擴張與衰微的鬥爭場域。日據威權體制時代的台灣殖民環境中，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元素所建構而成的空間，與作家筆下形成的文學空間，實有著多重緊密的關聯。本章將透過王詩琅的小說，分析、探討其筆觸下之台灣威權、殖民的人文環境中，各種空間容貌和多方權力形態所生成的關係與意義。

第五章 小說流派的呈現

第一節 寫實主義

第二節 理想主義

第三節 人道主義

第四節 無政府主義

第五節 小結

由於王詩琅自幼年到成人，其文學思想的生成，亦受西方文藝思潮的耕植，所以，觀察王詩琅的小說，不難發現他的小說內涵、結構中，也呈現出各種西方小說的流派。綜觀他的小說，可發現其流派的風貌，有四種主義，即是：寫實主義、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本章所要探討的，即是王詩琅小說中所呈現的流派風貌。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精神

第二節 失去窩巢的蜂兒

第三節 文學夜空中的明星

小說，是一種文學，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的責任與功能的文學。小說，其實就是作家、文學創作者為反映時代、反映國家、反映社會、反映文化、反映族群、反映人生、反映生命、反映生活、反映情感所產生的一種文學作品，它的性質，說穿了，即是創作者的思維與社會生活的結晶。小說，是最具有創造性的文學產物，創作者常將他虛構的人、事、物，配合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現象，當作實情真事來書寫、敘說，以求心底情感的抒發與理想的實現。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展者王詩琅，其所創作關於台灣本土意識的小說作品，其特性，十分符合上述的文學觀點——具有社會性的責任與功能。王詩琅的七篇短篇小說：〈夜雨〉、〈青春〉、〈沒落〉、〈老姨頭〉、〈十字路〉、〈沙基路上的永別〉、〈邂逅〉，每一篇都具有強烈的台灣性格、每一篇都具有豐沛的台灣精神。他的小說與他本人一樣，皆背負起台灣社會與民眾苦難的十字架，他的小說作品，除了描寫出被壓迫的台灣人悲泣的現實生活之外，也為抗日殖民、反日威權的淒楚台灣史，鏤刻了血淚般的見證與記憶。本章「結論」，總攬前面章節的分析、研究、辯證和論述，為王詩琅的小說，做一綜觀性的心得與總結，期望世界的人文歷史和台灣文學史日後的發展，能高度肯定王詩琅與其小說的價值，並給予王詩琅與其小說在世界文壇和台灣文學界之中，更為適當、更為明確的文學座標與地位。

附錄

附錄一、王詩琅生平暨寫作年表（依西元年代順序排列）

附錄二、王詩琅小說原文（依原載年代順序排列）

本文的「附錄」，共分兩部份。其一，將王詩琅的生平與寫作歷程，依其西元年代順序，做一適當的排列，令年表呈現出王詩琅完整的生命歷程。其二，將王詩琅畢生所發表的小說，依原載年代順序，做一適當的排列，令其小說，再度完整的展現台灣文學本土的意識、性格與精神。「附錄」的安排，實衷心的希望，能提供參學者於日後，有一良善、重要的參考資料，以擴展參學者研究的視野。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分為兩個部份：一、王詩琅作品，二、其他資料。「王詩琅作品」中之專著、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期刊論文與創作，和「其他資料」中之專著、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學位論文、期刊論文、論文集論文、單篇評論，在排列方式上，均以出版年代之先後順序，為其主要的排列依據。「其他資料」中之「網路資料」的排列方式，則以「上網日期」的先後順序，為其主要的排列依據。本文最後之「參考文獻」的安排，實衷心期望給予日後的研究者、學人，一個延伸閱讀的空間與視界。

第二章 生命的歷程與文學思想的形貌

個人的言行與思想，是組成人文歷史的最小單位¹，而個人生存的經驗，亦是建構一個人言行和思想的首要基礎。由上述推知，人文歷史中的諸多文學觀和文藝風貌的生成，與眾多文學家個人的生存經驗與生命體悟有關，說穿了，兩者之間的角色扮演，其實就是：因與果（因果關係）。若要了解王詩琅的小說，其生命歷程與文學思想，是必先了解、探究的對象。因為一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歷程，常會左右他的語言和行爲，也常會構築他心中的願景與思想的形貌。

世界上的任何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政治家、社會運動者，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和他們從小到大以至於晚年生命活動有關，甚至，他們將心中的語言、思想，形諸於各式文字、各類文學作品，亦皆與其人生中的經歷有關。所以，若要探討、研究王詩琅的小說，其所經驗的生命歷程（含生命的成就與理想的追求）是首先要去了解、分析的對象，而在了解、分析過他人生的心路歷程以後，對於他文學思想的輪廓和形貌，想必會有進一步的認識與領悟。

本章的論述，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生命的成長與凋零」，第二節為「黑色青年的理想」；上述第一節與第二節的內容，皆屬於王詩琅「生命的歷程」之論述。本章的第三節，是關於「文學思想的形貌」之論述，而第四節，則為「小結」。

第一節 生命的成長與凋零

對於推廣台灣新文學運動不遺餘力的王詩琅，一生之中所創作的小說，都相當具有啓發性。他的小說，由於處處充滿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個人情操的啓迪，所以，讀者在閱讀的同時，常能感受到一股豐沛的覺醒力量，正從心靈的深處，源源不絕的湧上胸口與心頭。他創作的小說之所以會有如此啓迪民智的力量，主要和他的人生閱歷有關。因為社會思潮與生命苦難的洗禮，對於王詩琅文學創作的意涵與走向，影響極為深遠；他的小說故事，正是當時社會紛亂現象與自我覺醒心聲的一種深度表現。

一、文壇熾星的基礎

王詩琅，筆名為「王錦江」，民國前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誕生於台北市萬華。兩歲時，王詩琅因身體虛弱以及抵抗力低，而得天花，以致罹患眼疾。由於王詩琅的父親略有學問，所以王詩琅在六歲之時，即跟著父親學讀各種詩詞。在西元一九一五年，即是他七歲之際，在台北稻埕區歷經兩年的私塾教育，跟著

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1991年6月），頁1。

當時的秀才王采甫學習漢文²，並且學讀各種詩詞與歌賦。

十歲的時候（民國七年），王詩琅進入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即是小學，此附屬公學校後改名為「老松公學校」），學習日文教育。在十一歲至十三歲之際，利用其課堂閒暇時間，接觸中國稗官野史與石版章回小說（如七俠五義、西遊記、施公案、彭公案、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等），後因當時的書籍不能滿足於他，於是，便向上海的出版社，如中華、世界、商務等出版社，郵購許多的新書、圖書（包含東、西方的書籍）³；這其中所閱讀、吸取的領域有理論、思想、文學、宗教、政治、人文、社會、經濟、地理、歷史典故等。由於王詩琅自幼能主動的吸取廣博的知識，所以，自然而然的，他為自己奠定了日後不可或缺之台灣文壇熾星的穩固基礎。

二、與《臺灣新文學》的訣別

自一九二〇年開始，台灣的社會，因受東洋與西方各式各樣之人文思潮的影響，於是形成了社會思潮高漲的環境。在這些洶湧而來的思潮之中，「無政府主義」的政治性思潮，亦輾轉流行到台灣這塊土地上，它的到來，令許多青少年驚奇，它的出現，讓眾多社運人物喜極而泣。「無政府主義」的翩然到訪，為台灣社會裡眾多的青年學子，開啓了另一扇人生的窗戶，無形中，也為他們的未來，埋下了許多不可預知的變數。

在瀰漫著新潮思想和未知因子的台灣殖民環境裡，樂觀且積極的參與社會性的思維組織，對當時洋溢著青春和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來說，無疑是一種頗具新鮮感且高尚時髦的活動，無疑是一種追尋新知、打開眼界、自我成長、實現理想的真誠行爲；他們一方面藉此從事社交活動，廣結志同道合之友，另一方面也藉此改造社會，企圖恢復即將失去的民族意識和台灣精神。因此，在當時參與各種人文、政治、社會性質團體的青年與少年，可謂「一窩蜂」，這種奇特的人心現象，在台灣的社會之中，接連持續了好幾年。

西元一九二六年時，由於王詩琅參與無政府主義並和日人小澤一組織了「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於是在一九二七年之際，因「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大檢舉事件」，被捕入獄（王詩琅此一階段的生命歷程，於本章第二節中，有詳細且深入的敘述與探討，在此則不再贅述）；西元一九三一年之時，因涉及了「台灣勞動互助社事件」，於是再度被捕入獄。同一年，他參加上清哉、平山勳等日人所組織之「台灣文藝作家協會」此文藝方面的社團。西元一九三三年之際，王詩琅進入廖毓文、郭秋生等人所組成之「台灣文藝協會」此文藝性質的團體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之際，王詩琅加入代編《臺灣新文學》此一雜誌的活動，這是

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13。

³ 參見錢麗慧作：〈王詩琅印象記〉，《文訊月刊》，第1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3年7月），頁53。

⁴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3。

他以實際行動，關心、參與文學活動的具體證明⁵，而這一時期之文學活動所產生的能量，在王詩琅的心中，已成功轉化為他日後寫作的動力。

十分熱衷於推展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王詩琅，與《臺灣新文學》此一雜誌的淵源極深。王詩琅曾以筆名「王錦江」，在「臺灣新文學社」所出版（西元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發行）的《臺灣新文學》裡，發表一篇文章〈「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從這篇文章中，除了可明白《臺灣新文學》雜誌之形成與停刊的因素外，也可了解到王詩琅對於代編《臺灣新文學》的情感，是真誠且不捨的。現將〈「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一文的前半部內容，予以呈現，如下所示：

民二十五年（日昭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創刊的「臺灣新文學」的創刊詞裡，曾以對話式輕描淡寫敘明這時候從事文藝的工作者「褪了熱情」，並說：「內地（即日本）的東西和自己是疏遠的，但臺灣又沒有足以鼓起自己底讀書慾的東西，將行熄滅的火焰沒有人去加炭。」而結末又說：

「我經過了千思萬慮，而所獲的結論是為了臺灣的作家，為了讀書家，迫切需要著適應臺灣的親實底文學機關。只是似乎誰也不願意給他們。作家以及讀者，到了這樣的田地，於是只有「積少成多」，集了自己們零碎的錢，來建設培養一個園地，而自勵自勉片，自己鼓舞下去。這也就是『臺灣新文學』的創成記。」

這篇發刊詞就是在說明「臺新」的創辦人楊逵君的心情，以及他為甚麼在臺灣文藝聯盟還如火如荼在發行著「臺灣文藝」雜誌的當時。另起爐灶新辦這雜誌的動機。

臺灣文藝聯盟在民二十四年（日昭和九年）五月六日開於臺中市的臺灣第一屆文藝大會決議成立，並於是年十一月創刊「臺灣文藝」月刊雜誌之後，臺灣的文藝工作者本來已有發表的機關了，何以在這人力物力財力三缺的小島嶼，曾幾何時，又在同一地方，以幾乎相同的工作者，幾乎相同的傾向，花費那麼多的精神物質再來出這一本雜誌？這在局外人當然是要懷起「何苦多此一舉的」疑問。

「臺新」的創刊詞就是以極含混的語氣，間接對於「文聯」和「臺灣文藝」的主持人表示不滿。⁶

〈「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的後半部內容，如下所示：

臺北的編務代勞，繼續到了第二卷第四期四、五月合併號因印刷所又改移到臺中付印，所以第二卷第五期六、七合併號起，編務也就原璧奉趙，又再還到楊逵的手裡，但是這時候臺灣新文學社在經濟上已弄到焦頭爛額，

⁵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1月，初版），頁239。

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臺灣新文學》，第2卷第5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7年6月），頁70。

無法繼續經營，於是就以這一期為最後，宣告壽終正寢了。

還有一件應該特別提起的事，就是，在這一兩年來國際局勢日形緊張，日人為消滅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於是報紙廢止中文之後，決定所有雜誌的中文也一齊予以廢止。「臺新」停刊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的，這正值七七蘆溝橋事變的前夕，可是奉日當局命令自下一期起須廢止「漢文欄」時，已無須實行這命令，就和它双双與世訣別了。⁷

從〈「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部分內容中，可明瞭《臺灣新文學》雜誌的創辦人楊逵，其創辦《臺灣新文學》此一刊物的動機，無非是希望能提供一個真正符合台灣本土作家之創作理念與社會現狀的文學園地，他的苦心，曾獲得當時許多創作方向走本土路線之作家、文學家的支持與肯定，而王詩琅即是大力支持者之一。從〈「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一文的後半部份，亦可明白知道《臺灣新文學》雜誌之所以被迫停刊，其最大的主因，實源自於日本政權全面推行廢止中（漢）文雜誌的政策；日本政權這麼做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徹底消滅台灣百姓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抗日情操。日本殖民統治者如此霸道的政策，其所帶來的反效果之一，即是加深了台灣殖民社會之中，諸多本土作家的抗日情感，而王詩琅亦是其中一位不滿日本殖民統治霸權的作家。

王詩琅在社會運動中遭受挫敗之後，即轉而向文藝創作此一道路前行；這一路前進的路途上，王詩琅創作出相當多描述當時社會現象的文學作品。他的文學作品，富有對於政治社會之批判性格；在他這些創作裡，經常流露出當時社會中，智識份子因承受極端政權之壓迫下所產生的心酸感受與抵抗心境⁸，如〈夜雨〉、〈沒落〉、〈十字路〉等小說，即是反映當代政治社會之革新者苦痛的心路歷程（實際上，這些小說故事情節，亦是他親身參與社會運動的真實縮影）。

三、奉獻台灣鄉土的生命

西元一九三四年時，王詩琅的慈父與世長辭，於是在節哀之際，王詩琅毅然的繼承了父親所留下的家產與事業。之後，王氏發現他自己的志向，實不在此家業的發展上，於是幾年後，即於西元一九三七年之時，王詩琅至上海的日本陸軍宣撫班謀職，工作數月以後，因被日本政府懷疑具有抗日情感，於是被迫自行辭去此一職務，而後返回台灣。西元一九三八年，王詩琅遠赴廣州，擔任廣東迅報編輯一職。在廣東工作的時間，將近九年之久，直至日本戰敗以後，才回到土生土長的台灣。在廣東工作的時候，他認識了心儀的再婚對象，於是開始了熱烈的愛戀追求，在一九四〇之時，他與心儀的女性結婚，從此展開了他第二次的婚姻生活。在西元一九八〇年十月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即是根據在廣東工作時的戀愛情形與心境所創作而成的文學作品。〈沙基路上的永別〉，是一個象徵性的小說，主要是在陳述具有敵我意識的兩方百姓，對於戀愛的過程，

⁷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頁 71。

⁸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39 - 240。

很難有完美的結局，大多以「分手」的局面「曲終人散」；這篇小說，無形中道盡了王氏與許多人民心底惆悵、悲淒的中國經驗。一九四六年四月之時，王詩琅回到台灣任職於民報編輯，且兼任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幹事一職，以及「和平日報」主筆與「台灣通訊社」編輯主任等職務⁹。此一時期的王詩琅，一人身兼數職；在其筆耕的天地裡，他雖繁忙，卻忙得有意義、有價值，所以，他從不以此為苦。

西元一九五五年之際，王詩琅離開文獻會的工作，轉而擔任「學友」主編一職。在擔任「學友」主編期間，王詩琅所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大多以淺顯易懂的筆觸，來撰寫關於民族大義的性格與思想，如鄭成功的故事即是一例。此外，他也撰寫一些關於台灣風土民情的鄉野故事，如七爺八爺、鴨母王等寓教於樂的故事。除了上述寫作題材外，他亦費心為兒童編寫一些極具現代性的時代新知與科學常識，企圖以新穎、多元的方式，啓迪兒童的心志、教育兒童的思想。同時，王詩琅也不忘為國內兒童，翻譯許多的外國童話、故事。他所撰寫、翻譯的兒童故事與科學常識，由於不同於奇幻、暴力、猜忌的兒童漫畫與故事，所以，經常深受國內眾多兒童的喜歡；他無怨無悔的關懷和付出，終獲社會各階層的肯定，被讚譽為「台灣的安徒生」；經常關心兒童的王詩琅獲此封號，實當之無愧。王詩琅先後擔任臺北文獻會與臺灣省文獻會之編纂、校正的職務，編輯過臺北文物、臺灣風物、臺灣文獻等學術性刊物，其編輯的時間長達三十多年之久¹⁰，可謂編輯園地中的常青樹。

西元一九七三年之時，王詩琅從臺灣省文獻會退休。退休之後的他，除了主編「臺灣風物」之外，不再有公務纏身、擾心¹¹。退休後的王詩琅，並沒有空閒下來，他時常參加各類雜誌的編輯事務，並經常費心寫作，其寫作的範圍，大多是屬於本土文獻、人文歷史¹²、民間習俗等層面。

四、生命的成就與消逝

王詩琅一生所從事的人文事業，其數量之多，種類之廣，內容之豐，在同輩學者、文學家之間，無人能與之相比¹³。他在文藝創作方面，最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應為〈夜雨〉、〈青春〉、〈沒落〉、〈老姨頭〉、〈十字路〉、〈沙基路上的永別〉、〈邂逅〉等小說。

生命晚年的王詩琅，由於病痛纏身，而與醫院結下了相當深的緣份。他虛弱的身體，因病進出醫院的手術室多達數十回。與針孔、刀痕交鋒的痛苦日子，並未澆息王詩琅關懷台灣鄉土文化的情感與積極寫作的心志；他勇敢不屈服病苦折磨的現實生活，其堅毅的生命力，常感動社會各界。西元一九八二年（民國七十一年）六月，王詩琅榮獲「國家文藝獎」，而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十月

⁹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0 - 241。

¹⁰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1 - 242。

¹¹ 參見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頁 242。

¹² 參見鍾肇政作：〈台灣文壇的不朽老兵——簡介王詩琅其人其作品〉，《文學思潮》，第 12 期，（台北：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1982 年 7 月），頁 61。

¹³ 參見鍾肇政作：〈台灣文壇的不朽老兵——簡介王詩琅其人其作品〉，《文學思潮》，第 12 期，頁 62。

之際，王詩琅則獲得「第二屆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此一殊榮，但不幸的是，在此年的十一月六日晚間十點之時，因病逝世於台北馬偕醫院¹⁴，享年七十六歲；王詩琅的病逝，是台灣文壇巨大的損失，亦是世界文學舞台重大的遺憾。

王詩琅的辭世，曾令許多學者與文人悲痛；在這些哀悼的人士中，以王詩琅的好友（亦是知名文學家）王昶雄，最為哀傷。王昶雄曾在西元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於《自立晚報》中，發表一篇悼念王詩琅的文章：〈陋巷出清士——哀悼王詩琅兄〉。從這篇情感極為哀戚的文章中，可知一生極為窮困的王詩琅，在百病纏身的晚年，仍不改其志的為台灣土地、人民奉獻他的光和熱，繼續從事於台灣鄉土文獻、史料的編纂工作。他退而不休的心志，雖貧病卻仍勇敢前行的精神，不僅活出生命的精彩與尊嚴，也贏得了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敬愛和肯定。

文學家王昶雄，其發表於《自立晚報》之中的〈陋巷出清士——哀悼王詩琅兄〉一文，現擇錄部份內容（共擇錄兩部份內容），以還原王昶雄當時哀傷且感人肺腑的真摯情感，如下所示（文章其一之內容）：

詩琅兄的一生中最不幸的是體質孱弱，百病纏身。他有一張和藹的臉，有一顆慈祥的心，有一份對文史的熱情和理想，但卻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左右眼因為嚴重的白內障作祟，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朦朦朧朧，特別是左眼，幾乎瀕於失明邊緣。兩眼都曾經開過刀，但手術後，看遠看近仍是模模糊糊的，不但出門是件難事，而且每次看書寫字時，目視昏花，眼淚直流。

左右腿也是前後開過兩次刀，左腿是在戶外跌了一跤而摔斷的；右腿是在屋裏跌傷的。受過傷的腿，步履蹣跚，必須藉著拐杖支撐了。後來輪椅取而代之，除非有人保鑣隨行，不然連半步都不敢出門。至於老毛病的脫腸，更是棘手，雖手術過四次，仍不能根治。晚年患心臟衰弱與肺炎，這竟成為催命符。

他的身體真所謂「百孔千瘡」，多年來吃藥是他每日丟不掉的累贅。因為病魔纏身，使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其實，他的身體，過了中年就有點蹣跚老態。由於他的生命力強，對他而言，最後五年是熬出來的，他把自己從百病交加的死亡邊緣搶救回來。雖然雙眼雙腿幾近廢了，但他從未氣餒。他雖飽受病魔纏繞，但一直仍為鄉土文獻工作付出一定的心力。纏綿病榻的最後兩年，他對於病魔到底還是認輸了。其實，誰不想再活幾年，把想寫的寫完，想做的做完，然後說一聲「再見」，才揚長而去。但，他明知自己早一天解脫，就會早一天免受為病苦而煎熬的活罪。臨終時他儘管腦筋清楚，但整個軀體已經癱瘓，心力也已經交瘁，不止說話吃力，終於完全不能說話。

有人說得對，夫妻情愛彌篤，而身心已衰，相依為命的要求也轉切。詩琅兄一生窮困潦倒，百病纏身，幸賴王太太恬退自甘，體貼入微，給他不少

¹⁴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4。

慰藉。她脾氣好，有氣度，服侍丈夫無微不至，特別在丈夫臥病期間，衣不解帶，有時終宵廝守，憔悴得簡直像個礦婦。我最後一次去馬偕病房探望時，他對太太的那份感動，從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來，是一種出自內心的感動。他的聲音嘶竭，說：「沒有她的照顧，根本不能活到今天！」有人把這種鶼鶼之情分析得蠻有意思，這是中國讀書人的純潔、古僕，而把有所為和有所不為，都鑄鑄於搖頭晃腦之中。¹⁵

王昶雄於上述文中，敘述了王詩琅一生與病魔奮戰的生命歷程。王詩琅雖為病魔纏身所苦，但仍以堅強的生命力，持續為台灣鄉土文獻竭盡心力，終至心力交瘁，身體癱瘓，不能自主言語。王詩琅將年少時參與抗日社運的精神，拿來與病魔做長期的奮戰，其堅忍的心志，實令人由衷的敬佩。王昶雄於此文末，則詳述了王詩琅與王太太的恩愛情感。中國社會裡，有一句俗話說得很好，這句話即是：「一個偉大、成功的男人，其背後都有一位賢慧的女人在扶持。」由上述文末的描述中，可以印證俗語的道理，是真實不虛妄的。

在王昶雄所撰寫之〈陋巷出清士——哀悼王詩琅兄〉一文的最後內容，則詳述了王詩琅晚年的性格、實至名歸的榮譽、子孫與知音的承繼，以及王昶雄心中對好友王詩琅逝去的哀傷情懷。此文最後的陳述內容，如下所示（文章其二之內容）：

其實，以詩琅兄的恬淡、隨和的性格來說，應有許多口碑。他世事看久了，便凡事都看淡了，回首一望，記憶的事都是一場夢。孔子不也說過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從不在公開講話時提起往事，茶前飯後也很少涉及。

自民國七十年以還，他相繼榮獲聯合報小說獎之推薦獎、國家文藝基金會獎、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等三項大獎，確是實至名歸，在生前最感快慰的一大喜訊。特別是後者，接到這條喜訊後第六天，他就辭世了。雖然本人未能前往領獎，但他歷經苦難的一生，成就斐然，喜訊直到彌留之際才溜進來，可謂「喜從天降」，他也大可含笑九泉呢！他的生涯本身就是一部鄉土滄桑、民族血淚的史書，這些遲來的榮譽，不是他輝煌成就的肯定是什麼？¹⁶

詩琅一生醉心鄉土文化，對子女只要求各盡所能，各守本份。他自嘲是糊裏糊塗地過日子，也許他沒有別的嗜好，假如有，行動不由己的身體，說來也沒有用。他的清淡情懷，他的淒涼晚景，倒也贏得同濟和晚輩的敬愛，這並不單靠他人緣好，我想。梁錫華先生在悼徐訏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

¹⁵ 參見王昶雄作：〈陋巷出清士——哀悼王詩琅兄〉，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頁342-343。

¹⁶ 參見王昶雄作：〈陋巷出清士——哀悼王詩琅兄〉，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344。

「他在風蕭蕭中闐然而來，今天在風蕭蕭中寂然而去。寂然而去，是的，誰，特別在香港，管得著一個作家的死。」反觀詩琅兄，他古道熱腸，平生默默地耕耘，雖無萬貫家財，卻有許許多多的知音和接棒者，更有曾是「牛衣對泣」的遺孀和孝子慈孫，延續香火，傳芬芳。因此，他身後不蕭條，更不寂寞。

詩琅兄一生已經做了許多事，如今當可獲得安息的時刻了。而知人的生老病死乃是「適來而順去」的自然規律，但是「歲暮風雨泣靈旂」的哀傷，又怎能忍得住呢？詩琅兄仙逝之後，我停筆到今天，無一紙追悼之詞，恪守禪旨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教。借用畏友李嘉先生的說法，是人在最悲戚的時候，說不出一句話，掉不下一點眼淚，因為沉默是最悲痛的反應，最強烈的抗議。

生是苦海，死是解脫。逝者既然辛辛苦苦的跑完一生的全程，悄悄地走了，但願黃泉路穩，早日到達無生無死，無老無病的極樂仙鄉，永享「清淨無為」之樂。安息吧，詩琅兄！¹⁷

一生為台灣鄉土、社會、文學界，無私奉獻生命中之光和熱的王詩琅，晚年頗受社會各界肯定，紛紛獲得實至名歸的文學大獎。這些文學大獎，肯定了他畢生的努力與功業，也肯定了他充滿傳奇的一生，其實就是一部由血和淚交織而成的「台灣鄉土史書」。

王詩琅無私奉獻的生命，曾贏得社會眾多人士的稱許與讚美。這些稱讚他的名稱，大約有如下的稱謂：

（一）清士

在台灣社會許多人的眼裡，王詩琅是一位品性、道德十分高雅、廉潔的思想家兼文藝創作者。他雖居處於台北萬華陋巷之中，但卻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宛如蓮花般的「清士」¹⁸；他超脫塵俗的氣質，是社會、人心的一種清流象徵。

（二）台灣文史專家

王詩琅為台灣鄉土、人文的延續發展，貢獻畢生精力，且學識豐富，所以被社會各界封為「台灣文獻工作者」、「台灣鄉土史學家」、「台灣文史專家」¹⁹。由於王詩琅精通日文，所以他曾翻譯許多日人所留下來關於台灣鄉土民情的人文史料；他的付出，為台灣廣大的研究學者，提供了最原始、最接近原典的文獻資訊。對於台灣早期民情風貌的保留和維護，王詩琅實功不可沒。

¹⁷ 參見王昶雄作：〈陋巷出清士——哀悼王詩琅兄〉，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345。

¹⁸ 參見張炎憲作：〈編後語一試論王詩琅先生〉，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11。

¹⁹ 參見張炎憲作：〈編後語一試論王詩琅先生〉，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11。

(三) 台灣文學的活字典

對於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廣十分用心的王詩琅，本身就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的本土作家、革新者、見證人。由於他對於台灣文學發展的始末，皆瞭若指掌，所以被台灣的文化界，稱呼為：「台灣文學的活字典」²⁰，這樣的稱謂，王詩琅實當之無愧。

(四) 台灣的寶玉

在長期為台灣文化界奉獻心力的王詩琅，其無怨無悔的精神曾感動無數的文化人，所以王詩琅被文化界人士，譽為「台灣的寶玉」²¹；在往昔中，台灣的文化界，台灣的土地，因有王詩琅此一寶玉的存在，而備增其璀璨的光彩與豐富的內涵。

(五) 黑色青年

王詩琅在人生的早期，曾一心嚮往「無政府主義」，所以參與了「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並積極推展反抗日本強權、帝國主義的社會運動。王詩琅因有上述的人生經歷，於是被台灣社會各界，稱呼為「黑色青年」²²；他不凡的社運思想、精神，曾感動許許多多的青年與作家。

(六) 台灣的安徒生

西元一九五五年之際，王詩琅因擔任「學友」主編一職，於是開始在台灣兒童文學的園地之中，以園丁的身份，默默的耕耘；在兒童文學園地裡，默默深耕的他，終獲得國內無數兒童與家長的迴響、喜愛，於是被社會各階層的人士，讚譽為「台灣的安徒生」²³。王詩琅畢生除了寫詩、寫小說之外，對於兒童文學的關注，亦是十分用心的，他能獲得此一封號，實是社會給予他文學生命的一種肯定與榮耀。

上述各種稱許與讚美的由來，大多從王詩琅的個性、思想、文風、人文貢獻、人生經歷等方面產生的。從這些讚美的稱謂中，不難看出王詩琅畢生受人景仰之處與不凡的人格特質²⁴，以及多元的生命歷程。

²⁰ 參見張炎憲作：〈編後語一試論王詩琅先生〉，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11。

²¹ 參見張炎憲作：〈編後語一試論王詩琅先生〉，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11。

²² 參見張炎憲作：〈編後語一試論王詩琅先生〉，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11。

²³ 參見張炎憲作：〈編後語一試論王詩琅先生〉，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12。

²⁴ 參見張炎憲作：〈編後語一試論王詩琅先生〉，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12。

第二節 黑色青年的理想

台灣早期的殖民社會中，其所流佈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畢竟較為籠統、模糊。台灣初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面貌，一直到西元一九二六年時，日人小澤一將它帶來台灣做進一步的說明與宣揚後，其面貌才得以清晰些。在此之前，台灣探索無政府主義思想者，如陳嵌、王清實等人的思想，實是承繼中國的吳稚暉和李石曾等政治學者（此二人皆是「無政府主義」的皈依者、信奉者）。無論是小澤一或者是陳嵌，他們承繼的源頭雖然有所不同，但兩者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架構、思想本質²⁵，以及觀念上，卻都是一致的。

王詩琅是日治時期一位重要的「黑色青年」（即是「安那其青年」），他為了實踐心中「無政府主義」（另一翻譯為「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進而參與「黑色青年聯盟」此一社團組織，多次積極從事無政府主義活動，但卻經常因此被日警逮捕入獄²⁶。王詩琅原本是屬於抗日社會運動者，後來，他覺悟到此社會運動無法實現他心中「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於是才轉向文學活動的場域，企圖抒發對於「社會運動的熱情」與「殖民主義的不滿」²⁷。由於文學是改造社會現象的一種心靈工具，所以王詩琅此一轉向，亦是有將自身的情感與理念，藉由文學的內涵與形貌，影響社會大眾，進而喚醒民心²⁸、重新改造社會環境的真切想法。

所謂的「黑色」，在當時的社會，是代表「死亡」。進一步的來說，它象徵著為追求心中的真理，須抱著必死的覺悟之心，且含著血與淚，大步的勇往直前，永不退縮。「黑色」，亦是「無政府主義」倡導者之全球性的用語²⁹。而在當時加入以無政府主義為中心思想之「黑色青年聯盟」社團的青年王詩琅，在當時的社會，自然被冠以「黑色青年」的封號。

王詩琅在生命的早期之所以會從事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運動，其主因有二：一是主張無政府主義政策的日人領袖「大杉榮」，於西元一九二三年時，被日本政府非法逮捕，而其妻子與幼甥的命運，則與大杉榮一樣，被處以絞刑。王詩琅因受大杉榮事件的影響，於是廣泛的閱讀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文獻與刊物；這一時期的他，深受日人「石川三四郎」、西方「克魯泡特金」、中國「黎劍波」、「黃凌霜」、「巴金」、「吳克剛」、「毛一波」等人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啟發甚多³⁰，這些啟發，

²⁵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93。

²⁶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87。

²⁷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88。

²⁸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99。

²⁹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96 - 297。

³⁰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6 - 107。

皆在王詩琅的心中摩擦出抗日的火花。

主因之二，則是日警於同年，大舉逮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組織成員³¹，日本強權此一霸道行徑，促使年紀尚輕的王詩琅，以更為積極的態度，發展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內涵。

在王詩琅所接觸的無政府主義之中，以「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對他的影響最為劇烈。他曾向知音描述，當時的他，在閱讀〈告青年〉之後，竟感動得熱淚盈眶。他那種屬於青年對理想獨有的真摯情懷，以及對正義的積極理念與信仰，在面對克魯泡特金如熱情烈火般的舌燦言辭下，完整的奔脫出來。無政府主義以它高遠的理想情操，以及對演進人類文明世界的光明希望，深深虜獲了這顆天真、年輕的心³²，於是，王詩琅的人生，從此有了另一個不凡的身份，即是無政府主義理想的追夢者——黑色青年。

孫中山曾說過，真正的共產主義，並不是馬克思，而是克魯泡特金、巴枯寧。在台灣的無政府主義，在當時，曾有過一個明確的宣言，提出自身的政治主張，而這主張，與王詩琅心中的觀點，是十分吻合的³³，此宣言的內容如下：

與世界任何地方的弱小民族同樣，臺灣民眾所受的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悲苦、貧困、黑暗……皆是國家、政府、官僚、軍閥、貴族等強者的罪惡所招來，資本家、地主、工廠主、銀行家等盜賊的罪科所導致。總言之，就是維持一切的權力及私有財產制度的惡果。……為了打倒這一切的壓迫與剝削，如在東京所進行的幼稚的臺灣民選議會請願運動絕不可能解決其根本問題。……鑑於馬克思派的赤俄竟帶著資本家的色彩，馬克思主義已錯誤的主張中央集權，於此，我們無政府主義者應毅然起來賭生命堅決鬪爭。³⁴

無政府主義相當重視理想，認為人為的世間，應立即為實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階級、沒有你我分別之理想的共產社會而努力、奮鬥³⁵。王詩琅認為，這樣的社會，這樣的世界，才是真正共榮共生的理想人間，而這般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無政府主義之理想社會、世界，即是王詩琅心中極致的理想。

二十年代的台灣社會，曾有兩派主義的論爭，這兩派即是「無政府主義」與「馬列主義」。西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日，這兩派主義的論爭，於彰化的天壇，舉辦盛大的論爭會議。無政府主義的代表為王清實與陳嵌，馬列主義的代表則有吳衡秋等人士。「無政府主義」，以「互助理論」駁斥「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而「馬列主義」，則以「階級鬥爭理論」駁斥「無政府主義」的「互助理

³¹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88。

³²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10。

³³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文季》，第 1 卷第 4 期，（台北：帕米爾書店，1983 年 11 月），頁 38 - 39。

³⁴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39。

³⁵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38。

論」，雙方一來一往，互不相讓，後來，直到警察出面制止活動的進行³⁶，雙方才在火藥味十足的氣氛中，逐漸的散去。

西元一九二九年九月之際，「台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舉辦成立大會時，無政府主義的諸多代表與成員，皆被排擠在外，於是，無政府主義的擁護者，如王清實、陳嵌、郭炳榮、周天啓等人，於同年十一月一日之時，隆重成立了「台灣勞動互助社」³⁷；此社團的成立，無疑擴展了無政府主義在台灣社會中生存的空間。

王詩琅本身，也是「台灣勞動互助社」的基本成員之一。西元一九三〇年七月時，王氏與該社主要領袖人物「王清實」、「陳嵌」、「黃天海」、「張乞食」等人，創辦《明日》雜誌，至第四期以後（含第四期）全被查禁，不准發行。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時，該社於「始政日」當天，發表了一篇宣言³⁸，宣言的內容，是台灣方面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進一步說明，宣言如下所示：

我等必須依靠民眾勇敢的自發力量來消滅一切在朝在野的野心家，並促成沒有任何一個強權也沒有剝削的真實共產的自由社會即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這才是真正的解放臺灣民眾。我等定要使炸彈的爆炸聲音響亮於日本強盜的各種政治經濟機構之中，必使資本家全部遭到槍擊與刀殺的命運，未來的六月十七日必是強權階級遭恐怖至死之日，也是我等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實行直接行動而暴動示威之日，……六·一七即是我等開始行動之日、反抗之日！！建設萬人幸福的社會之日！！³⁹

上述的宣言內容，在激進的言辭中，不難看出該社成員（包括王詩琅）極欲將無政府主義思想推廣於台灣各個階層之中，期以完全解放台灣社會因殖民壓迫而遭受苦難的眾多人民。而這自由且互助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正是台灣無政府主義者所追求的終極夢想；這夢想當然也是王詩琅心中的理想。

此宣言一出，自然引起日本殖民政府的側目，所以，在西元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之時，日本警方派出大批警員，前往該社進行搜捕。該社成員，如王詩琅、張乞食、陳嵌、王清實、蔡秋宗……等十五人，皆因這次的逮捕行動，而入獄被關；其中的蔡秋宗，則不幸死於監獄之中⁴⁰。日警此次的搜捕行動，使得擁護無政府主義的民間勢力，散去了大半。

主張無政府主義的「黑色青年」，到後來的命運，皆有非常大的變化⁴¹，王詩琅在回憶中說出了這命運的轉變情形：

³⁶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40。

³⁷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40。

³⁸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40。

³⁹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40。

⁴⁰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40。

⁴¹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40。

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臺灣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檢舉的臺灣人成員中，有後來左轉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洪朝宗、蔡孝乾等。不過成員中也有不少與筆者一樣主張民族主義者。例如曾任民報記者、臺北縣國民黨部主委的李友三先生即是。⁴²

綜觀王詩琅的思想主體，可明白他的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強權所帶來的各種不人道、不合理的侵略（如政治的侵略、經濟的侵略、文化的侵略、國防軍事的侵略、教育的侵略、種族的侵略、歷史的侵略、思想的侵略等等）⁴³。但是，他思想主體（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發展，並未有完整的架構與實質內涵，於是，當這種新穎的社會思潮尚在台灣社會中萌發的階段，即是尚未演化出一套符合台灣本土社會之健全體制的時候，就被日本殖民政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予以阻遏其發展空間，導致王詩琅與諸多提倡此「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社運人士，其心中極欲實現的理想——「無政府主義的世界」，猶如曇花一現⁴⁴、夢幻泡影般無奈且無言的收場。王詩琅此一理想（無政府主義的互助世界）的追求過程，是構成他一連串生命歷程的重要環節。

第三節 文學思想的形貌

王詩琅的少年時期，正處於世界性民族自決之汨汨思潮的洪流中，而此際的台灣，也受此洪流巨濤的影響，正邁入民族覺醒的時期，由於當時局勢、環境的鼓動，加上當時的求知心與責任感，王詩琅於是和同儕、有志青年組織「勵學會」，專門研究、討論東西方人文、思想、宗教、政經、社會、哲學等學術刊物，並且關心世界時勢的動盪。自發性的求知和關切時局的行為，促使心懷憂國憂民的他，其內心的民族意識、情感更加強烈。此際的王詩琅，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益感不滿與憤慨。如此豐富的年少經歷，使得他內心之中孕育了多愁善感的情感，與嫉惡如仇、唾棄極權統治的性情，而這構成他內心世界的性格因素，都在日後逐漸反映於他的創作風貌上。

在西元一九二三年之際，發生了兩件大事，而這兩件大事也使年少的王詩琅，在其內心之中，起了非常大的波濤。一件是發生於九月一日，日本的關東大地震，而在天災人禍紊亂的局勢之中，主張無政府主義政策的導師、領袖，即「大杉榮」，被日本的憲兵大尉甘粕正彥非法拘捕，且在同年的九月十六日，大杉榮與他的妻子以及八歲的幼甥，一同被處以絞刑而含冤死去。消息自日本傳出後，此一漠視人道、人權精神的政治迫害，立刻震撼了全世界，而王詩琅的內心對於

⁴² 參見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頁 40。

⁴³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90。

⁴⁴ 參見徐曙整理：〈「黑色青年」王詩琅（座談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290。

此事亦深感震撼與極端的不平，於是受大杉榮的影響，王詩琅開始接觸、閱覽東西方有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書籍⁴⁵、刊物，並進而萌發欲從事社運以消除社會亂象的情操。

另外一件大事，則是發生於同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台灣總督府於當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對於蔡培火、蔣渭水等民主前輩所辛苦組織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展開漠視人道的大檢舉，因而造成了撼動全國人心的「治警事件」⁴⁶。此一政治迫害事件，加深了王詩琅十六歲的心靈之中，對於為殖民地的人民與社會奮鬥的決心與信念，而這樣的決心與信念，無疑鞏固了王詩琅心中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王詩琅的民族覺醒意識與無政府主義思想，都在日後表現於文學作品上。

西元一九二六年之時，王詩琅參與日人小澤一所主導的「黑色青年聯盟」此一社會團體，為當時社會所謂之「黑色青年」（「黑色」，代表「死亡」，象徵「為了理想須有必死的覺醒」）。王詩琅參與「黑色青年聯盟」後，曾有被捕入獄的經歷，其中較嚴重的有三次：一次是發生於西元一九二七年時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大檢舉事件」。此次，王詩琅和社團裡的吳滄洲、吳松谷、小澤一等人，被日本警方以違反治安維持法之祕密結社的罪名加以逮捕，之後，王詩琅被判入獄，懲役一年六個月；另外一次，則是發生於西元一九三一年時的「台灣勞動互助社事件」（此一社團亦是積極從事無政府主義之相關活動）。此次，王詩琅與帶領者黃天海、陳嵌等人雙雙被日本警方逮捕，之後，王詩琅入獄十個月。王詩琅最後一次遭到逮捕，則是發生於西元一九三五年之際。此年正逢「臺灣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在這一年中，因日本警方強力搜捕日本本土無政府共產黨的成員，於是受到牽連的王詩琅，和張維賢等諸多社會運動人士，皆全數被捕入獄，王氏與諸多人士因而被關三個月。王詩琅年少時的三次牢獄災禍，皆和無政府主義的活動

⁴⁵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6 - 107。

⁴⁶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合法組織於不同場域的日本東京，此舉，實令台灣總督內田嘉吉及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心底頗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自己的權力受到了質疑與戕害，於是，在西元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時候，假借「台灣治安警察法」的條例，調動了大批警力，以不合法的手段，在台灣各地逮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諸多成員達四十一人。這次日警的逮捕行動，對於台灣民智的啟發和以後的抗日民族運動皆有十分深遠的影響。總而言之，「治警事件」的影響，不外乎有如下四點：

一、激勵民氣：因為被告象徵著廣泛台灣百姓的思想、心願，在開庭之時，其關心此一事件的百姓，蜂擁至將庭內、外，又被告步入監獄和邁出監獄之際，台灣各階層的百姓皆以放鞭炮的行徑，表達出心底的感佩之意，這些現象，皆是激勵民氣的實際表現與具體證明。

二、強化民族社會運動者的同舟共濟之情：「治警事件」，是台灣民族社會革命者，自西來庵革命運動事件以來，所遭受到之最劇烈的政治迫害，這種政治迫害行徑，不僅激發了民氣，也強化了民族社會運動者同舟共濟之情。

三、時勢造英雄：這些受日本政權迫害的革命者，被台灣人民視為英雄人物。「治警事件」，無形中成為這些革命家生命的「補給品」，在廣大民氣的支持之下，他們對於未來的社會運動充滿了自信。

四、匯聚民心：此一事件，匯聚了向日本政權爭取自主性政治權利所需要的廣大民心，並且，更進一步的激發台灣民族社會運動者所需要的革命能量。

上述關於「治警事件」的文字解說，參見郭弘斌作：〈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覺醒——治警事件〉，收入郭弘斌編著：《台灣人的台灣史》，「Taiwanus.net 台灣海外網」，（網站地點不詳：Taiwanus.net 台灣海外網，2003年7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20日，網址：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4.htm>。

相關⁴⁷，而這一連串的人生打擊，使得王詩琅積極從事社運的熱情，逐漸的冷卻下來。

基於上述原因，關注台灣民族運動者的苦難命運，便順理成章的成為王氏文學作品裡極欲表現的主旨，而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亦是他文學作品中經常明譏暗諷的題材。總而言之，西元一九二六年至西元一九三六年時期的人生歷程和社運體驗⁴⁸，是王詩琅文學創作（如小說作品）靈感的主要來源。

西元一九三一年時，王詩琅參與日人所組成之具有文藝性質的社團——「台灣文藝作家協會」。西元一九三三年之時，王詩琅獲邀進入廖毓文、郭秋生等知名文人所組成之具有文藝內涵的團體——「台灣文藝協會」⁴⁹。西元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之際，王詩琅參與代編《臺灣新文學》此一雜誌（此雜誌為楊達所創辦）⁵⁰。這一時期的人生階段，亦是王詩琅文學作品（如小說）發表的極盛期。

在日本政權全面推行「工業化」、「皇民化」之前，王詩琅早已洞察出國家如果沒有主權，民族意識便會喪失，屆時，人民心中一切的思想與願景都將會成為空談，於是，西元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王詩琅將心中「無政府主義」的理想，轉化為「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的堅持⁵¹，並於《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4號，發表評論性文章：〈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訴說台灣社會實迫切需要漢族文化的存在，以及自己對於民族意識的覺醒⁵²。其內容（共分兩部份，一為：「前進啊！板滯〔呆滯〕的漢文陣」，二為：「問題的立腳點」）如下：

前進啊！板滯〔呆滯〕的漢文陣

臺灣文學因為它的特殊性，分以和文〔日文〕與漢文的兩種言語文字來表現的事，固不必待筆者再提。

這幾年來臺灣文學可算已很進步了。十幾年前的新文學運動是受中國文學革命的影響，以漢文出發的。然這幾年來較之和文的漸漸地逐日發展，漢文陣不但沒有進境，反見愈趨衰微。主流也漸漸遷移到和文去，且亦漸漸產生水準上的作品。最近漢文的這樣可悲傷的不振的傾向，更為顯著了。這不是筆者的撒謊，我們略注意今年來發行的雜誌就可以明白的。本誌四月號（九七頁）編輯人發了「本誌自創刊以來發行了三期，至此未見一篇漢文的評論，亦是〔或是〕研究」的悲鳴，就可以證明其一端。實在不論評論、小說、詩、不但沒有新人出現，除一些尚在活躍以外，譬如「南音」以來的健將們多半是不振，乃至沉默。

這個大問題之原因探究，固非本文的目的，且也非所能企及。

⁴⁷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7。

⁴⁸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7-108。

⁴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3。

⁵⁰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8。

⁵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8-109。

⁵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8-109。

一國的文學是由其教育如何決定，教育又是由其政治的狀態決定的。臺灣雖是由其原有的中國文化和新的歐美的日本文化的交流混合，但既是在帝國統治下，當然受其教育的薰陶，且其教育才是最大的決定力。所以和文文學會日進月步固是必然的。

然當初以漢文為出發的臺灣文學，為甚麼倒衰微起來呢？我想有許多原因介在裏面。

- 一、寫作者及讀者層的教育關係。
- 二、和中國文化或是文學很沒有接觸的機會。
- 三、臺灣文學是要用甚麼話文表現的問題還未確定。
- 四、沒有職業的作家之確立。

前二件是極明顯的，則不須說明。第三件，自所謂鄉土文學的討論以來，一般有關心的人雖積極的要解決，卻仍未見就緒。作家們於用語問題，依然還在彷徨。不過在最近，臺灣語式的白話文之嘗試者漸增，而也漸漸地決定為它的主要方向，由我們看起來，固然是個必然的歸趨。四、沒有職業的作家的確立是決不會進步的，這是過去的經驗，教訓我們。

和文的昌盛，固然是極可喜的現象。我們還希望它能夠在中央文壇揚眉吐氣。雖然這麼說，卻不願漢文因之衰頹。我們知道，在朝鮮有日文的文學同時也有朝鮮文的文學。在英國也有愛爾蘭文學。在蘇維埃俄羅斯也有烏克蘭那文學。我們相信，文字既是語言的符號，語言所有的明暗、音響，還是以原有的文字纔能恰切底表現得出。臺灣的文學在現階段以這兩種語言文字表現，雖是件無可如何的事，於將來姑且勿論，現在的臺灣人既是還在用臺灣話以上，臺灣話式的漢文，在文學自身著想起來，不但不能消滅，還有不減前者的意義。於這意思我是反對別所孝二氏的（〔臺灣新文學〕創刊號四三頁）「作品用語統一為國語的事，斷然是不可躊躇的」的無視現實的主張。

漢文作家呀！撞破客觀的不利之條件，奮起罷！

問題的立腳點

老實說，我們過去是食傷而且飽滿於抽象的、抄襲的理論了。在這著實地進步當中，大膽說一句，那些是無關痛癢，可置之不顧的。

最近為一步前進，向種種方面的開拓，提出許多現實的提案，譬如植〔殖〕民地文學的強調，文學大眾化，歷史小說的提倡，鄉土色問題的吟味……等等，都很差強人意的。

但是我們知道，臺灣是世界的一隅，所以它的文化生活一面是和世界共通的。然一面卻有它的特殊狀態和傳統。在這社會裏的人，不論是誰，都不能逃出它的影響。所以我們切實底要求的，是正確地認識把握在繁雜的臺灣之特殊情勢下發展看的社會現象和它的歷史性及適合這現實的理論。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公式的理論不是甚麼地方都可適用的。⁵³

⁵³ 參見王詩琅作：〈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

在上述文中，王詩琅認為：「和文的昌盛，固然是極可喜的現象。我們還希望它能夠在中央文壇揚眉吐氣。雖然這麼說，卻不願漢文因之衰頹。我們知道，在朝鮮有日文的文學同時也有朝鮮文的文學。在英國也有愛爾蘭文學。在蘇維埃俄羅斯也有烏克蘭那文學。」王詩琅這段語重心長的話，道盡了當時許多漢文作家的心聲。文中，可隱約看出王氏另外一層的意涵，即是「每個不為殖民主義入侵之主權獨立的國家，皆有屬於自己本國民情的語言與文字，而這正是自己獨特的國情下所自然產生的語言文字（母語和根本文字），用這樣的語言文字，自然可表現出自己國家獨有的民族情感與民族意識，更重要的，它進一步的象徵出國家民族的自主性」。

在〈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之第一部份文章「前進啊！板滯〔呆滯〕的漢文陣」⁵⁴的後面段落中，王詩琅相當憂心殖民已深的台灣社會，將在未來的日子裡，因日文的肆虐，而逐漸消失漢文的蹤影，若真如此，那台灣將會失去屬於自己特色的語言和文字（母語和根本文字），這也象徵著台灣將永淪為無主權的次等國、強權帝國下的附屬地。基於此，王詩琅才會在最後的段落中，聲嘶力竭的喊出鼓勵台灣社會的漢文作家：「漢文作家呀！撞破客觀的不利之條件，奮起罷！」台灣的漢文作家若要在未來得以生存，得以延續創作的命脈，就得如王詩琅所說的，必須「撞破客觀的不利之條件」。而這些「客觀的不利之條件」，無非是反抗日本的殖民政策入侵，抵擋日文此一統治工具的戕害，如此，才能恢復原有的民族精神，並以自主的主權決定自己漢文書寫的模式，這樣，才有屬於自己國家的語言文字（母語和根本文字），才有屬於自己社會民風的文學，才有足以代表自己與民族的語言符碼與文字圖騰。

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王詩琅在〈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之第二部份文章「問題的立腳點」⁵⁵中，一針見血的說明了台灣文學發展的立腳之處為：「臺灣是世界的一隅，所以它的文化生活一面是和世界共通的。然一面卻有它的特殊狀態和傳統。在這社會裏的人，不論是誰，都不能逃出它的影響。所以我們切實底要求的，是正確地認識把握在繁雜的臺灣之特殊情勢下發展看的社會現象和它的歷史性及適合這現實的理論。」王詩琅的這段話，實是中肯之言。在多數人仍為台灣文學要用何種話文來表現的時候，王詩琅的這番話，實值得眾人細細品味、細心思量。用抽象、非屬於自己民情風俗之特色的理論來主導、架構、概括台灣文學的主體性，以及特殊性和歷史性，對於王詩琅來說，實是不足且不智的。

在〈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裡，可清楚瞭解，王詩琅早已將年少時所主張的「無政府主義」理想，轉為對「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的

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7 - 50。

⁵⁴ 參見王詩琅作：〈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7。

⁵⁵ 參見王詩琅作：〈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49。

追求。面對當時日本政權、台灣總督府的種種霸權論述與苛政的威逼下，愛國的王詩琅心中之民族情感，已如海潮般高漲不退；這樣的愛國情操與精神，在此文中，在其他王詩琅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中（如小說），皆可真實的檢視到。

中日戰火正式展開以後，王詩琅曾兩次遠赴中國大陸工作。一次在中國的上海，任職於日本陸軍宣撫班，另外一次，則是在中國的廣州，任職於廣東迅報編輯。一直到日本宣告戰敗且無條件投降以後，王詩琅才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之際，再度踏入台灣這塊土生土長的土地⁵⁶。這一階段的人生經驗，王詩琅亦將之反映於他的文學創作上，如他的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即是富有此一人生時期之民族情感與生命體驗的文學作品。

由上述可知，影響王詩琅文學思想形貌的主要因素，與他年少時期的人生閱歷和時代背景有關，而從這些因素來審視他的文學思想，可得知其文學內涵，大多具有「反抗日本威權」、「反對社會殖民體制」、「排斥封建思想」、「抵制帝國主義」、「抗拒資本主義」、「啓發民族意識」、「闡述無政府主義理想」、「弱勢族群的關懷」、「人道主義的倡導」等思想形貌；他這些文學思想的主體與風貌，可從他創作的七篇短篇小說中完整的見到。

第四節 小結

「文學作品」，是生命歷程的一種反映，「生命歷程」，則是文學作品的一種投影。從本章上述三節（「生命的成長與凋零」、「黑色青年的理想」、「文學思想的形貌」）的分析與探討中得知，王詩琅多重、豐富的生命歷程，與他自身文學思想形貌的構築，其彼此間，實有著緊密相連的臍帶關係。進一步的來說，王氏的「生命歷程」，其實就是建構他文學思想形貌之重要的「有機母體」。

⁵⁶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8 - 109。

第三章 小說人物的典型

中國文學《紅樓夢》，是文學家曹雪芹回憶性質的小說。曹雪芹將一生許多的遭遇和心境，以文學的方式，來描繪一個家族由興盛至衰微的情形——這其實就是《紅樓夢》這部精彩小說的主題所在。中國的小說《紅樓夢》，其所有的人物共四百四十八人，從賈母、賈政、賈赦，到僕人及劉姥姥，曹雪芹都能生動描繪出了他們活靈活現的樣貌與個性。《紅樓夢》中，每一個人物都成功的讓讀者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而林黛玉和賈寶玉，也成爲了許多人心目中美女、美男的典型。文學家兼思想家的托爾斯泰，其所創作的《戰爭與和平》，主要以拿破崙攻擊蘇俄的戰爭爲描寫中心，描寫的過程中，也刻劃出十九世紀初期俄國人文社會的圖景。《戰爭與和平》所敘述的人物，達五百多人¹，其中，無論是什麼樣的人物，皆富有予人深刻印象的個性與相貌。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文學作品《約翰·克利斯多夫》，文長一百多萬字。小說故事裡的人物相當多，這些人物，如音樂家、文學家、新聞記者、銀行家、公務員、舞蹈家、歌唱家、貴族婦女、娼婦、地痞流氓、……等各種社會階層的人物，皆描摩、書寫得徐徐如生。中國的新文學之父魯迅，其小說作品《阿Q正傳》，對阿Q的個性作了生動、鮮活的描寫。透過阿Q個性的揮灑，《阿Q正傳》成功的刻畫出只求精神勝利的「阿Q精神」，而這種精神所表達的，正是廣大的中國人一種「死不認輸」的人生觀。小說文字長，刻畫人物自然比新詩、散文詳細。它可以逐漸加強人物的形象，它也是最容易塑造人物的典型。中國小說家吳承恩的作品《西遊記》，成功創造了理想層面與現實層面的兩類人物典型：典型人物之一的孫悟空，象徵智勇雙全的英雄人物；典型人物之二的豬八戒，象徵貪吃好色，膽怯懦弱的鼠輩人物。中國文學作品《水滸傳》裡的潘金蓮²，則是屬於春情蕩漾的典型。

小說因爲篇幅長、多，所以，可以敘述、反映人類社會生活的各種行爲、活動，也可以描繪、書寫長時間變遷的歷史故事。小說，可以專門敘述幾個人物的七情六慾與聚散分合的生活，也可以普遍描摩社會的眾生群相。小說，可以書寫一件人文社會的重大事故，也可以探究人物的心靈世界與意識狀態。由於小說，可以將每一個人物、情感和事件，作詳實的描摩與鋪陳，所以，它能夠鮮明的呈現出每一個人、事、物的因果關係³。由於小說，可以描繪出主人翁的個性與心靈，所以，它能夠讓人的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記與覺受。

小說故事描繪、刻畫人物，好似一部生動、鮮明的電影，也好似一幅逼真的寫真圖畫⁴。一個小說創作者，若能於小說情節中，成功的塑造出某一類的人物，

¹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初版），頁278-279。

²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279。

³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279-280。

⁴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279。

則能帶給讀者深刻且鮮活的印象，也能成爲真實人物的一種樣貌與典型⁵。小說創作者，若要將時代背景或者社會階層的某一類現象顯露出來，經常得要由他所創造出的某一號人物去展演。因爲，每一個人的生活，與時代、族群、人文、社會環境、家世背景、個人處境，皆有緊密的關聯⁶，基於此，也就自然的形塑出此人多樣的個性和豐富的生命形貌。

什麼是「典型人物」呢？簡單的來說，他是一個人，但也是許多人的代表（包含一大群同類型、同屬性的人）。典型人物，是創作小說故事最根本的原則，若無典型人物，就無法創作出精彩的小說情節，而其小說結構，也必然鬆散。小說中，每一個獨特的人物，即是一大類同屬性人物的代表，每一個典型人物，對於讀者來說，皆是既特別又熟悉不過的人物；這些典型的人物，彷彿活生生的顯現在讀者的周遭。小說創作者所創造的「典型人物」⁷，特別關注於人物個性的塑造，其所塑造出的個性，即是一種典型個性（性格）的表現。

「典型」，指的就是在此人的身上，包括了一切與他相類似之人的性格、特徵。典型，是社會人物個性的樣本，同一典型的人物，在性格（個性）上有其共同擁有的風貌與特徵⁸。從王詩琅的小說故事之中，可以清楚看見許多主角、配角的心理與個性（性格）⁹所形成的人物典型。這些人物的典型，可分爲三大類，即是：先知先覺型、後知後覺型、不知不覺型。

王詩琅經常以小說創作，來體察台灣殖民社會的真實樣貌¹⁰，所以他的小說常令人有深切的省思。在王詩琅的七篇短篇小說作品裡，其人物的典型，可歸納出三種特性，即是：「先知先覺型」、「後知後覺型」、「不知不覺型」，而這些人物的典型，即是本章所要分析、探討的對象。

第一節 先知先覺型

小說中，人物、角色的典型風貌，是時代中的先知、先覺者。此類小說中的人物，大都具有真知灼見，在對於身處的社會環境、國運的興衰，常有自覺、自省的衡量、表達和參與，以期時勢能平穩，不再有不妥與動盪。

一、〈青春〉的先知先覺者

小說〈青春〉，其故事的發生地點，是在富有西班牙風格的療養所。療養所

⁵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278。

⁶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396。

⁷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398。

⁸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398。

⁹ 所謂的「性格」，即是：一個人完整的個性，就是性格。性格就是個性，就是一個人此生不移之獨特的品性所散發出來的氣質，「它」是人物心靈國度的一種表現。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397。

¹⁰ 參見葉瓊霞作：〈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讀王詩琅的小說〉，《國文天地》，第 7 卷第 5 期，（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1 年 10 月），頁 49。

外的風景明朗、舒暢，但療養所裡面，卻是一片孤寂、灰暗；療養所的裡與外，正有著天與地一般的差別。進一步的來說，療養所的裡面，充斥著「死」的氣息，即是「蒼老衰亡」的氣氛；療養所外面，則是洋溢著「生」的氛圍，即是「青春」的氣象¹¹，在這二元對立的描述中，更突顯出此篇故事的內涵與張力。在二元對立的表現中，〈青春〉表現出的主旨，是「女權思想的內涵」（即是「現代女權思想的表現」）、「人道主義的關懷」，以及「異民族之愛的情操」。同樣以「女性」為主要書寫的中心，〈老姨頭〉寫的，則是「父權思想的氾濫」與「傳統女性悲哀的宿命」。

故事中，台人月雲和日人千代子，並未因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不同個性，而產生相互排擠的效應¹²。她們在病苦中所發展出來的純真友誼，實跨越了種族間難以克服的情感鴻溝：

「月雲姊，昨夜多謝！因為太好食，我喫得一空。實在教你想出在內地的時候。」

對面室的日本人千代子，打動鞋拖聲踏進門來微笑地說。

「些少的東西，說那裏話來。請坐請坐。」

她稍枯槁著的微弱的聲音說了後，一手撥開褥上的白被，一手理理散亂的頭髮。

「學生實在很可欣羨的，像你貴兄那麼元氣又活潑。」

她向一邊的籐椅坐下，纔望一望她的臉。

「今天身體怎樣？」

「有些懶。沒有什麼要緊的，結局不久總都是要……」

她搖一搖頭，講到中途，望一望千代子，忽又緘起唇，露著絕望的冷笑。

「說什麼，你又感傷起來了，你這樣聰明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醫生說的，未必全部都可以相信。就是入這裏被宣告絕望的，不是許多倒轉好起來嗎？醫生不是神仙。科學還未全能，三個月前，聽說也曾對德田暗講我已無望，現在倒反說有點起色，說若照這樣繼續下去，不久一定包管痊癒。你儘可慢慢寬寬靜養，不必胡亂去想他吧！」

她輕輕地點了頭也不答應，拿起昨天由京大暑假回來的二哥，帶來看她的滿盛櫻桃的籠子，請千代子喫。她們的交際雖不算久，意氣卻很投合，如姊妹一樣親密。所以她也不推辭，抓起珊瑚珠般的櫻桃。¹³

月雲和千代子，以關懷彼此的愛，在殖民地社會中表現出如手足般無私的姐妹情感；如此的人性光輝，在人類彼此猜忌的世界中，已成為一種令人尊敬的道

¹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124。

¹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26。

¹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台灣文藝》，第2卷第4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4月），頁119-120。

德典範。

在故事情節中，其原口醫生對水河叔表現出博愛的醫道，無非是一種無私的人道關懷：

「樓上的那位水河叔，聽說很危險。剛才原口先生拿酸素吸入器去給他吸入。」¹⁴

在如此關愛的場景中，人類的互信、互助和責任表現，竟讓人性中自私無情的黑暗面消失得無影無蹤；克魯泡特金所闡揚之互相扶助的理想，於此表露無遺¹⁵。總而言之，本篇小說所欲表達的另一主旨，實是唯有發揮人類「互信互助」的道德情操，才能化解對異族的仇視與侵略的戰禍。

本篇小說，所延伸出的另一層道理，即是對於受到不合理待遇的台灣人民來說，其所要抗爭的目標，實非一切的日本臣民，而是以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面目進行霸權肆虐的日本軍閥、財團¹⁶，以及政黨、組織。

此外，對於以和平方式或同理之心關懷台灣社會的日本百姓來說，身為漢民族的我們，實應排除對異民族的仇恨¹⁷，而以無比寬闊的胸襟，向他們獻上深深的友善情誼才是。

〈青春〉中的月雲，是現代新女性的代表。她二元對立的生命，其所呈現的現象，是聰慧又灰色的思想，與時而開朗時而悲觀的情緒：

她把飲完了的沖泡魚肝油的牛奶碗，放在鐵榻邊的小桌上，任憑東來姆去收拾。枯黃的臉紋皺了皺，深凹的眼窩頂，在她憔悴的面容，好像是留著美麗的最後之那細細的柳眉蹙一蹙，纔將含在口裏末的一口吞下。她方才像完成了一件任務般將消瘦得如枯柴似的纖手，拿起枕邊的婦人雜誌，懶洋洋地躺下柔軟的榻褥，她掀了二三張後，忽又放在原處，呆呆地眼瞪住玻璃窗外蔭影裏唧唧啾啾地追逐的雀兒。

瞿瞿……瞿瞿……瞿瞿……

遠山裏斑鴿嚟了嗓子啼叫著。

唉！可厭的東西，你又哭起來！她心裏恨恨地咒咀一聲，挺身坐起來。病了一個年餘的她，病院的乾燥，寂寞的生活雖已慣馴，但這好像輓吊她的被病菌侵蝕壞去的青春，似哭非哭的哀調，卻教她特別銳敏的神經不由已要昂奮起來。¹⁸

她忽又想到若沒有病的挫折，自己也已經畢業了。

¹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0。

¹⁵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26。

¹⁶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26。

¹⁷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26。

¹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19。

學校裏的雲雀般的浪漫生活，也像過去的幻夢，模糊地不明。

志願女醫生的雲娥聽說已考進女子醫專去了，瓊英、寶秀、月琴們和自己相好的淑女進入高等女學院了。清香、玉燕已經嫁去了。華珠、金枝、雪嬌呢？……

同學們的印象又再一一重新浮出。

她忙彎了腰，拾起由左手的一把洋花中落掉之心愛的娜利耶。

娜利耶是花中的女王！我也欲做女人中的女王！

花卉盛開一時，纔肯凋謝；我卻在含蓄未開，就要夭折！

不！不！我還不願意死的！

我也不希冀長壽，祇望做了生平之願，死了甘願瞑目！¹⁹

生病前的月雲，是一位頗具前瞻性及反叛感的新時代女性。她勇於在男性主導的社會群體中追求自身理想。她好強好勝的心態，力圖衝破傳統社會的牢籠，極欲在現實的生活裡，實現理想，開創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父親特地在繁忙的店務中，同她去赴入學式的路上，她雀躍地在難以名狀的幸福感裏，覺得自己的前途，猶如看過的繪中，帶翅的馬在洋洋沒有際涯的天空飛跑。

在高女中成績亦是占著首位，尤其是擅長音樂方面，打得好一手的風琴與鋼琴的她，一腔響亮得如振動銀鈴的喉隴，唱的歌曲更使人迷入陶醉的三昧境，同學們每和她打笑說：

「我們的蘇勃娜諾！我們的關屋敏子！」

先生囑望她，她自己也要以聲樂家立身。

她以決心告訴爹媽的時候，他們極力反對說：「女人本是祇好學些針黹就可以的，現在時勢既經變遷，婦女的內助天職卻沒有變的。待畢業了學校，好好地找個門當戶對的學士，嫁去就罷。還要學甚麼類女伶的出頭露臉的工作。」

但痛兒心切，尤其是祇有這個女兒，痛愛得像掌中珠的母親，經她二哥幾次的勸說、較鬧，也就不得已祇好承應。

她想：男子獨專成功立名的臺灣，自己欲在這固陋的社會，為女性揚眉吐氣，爭一個世界的之聲名。

她的小小的腦裏，時而描畫圍在花環中的舞臺上，萬人注視之桃紅色的洋禮裝，溢滿臺下的聽眾，拍得撲撲的贊聲……²⁰

月雲這樣的行為與她的內在自發性的覺醒，有著密切的關係。月雲的因自覺，而不甘屈服於現實面的安排；她勇敢創造自己命運的行徑，雖與勇敢改造社

¹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3 - 124。

²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1。

會的社運份子不同，但其自覺於現實，勇於改變現實的心理本質，卻是與社運份子相同，所以生病前的月雲，其行為的表現，全然是一種不同層面之「先知先覺者」的典型。生病前的月雲，與「安於現狀」，處於「不知不覺」階段的千代子，有著極端的差異；生病前的她，與生病前的千代子，其在性格的表現上，實有著明顯的對比。

二、〈沒落〉的先知先覺者

在〈沒落〉之中，早年時期的耀源，即是「先知先覺」的人物典範²¹。人生早期的耀源，對於社運是十分熱衷的。他滿腔的熱血與熱情，經常為實現改造社會的理想而付出：

他的師範學校在校時代，正是一切異了思想的系統共同合作。含蓄的文化協會剛展著瓣燦爛地開花之啟蒙的黎明期，第三學年的時候，內臺人差別問題為發端，惹起的罷學風潮，他是舉烽火的先鋒隊的一人，因之他就被開除革學了。

他也沒有顧戀地，跑到廈門去編入中學，畢業後就進入上海大學去了。他在廈門的時候已由漠然的民族意識把握馬克思主義。到上海後，他的充滿滿腔的鬪志，時常掩瞞父母的眼睛往還上海臺灣間活躍，臺灣也漸由啟蒙的文化運動進入本格的社會運動之分化期的當兒，他們無產青年一派計劃的文化協會占領也成功了。²²

爲了理想，他「被開除革學」；爲了理想，他「往還上海臺灣間活躍」。看似有所成就的耀源，在得意之後，竟飽嚙了人生的磨難：

滿洲事變前後，這小島上的社會運動像在颱風前的燈火一齊吹滅。改組後潛入地下的臺灣共產黨也被颱風剔起，把牠望深海中掃去，他也被捲入檢舉的渦中，但他是上海結成當兒的老黨員，又兼學生社科事件處罰過，出獄後又是完全停止活動。²³

因從事社運而被檢舉入獄，耀源在受盡牢獄之災的苦難後，其「貫徹主張的情熱」²⁴，已如海潮般退去。出獄前的他，下了決定，不再從事任何的社會運動：

在釋放前一天，他站在檢察官面前，誓約以後須和一切的運動斷絕關係，

²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1991年6月），頁40。

²²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台灣文藝》，第2卷第8・9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8月），頁95-96。

²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96。

²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93。

就是研究也要拋棄。²⁵

日治時期的司法體系，是頗受殖民統治者政權的控制。在這時期的警察、檢察官、法官，皆是虛有其表、名不副實的執法者，因這些執法者，通常淪為打擊異己，威逼異族的工具。同樣的，在〈沒落〉中的檢察官，亦是受日本殖民政權的左右。在故事中的檢察官，其規勸的話語，給了耀源深刻的影響：

「這遭特別給你起訴猶豫，李君！你家不是個有財產的名望家嗎？那麼老的雙親又祇有你一個兒子，你又別沒有衣食之憂，何若關係那些運動呢？以後和那些關係斷絕固不消說，寧必力勉地做個忠良的臣吧。」

他心裏也決意回家後，更要儘量盡力挽回家運。他一面自思自慰；改組後的黨，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老實像自己這樣孱弱的人，祇好坐在家裏讀些書做生意。那些階級的前衛，跑艱難之道，自己是沒有勇氣，也不適合的。

26

除了不再涉足社運外，耀源「也決意回家後，更要儘量盡力挽回家運。」自社運陣營中退縮下來的耀源，宛如「蒼茫的大海當中，任狂瀾怒濤玩弄的，失了舵的漂舟」²⁷，他「鬱結滿胸的憤悶」²⁸，想要向人訴說，也找不到知音傾聽。就這樣，整日抑鬱寡歡的耀源，已然「沒落」下來，並失去了昔日社運中「先知先覺者」的身份。

三、〈十字路〉的先知先覺者

在小說中，王詩琅並未形構出任何一個抗日社運英雄的形象，他主要敘述的重心，在於看似能量巨大的抗日社團活動，實際上皆是由組成社會之最基礎的個人所形成的。在日本帝國政權的體制下，社會中的每個人，皆有可能成為反殖民威權制度者。這些人之中，有的人自省覺悟的方式，是在充滿知識的學校內，因無形受了新觀念、新思維的影響，有的人則是進入民間的文化組織、社團，並接受其新知識、新理念的洗禮，這一類的人，多屬於年齡尚輕且心懷遠大抱負的理想踐履者。而這一類的人，即是屬於「先知先覺者」。如小說〈十字路〉裡的萬發與定秋，即是屬於這一類的人物²⁹；這一類型的人物，對現實生活的覺醒，通常比一般人早。

定秋爲了實現心中的理想，而以致身陷牢獄之災，他雖遭逢人生的挫折，但卻不減他苦難生命所散發出的英勇氣概：

²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6。

²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6。

²⁷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3。

²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3。

²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39 - 40。

南國的冬季，沒有北方的滿目落葉的枯枝，也沒有白皚皚的雪景。溶在煦和的太陽裏，刻刻變化的山陵下的田畝，雖然沒有夏季的那樣熾烈鮮麗，卻還綠中帶了微黃覺得可愛。

他偷眼仔細看一看坐身旁的戴打鳥帽，穿著舊式洋服的定秋。一昨日看不十分清楚的臉，這才更明白。遭這次大挫折的他，雖有些疲倦的樣子，卻沒甚麼憔悴，眉宇間的凜然的神氣也毫不稍減。

車在眾樂園前的廣場打一個彎，也就停了。

空氣澄清的草山，冬天——尤其是像這樣年末的時節，格外閑散。³⁰

定秋「凜然的神氣」，私毫不受南國冬季之氣候與景象的影響，而有所銳減。定秋自發性的參與社會改造運動，其覺醒的情形畢竟與「張」不同。張的覺醒，是因長年來生活沉重的壓迫所導致的。同樣是覺醒，定秋的覺醒力量顯然比張的覺醒力量，來得巨大且實際。而像定秋這種付出實際改革行動的「先知先覺者」，其處境通常都是孤寂的。

定秋的命運，其實就是一種「從苦難中成長」的寫照，他與萬發的人生，實代表著當時從事抗日社會運動的王詩琅本身，以及數以千計那些有名與無名的社運份子。

四、〈沙基路上的永別〉的先知先覺者

從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裡，可以瞭解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二十一歲的羅小姐（羅瓊寰）與李姓青年（股長），皆是屬於「先知先覺者」，只不過，唯一的差別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是將覺醒的力量，從心理層面，擴大到實際行動中，以藉此進一步的改造社會，實現他們心中所追求的理想；而「羅小姐」與「李姓青年」，則是將覺醒的力量，停留於心理層面，他們在觀念與認知上，雖早已是覺醒的，可是，他們的覺醒，並未促使他們以實際行動來參與革命性質的社會活動。

這篇小說，是一篇充滿漢民族意識與反殖民主義的小說。故事的中心要旨，主要陳述「中國結」（中國意識情結）³¹的民族情感問題。由這篇小說人物們的表現，可以推知，小說人物表達出的情感，其實就是王詩琅內心的情感。由分析小說人物的個性，來進而體察作家王詩琅的內心世界，可明白王氏本身，實是懷抱著漢民族精神的。王詩琅雖出生於台灣，但對於自己民族血緣的起源、自己民族命脈的承繼，仍是屬意於祖國（中國）的人文土地與民族歷史。

在小說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皆是屬於實際付出改革行動的「先知先覺者」，從李青年與羅小姐的對話中，可知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情操，曾深深撼動李青年的內心，並使之慚愧不已：

³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10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12月），頁84。

³¹ 參見楊青矗著：《神話統治四十年》，（高雄：敦理出版社，1989年10月，初版），頁110-112。

我們參觀了塔內牆壁上的許多留字；不勝感慨無量。

這樣，我在羅小姐嚮導之下，參觀了六榕寺、荔枝灣蘇東坡洗硯池、中山大學、五百羅漢等新舊古蹟名勝，然後到近沙河的黃花崗。我倆僱用黃色車是計時付款的。

黃花崗是我久仰之地。

過了惠愛東路，從大東路左折不久，羅小姐指右側的小山坡，說那是紅花崗，可是各坐車子一部，我也不便多問。車子跑了很久，才在左側一個平地下車。我倆沿著草地走了一會，便聞到一陣芳香撲鼻。我直覺道：

「那不是玉蘭花的香味嗎？」

「好像是，你們臺灣有沒有？」

「有，我的家也有種。」

果然面前有一棵高大的玉蘭花。再走進去，祇見一座高大的坟墓，這之前有座牌樓，好像是石砌的，其兩旁儘是開著食碗大的黃花，這種黃花在臺灣好似未曾見過的，我便問：

「黃花崗的名稱，是不是由於這黃花而來的？」

「似乎是這樣的，不過我也不大清楚。」

我倆在墓前墓後及牌樓轉了一下，便到牌樓左手前的石碑佇立著看，這正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名牌。這時候我內心不覺地激動起來，中華民國倘沒有這些捨己為國，不顧性命的先烈，恐怕不知道後來會怎麼樣呢？辛亥革命因為有他們開路才能如期到來。我臺灣在日人的殖民地體制下受其頤使，自己雖然明知日人殖民政治的可惡，不但不敢起而反抗，反在日人的機構下從事工作，豈不愧死？想到這裏，臉一紅便說：

「羅小姐，我們走吧。」

「怎麼啦，這麼快就要走。」

「嗯……」

兩人離開了黃花崗，我還感到心胸隱隱為之作痛。這之後，我倆又照例到陶陶居吃點心、臘味飯才分手。³²

李青年心中，早已存在著漢民族意識的，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政權的戕害，也是早已知道的：

我任職的臺灣開發株式會社，原是一家「國策會社」，主管臺灣的開發，依照日本中央的規定，凡是華南所有侵略事宜，概歸臺灣總督府主管推動，因此，臺灣開發會社既然是臺灣總督府所屬機構，也就插入日本華南軍的「工作」。不過日軍佔據這華南重鎮伊始，首先的任務是在協助日軍調遣軍需，或是調查佔據區內的生產地、生產物及機構，以備他日之用。

³²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台北：聯合報社，1980年10月27日）。

我入「臺發」會社，便奉派來華南工作，日臺社員都在欣羨我的好運氣，但我內心卻沒有高興，也不十分願意，因為這顯然也是參加侵略工作。我深知自己是漢民族，不幸在甲午之後，做了代罪的羔羊，久在異族統治下，現在這異族侵略自己的兄弟和土地，內心的苦痛，自不待言，這也是身不由己的事。

我在高等農校時，對臺灣民族運動原有同情心，惜自認知識分子柔弱，沒有勇氣參加就是了。

關於臺籍人士的民族意識，我記得有位省籍的作家曾經這麼說過：

「縱然你在異族的殖民地體制下過了一百或八十年，身穿日本服，腳踏木屐，口說日本話，吃的也是日本菜，但你血管中仍是漢民族的鮮血……。」這句話我牢牢記住。³³

他因時勢環境與「知識分子柔弱」個性使然，以致沒有足夠的勇氣參與民族運動，也沒有足夠的勇氣與能力離開日人機構下的工作崗位，去另謀他職。

所以，當他看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名牌」時，他的內心便若有所思：「中華民國倘沒有這些捨己為國，不顧性命的先烈，恐怕不知道後來會怎麼樣呢？辛亥革命因為有他們開路才能如期到來。我臺灣在日人的殖民地體制下受其頤使，自己雖然明知日人殖民政治的可惡，不但不敢起而反抗，反在日人的機構下從事工作，豈不愧死？」同時，他的心胸，亦不禁「隱隱為之作痛」。李青年受七十二烈士之革命精神的影響，而有了深刻的反省；這內心慚愧的李青年，即象徵曾在廣州工作的王詩琅。李青年內心的慚愧反應，其實就是王詩琅心底情緒的寫實表現。

故事中的羅小姐，與李青年一樣，是屬於心理有著民族意識的覺醒，但卻沒有將此一覺醒力量，表現在社運之中。她對日本殖民政權、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的戕害，是早有領悟的：

「唉！說起來，中國的所謂『租界』都是中國受外侮的傷痕。這沙面租界也是一樣，沒有例外。這沙面本來是東江、西江、北江等三江的河流匯集處的珠江旁邊一塊荒地，在清朝的道光二十二年廣州開闢為商埠後，英法兩國即強迫滿清政府劃現在的沙面為租界，並在其三面挖開小河溝，引珠江的江水作為它的流水溝渠為與外界隔絕之用，架起橋來乃為外界交通。你看每一橋頭都有印度警衛把守，中國人除了他們的使用人，及特殊人物之外，都不准出入。國人的土地，自己的鄉土都不准許出入，真真是豈有此理，你說應該不應該？」³⁴

在陳述「沙基慘案」時，羅小姐的情緒與陳述「租界」的情形一樣，都是充

³³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³⁴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滿對日殖民政權與英法葡帝國主義的不滿情緒：

「那是紀念沙基慘案的石碑。」她兩眼又發亮起來，而且像演說侃侃而談，這和她一向優婉態度迥若兩樣，顯然她已再有點興奮：「這一帶本來叫做沙基。六二三路是為紀念那一件慘案，後來才將這條馬路的名稱改為六二三路，那是因為慘案是那年的六月廿三日發生的。」她的語氣似乎自己也無法控制似的，她繼續說：「沙基慘案是跟日本小有關係的，也就是與日本迫北京政府簽訂二十一條約有關。上海事件之後的民國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發生的，那一年的那一天，本市民眾為響應援助上海慘案，舉行援助滬案大遊行，地點是沙面那邊租界對面的沙基。當沙面在舉行遊行時，英國竟蠻不講理，突然間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並以機關槍掃射。而珠江上的英、法及葡萄牙的艦艘也與此響應，向民眾開砲，以致發生死傷者達數十人。」³⁵

羅小姐的領悟，只是時而放在心底，時而表現在情緒上，她並沒有因為覺悟，而以實際行動，來參與社運的抗爭活動。故事的最後，羅小姐無聲無息的離職與迴避李青年的求婚，是她唯一一次以實際行動，間接且含蓄的表達出對日本殖民政權的不滿：

第二天我上班時，她沒有上班，另掛來個電話請假，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她也沒有上班，而且也沒有請假，經過了一個禮拜還是如此。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心內的疑惑也漸濃厚、不安，於是按照地址找她。找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卻撲了一個空。據鄰居說四天前已搬走，而且不知道搬到什麼地方。我十分失望回宿舍，第二天上班，問同事，竟無人知道。我越來越惶恐，除了向支店長報告外，一方面竭盡全力找覓她的行蹤，可是一切都是空努力，她仍然渺無消息。一個多月之後，才輾轉知道她們一家已在韶關。我內心雖然稍安，暗自忖度，從各種跡象看來，她顯然是在逃避跟我結婚。³⁶

故事的結局，以傷感的「分離」來收尾。故事的結局，所要彰顯的民族、歷史問題，即是——「中國結」（中國意識情結）：

「羅小姐！臺灣人不是日本人，絕對不是！瓊寰，你錯了，臺灣人永遠是漢民族呀！」

我不覺地這樣暗自叫起來。³⁷

³⁵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³⁶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³⁷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羅小姐！臺灣人不是日本人，絕對不是！瓊寰，你錯了，臺灣人永遠是漢民族呀！」李青年心底對羅小姐無奈的吶喊，正是許多曾受「中國結」折磨之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共同心聲（這其中也包含王詩琅本人）。

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覺醒相異的是，羅小姐與李青年對於民族意識的覺醒，雖是早早就已經產生，但是，他們的覺醒，都是含蓄的，都是屬與心理層面的。這種缺乏勇氣，缺乏實際革命行動的覺醒，是心理層面的「先知先覺」，這種覺醒人物，實代表著「本質含蓄」的「漢民族」。

五、〈邂逅〉的先知先覺者

在短篇小說〈邂逅〉裡，年輕時期的清河與林覺先兩人，皆是屬於「先知先覺者」。他們在年輕的時候，都曾懷著民族的愛與熱血，積極且熱衷於民族性的左派社會運動，他們的熱衷，無非是要改變當代權力腐化的生活環境與實現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從他們的對話中，即可了解他們昔日革命的真切情感：

「像我這個土裏土氣的樣子，跟大老闆坐在一起，相襯不相襯。」

覺先忙說：「那裏的話，難得機會和舊同志促膝相談。」

「最近有沒有舊同志的消息？」清河問著。

「都是舊聞吧，新的倒沒有。」

覺先回想起東京留學時代的那段日子，又想起留學時左派人士的街頭連絡方法，自己用同樣的方法和清河在某百貨公司互遞消息，後來有好幾次險些被日本警察逮到。現在回憶起來就像過去的雲煙般，模糊不清了。³⁸

林「覺先」，一如他的名字般，在人生的早期，已是「先知先覺」的從事改造社會的運動。而年輕時期的清河，亦是與他一起為理想奮鬥的同志。由於兩人過去即是知心的好友，所以不期而遇的他們，自然無話不談的閒聊起昔日參與革命活動的種種情形。

「覺先回想起東京留學時代的那段日子，又想起留學時左派人士的街頭連絡方法，自己用同樣的方法和清河在某百貨公司互遞消息，後來有好幾次險些被日本警察逮到。」在這段話中，可以明瞭當時的社運，不為日本當權者所接受，於是革命份子在彼此聯絡的時候，都是以極為秘密的方式在聯繫、溝通，深怕一個不留神，就被日本警方逮捕。

第二節 後知後覺型

³⁸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2 年 12 月），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1。

小說情節中，人物、角色的典型表現，是屬於大環境下之中產、小資產階級的類型。此等小說人物，以自身的生計為主要訴求，一旦自存的條件被不安的因素剝奪了，就會起身抗爭其不平、不穩定的原由，以爭取自身的權益，而在爭取自身生計的同時，會因別人的相同遭遇，產生同情，而擴大其抗爭層面；此類小說人物屬後知後覺者。

一、〈夜雨〉的後知後覺者

在〈夜雨〉之中，其小說人物有德，是屬於「後知後覺」的人物。故事中的有德，其所遭受到的不平壓力，遠比〈十字路〉的張更為巨大，更為壓迫，所以，有德的反抗，是較直接³⁹、較劇烈的。

〈夜雨〉中的有德，是「後知後覺者」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一位深具思考力與內省力的勞力付出者。有德因為受生活的逼迫，於是起身支持罷工的活動。他在支持的同時，十分明瞭他所面對、抵制的對象是何者⁴⁰，也十分明瞭他所喪失的又是何者，而這些皆出自於心的一種省察能力。

罷工風潮散去以後，有德的現實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環伺與威逼的低氣壓之下，逐漸的分崩裂解，以至於到後來，他因沉重的經濟壓力，而要面臨將家中的女兒——秀蘭，送至充滿情色的空間做女招待的窘境。這種情形對受過教育體制洗禮的有德來說，無疑是一種道德的淪喪、人格的污穢、心靈的煎熬⁴¹。有德在萬般無奈的時候，仍努力保持理性的將現實生活中之情況做了一連串的分析，並獲得了如下的心得：

他不知道自己的窘迫的生活，錯雜的苦悶，亂麻的心緒，要怎樣才好？W工廠的青年工們憤慨業主，要廢掉休息也有工資的禮拜日，開始罷工。自己們熟練工，也為生活的切實相關，呼應站起來，動起全臺北印刷工組合的組合員總同盟罷工，也不過是生活被脅威而蹶起的。但結果歸於職工的全面慘敗，究其原因，雖是惡劣的業主對抗工人，向內地大量的移入工人及新雇臺灣人，買收內奸，來攪亂陣營。就是自己們的團結不固，指導方針不好，任幾個人操縱，也不能說沒有其責，他覺得什麼人都恨不得的。業主也是為景氣壞不能如前多露潤工人，自己們卻是為生活而蹶起，那更是正當的行動，就是那些內奸，是擋不住長久的罷工，而降服的可憐蟲，這些都不是罷工的責任者，他覺得似乎別有個大的、看不見的責任者。⁴²

上述的話裡，其所表達的現象，除了以理性的心態來做分析之外，還有一種同理心的憐憫情感從中透射而出。因為，從整體環境來觀察，顧主（業主）與內

³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0。

⁴⁰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1。

⁴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1 - 42。

⁴²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第一線》，第 2 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5 年 1 月），頁 155。

奸其實都是事件表象的成因，深究事件當中的構成因素，其真正的起因實源自於依附在日本帝國政權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者實為「共生結構」）。王詩琅將有德的心境與情感，逐一的解構，無非是為了彰顯資本主義底下⁴³，所產生之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與經濟結構。

在彰顯此一不合理之生存世界的同時，王詩琅藉有德的反省，重新表達出他對風月場合中生活之人的新見解，而這樣的見解，顯然是頗具人道主義的關懷：

他自慰自想：十六歲的女子，出嫁有點早。窮人嫁窮人，所得的聘金，自是不多。且遠水救不得近火，設使這些都做別問題，要拯救眼前燃眉之急的生活，祇有這女兒。他到這裏纔覺得幹那樣勾當的女人，也多是無可奈何，不得已的一條的生活路，過去輕蔑她們是錯的。⁴⁴

由上推知，有德此一典型人物的覺醒，是一種道德情操的高度表現。「他到這裏纔覺得幹那樣勾當的女人，也多是無可奈何，不得已的一條的生活路，過去輕蔑她們是錯的。」在這段自省的話裡，可以明白的感受到，它因文學思想的表現所引發的「美感」。何謂美感？能提昇人生內省的境界，即是美感；能因此強化道德、倫理、思想的層面，即是美感；能具有經世教化的思想，即是美感；能引起他者共鳴，並感人肺腑，即是美感；能豐饒善良的情感，並昇華精神領域，即是美感；能為人生而藝術，即是美感；能因之堅定自身的真理與信仰，即是美感。

其實，有德的覺醒，不僅是「覺自己」與「覺整個大環境」，同時，也是在「覺王詩琅本人」。

二、〈青春〉的後知後覺者

在小說〈青春〉裡，生病後的千代子，因病的折騰，反而自省覺悟，於是成為了不畏死亡威脅的「後知後覺者」：

「我想人生總是糊糊塗塗過了一世吧。富貴的、貧窮的、榮耀的、下賤的，終末總也是歸結到死的一字。一斷了氣息，萬事不是都完了嗎？古人說人生是一場的幻夢，實在不錯，死的一回事我倒不甚怕牠。」⁴⁵

體察千代子的覺醒，可以明白，她的覺醒，是屬於心理層面的覺悟。這種覺醒，在形式上，雖與改造社會的社運份子相異，但在覺悟的心理的本質上，實是相同的，因他們通常都是因為一個人、一件事、一個物象、一個情形，而有所思，有所覺醒，有所領會，並因之改變心理，或者改變行為，甚至付出改革行動（其

⁴³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2。

⁴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頁 157。

⁴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0。

改革行動的類型為：有些是變化自身或者他者的氣質，有些是改善自身或者他者的心理狀態，有些是改變、影響自身或者他者的行為，有些是實現自身或者他者的理想，有些是改造社會的現狀以為眾人謀求更多更大的福祉，無論改革的行動是何種，它們都是一種因覺醒力量而產生的狀態）。

三、〈十字路〉的後知後覺者

曾是台灣社會環境中之安定層面的勞力付出者，處於壯年的他們，之所以會起身投入政治革新的活動裡，主要是因為自身的生活不理想，或者是賴以為生的謀職空間與條件被壓榨，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不得不覺醒過來，並憤而起身與資本家或掌權者抗爭。這種類型的人物，即是屬於「後知後覺者」。小說〈十字路〉之中的「張」，即是此種類型的人物⁴⁶；這一類型的人物，其覺醒的時間，通常比「先知先覺者」慢半拍。

小說故事裡的張，雖已感覺到不合理的壓迫，但因自身心理的敏銳度較為遲鈍，所以導致他的感受，只停駐在朦朧的心靈空間裡⁴⁷，以至於沒有劇烈的付出抗爭的行徑。

在小說〈十字路〉之中，定秋和萬發，皆是時常思考社會價值和流連文化組織之心懷遠大抱負的理想青年。在平凡日子中幻想著發達的張，其心底認為，離家從事社運，以致身陷牢獄之災的革命家命運，實是相當愚昧的。可是，在物換星移下，定秋身陷牢獄的這段時期（共六年）裡，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不順遂，竟然令張有了自省般的覺悟⁴⁸；從他與坤元、定秋的對話中，即可看出其心境轉換的端倪，如下所示：

「嗤！你還未醒，那是一時代前的事。現在會富的祇有那些大資本家。親像我們這樣領薄月給度日的，三頓顧得住還算好的。現在的窮人想發財，實在是比死更難。」他轉頭向身傍的定秋：「以前我是反對你們，說甚麼這款的社會一定會倒壞，無產階級是鐵鎖以外沒有可喪失。現在我雖然還不懂得，祇是像我們這樣無錢的人，生活是一日會艱苦一日，這款的社會是會變，卻漸漸明白來。」

他似要求定秋後援，望一望他。定秋卻一語不發，依然低著頭弄著著。⁴⁹

張的心中漸漸明白，自己以前的想法其實不盡然是對的，他因生活的困窘，覺悟到：「現在會富的祇有那些大資本家。親像我們這樣領薄月給度日的，三頓顧得住還算好的。現在的窮人想發財，實在是比死更難。」從他向定秋說的話中，可了解到張的內心，的確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以前我是反對你們，說甚麼這款的社會一定會倒壞，無產階級是鐵鎖以外沒有可喪失。現在我雖然還不懂得，祇

⁴⁶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0。

⁴⁷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0。

⁴⁸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1。

⁴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 85 - 86。

是像我們這樣無錢的人，生活是一日會艱苦一日，這款的社會是會變，卻漸漸明白來。」

張的心裡，也許已然覺醒，可是他的覺醒力量，並未大到令他付出實際行動去從事社會改造運動，由此可知，他的覺醒是微小的，若與定秋和萬發相比，張的覺悟，是「小悟」，而定秋和萬發的覺悟，是「大悟」。

第三節 不知不覺型

第三種人物的典型表現，是屬於不知不覺之癱瘓者。此類小說故事中的人物，對於社會、國家之熱忱情感，在歷經了牢獄的折磨與殘酷的現實悲泣後，已是蕩然無存了，留有的只是心中的一片迷惘與失落，其挫敗感使之無從站起，猶如一隻鬥敗的公雞。

一、〈青春〉的不知不覺者

在〈青春〉裡，日人千代子在生病前，是一位甘受傳統生活束縛的女性。從學校畢業後得的她，因遇人不淑⁵⁰，而飽受婚姻所帶來的不幸命運：

「唉！出院也是同樣，在這裏有你這樣親熱的姊妹，倒不感覺寂寞。回去又要孤零零，遭他白眼，德田已和那個女給儼若夫妻，我是他們的眼中釘。」她歎了一口氣：「我祇恨我自己的命運，我畢業了女學校二年後，父親就把我送到臺灣來嫁給他，起初倒還不錯，但自從幾年前就時常沉沉大醉回來，後來就漸漸不在家裏過夜了。到我病了的時候，一點也不看顧，家中又沒有大小安慰。祇得和女中守了空厝，假使出院又要去過那監獄般的家庭，娘家自父親死後，已經零落散開。這麼近三十的年紀，沒有自活的能力，又沒有甚麼希望，倒不如死掉落得快活。」⁵¹

她雖順從傳統社會中的現實面，但卻未因此幸福，反導致無奈的人生悲劇；觀照千代子的境遇，可以明瞭，這正是「不知不覺者」因「安於現狀，不懂得爭取自身權益」，所造成的人生光景。

在小說〈青春〉裡，由月雲生病時期的情節中，即可以明瞭，她求學於台北的女子學校⁵²，學得出眾的琴藝與歌藝，深具難得的音樂天賦：

在高女中成績亦是占著首位，尤其是擅長音樂方面，打得好一手的風琴與鋼琴的她，一腔響亮得如振動銀鈴的喉隴，唱的歌曲更使人迷入陶醉的三

⁵⁰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25。

⁵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0。

⁵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25。

昧境，同學們每和她打笑說：

「我們的蘇勃娜諾！我們的關屋敏子！」

先生囑望她，她自己也要以聲樂家立身。⁵³

全心全意朝成爲知名聲樂家之理想邁進的月雲，不料在染上無法治癒的疾病後，竟悲觀的放棄原有的鬥志與心願：

她像失了神的夢遊病者，無氣力地一步一步到了自己的房裏，纔歎歎哭起來。

悲哀鎮靜了後，她想：還這麼活活潑潑要停甚麼學，入甚麼院？我的意氣甚麼都不怕的，語云：「人力可以勝天」，我仔細注意療養就是罷。隔了二天，她硬著心腸再登校了。父母兄弟們勸她，她也不聽，到將近暑假的學期試驗中吧，那晚正伏在案上用功，忽然咳嗽來得猛烈，很用氣力打了幾個後，覺得口中有奇怪的腥味，仔細向痰壺一看，壺內有幾口血痰，於是也就不得不輟學了。⁵⁴

生病中的她，從「青春」的雲端，掉入了現實的黑暗谷底，在充滿灰色思想的療養所裡，她已無心繼續生病前的理想，此際的她，早已無力與病魔抗爭，早已無法追求生病前的人生目標，此刻的她，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在現實中獲得自身的快樂，但她的想法，終究只停留在幻想的階段：

「千代子姊，我想世間的事情，若會照自己想的做去，不知道是怎樣的爽快。」

她打了微咳，停歇一會說：

「是的，但這樣的世間，那是一件難中之難的事。」

她還不住凝視水面的釣竿，沉思半晌，方才再慢慢地：

「唉！我想世上，若能夠像現在這樣的清淨無垢，無憂慮的，不知道是怎樣快活。」⁵⁵

生病後的月雲，其生命的樂章，已形成了悲哀的音符，她在此人生階段中的表現，完全已成爲活在幻想，臣服現狀，敗陣於病魔底下的「不知不覺者」。

二、〈沒落〉的不知不覺者

從「先知先覺者」或「後知後覺者」的人生時期中退縮下來，以至於到後來，成爲社會角落中的「不知不覺者」⁵⁶，其此類型的人物，大多是屬於民族社會運

⁵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1。

⁵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2。

⁵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4。

⁵⁶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0。

動中的「棄嬰」。這樣的人，並非是他人遺棄、排擠，而是自己向現實低頭，自己遺棄自己。

小說〈沒落〉之中，年紀稍長的耀源，與另一小說主角石錫仁，皆是此種「不知不覺」類型的人物⁵⁷。這類型的人物，多半歷經過身心煎熬的囹圄之禍，或者是經驗過現實生活的無情苦痛；在體驗過這些人生傷痕後，他們的內心，早已失去年輕時候從事社會運動的熾熱情感，心底還存有的，則只是生命裡無限的悲情與傷痛。

故事中的石錫仁，曾是左翼正統之上海大學派的領袖人物士，後來自社運陣營中退下後，就以紳士的身份在殖民社會中生活，往日的革命行動，對於他來說，只是他記憶中的舊傷痕（革命尚未成功，就因一時的不順遂而退縮下來）。觀察他與李耀源的對話內容，可以進一步了解到，曾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他，其內心深處，仍存在著對現實生活的傷感，而這些傷感的情緒，也唯有聲色場所中的喧鬧氣氛與啤酒泡沫，才能暫時的撫平：

他偷眼將這位久別的老同志石錫仁打量一下；先前對服飾極不講究，穿的是骯髒不堪的他，現在眼前的，卻是摩登瀟灑的雪白絹絨服，黑蝶形的領帶，白鞋的青年紳士。

「我今天也去法院看，你有去看過沒有。」

「沒有那些閒工夫。」

他似胸裏蟠結著什麼，糊塗地答應。

「金娥在鳳凰做女給，你會過沒有？」

「前遭來北會過了。實在這樣，大家幾年前夢裏也想不到。下獄的下獄，轉向的轉向，我們這些蒼白的沒氣力的又是……」

各是那時左翼的正統的上海大學派之代表鬪士，不期而合在這紅燈下再會。他似感慨無量地說：

「但是老石，我們落伍雖是必然的，這身也比較有些自由，但這陰沉暗淡我想是不輸在獄中的他們。」

「喂！老李，那些不是這個所在說的話。我好久的重逢，爽爽快快地痛飲吧。乾杯！」

錫仁也像怕觸著舊傷痕般皺著眉，舉起杯向耀源的磕個響。

「哼！今天痛快地飲，乾杯！」

他也忙住了口，高高舉起斟滿的杯。他招呼錫仁們和自己們合流，重新鬧了一會；

「今天為紀念錫仁、春榮兩氏，再到耀源君的愛人處打攪一遭，大家意見如何？」

「贊成！贊成！」⁵⁸

⁵⁷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0。

⁵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100。

小說人物耀源，其人生的歷程，從早期的積極參與社運，到後來被關出獄，失志的成爲自我麻痺的「不知不覺者」。耀源的角色詮釋，有從雲端跌落到谷底的味道。作家王詩琅，描述耀源自罷學風潮中退學後，就遠赴中國大陸發展，不久，他成爲了社會運動組織裡一名優秀的革命家。在歷經了兩年的牢獄之災後，耀源遠離曾熟悉的社運陣營，並將自身的命運，擺放到聲色場所之中⁵⁹，藉以虛度生命裡無法排遣的孤寂感。

從人物性格的表現上來體察，耀源本人確實是自甘「沒落」了，但這並非是王詩琅所書描的重心。王詩琅所欲描寫的，是主人翁耀源心底對於社會運動的不捨情感，這情感看似已斷，卻仍藕斷絲連的繼續在耀源的心中發酵。這關懷的情感越是發酵，耀源的矛盾苦痛就會多增一分⁶⁰。因此，他選擇在聲色環境的假相中迷醉自己，藉以模糊現實的生活與真實的情感。

徬徨許久的耀源，終究鐵不下心來。當從前的社運夥伴，在司法體制中接受審視時，他的內心竟起了陣陣的漣漪；他檢視了自我從前風光的日子與現今頹廢的生活⁶¹，同時，亦道出了對於社會革新者的真實感想：

英英烈烈從容就義，大聲疾呼痛論淋漓那有什麼稀罕。但耐久地慘憺辛苦，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卻不是容易的。路是明而且白。祇是能夠不怕險阻崎嶇，始終不易，勇往直進的現在有幾個人？自己已是宣告自己的無能了。拋棄父母朋友妻子，還要貫徹主張，做擔負未來的階級前衛，和密網滿佈的資本主義的拼命，不是像自己的意志薄弱的做得到。所以由戰線篩落也是當然的。但要醉生夢死地過去又是不可能了。⁶²

在上述的話語裡，得知曾經是社會改革者的耀源，如今卻成爲了社會運動的「棄嬰」；王詩琅以細膩的筆觸，將耀源的性格做了鮮活且深度的描摩。故事的主人翁耀源，在其心底深處，除了對年邁的父親與摯愛的太太感到抱歉，並力求重新站起之外，也因人生喪失了奮鬥的方向而終日不知所措，唯一能讓他心中得到舒解與慰藉的，只有那些令人產生迷離幻覺的酒色。耀源自我放逐的行徑，實際上，即是王詩琅年輕時曾一度自暴自棄的寫照。王詩琅從社運退下後，曾一度自我放逐，並時常於夜晚進出酒館和咖啡店⁶³，此舉無非是爲了麻痺自我敏銳的情感。

離開了司法環境的耀源，其初醒的自我意識，竟克制不了放浪形骸的習氣，依然跑到聲色場所裡放縱情，在自我放逐的當下，恰巧與昔日的社運夥伴石錫仁

⁵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3。

⁶⁰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3。

⁶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3。

⁶²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7 - 98。

⁶³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3 - 44。

相遇⁶⁴。李耀源與石錫仁兩人，昔日皆是左翼正統之上海大學派的代表戰士⁶⁵，如今，卻在聲色場合裡相聚⁶⁶，這光景對於耀源來說，是極為諷刺也是極為無奈的事。

在小說的最後，沉醉在傷感中的耀源，因著末廣町嘹亮的鷄啼聲，而有了再度振作的心境：

他們二人都似乎睡下了。雖已酩酊醉去還清晰的耀源，覺得像浸在甜蜜的悲哀裏，涵湧著一股咆哮勇躍的血潮。

使不得！我須躡開這塊酒盃！剷除這頹廢！

彎到黑暗的末廣町的時候，不知道是那裏的雄鷄，朗朗亮亮底抑揚的啼叫聲，鮮明地透進車窗來。⁶⁷

「雖已酩酊醉去還清晰的耀源，覺得像浸在甜蜜的悲哀裏，涵湧著一股咆哮勇躍的血潮。」於是，耀源因而覺醒，鐵了心腸，決定「躡開這塊酒盃！剷除這頹廢！」而在遠處高聲啼叫的雄鷄，正代表著即將重新振作的耀源；也正象徵著即將遠離放逐的生活，並從文學中再度找到自我，重新站起的王詩琅。

三、〈老婊頭〉的不知不覺者

在小說〈老婊頭〉裡，處處可見到資本主義與功利主義相互交媾的黑暗身影。在這篇故事裡，「鹽橄欖治」是一個唯利是圖、視錢如命的老鴇，她是此篇故事的主角人物。十分短視近利、投機取巧的「鹽橄欖治」，整天靠私娼館中的賣淫生活維持生計。她視錢如命的樣子，活像是冷血的投機客：

「著啦；生意實在真壞，每晚一個查某困仔，罕有二人以上的人客。」阿樹嫂看她任你怎樣央求，也是不肯借。於是斷了念頭，纔將抽完的水煙筒遞給她，轉了話問說：

「恁那裏已是成了市，有二個人客倒是不壞，我們這裏的人客，總給恁那裏拔去，一圓落到五角，還沒有人客來。」

「四姊你有那麼多的傢伙，錢是古早賺入手，也沒有缺食用，免賺也沒要緊。親像我們一家口，靠那生意食穿，生意若無，大家就要曝干。」

阿樹嫂皺著枯瘦的臉，咕咕，咳嗽一聲，拂拂黑衣上的塵埃站起來。

「再坐啦，敢著那麼緊。」

「不早了，我著要炊飯。」

阿樹嫂說完，又拂拂衣塵，和她告辭聲「來去坐。」纔慢慢踱出門去。鹽橄欖治伸長了脖子，看她已彎過稻荷神社的牆角，像彌勒佛的體軀纔縮入

⁶⁴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4。

⁶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100。

⁶⁶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44。

⁶⁷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100。

門楣內，口邊微露著冷笑，不覺得自言自語。

「人親朋，錢性命。結拜是結拜，錢是錢。你豈是不知道，我這裏自古早一錢也不肯借給人家？」⁶⁸

好友兼鄰居的阿樹嫂，向鹽橄欖治借錢，只見鹽橄欖治鐵了心腸，說不借就是不借。因貪婪的她，將賣淫得來的錢，看得和命一樣重要：「人親朋，錢性命。結拜是結拜，錢是錢。你豈是不知道，我這裏自古早一錢也不肯借給人家？」鹽橄欖治的心態，與無血無淚、無情無義的資本家相似。

自甘墮落於現實環境，對於資本主義所導致的病態社會，一點也不關心，如此的鹽橄欖治，其最爲關切的事情，在於有沒有錢賺。爲了賺錢，她整天將娼館裡的妓女行銷出去，這些用肉體爲她換取金錢的女人，在她以功利爲本位的價值觀裡，只是她用口紅、胭脂粉飾過的社會商品。被「物化」、「商品化」的女人，在鹽橄欖治毫無人性的世界裡，不僅喪失女權思想，更淪爲父權氾濫之陰暗社會下的犧牲品。

爲了賺錢，她長期做起了娼婦與老鴇，大賺道德淪喪的「黑心錢」、「缺德錢」，也正是因爲缺德事做多了，所以她每天晚上，一定在觀音佛祖面前，恭敬的燒香、禮拜，這樣的行爲，除了可解釋爲祈求平安外，也可以看做是鹽橄欖治的一種懺悔行爲。缺德的她，被金錢矇閉良心的她，其心底深處，依然存在著「人性本善」的微量意識，所以，每每在自身所潛藏之道德力量的掙扎與反撲下，觀音的佛像與神聖的清香，反成爲她心靈的慰藉與生命的救贖：

她看了兩滴落在簷前的石頭上發光，不覺地肥胖的臉又是一蹙，咕嚕在口內。她看桌上收拾清楚了，這纔慢慢走近貼案桌邊，在觀音佛像前點上蠟燭，又燒起三柱香條，端立起來，恭恭敬敬揖了又揖，念了幾句聽不見的細語，剛要插上香爐的時候，後面嘎嘎底高跟鞋響近來。⁶⁹

爲了錢，鹽橄欖治每天都在自我墮落、自我麻痺，在她不知道德爲何物的人生觀裡，金錢彷彿是她生命的全部，金錢彷彿是支持她生命安穩的力量：

阿月一面說，一面強拉住他的手跑。那個人卻含羞地笑，由她扭。

鹽橄欖治眼看阿月扭那人過了廳，又轉了彎入房去，纔吐了一口氣，臉上露著喜色。

「姆仔，那個說沒錢，我不信，把他身上搜了一遍，實在沒錢……身上祇有一個一角和一包朝日，放他出去呢？還是怎樣？」

不一會兒，阿月似很難為地出來，貼近鹽橄欖治的耳朵說。

⁶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姨頭〉，《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7月），頁69。

⁶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姨頭〉，頁70。

她沉吟了一會，眉梢動一動。

「不要緊，一角和煙拿起來也好，一角銀也是賺。」

她伸一伸懶腰，打個呵欠。⁷⁰

對於充斥著文明病態的社會，她選擇不聞不問的順從它，而不選擇奮不顧身的抗爭它；自私無賴的鹽橄欖治，十足是個「不知不覺」、「醉生夢死」的娼婦。透過鹽橄欖治自私自利的嘴臉，王詩琅反諷的，正是資本主義與封建思想下，趨炎附勢、笑貧不笑娼的殖民社會⁷¹；而這樣不公不義的現實社會，正是王詩琅內心之中所揚棄的。

四、〈邂逅〉的不知不覺者

短篇小說〈邂逅〉，是王詩琅於西元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的時候，原載於《台灣文藝》的文學作品。在這一篇文章之中，生命晚期的清河與林覺先（已年近七旬），是屬於「不知不覺型」的人物。

不期而遇的兩個人，在東和大飯店的餐廳裡，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回憶起年少時候的種種情形。彼此在談到從前因追求理想，而去從事政治性的社會運動之際，不禁時而得意，時而感傷：

兩人邊喝邊談，談到少年時的東京留學情景，談到往日的民族運動，將近七旬的老人，不禁有點興奮，但也不免感慨萬千了。⁷²

在彼此落寞的神情中，可以想像當年的左派抗日民族運動，佔據著清河與林覺先兩人生命中之重要位置。透過此二人情感與記憶的交流，可以知道此兩人的心境，其實是王詩琅心情的縮影。從社運中退下後的兩人，因看盡人生百態，所以對於現實生活中的許多變化，早已失去敏銳的感覺，而以不聞不問、事不關己的態度面對世事。生活中的不合理、社會的亂象、工廠裡的勾心鬥角、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紛擾與貧富不均情況，在清河與林覺先的眼裡，彷彿是過眼雲煙。早就失去奮鬥熱情的他們，已提不起任何改革社會命運的興致了，對於世事的現狀，也只能麻痺自我，無奈的面對，甚至以爭一隻眼閉一隻眼、充耳不聞的態度處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景，在他們年邁的生命中展露無遺。

在〈邂逅〉中，其另兩位「不知不覺」的人物，即是「阿朝夫人」與台中「某先進的太太」。阿朝夫人，雖貴為「臺灣文明協會婦女部長」，但其某些思想與行為，卻並不文明，甚至淪為迷信，這在清河與林覺先兩人的眼裡，實不以為然，無法認同：

⁷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姨頭〉，頁 72。

⁷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28。

⁷²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2。

清河想到一個人，就問覺先說：

「你最近碰到阿朝夫人沒有？我好久沒看見她了。」

「都沒碰過面。說起來你也許不知道，當阿朝要死時，就憑家裏有錢，要穿清朝衣服，開魂路。這我是反對的。」

「當時我也反對過，但是他們有錢要這樣做，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還記得前幾年，霞海城隍祭的時候，阿朝嫂不但隨香，還散著頭髮掛紙架，你說好笑不好笑。」

「這就是臺灣文明協會婦女部長的行動，就更加可笑了。」

「這有什麼奇怪，他們的思想本來就沒根底，怪事還多著呢。」⁷³

文明協會的「阿朝夫人」，其實一點也不文明。她的思想與行徑，充滿著舊社會所遺留下的封建思維。她時常迷信於鬼神活動，許多事情皆是以「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方式進行。爲了阿朝，她迷信於「開魂路」，舉行霞海城隍祭活動的時候，她「不但隨香，還散著頭髮掛紙架」，阿朝夫人種種迷信的行徑，令曾從事社會革命運動的清河與林覺先二人，感到十分可笑。

在他們心中，阿朝夫人只是一位沉浸在鬼神迷信的女人，而這樣凡事都迷信的人物，不僅無法自覺自醒於亂象頻生的現實生活，甚至於可說是造成社會亂象的主要源頭。不文明的阿朝夫人，因迷信舊社會所遺留的陋習，而無法自我覺悟出此是社會亂象的成因，她看似風光卻實是無知可悲的人生，正是台灣社會中，許多「不知不覺」人物的真實寫照。

另一位「不知不覺者」，則是台中「某先進的太太」。此位人物與阿朝夫人一樣，都是屬於因迷信而顯得無知的人：

兩人這樣說著說著，並沒留意僕歐送上來的咖啡。清河又想起一件事，說著：

「我聽見臺中某先進的太太，在他入獄期間，不但初一十五要拜拜，且還為神偶獻了件雪披呢，你說好笑不好笑。話又說回來你們工廠吧，老兄，你的收入不少嘍。」⁷⁴

禮敬天地，尊崇鬼神，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因這樣的行爲，實是「慎終追遠」、「追本溯源」、「不忘本」等精神的延伸，所以適度的祭祀天地、鬼神，反而是一種「吃果子拜樹頭」的美善行爲。但如果，是像小說中的「阿朝夫人」與「某先進太太」一樣，過度的迷戀、迷信鬼神思想，而不去自覺的認爲這種行爲，是錯誤且不智的，那麼，到頭來，這樣的行爲，終將導致喪失自我、脫離現實、迷失本性的結果。

⁷³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1。

⁷⁴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1 - 102。

從小說中，可以進一步了解到，作家王詩琅，無非是想藉著「阿朝夫人」與「某先進太太」二人愚癡的表現，來反諷台灣社會中，仍執著於舊社會封建思想和傳統陋習的無知人物；這些人物，通常都真實生活在我們的周圍。

第四節 小結

社運者兼文學家的王詩琅，其關於小說的創作，雖然不多，但他的小說意涵，卻經常充滿著特殊的本質情感與外緣視界，其中所展現出的寫作方法和抒懷態度，可說是一種具體「反映心理實相」的現實主義。王氏的小說之中，雖經常陳述當時社會百姓和日人殖民政權兩者間之二元對立的衝突關係，但在他巧妙的筆鋒描繪下，這些緊張的氣氛彷彿都退避到遠處，形成了小說故事另一種敘述氛圍，而在這些氛圍現象當中的重心，則是徬徨人物內心之深沉苦悶的情感⁷⁵，與無力掙扎的心境。

王詩琅的小說，因曾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洗禮，於是，在他的小說表現方式裡，亦可見到他運用一種外緣情境的翻轉，來烘托小說人物的無力感與哀傷感。因此，透過小說人物內在的自省，與外緣情境的交融下所產生的對比衝突⁷⁶，便如願的展現了小說故事的中心主旨與思想。

王詩琅的小說主旨與思想，皆是他現實人生中無數遭遇的體現。例如，他曾經歷抗日性質的社會運動，又如他家中罹患疾病的小妹，以至於他故鄉中曾經風光過的私娼寮以及私娼寮裡的人士，都是他組成小說故事、安排小說情節的重要元素；而這些親身的生命體驗，也是形構他小說人物典型的獨特成份。王詩琅時常以他自身特殊的情感、人生價值、生命經驗，巧妙的融化於小說故事中，進而烘托出和眾多寫作者完全相異的小說風格與人物特質⁷⁷；由此可知，王詩琅確實有他獨到的生命洞見與寫作技巧。

一九二〇年以後的台灣社會，正是抗日社會運動最為瀰漫的時期。此一時期中，殖民統治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經常處於紛擾的衝突關係之中。真心關注台灣社會發展與台灣各階層百姓的文藝創作者，當然不會遠離書寫這一類的殖民現象。翻開眾多日據時期所創作的小說作品，可以遇見的是，這些本質幾近相似的作品，大多所要表達的人文現象，主要有三個方向：一是表現台灣本土勞工的不合理的薪資結構與生存環境，二是表現台灣殖民地之資本主義施行者，對勞動市場的人力控制、壓榨與福利剝奪，造成社會中失業人數與日俱增，三是表達出台灣社會中諸多流動的攤販、被迫遠離租佃體制的農民⁷⁸、被不合理的職的勞動者和殖民地執法者之間的流血紛爭。

王詩琅的創作主旨以及思想，與其他作家不同，並不在上述的範圍之中。他

⁷⁵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37。

⁷⁶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37。

⁷⁷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37。

⁷⁸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38。

的小說創作，經常圍繞在勞工與資方的罷工情境、民族覺醒的社會運動現象、人物理想的期待與實現心理狀態等題材之中。如他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間所發表的小說〈夜雨〉、〈沒落〉、〈十字路〉裡⁷⁹，可以明白看到他以上述的題材，來關心台灣殖民社會之種種不合理、不公義的生活狀態。

在書寫勞工因受殖民地資本主義者壓榨而被迫失業的無奈處境中，王氏的敘述並不頻繁，且相異於諸多創作者的描寫技巧，他則是運用一種側邊游移的敘說手法，由表達外緣之情景，進而描摩內在心靈之實相，如此循序漸進的，小說故事環節的進展，便由客觀外緣的事相上，緩緩移轉至人物的心理層面中，而最終要為故事結局收尾的，往往是小說故事裡的主角人物。由上得知，王詩琅小說的特色，是深度的進入人物的心理狀態，去反向的描繪出人類心底對外緣世界之事物的種種呼應狀態。因此，解析小說中所形構而出的人物典型⁸⁰，是蒞臨他小說國度，所必先要做的一項前置作業。

綜觀上述三節中的分析與歸納，可知王詩琅的小說人物表現，在其文學精神上，是以不慍不火、不急不徐的含蓄手法，表達出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秩序中，對其殖民統治者與傳統老舊社會的抨擊。

⁷⁹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38 - 39。

⁸⁰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頁 39。

第四章 空間權力的展現

在研讀王詩琅小說的過程裡，可發現王詩琅批判、反諷現實的小說故事之中，隱約伏藏著空間權力之政治與經濟內涵，其帝制、資本、封建、殖民等權力流佈的空間，在故事中處處可見，所以藉由空間方面的理論，探討、透析小說中之空間意象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現代化及人文認同的中心關聯性和內在組織，以期獲得對王詩琅小說，更詳盡、多元的思想內容。

在文學內容與思想的探討過程之中，可知空間不單是一個純粹的概念，也不單是與社會階層、人類思想毫無關聯的生存地域，而是展示種種權力形成、擴張與衰微的鬥爭場域。日據威權體制時代的台灣殖民環境中，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元素所建構而成的空間，與作家筆下形成的文學空間，實有著多重緊密的關聯。本章將透過王詩琅的小說，分析、探討其筆觸下之台灣威權、殖民的人文環境中，各種空間容貌（含食、衣、住、行、娛樂等層面）和多方權力形態所生成的關係與意義。

本章的重點論述，共分四節。第一節為「都市空間的權力」，第二節為「情色空間的權力」，第三節為「思想空間的權力」，而第四節，則為「小結」。

第一節 都市空間的權力

自三〇年代開始，台灣的文藝作家，在相互鼓勵、競爭的風潮之中，一起展現出當時文學界所驚歎之文藝紛呈的盛宴。這些作家，在眾多知名或無名的文藝組織裡，呈獻出最優秀的文學內涵，而且亦具備了和日籍文藝家分庭抗禮之旺盛企圖心。由於此一時期的作家數量，大幅度增加¹，以致作品的形式與內涵，也跟著多元了起來。

無論是什麼樣的文學風貌，這些作品大多能在殖民地的世界中，一起成長，一起生存，如無政府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女權思想文學、寫實派文學、農民文學、勞工文學、新感覺派文學、左翼文學、右翼文學、都市文學……等等，皆在此一時期中，如雨後春筍般顯現。無論文學作品的內涵為何，所書寫的方向為何，以寫實文風為創作方向的文學，已然掌握到文學風潮的脈動，成為了三〇年代文學界的主流產物。寫實文風的興起²，無形中也助長了台灣文學界許多創作家的寫實意識和諷刺精神。

都市文學的面世，實是資本主義急遽發展後所順勢誕生的一種產物。在台灣殖民社會之中，「都市」，頗具有進步、繁榮、多元競爭的文明意象；「都市」，在

¹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聯合文學》，第16卷第5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3月），頁138。

²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138。

台灣作家的眼中，是科技化、現代感最為明顯的場域。人類的生活秩序，被統治政權，規範在制度化、律動性的系統裡³，無疑是資本現代化所演變出來的方式，其目的在於控制人心、制約民意。

「都市」，也是資本主義與帝國殖民統治者產生權力、掌控權力、發揮權力、運用權力的最佳空間，說穿了，它是資本家與各式野心家聚集的重鎮。然而，「都市」，也是台灣社會中，其作家與智識份子最為潛伏與活躍的場地，這實是因為，它的人口密度最高，所以自然就成為作家與智識份子傳播各種思想的集散中心。王詩琅所創作的小說作品，即是都市文學的模範代表⁴。在他的小說故事之中，我們可以遇見殖民意識猖狂的都市裡，台灣人民的一切，是如何遭受到約束、排斥、戕害，以及少數化、不合理化的對待。

農民文學還在發展之時，其台灣文壇的另一種文風發揚，便屬寫實的都市文學最為興盛。所謂的都市寫實文學，並不全然與現代主義的前衛思潮有關，它的出現，有時是與殖民權力及資本擴張的反動有關⁵。在台灣，其資本主義的肆無忌憚，確已為台灣傳統社會，帶來了都市化、現代化的現象。

寫實文風，是三〇年代的文學風潮⁶，它的流行，是世界性的，像美國、日本中國、台灣等地，都是它風行的區域。寫實文學成為三〇年的主流文學以後，描寫農民、勞工、資本家、殖民者、知識份子面貌的文學，便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茁壯。

當時的社會，由於深受經濟的蕭條與資本家的壟斷政策影響，於是社會最底層之農民、工人與無產青年的生計，都連帶受到無情的波及，而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看在許多出身於農村、都市、無產家庭的作家眼裡，自然是氣憤難平，基於此，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的諸多作家，自然要將這些不平的情緒與不合理的現象，透過紙筆，盡情的抒發出來⁷。他們抒發的目的，不單只是上述的緣由，其更主要的目的，實在於表達被資本家剝削的台灣社會、殖民統治者醜陋的苛政，以及台灣社會無產階級人物的心酸與苦悶。

台灣的都市寫實，大多呈現台北的繁華風貌與現代感覺。在眾多描寫都市風情與都市權力的文學作品中，王詩琅的小說，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他的小說，除了投射出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的演進軌跡外⁸，也表現出反面的批判精神。

從王詩琅的小說中，可以看出都市的各種空間裡，處處瀰漫著政治家與資本家為了自身的權力與利益，而相互依偎、相互依附、相互勾結的醜陋面目，這些心懷政商利益而相互結合的政治家與資本家，其主要的目的，無非市要透過現代化、經濟化、工業化、科技化、制度化、城市化等方式，來摧毀、消滅台灣傳統的農業社會體制與漢民族思維，以進一步改造、控制台灣社會，全面的成為屬於

³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38。

⁴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38。

⁵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42。

⁶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42。

⁷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42。

⁸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42。

日本民族較能適應的生存空間。

一、台灣總督府

在日據時代裡，「台灣總督府」坐落於進步、熱鬧、繁華、文明、前衛、新潮、井然有序的台北城。它是整個台北城的重心，也是整個台灣殖民社會的權力中心。它的存在，它高聳壯闊的存在，象徵著「殖民權力」的光榮與穩固，它的存在，它高傲俯視首都的存在，代表著「帝國主義」的堅強與威嚴。在王詩琅的小說〈沒落〉中，可以窺見它威權的形象，矗立在繁榮都市空間的中心：

他無所事事，信步行到彪大的血般赤紅的總督府的時候，這四圍盡是廣大的官衙洋樓的建築物中央，高聳雲霄地瞰視下界屹立的尖塔上空，爆炸底響由東方飛來，腹裏有鮮紅的圓白之銀色飛機三架，編了隊穿來鑽去翱翔一會，就不知向那裏消沒去。

半年來早上沒有來過的城內。殷賑繁華的這街市的景氣，尤有別的氣分。他穿過臺灣銀行前到了臺北銀座——榮町二丁目十字街頭時，不覺詫異。亞士華爾卓上穿梭般來往的銀色燦爛的市營巴士、自動車、自轉車……都格外較前輻湊的多。各店頭和車的前部又都堅插著國旗。就是亭仔腳來往人也較常擁擠。⁹

「台灣總督府」，是全台首都權勢的象徵¹⁰，由於它是殖民統治者發號施令的最高行中心，所以它高大建築的外觀，常使人有「望而生畏」的感覺。由於它是現代化、工業化、制度化、資本主義商業化等政策的推動核心，所以，為襯托出它政策推行的成功與光榮的建設成果，於是台北此一首都，即被建設、發展的十分具有現代感、進步感，以及商業感，基於此，吸引力十足的台北城，遂成為眾多知識份子和各式文藝團體聚集的地方。在繁榮的台北城之中，處處可見到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便於管理台灣社會與人民，所引進的新式建築、新潮街市、現代化車輛。

「台灣總督府」，是都市空間的一部份，也是權力流佈、政權發展的最高執行者，它更是「強勢殖民」的「帝國主義代言者」。它是繁華都市權力的中心，它政策的施行，時常影響著都市空間的發展結構與都市人的居住品質，然而，它也是台灣社會、人民被殖民的「禍首」。它的存在，是二元對立的形式：它一方面象徵殖民社會的進步，一方面也象徵殖民社會的殖民傷痛；它一方面象徵殖民社會的現代化，一方面也象徵殖民社會的權力的膨脹與腐化；它一方面象徵殖民社會的多元富足，一方面也象徵殖民社會的貧富不均與勞力剝削；它一方面象徵

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台灣文藝》，第2卷第8・9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8月），頁98。

¹⁰ 參見賴奕倫作：〈日據時期東洋風席捲而來的現代性表現——論王詩琅小說的權力空間辯證〉，《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9期，（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2004年11月），頁167。

殖民社會的文明提昇，一方面也象徵殖民社會的漢民族文化的消失。「台灣總督府」，已然成爲「都市空間」中，「殖民傷痕」的「展示館」。

二、雜貨店

同樣構成都市空間的元素，還有雜貨店。它們是陳列與販賣資本主義商品的地方，也是象徵著殖民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力剝削台灣社會經濟的場域。在王詩琅的小說〈十字路〉中，曾有現代化雜貨店的描述：

井原百貨店前的「蕭于維荖」裏，這頂鼠灰的中折帽，雖是帝國製帽的國產品，但帽型或是色澤，在這櫥外看起來，卻絲毫沒有遜色同僚們誇耀的那些舶來貨，他站在這亮晶晶的笨大的琉璃櫥前，呆呆地癡視，躊躇了已經好久了。融在均和的電光裏的那頂帽好像嫵媚的美人在伸手招他。老實，想想頭上戴的這頂舊型，又是賤貨，實在太勻配不起這副新洋服，這領新外套。而且在他們的面前，始終要感覺難過和不快，更是難堪。他於是也不管剛才領的賞與金夠不夠開發了，擡起臉，昂了頭，聳聳肩膀，將手插入纔新做成的黑外套，大踏著步，跨入店內去。「坐呀！」

街市上歲暮的氣氛已十分濃厚，達到沸騰點了。你看！這島都的心臟，殷賑繁華的榮町、京町一帶充溢滿著人。店內街路，停仔腳，擁擁擠擠繁忙地在蠕動。店舖裏和停仔腳臨時搭起的棚，裝得如花似錦。雜貨店的帽、領帶、化粧品。時鐘店內大小時鐘、時錶的裝飾品。玩具店的新正的種種的玩具，花花綠綠排滿了新正用品。¹¹

它們在台灣現代化、商業化、皇民化的過程中，成爲了「政經權力掛勾的展演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我們可以看見殖民統治者與資本主義者以「聯合作戰」的心態，以大量的「日本商品」、「文化圖騰」，企圖「同化」台灣社會成爲日本社會，企圖「類化」台灣漢民族成爲日本民族。在這樣的都市空間裡，依然可見日本殖民者政權漫延的一面。

三、博覽會

日據時期的「博覽會」，是日本殖民政權，透過台灣都市空間的另一層面，向全世界展演其巨大的國本與展示對台灣殖民成功的政績，同時，亦是向台灣社會各階層百姓，表現出其深耕台灣社會現代化、商業化的具體成果。由此可知，博覽會已成爲日本殖民者宣揚光榮政績的一種媒介¹²。但這種暫時展演的博覽會，在展覽過後，通常顯示出蕭條、孤寂的景象；在風光展示政商合作的成果之

¹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10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12月），頁78。

¹²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爲分析對象〉，《第四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社會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6年5月），頁268。

後，博覽會的光榮氣象已不復存在，而僅有的存在，只是空間的蒼涼感與衰敗感，這象徵著繁華後的哀愁，也象徵著盛氣凌人的日本殖民政權，終將如同博覽會一般，衰敗、消失。在王詩琅的小說〈十字路〉裡，我們感受到風光以後的「博覽會」，其孤寂、滄桑的命運：

憲兵本部邊的廣闊的博覽會場址，滿目淒涼，滿地黃土沒有一根綠草。祇有在颼颼的寒風下，疏疏希希站了幾顆才移植過來的截枝的禿樹在微顫。

13

日治時期的博覽會，其會場裡面，所展示的內容物，大多是關於日本文化意象的圖騰，與資本主義思潮所誕生的現代化產物¹⁴。在所展覽的內容物背後，實是另一層面之殖民政權的意圖所在，而博覽會，便是展演、宣示這一層面政權意圖的表現空間，進一步來說，即是以展示精神，來形塑威權的日本帝國主義面貌，並將殖民政治所欲表達的統治意念，具體轉化為「政經商品」，以便成功的融入參觀者的心中，宣示其統治主權，同時，亦是將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殖民社會各階段的改造成果，以多元、多重的形式，呈現在會場之中¹⁵。通常，博覽會展示的另一層意義，即是間接認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社會的優勢，以及間接認同日人之資本主義精神，將台灣農村社會改造成現代化¹⁶、工業化社會的豐碩成果。

一般而言，被殖民者的視覺系統，與殖民政權的形象塑造，有著密切的關係。殖民統治權力，藉由刻意安排的展覽會，將會場裡展演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的物件、商品，透過被殖民者的視覺感官，傳達出日人殖民者所精心形塑之正面統治形象，企圖以合理化的方式，掩飾其不合理的殖民政權¹⁷，同時，也期望被殖民者體會到殖民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彼此結合下，所衍生出之勢不可擋的權力氣息。

對殖民者而言，都市空間之一的博覽會，富有多重政治表現意涵，也富有宣達殖民政策的效果¹⁸。總而言之，日治時期的博覽會，其所展示的層面，通常是配合日人的政治角度來展示¹⁹，所以它展覽的內涵，大多具有「巴結」（討好上位者）與「虛假」（不合實際因素）的成份。

¹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 79。

¹⁴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68。

¹⁵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68。

¹⁶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70。

¹⁷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70。

¹⁸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70。

¹⁹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70。

四、信用組合與銀行

此處的信用組合，指的是「信用合作社」²⁰。日據時期的「信用組合」與「銀行」，皆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象徵，而它們，亦是構成都市空間的元素之一。在王詩琅的小說〈十字路〉中，可覺察到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欲望」：

「哼！天天出去飲到醉朦朦才回來。每次不是都說是人家請的嗎？」一到月給日就扣去十圓八圓，這一家口祇靠你一雙手趁食。你也不是不知道這賞與金是要還信用組合的利息，要買的東西還有許多……」²¹

父親在他公學校在學中，因生意失敗，焦慮過度患了糖尿病身故了。孤兒的他也就不拋棄進上級學校的希望入了K銀行做給仕。但他卻還拼命地在夜學裏念書。那時候愛他誠實的課長也說，「你祇管勉強，後日必然有相當的地位。諺云：『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他自己也冀圖考中了普通文官，在銀行裏掙得一個地位。所以那些公學校同窗，在鬧著甚麼文化協會，研究什麼社會問題，自己卻一點也不去睬他們，祇一味向自己的榮達的路邁進。²²

他不覺地這幾年來，鬱在心坎上的一種不可名狀的無可發洩的憤慨和悲哀，又再湧上起來。甚麼「適材適所」、「不論學歷，人材拔擢登用」簡直是欺瞞。自己自給任任用行員以來，可也已有十年以上了。自己拼命的努力之代價，依然是個下級行員。不看事務上之能不能，那些後進的大學，高商畢業的個個跨過頭上去。想了每日唯唯是諾，像狗子搖尾巴乞憐，奉侍上司還不夠，且不時戰戰兢兢怕被馘首，自己老實覺得自己可憐的很，但去了勢的自己，要另找別途，又怯、又害怕，老實也是不可能的事。就是這個現在懷起了疑念的人生社會，在麻木了的神經，已沒有去探求和鬭爭的精神和勇氣了。²³

它們的管理體制，所採取的皆是「資產階級制度」與「學歷認定制度」，這些制度的施行，除了壓榨人力外，亦是造成「貧富不均」以及「人材無法適材適用」現象的原因之一；由於它們皆是資本主義的化身，所以裡面的職員，無形中，也頗具有資本主義者的心態，即是：「笑貧不笑娼」與「阿諛諂媚」。這種極為「功利主義」的表現，實是政商權勢結合下所產生的社會亂象之一。

五、街道

²⁰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64。

²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80。

²²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81。

²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86。

日據時代的街道，亦是都市空間之一，它是屬於「食、衣、住、行、娛樂」中之「行的空間」。街道，是都市對內與對外的溝通橋樑，也是殖民者延伸政治版圖、擴張政商權力的前進通路。

在現代化、工業化、科技化，以及資本主義商業化等現象的充斥下，日據時期的都市街道，處處呈現了前衛、新潮、熱鬧、浮華的景致。在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沒落〉、〈十字路〉裡，曾有日據時期都市街道的描述：

廣闊的太平町鋪道，兩旁櫛比的大店鋪，被薄暮的夜色籠罩起來了。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

剛開業未幾的咖啡店「娜利耶」：在這十字街頭角現其麗姿。宏亮的留聲機的嬌聲，紅紫的「良·薩茵」來粉粧這近代女性的艷容，在這島都的臺灣人街上，添一新的魅力。²⁴

西裝青年、長衫女士、勞動者、紳士、自轉車、自動車、人力車、貨車……這些構成近代都市的細胞，摩登的風景，在他灰黯的心情，都是馬耳東風。無精無彩，癡猷猷慢慢地步著。他覺得自己的形影很悄然，先前散工後，攜了隆興的小小的可愛的手散步，和現在好像兩樣的人。²⁵

半年來早上沒有來過的城內。殷賑繁華的這街市的景氣，尤有別的氣分。他穿過臺灣銀行前到了臺北銀座——榮町二丁目十字街頭時，不覺詫異。亞士華爾卓上穿梭般來往的銀色燦爛的市營巴士、自動車、自轉車……都格外較前輻湊的多。各店頭和車的前部又都豎插著國旗。就是亭仔腳來往人也較常擁擠。²⁶

定秋張了懷慕和驚異的眼眸，左顧右盼，這新興的向近代化途上驀進著的臺灣人街市——大稻埕。幾年之間，觸眼盡是高樓林立，電光閃爍，照得像白晝一樣。或者是新正迫近的年末吧。停仔腳，店內不輸城內擁擠異常。他們雜在人叢中，好像在光波電海裏蕩漾。²⁷

在這烏油油的十字又大路上，那些自動車，人力車尤如穿梭，不絕地在嘶喊咆吼。²⁸

街道，是殖民統治者，便於掌控殖民地各種空間、各階層人民、各地方物產

²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第一線》，第2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5年1月），頁154-155。

²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頁155。

²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98。

²⁷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87。

²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87。

的「系統式通路」，也是殖民者讓各種資本主義現代化產物前進、深入全台各角落，以利於對台灣社會經濟，進行長期的壓榨、豪奪、制衡；以利於對台灣社會文化，進行長期的約束與改造。

綜觀上述的分析得知，都市空間，並非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抽象場域。乍看來之下，它似乎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階級等現實生活層面無密切的關聯，但實際上，卻是各式意識型態與各種權勢爭鬥、相依的生存空間²⁹。總而言之，都市空間，是人類生存發展的依據。都市空間，是一切權力、勢力興盛、衰微的展演場。

從王詩琅的小說中，可以體察王詩琅對於日治殖民統治者，與殖民政權的反諷，同時，明瞭日本殖民政權，對於台灣都市空間遍植政商權勢力量的醜陋真相。從都市空間之建構與解構的過程之中，可以發現隱藏在殖民歷史脈絡下之殖民傷痛的記憶³⁰，也可以瞭解日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對於台灣社會、人民之侵略、控制的現象，皆投影在都市空間發展的軌跡之中。

第二節 情色空間的權力

處於弱勢地位的台灣女性，從中國傳統封建時代以至於日據時代，就一直受到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儘管日據時期殖民政府積極的推行現代化、科技化、文明化等政策，但喪失女權已久的台灣女性，依然身處於台灣殖民體制與封建思想的陰影下喘息生存，日人統治者的政權，不僅無法提升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更加速殖民社會中，「男女不平現象」的產生。王詩琅的小說裡，經常以反諷、暗喻的手法，表達出對台灣女性地位、女權思想的關懷與重視。

台灣女性，無論是「陪笑」、「賣笑」，還是「出賣靈肉」，成為「性的奴隸」、「金錢的奴僕」，在王詩琅充滿人道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自由」、「平等」、「反剝削」、「反壓迫」、「反階級」的理想中，都是不被允許的。在台灣殖民社會之各種情色空間裡，每天都在上演著剝削、壓迫的戲碼，即是：日本殖民者與台灣資產階級者剝削、壓迫台灣弱勢女性；台灣弱勢女性剝削、壓迫台灣更弱勢女性。這種層層剝削、層層壓迫之人性醜陋面的發生，是台灣社會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哀。

一、娼樓

日人基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心理的作祟，於是將台灣當做是日本的附庸地、殖民地、剝削樂園，並將台灣人民當做被殖民者、次等國民、

²⁹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75。

³⁰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75。

台灣奴；原本生活地位不高的台灣女性，實因日人不平等觀念的對待，而使得其生存條件，更為嚴苛，更為困頓。基於上述，有些女性，為了生存，淪為男人「洩憤的對象」（此為封建社會之父權觀念使然）；有些女性，為了生活，淪為「金錢的奴僕」（此為資本主義心理使然）；有些女性，為了謀生，淪為男人「洩欲的對象」，成為了「性的奴隸」（此為封建社會之父權觀念、殖民主義思想、帝國主義思想三者交媾使然）。在王詩琅的小說〈老婊頭〉裡，我們可以了解到在「情色空間」中，「日本政權」、「男性父權」、「資本主義」，「奴役」女性身體、「消費」女性身體的描寫：

她像沒有感覺似的，不管風吹得那麼大，依然蹺起細小的金蓮，盤在膝上，坐在先前的門首的長檯，還不絕地卜卜發著小火花吸著水煙。「蕃仔酒斫」已散在路上等待客了，她眼癡癡地望著行人和她們搭訕。³¹

面向淡水河被日本娼樓包圍的這一角，原是有燦爛之極舊的歷史的賣淫街。但這是供給極廉價的極下流的滿足的。且不管日本人也扭，所以綽號這裏的賣淫婦叫做「蕃仔酒斫」，就是她的「鹽橄欖」的大名，也恐怕是和這裏有關係的來歷吧。幾年前X町的賣淫，都鱗比接連在這一帶，後來當局下令逐到X町去了。所以這裏現在祇有疏疏散著幾處沒有鑑札半公然的密賣淫而已。

鹽橄欖治不想從這裏遷到那裏去，也有她的理由。一則，家宅是自己的。二則，自己不必靠這幾個女子，也可高枕安眠。三則，自己有自己的地盤。怎樣呢？就是她有鞏固不拔的日本客和愛廉價的主顧。事實，自做娼婦和做鴉母，住在這裏的幾十年，這地方沒有一個不知道「鹽橄欖治」的大名。連頑皮挑撥的小女孩，都以「橄欖治」做代名詞。所以她也不想搬到那裏去。³²

阿月一面說，一面強拉住他的手跑。那個人卻含羞地笑，由她扭。

鹽橄欖治眼看阿月扭那人過了廳，又轉了彎入房去，纔吐了一口氣，臉上露著喜色。

「姆仔，那個說沒錢，我不信，把他身上搜了一遍，實在沒錢……身上祇有一個一角和一包朝日，放他出去呢？還是怎樣？」

不一會兒，阿月似很難為地出來，貼近鹽橄欖治的耳朵說。

她沉吟了一會，眉梢動一動。

「不要緊，一角和煙拿起來也好，一角銀也是賺。」³³

³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婊頭〉，《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7月），頁70。

³²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婊頭〉，頁71。

³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婊頭〉，頁72。

故事中的「鹽橄欖治」，是日治時期，台灣殖民社會娼婦、老鴿的代表。她具有「資本主義」之「唯利是圖」、「視錢如命」、「自私自利」的心態。她爲了生存，將「娼樓」中之妓女「物化」、「商品化」的推銷給付錢享其「性欲」的日本人與台灣資產階級者。

在故事中，我們可以了解日本殖民政權，爲了以「性」、「金錢」、「女性身體」來「奴役」台灣男性、「矮化」台灣社會、「墮落」台灣純樸文化，於是並未完全阻止台灣殖民社會中之「性交易活動」，甚至將部份妓女，趕入社會的陰暗角落，使她們成爲「私娼」(這完全是一種變相的「階級制度」)，持續用「性」、「金錢」、「女性身體」來「操弄」台灣男性心智、「矮化」台灣社會地位、「腐蝕」漢民族精神，同時，也藉此「性交易現象」，持續貶低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日本殖民政權醜陋的真面目(統治者的權力，不用來解放台灣社會與人民，反而將其權力，用來愚弄、迷惑台灣的社會與人民)，在王詩琅小說的反諷中，不攻自破。

在台灣的殖民社會中，女性身體，自然的被父權思想，轉化成具有迷戀情感的「子宮意象」；在台灣的情色空間裡，男性藉著金錢，對女性的身體，享受其支配與佔領的權力，但不幸的是，無形中，卻自我迷失了本性，自我墮落了高尚的民族情操、自我傷害了漢民族文化情感，這一切迷惘、紛亂、黑暗的社會現象，全都是日本殖民政權設下的一一「殖民圈套」。

二、咖啡店

台灣殖民社會中的咖啡店，由於女招待的存在，於是也成爲日本男人與台灣男人尋歡的地點。雖然咖啡店的女招待，只陪笑不賣身，但其人性的尊嚴，有時會被色欲薰心的男性，以毛手毛腳的形式踐踏在腳底下，所以台灣殖民社會中的咖啡店，通常也淪爲殖民統治階級濫權、封建父權肆虐的情色空間(當台灣男性沉淪於情色空間的聲色之際，其反日情感、反皇民化思想，就會無暇湧現，這亦是日本殖民者的統治陰謀之一)，基於此，咖啡店的女招待職業，常受人鄙視，甚至被人認爲是一種輕浮的職業。在王詩琅的小說故事〈夜雨〉、〈沒落〉、〈十字路〉之中，曾有咖啡店與女招待的描述：

他早知道是前幾月罷工還不久，阿換向他相量的計劃，就是她和阿柳嫂的打算；是將秀蘭，送到最近開業的大咖啡店「娜利耶」做女招待。然後慢慢地，教她學京曲，做藝旦。他本是鄙視阿柳嫂，因為她一生所行的路，都沒正經的。自二十歲的時她丈夫亡後，就淪落為娼，後來稍有粒積，養了幾個媳婦，做藝旦，竟造成她小萬的家財。她來到他的家裏，有德是不甚喜歡，不過妻子在娘家，和她結盟，祇好糊糊塗塗地往來，所以他也不甚和她講話。大概祇寒暄幾句，就跑開。他雖是兩袖清風的工人，少時卻曾在書房裏念了幾年的書。他很輕蔑藝旦、娼婦、鴿母、烏龜一類之人。所以妻子和他相量的時，他氣憤憤地滿臉漲得通紅，大喝一聲。

「任是窮得沒有飯炊，我也不叫女兒，幹那種勾當，我沒有能力，使她進

高女已罷，至少也須教她嫁一個適當的好丈夫。」

他拒絕那個提議了。

但現在一切都逼迫起來，剩在他面前，最後之路——叫女兒去幹那最厭惡的醜業的一種——女招待，他的這種的思想，已不得不崩潰了。³⁴

咖啡店的九點至十點是最劇忙的時間；耀源和錦東，瀛洲上這摩羅珂，正當留聲機、猜拳、醉客女招待的歌唱，呼麼喝六，店夥的叫聲混鬧成一團，奏著狂亂的交響樂。

「李的，要用什麼？」

在特別室占了坐的他們，用過當番的艷子送上來的面巾，各覺得還熱，就脫起外衣。

「先啤酒和清果來。」

各似是要休神，默默一會，頭上的煽風機不絕地夫夫叫。

「唔！今天又再來。」

「哼！思念你，捨不得你；所以今天再來找你。」

耀源嘻嘻地凝視湊近身邊來的正子打起訕來。

「你若連續來一個月，我們的頭家有摩羅珂賞。」

「摩羅珂賞？那我不要，我要別的。」

「是嘍，他是要你賞你的愛情。」

坐在靠背肱椅的瀛洲也哈哈地笑，插起嘴。

臺灣人經營的咖啡店中稱為第一高雅的摩羅珂，近代之華奢的室內。米黃色的柔軟的光線，給他們在賭場興奮的神經漸漸鎮定了。³⁵

他步著，突然西門市場邊的小咖啡店前的高沖的棕柶現在面前。他不知怎樣，忽然想起好幾天沒有會過的她……那魅惑的眼眸，那輕盈的體態，那甘美的……哼！她斟的酒，也好幾天沒有飲過。滄海、來福都在邀。管他媽的，酒、女人、醉！……³⁶

日治時期之咖啡店的女招待，經常會在現實因素的逼迫下，產生過度追求金錢利益的盲從心理，而變得與娼樓的妓女一樣，成為時而「拜金」，時而「敗金」的「墮落女性」，這是由於日本殖民政府積極推動之現代化，以及資本主義政策所造成的社會亂象之一。綜觀上述分析得知，「咖啡店」此一「情色空間」，已成台灣殖民社會各種權力與各類資產階級者的「集散中心」，而在這中心裡，身為女招待的女性，反成為各種政商權勢與各式意識型態漩渦中的「被消費者」、「犧牲品」，其不平等的遭遇，與「娼樓」的「妓女」相似。

³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頁 157。

³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9。

³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 79。

關於台灣女性的身體與精神層面，因殖民政權的擴張與封建社會父權的氾濫，而導致「被入侵」、「被殖民」等現象，看在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王詩琅心底，是件十分悲痛的事情。台灣女性淪為日本政客、軍閥、資本家、士紳、纨绔子弟的洩慾對象，是自台灣早期以來，就已存在的事實。為此，王詩琅曾語重心長的為台灣眾多女性發聲，期望台灣社會能夠對較弱勢的女性予以尊重。西元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王詩琅於《和平日報》中說：

近代的婦女運動，誰都知道是發源於十八世紀產業革命時代的「自我覺醒」，跟看民主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發達過來的，它的基本要求是在男女平等，提高女權，廢除男人的一切不合理之特權。中國固然不能例外，即以民國以來來說它是配合國民革命發展成長過來。然而臺灣情形有些特殊，因為臺灣在甲午一役之後，從古老封建的滿清政府手中，移到正在發展中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後，「男尊女卑」的封建遺風，未能稍改，繼續支配一切，臺灣婦女一如日本婦女，東洋固有的禮教、道德仍然根深蒂固，作為她們的人生為人之準繩。所以教育儘是普及，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儘是一天一天在增加，婦女所憂的壓迫是二重的，依然是男子的附庸，毫無地位的平等可言，而不但要求婦女解放的先覺者，寥寥無幾，除起官製的愛國婦人會不說，根本就沒有所謂婦女運動，這固然是臺灣的客觀條件不好，環境使然，但智識婦女的不努力、不爭氣，實在也難辭其咎。光復後在當局扶掖幫助下，由智識婦女組織的省婦女會及省婦女工作委員會等團體，以其對象在佔看人口半數的婦女，在意義上是很重要的，只是我們倘詳細去檢討分析它在這兩年餘來的工作，除一些如法泡製的開會，辦了一點形式上的補習教育、救濟、生產技術訓練、雜誌等之外，對於最基本的深入婦女大眾間去從事思想學識啟發、鞏固組織、伸張女權等，在提高女性地位最要緊的方面，差不多完全沒有做到。甚至一部份的指導者，既欠指導精神，復忙於名利，藉此作為立身之階梯。這樣，只限在局部的而且脆弱不堪的婦運，不但不能作正常的健全的發展，且從廣大的婦女大眾遊離，並非甚麼奇怪的事。

或者有人要說：過去兩年餘當中，本省當局於上年七月實施管理女招待辦法，七月底禁止舞場，八月底廢止公娼等對婦女界的賢明措施，就是提高女權的明證。對這一說我們不能贊同，因為消極的禁止婦女從事供人作為玩物的職業，雖然可以視為女權的提高，但沒有積極的去謀其安插與出路，徒足迫使她們陷於更悲慘的田地。所以不但不能得廣大的婦女大眾同情，還造成相反的結果。³⁷

對於女權思想、婦女運動的施行步驟，重視台灣女性生存空間的王詩琅，進一步提出了他的見地：

³⁷ 參見王詩琅作：〈臺灣婦運當前的目標〉，原載《和平日報》，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頁131-132。

我們上面說的可算將本省婦運的缺陷和弱點大概指摘出來。那麼此後的婦運應該採取甚麼步驟呢？我們想可以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來說：

第一，積極的要去加強組織，啟迪廣大的婦女大眾的智識，加以訓練，以掃除一般對婦女工作能力不及男人的錯誤觀念，並養成自立的精神，以實力去爭取女權的尊重。

第二，消極的則應設法謀婦女所有困難的解決，譬如失業婦女的安插，發展適合婦女的手工業，擴大婦女的職業範圍，開辦各種講習班，以便教授各種生產技術，培養生活手段。

民主國家是要每個國民都參加國家的建設，不容許不平等的存在，不准國民佔著半數的女性不健全畸形的封建狀態繼續存在下去了。破除幾千年來的惡習，為國家民族再造一半之健全的國民，也就是婦運的任務。³⁸

綜觀上述論點，可以知道，王詩琅對於台灣女性的自覺問題與女權思想的推動方式，是經由他長期的觀察所得來的心得；而他這樣的心得，在今日「女權高漲」、「男女平等」的民主社會裡，已成爲了最具有份量的人權觀念。

第三節 思想空間的權力

日治時期的人民，經常受日本殖民統治者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思想和政策的影響，而改變其原本的思維模式與言行舉止。殖民者爲了完全征服殖民地的所有百姓，遂施行了一連串關於思想改造的濫權政治。

殖民者認爲，台灣社會所有一切的抗日、反殖民等運動，皆起源於人民的思想深處，於是基於此，便開始展開所謂的「現代化」、「工業化」、「科技化」、「文明化」、「經濟化」（資本主義商業化）、「進步化」、「大眾化」、「制度化」、「皇民化」，企圖將台灣人民的心靈、思想，做一番重整與改造，進而徹底改變台灣的社會結構，以利日本國民在生活上的適應、遷徙，以利日本殖民政權無礙的推展，以利日本國本的厚植。殖民者如此權力膨脹的行徑，對於被殖民者的「思想空間」來說，無非是一種「再殖民」的改造手段。

台灣人民思想被壓迫、被殖民、被侵略、不自由、不民主的現象，在日治時期的殖民社會中，是不爭的事實。上述不合理的殖民現象，皆在王詩琅的小說裡，忠實的呈現，而日本殖民者與資本主義者，暗地裡之政商權勢的勾結真相，也如實的在王詩琅的小說中呈現。

一、學校

³⁸ 參見王詩琅作：〈臺灣婦運當前的目標〉，原載《和平日報》，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 132 - 133。

日治時期的學校，通常是殖民統治者與資本主義者，宣揚現代化思想與經濟繁榮現象、粉飾殖民政權醜陋的面目、浮誇殖民政府管理、建設社會的政績，以及穩定知識份子不安情緒與弭平青少年反動思想的地方；這樣的教育場域，在形式上，美化成銜接「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學校教育」，但在實質內容上，卻早已淪為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思想改造教育」。

此一殖民時期的學校，其教育的目的主要有：

（一）接受前衛現代化思潮

日據時期的各式學校，其教育的內容之一，是將西方與東洋前衛新潮的現代化知識與文藝思想，透過學校師長的教育方式，填鴨化、制式化的輸入給年輕的學子們，使他們接受各種現代化智識的洗禮，以脫離昔日傳統的農村思想與中原思想。

日人這樣的教育做法，無非是以現代化誘人的「進步幻象」，來迷離台灣眾多的青年學子，使他們逐漸遠離漢民族的思想，漸次的融入日本殖民政權所處心積慮鋪設而成的現代化管理機能之中；這是讓台灣漢民族思想消失的方法，也是讓台灣人民於無形中認同自己是日本人，而非是台灣人、中國人的手段。

（二）強化日本民族意識

學校的教育目的之一，就是透過日人所刻意培植出來的老師，對學生進行一連串關於民族意識的「洗腦」。

日本殖民政權，爲了使台灣能夠真正成爲日本的附庸地區，爲了使台灣能夠真正變成適合日本人民的生存空間，於是，在台灣設立了許多日文學校，以便強勢的消滅台灣的根本母語——「漢語」與根本文字——「漢文」，期間，並強迫學生與知識份子接受日文教育、日本式禮儀、日本文化、日本歷史，以令學生與知識份子的思想空間中，填滿日本的民族意識，成爲真正的日本人，如此，當日本人與台灣人溝通以及共同生活時，才能更感到舒適、方便。

（三）粉飾殖民政策的不當行爲

學校教育的另一種目的，就是透過學校日本式的教科書內容，來粉飾殖民當局政策的不當行爲。

例如，教科書內容，將殖民當局因社會的抗日群眾運動，所施行的鎮壓過程，予以「合理化」，並謊稱抗日的群眾，全是顛覆政府的「暴民」、「匪徒」，使學生在師長權威式教學的氣氛之中，逐漸認同日式教科書內容裡的見解，而認爲執政當局的做法是正確的。殖民當局如此的教育方式，實是希望贏得學生們的支持與社會民心的歸附，並期以「抗日運動不再發生」。

（四）發揚執政當局的功勞與政績

學校，亦是發揚執政當局的功勞與政績的地方。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各項成功的建設與管理，都視爲一種成功的「統治模式」。

爲了使台灣的人民能夠快速認同這種成功的「統治模式」，日人於是透過學校來發揚、誇示執政當局的功勞與政績，令台灣學子與人民，在其營造出的「政治假相」下，認同台灣總督府的一切管理制度與建設方案，並進而支持台灣總督府對台的「統治模式」；這樣的做法，無非是爲了消除對日人的反動勢力。

（五）倡導資本主義的思想

日本政客爲了擴大「政商版圖」，於是和東洋與西方的資本主義者掛勾，積極在台灣的日式學校中，宣傳資本主義的思想優勢與各式商品，被洗腦的學子、知識青年，經常誤以爲擁有這些新式的商品，將會改善自身的生活品質以及提升自我的社會身份、形象、地位，於是，在學校的合作社、福利社裡，以及在社會的商店、百貨公司中，愚癡的大量採購資本家所引進之現代化新奇的商品。

日本政客如此的目的，一方面是爲了賺取台灣學子、人民的血汗錢（學生若沒自己打工賺錢，就會回家向家中的父母、長輩索取），並將其所得之暴利，以「利益輸送」的方式，回流至日本本國財政當局，藉此富足日本經濟，強化日本國力；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讓台灣人民在資本主義掛帥的社會中，加速脫離漢民族傳統的社會生活，以適應日人現代化與資產化的管理制度。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了解到，日治時期各式學校，實是殖民統治者企圖透過學校教育，對台灣人民的思想空間，灌輸「現代化」、「制度化」的思潮，其用意，在於便利日本殖民政權施行「現代化」、「制度化」的「殖民管理模式」，也有利於日本殖民政權的對台政策的「穩定」。

無論日式學校所施行的教育目的爲何種，其深入分析所得的結論，可知「學校教育」，不外乎是統治權力的延伸表現。「學校」此一「教育空間」，在本質上，已淪爲日本殖民統治權力的「展演空間」。進一步來說，日式學校此一教育空間，誠然是日本殖民者，以其政治權力，「再次殖民」、「再次改造」、「再次侵略」台灣人民「思想空間」的地方。上述，可在王詩琅的小說中，窺見其一二。如在小說〈青春〉裡，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殖民者的政治權力，正在人民的思想空間中漫延，而我們也可以清楚看見，學校此一教育空間，也早已成爲殖民者以「政治權力」，傳遞「現代化」、「資本化」、「工業化」的「影響空間」：

如凱旋將軍一樣，揚揚得意裏以首席畢業公學校，受過臺北 S 高女的試驗的她，到要發表的那一天，卻不免要擔心起來了。

胸膛似填著一塊大石，不安地坐也不得，站也不得，口裏雖和母親說話，其實也不知道在說甚麼。到了半午，二哥的鼠灰色之高校的制服，由自轉車跳下來的時候，心裏就像小鹿撞著一樣。

「月雲，恭喜！阿娘她有名了。」

二哥的冷靜的說法，她很不滿意。

但怪沉默的母親也像把塞在口裏的東西取掉，歡喜地爲她準備小小的祝賀

宴忙著。家中頓呈熱鬧，她的不滿也就打消了。

父親特地在繁忙的店務中，同她去赴入學式的路上，她雀躍地在難以名狀的幸福感裏，覺得自己的前途，猶如看過的繪中，帶翅的馬在洋洋沒有際涯的天空飛跑。

在高女中成績亦是占著首位，尤其是擅長音樂方面，打得好一手的風琴與鋼琴的她，一腔響亮得如振動銀鈴的喉隴，唱的歌曲更使人迷入陶醉的三昧境，同學們每和她打笑說：

「我們的蘇勃娜諾！我們的關屋敏子！」

先生囑望她，她自己也要以聲樂家立身。

她以決心告訴爹媽的時候，他們極力反對說：「女人本是祇好學些針黹就可以的，現在時勢既經變遷，婦女的內助天職卻沒有變的。待畢業了學校，好好地找個門當戶對的學士，嫁去就罷。還要學甚麼類女伶的出頭露臉的工作。」

但痛兒心切，尤其是祇有這個女兒，痛愛得像掌中珠的母親，經她二哥幾次的勸說、較鬧，也就不得已祇好承應。

她想：男子獨專成功立名的臺灣，自己欲在這固陋的社會，為女性揚眉吐氣，爭一個世界的之聲名。

她的小小的腦裏，時而描畫圍在花環中的舞臺上，萬人注視之桃紅色的洋禮裝，溢滿臺下的聽眾，拍得撲撲的讚聲……³⁹

在小說〈青春〉中，月雲是一位受日本學校教育成長的女性。他在學校求學期間，學得了出眾的琴藝與歌藝，並立定志向，將來也要成為像日本知名女高音「關屋敏子」一樣的聲樂家。月雲曾幻想成名後的她，將穿著「桃紅色的洋禮裝」，接受無數聽眾的讚美之聲。故事中的「洋禮裝」，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它象徵自我之社會身份、形象、地位的提升；故事中的月雲，已然成為資本主義的追求者。

故事中的月雲，因為受日本學校「現代化」、「資本化」、「工業化」等教育，而被日本政權無形的「同化」為頗具「現代化」、「前衛感」的「類日本國民」，她甚至以成為像日本「關屋敏子」一樣的女高音。月雲人格形貌與內涵，在日本殖民政權的「深化教育」下，已全然成為了一位極具現代感的「類日本新女性」。月雲除了歌聲好之外，也「打得好一手的風琴與鋼琴」，其中的「風琴與鋼琴」，正是「資本主義」與「現代工業」交媾下的產物。

故事中的月雲，其思想空間，所接觸的思想教育，盡是日本式的思想教育，在耳濡目染的學習下，她聽得懂也說得通日語，在她與日人千代子毫無語言障礙的溝通中，即可明白她已成為一位「現代化的類日本人」：

「樓上的那位水河叔，聽說很危險。剛才原口先生拿酸素吸入器去給他吸

³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台灣文藝》，第2卷第4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4月），頁121。

入。」

「哼！我也聽過，這老人家最可憐。沒有兒子，小小的生意本都為病弄得空空。」

「我想人生總是糊糊塗塗過了一世吧。富貴的、貧窮的、榮耀的、下賤的，終末總也是歸結到死的一字。一斷了氣息，萬事不是都完了嗎？古人說人生是一場的幻夢，實在不錯，死的一回事，我倒不甚怕它。」

「千代子姊，不要說那些話，你不是不久就能恢復健康，可以出院嗎？」

「唉！出院也是同樣，在這裏有你這樣親熱的姊妹，倒不感覺寂寞。回去又要孤零零，遭他白眼，德田已和那個女給儼若夫妻，我是他們的眼中釘。」她歎了一口氣：「我祇恨我自己的命運，我畢業了女學校二年後，父親就把我送到臺灣來嫁給他，起初倒還不錯，但自從幾年前就時常沉沉大醉回來，後來就漸漸不在家裏過夜了。到我病了的時候，一點也不看顧，家中又沒有大小安慰。祇得和女中守了空厝，假使出院又要去過那監獄般的家庭，娘家自父親死後，已經零落散開。這麼近三十的年紀，沒有自活的能力，又沒有甚麼希望，倒不如死掉，落得快活。」

她說到這裏，覺得不好意思，慌忙轉了話關，攀談一些閑話就跑了。⁴⁰

故事中的月雲，是一位接受「日化」頗深的台灣新女性，由於思想空間深受「日本現代文化」的耕植，所以她的漢民族思想，已較為「淡化」，這也因為她自小就接受現代「日化」思想與教育所致，而這樣成長的她，其性格對異民族——日本人，實較無「排他性」；月雲的例子，正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將日本精神、文化、思想，透過現代化、資本主義化、工業化、皇民化等殖民運動，成功改造台灣人民思想空間的最佳證明。

在小說〈沒落〉中，耀源因具有反日情緒及濃厚的漢民族思想，於是在「排他性」、「抗日情緒」的作祟下，開始和學校的教育理念起了衝突，在他參與了罷學風潮後，其最後的求學命運，則是為被學校退了學：

他的師範學校在校時代，正是一切異了思想的系統共同合作。含蓄的文化協會剛展著瓣燦爛地開花之啟蒙的黎明期，第三學年的時候，內臺人差別問題為發端，惹起的罷學風潮，他是舉烽火的先鋒隊的一人，因之他就被開除革學了。⁴¹

日據時期的學校，除了傳播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殖民政策與思想外，也是統治階層便於觀察、了解、分析台灣知識份子思想走向的最佳場域。在觀察的過程中，若發現有異議的人物，學校的處置，除了做成紀錄，呈送給上層的統治階層外，亦對其異議份子嚴加管制，若言行重大者，則予以革除學籍；這樣的做法，無非

⁴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0。

⁴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5 - 96。

是防止事端的擴大，也無非是將「思想空間」之改造過程中的「雜質」，予以「政治性的剔除」。故事中的耀源，即是被學校當局，予以「政治性的剔除」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二、電影館

日據時期的電影館，經常播放的影片，不是外片，就是日片，至於中國片或者台灣片，則是少之又少，這種情形，實是日本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一種政策性「洗腦手段」。

電影，是一種具備「聲音」、「影像」、「語言」、「文字」、「音樂」的「影音」投射內容。它的特色，可令人類的視覺與聽覺等感官，產生極大刺激，進而以較直接、深度的方式，連續投影式的烙印在人類的大腦空間之中，對於大腦中的潛在意識與深層知覺，有著極深遠的影響。電影的面世，亦是現代化思潮與資本主義思想在其相互激盪中所誕生的產物，它的本質內涵，仍是脫離不了文化工業與現代化科技產業的範疇。

基於上述，可知電影對於人類心靈與思想空間，是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因此，善於控制人心的日本殖民統治者，當然會充分利用此一「影音內容」，大幅向被殖民者的思想空間，「投射」「政商權力的政經意涵與象徵圖騰」，極力讓殖民社會中之被殖民者的思想，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更加認同現代化政商殖民思想的「合理性」。

日治時期的電影，大多因殖民政策的需要，而播放關於日本人文方面的「愛國片」、「歷史片」，這種做法，誠然是為了深刻宣達殖民者對被殖民者之統治意涵的「中心思想」，企圖將被殖民者的思想，安置在「意識再造空間」當中，其中的「意識」，指的是「日本民族意識」，而非「漢民族意識」。電影館，其實是日本統治階層，另一種「改造思想」的權力空間，同時，它也是消滅漢民族思想最快的「思想屠宰場」。

在王詩琅的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羅小姐是一位漢民族意識最濃厚的愛國者，基於她的愛國情操使然，所以當她受邀至電影館看電影時，她以委婉的方式拒絕李青年的盛情，因她很清楚電影館播放的影片，不是日片，就是德片：

沙基慘案我是早就知道的，帝國主義者滔天的罪行實無可逭，這是更不消說了。

我倆沿著沙面租界和六二三路走。她若有什麼心緒似的，忽然沉默起來，我覺得有點沉悶，想打破沉悶創出一個開朗的氣氛，便轉了個話頭：

「羅小姐，我們是不是去看一場電影？」

「每家電影館，不是日本片，就是德國片，我想今天不看了，早一點回家休息。」⁴²

⁴²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台北：聯合報社，1980年10月27日）。

由羅小姐的言行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具有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內容的影片，是為她潛意識空間所排斥的，而這也讓她的思想空間，在無形中迴避掉一次被「殖民權力」「侵略」的命運。

三、鯉幟（鯉魚旗）與人形（兒童娃娃）

此處的鯉魚旗，指的是台灣殖民社會，每逢五月五日時，為歡慶日本兒童節，所樹立的旗幟⁴³，而人形，指的是日本的兒童娃娃⁴⁴。上述這些旗幟與人形，都是日本殖民者與資本家從日本本國引進台灣島國的，目的是為了在節慶歡樂中，營造出台人與日人如一家人般共同慶祝節日的氣氛：

徐徐的暖風，向她白制服和格子裙吹來，她們路上玩賞豎在日本人屋上飄搖的紅的黑的鯉幟，吟味些城內店鋪飾窗內的桃節句的人形。⁴⁵

日本的政治家與資本家認為，在歡樂熱鬧的慶祝氣氛中，被殖民者的意識空間，較能鬆懈對日人的敵對狀態與排他性思想，在鬆懈的同時，日人的政商圖騰——鯉魚旗與兒童娃娃，於台灣人民的心裡，就能以較高的接受度，接受這「潛移默化」中所巧妙移轉來的日本民族情感與文化思想，而漸漸淡忘昔日的漢民族情操與抗日情懷。由上述分析中得知，鯉魚旗與兒童娃娃，亦是日人政商界，在台灣百姓的思想空間中，擴大其現代化、資本主義風潮的殖民利器。

四、警察、檢察官與法院、監獄

日本殖民政權認為，被殖民者一切的抗日行爲，皆起源於思想的啓蒙與自覺，所以，只要將被殖民者的思想箝制、約束，或者消滅，就能令抗爭者不再抗爭，就能讓殖民社會中，不再產生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反剝削政策的社運份子和社運團體。基於此，日本殖民政權無不處心積慮的培植出一批聽話的執法者，以用來對付異議人士、打壓異己、宣揚殖民國策、消滅抗日情感，這些執法者，在本質上，已淪為殖民統治者侵略被殖民者思想空間的工具，在王詩琅的小說〈沒落〉中，可以清楚看見這些以殖民者權力所製造出來的「思想利刃」，是如何戕害、裂解被殖民者的思想空間：

他老人家今天似乎特別發燒，嘮嘮叨叨地說教起來，不容易訴貧道苦的父親竟然埋怨說起來。

他默默地聽；幾年前身投社會運動，連日奔忙在講演、集會、發行刊物裏。

父親苦於警察方面的干涉，諫他的時候，自己是怎樣懇切地說明社會是怎

⁴³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33。

⁴⁴ 參見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1991 年 6 月），頁 48。

⁴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2。

樣演進，現社會是個甚麼的社會，結局這社會須向那條路走，自己們的行動是怎樣的正當。父親雖是似乎明白而不明白的樣子，但終還是經不起胡鬧，極力阻擋要他不關係那些運動，耀源就憤然和他口論，主張自己的行動的正當。星推月移；現在呢？唉！自己已是像蒼茫的大海當中，任狂瀾怒濤玩弄的，失了舵的漂舟了。貫徹主張的情熱也已失掉了。雖知道是在污濁中也已沒有氣力去涵泳吧。就是鬱結滿胸的憤悶也懶說了。⁴⁶

在釋放前一天，他站在檢察官面前，誓約以後須和一切的運動斷絕關係，就是研究也要拋棄。那檢察官纔威嚴地藹然可親徐徐地說：

「這遭特別給你起訴猶豫，李君！你家不是個有財產的名望家嗎？那麼老的雙親又祇有你一個兒子，你又別沒有衣食之憂，何若關係那些運動呢？以後和那些關係斷絕固不消說，寧必力勉地做個忠良的臣吧。」

他心裏也決意回家後，更要儘量盡力挽回家運。他一面自思自慰；改組後的黨，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老實像自己這樣孱弱的人，祇好坐在家裏讀些書做生意。那些階級的前衛，跑艱難之道，自己是沒有勇氣，也不適合的。

47

懷抱著理想熱情參與社會運動的耀源，因著警方的勸阻與檢察官的勸告，而令他高遠的理想情感瞬時冷卻下來，其原本富有革命思想的心靈空間，也隨之分崩瓦解了。

在小說〈邂逅〉中，可以看到左派社運份子躲避日本警察追緝的心聲：

覺先回想起東京留學時代的那段日子，又想起留學時左派人士的街頭連絡方法，自己用同樣的方法和清河在某百貨公司互遞消息，後來有好幾次險些被日本警察逮到。現在回憶起來就像過去的雲煙般，模糊不清了。⁴⁸

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者，所成立的法院與監獄，是專門用來威嚇、脅迫反動者的思想，以進一步控制其抗爭的言行；這些司法體系中的法院、法庭與監獄，以殖民政治的角度來解構，可知它們，是殖民者權力氾濫下所建構而成的「思想刑場」，它的成立，誠然是一種改造、消滅反動思想的空間，在小說〈沒落〉裡，我們可以印證到上述的論點：

小鮑爾喬治家庭嬌養長大的他，嘗盡獄中的乾燥死灰般的苦楚，雖不說出口已是害怕十分了，決心也已磨鈍了。出獄後情勢也已一變，運動的全面已深刻地下降去，以前熱熱的鬪志漸漸地冷卻，也意識的和那些關係疏遠

⁴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3。

⁴⁷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6。

⁴⁸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2 年 12 月），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01。

隔離，學起生疏的沒有關心的生意來。

滿洲事變前後，這小島上的社會運動像在颱風前的燈火一齊吹滅。改組後潛入地下的臺灣共產黨也被颱風剔起，把牠望深海中掃去，他也被捲入檢舉的渦中，但他是上海結成當兒的老黨員，又兼學生社科事件處罰過，出獄後又是完全停止活動。⁴⁹

他趕到法院時候，手錶剛指九點半，各被告大概既入了法庭了。他穿過擠滿法庭附近的人叢，在第一訴訟庭前的樹蔭下停了步。拭拭額上汗珠打了扇，停歇一會，纔望一望周圍，忽見控室右側的簷下，被告R的母親和妻子女兒獸獸地望著法庭發瞪。他忙走近身傍向她們行了禮；

「阿明孀，你也來。」

「哦！是耀源仔，你好久沒有看見了。」

「是，我很忙。」

他彎了身牽起穿桃紅洋裝的女孩子的手。

「咧！麗華你這麼長大了嗎，你認得我嗎？」擡起頭來。

「說家族可以特別傍聽，你們怎樣？」

「我們今天慢一點纔來，玉田入去著聽。」

談了一會，他就和她們別了。他纔慢踱重要所在，站著巡查警戒著的環繞法庭周圍的草繩外。

雖時常碰著被告的家族，而昔日在同一戰線的朋友卻找不出一個，他覺得時勢變得太厲害了。一昔前，波濤湧躍的當兒，偶有一些法庭事件，大家是如何興奮地大舉在法庭外聲援鼓勵呢。

太陽漸漸騰起中空，熱氣亦刻刻加緊。雖是早上，灼熱的陽光，已猶如鼎裏的滾油一樣，顯得今天的溫度非是尋常可比了，他覺得疲憊且熱，忙躲到昏暗的一般人的控室。

過去，現在經歷的混成一片不可名狀的思念，像電波般在他的腦裏閃來閃去，同時心裏頭又有一種輕蔑憐憫自己的感傷喘息著。這幾年間自己變了異同兩人了。

他又回憶起舊來的樣子，懷慕地右顧左盼幾年間沒有來的法院。這些古色蒼然的訟庭，辯護士控室、通譯控室、檢察庭、留置場、迴廊、墀、樹木……還是依然如舊絲毫不改。

最初往還於檢察庭受取調時，正是自己的批判力反撥力最為旺盛強烈、勇往的精神，軒昂的意氣和這浮沉在泥沼裏的無氣力，真有雲壤之差呀！

閒步的、細語的觀眾忽而譁然，旋即緊張地靜肅，視線一齊灌注左側的腰門去。戴了像酒斫草套的笠、夯手枷、用粗繩縛著的被告的後面，跟著帶刀的白制服的看守，一對一對出來。

過去一塊兒攜手在同一陣營的被告們，悲壯地像向屠場的羊兒，慢步地一

⁴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96。

一向留置場的黑板牆消逝去了。⁵⁰

雖已從社運陣營中退下來，但耀源的心中，仍對昔日追求理想的情懷念念不忘。於是，在他微妙情感的作祟下，失去抗爭舞台的他，經常會到法院中關心受司法纏訟的友人；在關心之餘，他的思想空間，也常不由自主的憑吊起，往日充滿熱情的理想和懷著滿腔熱血的同志。

從故事中，我們深刻感受到，無論是警察、檢察官，或者是法院、監獄，這些空間的成立與存在，都是殖民統治者無限權力的延伸，這些「思想利刃」，這些「思想刑場」，皆是威逼、破壞、改造被殖民者「思想空間」的「幫兇」。

五、寺廟

日據時期的殖民者，爲了拉攏人心、消除抗日敵意、控制人性、鞏固政權，於是便與民間的宗教信仰結合，巧妙的將殖民者之醜陋執政面目，偽裝成「天的表率」、「正義神祇的化身」，或者是「慈悲靈感的神佛代言人」，一般而言，這樣的政治手法，頗有「政教合一」的面貌。

政治巧妙的與宗教結合，自古迄今皆有此情形；這種政治的主要目的，除了上述的論點外，也有以無形的鬼神力量，對無知人民的心靈世界與思想層面，做一時而安撫，時而威嚇的政治行爲，爲的是以殖民統治的「兩面手法」，模糊社會視聽，並降低人民對於殖民政治的敏銳度，以令殖民主義「無形的」取代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

寺廟各式的慶典、祭祀活動，除了有政治的身影外，通常，也有商業的氣息存在，這是因爲殖民政權與資本主義勾結，爲的是要從活動中，謀取更多更大的利益。這些利益，包括經濟的穩定、人心的贏取、民意的支持、人性的安撫、社會秩序的重建、政經版圖的擴展、人民思想空間的制約。

台灣的社會，由於深受漢民族文化的承繼，於是在承襲的過程中，連帶將天地鬼神的民間信仰，也一併傳承了過來。觀察入微的政客，一方面宣揚鬼神獎善罰惡的因果觀念，以消弭殖民政權的反動思想，一方面也結合天地的神秘經驗，以達近悅遠來之民心歸附的政治成效。總而言之，宗教禮儀與活動，在殖民政府的政策中，是一種重組社會體制、觀察社會潮流脈動、管理人民秩序的方法，而這也是延伸殖民政權於社會各角落的最佳的方式（包括人民思想空間的掌握與管理）。

一般來說，政治人物喜歡知識低落、思想迷信、行爲愚癡的百姓，因爲他們認爲，這樣的人因爲思維簡單、想法單純，所以容易管理，也容易改造。基於此，殖民者與資本家於是合作，企圖在各地寺廟的慶典與祭祀活動之中，扮演「人化的神明」，以進一步強化殖民政策的信任感，掌握社會大眾的需求心理，影響人民思想空間的發展走向。

在王詩琅的小說〈老婊頭〉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與寺廟有關的活動：

⁵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6 - 97。

雖是日長的夏天，四周已經是漆黑了。她換個座位，坐在廳右的交椅上，依舊默默地吸著水煙。日間帶黃塵的烈風雖已停歇，卻不知甚麼時候下來了微微的細雨了。這樣看來，明夜K寺的放水燈，怕是會放不成。平常日，太陽一下，這遊廓一帶的日本娼樓，雖比不得先前那樣的熱鬧，卻還嘩嘩嚷嚷充滿著嫖客和到河岸乘涼的人。今天不但納涼的人不見，連嫖客也稀稀疏疏，遊廓入口的打香煙的遊技場，也沒有聽見搥搥銃聲，靜肅肅地祇有那酒館裏留聲機，咿咿啞啞唱著哀傷的流行曲。⁵¹

在〈老婊頭〉中，「明夜K寺的放水燈」活動，實是一種超度亡魂的法會活動，而這種活動，是殖民地政府所默許的，因民間之宗教信仰、習俗的普及，可自然的達到約束人心的效果，也可自然的達到箝制人民思想的目的；進一步來說，這實是殖民地的政治權力，運用寺廟此一「信仰空間」，以達「社會秩序的重整」與「人心思想的自我制約」。

在小說〈邂逅〉中，更可見殖民地政府默許的宗教活動，由社會知名人士來帶頭活動：

「你最近碰到阿朝夫人沒有？我好久沒看見她了。」

「都沒碰過面。說起來你也許不知道，當阿朝要死時，就憑家裏有錢，要穿清朝衣服，開魂路。這我是反對的。」

「當時我也反對過，但是他們有錢要這樣做，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還記得前幾年，霞海城隍祭的時候，阿朝嫂不但隨香，還散著頭髮掛紙架，你說好笑不好笑。」

「這就是臺灣文明協會婦女部長的行動，就更加可笑了。」

「這有什麼奇怪，他們的思想本來就沒根底，怪事還多著呢。」

兩人這樣說著說著，並沒留意僕歐送上來的咖啡。清河又想起一件事，說著：

「我聽見臺中某先進的太太，在他入獄期間，不但初一十五要拜拜，且還為神偶獻了件雪披呢，你說好笑不好笑。⁵²

一般而言，宗教活動若由社會名望之人擔任起頭、帶頭的角色，則可產生「凝聚社會更多人心、民意，與社會資源」的「漣漪效應」，如果該宗教活動，又是由官方所許可的，則沉浸於心靈祥和氛圍的人民，將無多餘的時間，對殖民者政權展開一連串的批評和抗爭，並短暫的淡忘現實生活裡被殖民統治的困境以及自

⁵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婊頭〉，頁70。

⁵²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78期、第79期合刊，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1-102。

身周圍沉重的經濟壓力，且迷失於外在世界的節慶氛圍，貪求、醉心於思想空間暫時的歡樂，這樣便和殖民統治者的期待相吻合。此外，台灣本土的資產人物，更自然成為威逼台灣最底層百姓的附庸者、吸血鬼；這些資產階級人士，為穩定自身的社會名氣和權勢，而勾結殖民政權者，且不顧底層人民的遭遇⁵³，他們卑劣的行為，只是為貪取自身更龐大的政商利潤。

基於此，寺廟的「法會」，便順勢成為殖民者與資本主義者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相互威逼、相互壓迫台灣人民生存與思想空間的「濫權象徵」，說穿了，「寺廟法會」、「信仰活動」，不過是政商彼此權力、勢力結合之下所誕生的政經產物；台灣「寺廟」此一「信仰空間」，在實質意義上，早已淪為日本殖民者利用台灣人民對於宗教信仰活動的崇敬心理⁵⁴，所進行殖民擴張政策的「戰略空間」⁵⁵、「征服場域」。

在殖民統治底下之資產階級環境，不但壓榨、控制了台灣人民的思想空間，更對自然生成的各種空間，展開無限期的汲取⁵⁶；這種不合理的權力擴張現象，實讓台灣社會自然生成的各種空間（含思想空間），形成無法挽回的崩解狀態。

六、洋裝、手提包、支可力糖、長衫、皮鞋、雪茄

此處的支可力糖，指的是巧克力糖⁵⁷。「洋裝」、「手提包」、「支可力糖」、「長衫」、「皮鞋」、「雪茄」等商業氣息頗重的物品，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處處可見，它們，皆是日本殖民政權推動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化之下所誕生的現代化產物。它們的出現，它們的普遍性，說明了日本殖民權力在現實生活中之「食」與「衣」方面的「高度入侵」現象，在王詩琅的小說〈老姨頭〉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殖民現象：

「阿娘，你食飽未！」

她一看原來是瓊珠回頭過來，今天的瓊珠，穿的是米黃色短袖的洋裝，且歪戴著帽子。

「你這臭潑賤，又往那裏去？」

她雖出口就罵，臉上卻沒有一點怒意。

「阿娘，你食看。」

「我不要？」

瓊珠不管答應不答應，將手提包拿出的支可力糖塞進她的口裏。

⁵³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65。

⁵⁴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65。

⁵⁵ 參見賴奕倫作：〈日據時期東洋風席捲而來的現代性表現——論王詩琅小說的權力空間辯證〉，頁 170。

⁵⁶ 參見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頁 265。

⁵⁷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63。

「我剛才在西元看見一款真好看的綢仔，一尺一圓二角，我想要做一領長衫，拿十圓給我，好嗎？」

「你一日到晚，都是甚麼洋裝嘍，甚麼長衫嘍，皮鞋嘍，做個不了。我拿錢不夠你開使，今天沒錢。」⁵⁸

在〈十字路〉裡，亦可看見資本主義現代化產品——「雪茄」⁵⁹，正在侵略、荼毒台灣人民的身心：

飯後，他又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慢慢點上雪茄吸。⁶⁰

日本政權資本主義化政策，透過「食」與「衣」方面來表現，無非是要具體落實殖民主義現代化的施政方向。「食」與「衣」方面的物品，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於是在人民接觸這些「商品」的同時，日本政權也正透過這些「商品」，向殖民地的人民思想空間，高度展示它現代化、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權力（人類的心靈、意識、思想等內容，經常會因觸覺與味覺的刺激、影響、感知，而產生微妙的改變），這些「商品」（這些商品，亦是承載日本殖民現代化、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等「政治意象」的「傳導空間」），已成為日本殖民權力擴張的「媒介」（這些具有「傳導空間」的商品，是日本殖民政權，與台灣人民思想空間「溝通」、「再侵略」的「交通橋樑」）。

七、文官服與棉袍

此處的棉袍，指的是「日本棉袍」⁶¹。從王詩琅的〈沒落〉中，我們可以看見日本殖民政權，正透過印有「朝日」圖騰的「文官服」與其他衣服，對殖民地人民的視覺與觸覺的感官，進行宣揚、誇耀日本文化精神的活動：

很多人的胸前似乎掛著什麼，他注意挨過身邊一個文官服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小布上印著朝日。

哦！是啦，我真是昏了，連海軍紀念日都忘了。⁶²

在小說〈十字路〉裡，亦可看到「日本棉袍」此一象徵日本文化精神的產品，出現於故事情節之中。這其中的意涵，無非反映出日本殖民政權，透過「日本棉袍」，成功融入了台灣人民生活的空間，以便對人民的思想空間，在「潛移默化」的影響中（人類的心靈、意識、思想等內容，經常會因視覺與觸覺的刺激、影響、感知，而產生微妙的改變），進行「日本文化的認同」與「日本民族精神的繼承」：

⁵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姨頭〉，頁 70。

⁵⁹ 「雪茄」，香煙的一種，會為害人類身體健康。

⁶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 82。

⁶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80。

⁶²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8。

他們租了一間六領蓆的別室，纔換上日本棉袍。

浴室是間像羅馬王宮，高高的圓天井下，噴水池式的大圓浴槽中央，飛噴出乳白色的泉湯。他們談談笑洗了澡，泅泳了一會回來的時，定秋已有些倦。⁶³

王詩琅小說中所描述的情景，皆真實的反映出當時殖民地社會的種種文化現狀，而這些現象，實是日本殖民地政府，為鞏固統治權力、安撫人心、重整人民思想、延續日本文化精神、植入日本民族意識，所進行的「生活化宣導」（此種宣導，亦是「皇民化」政策之一）。

八、留聲機

留聲機，是台灣殖民社會中，其資本主義孕育下，所誕生的現代化物品（屬於「食、衣、住、行、娛樂」中之「娛樂」層面）。它的面世，代表著台灣，已淪為日本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壓榨的國度。在王詩琅的小說〈夜雨〉、〈沒落〉、〈老姨頭〉中，可以遇見它現代化、工業化、科技化、文明化、進步化、大眾化的多重身影：

剛開業未幾的咖啡店「娜利耶」：在這十字街頭角現其麗姿。宏亮的留聲機的嬌聲，紅紫的「良·薩茵」來粉粧這近代女性的艷容，在這島都的臺灣人街上，添一新的魅力。⁶⁴

咖啡店的九點至十點是最劇忙的時間；耀源和錦東，瀛洲上這摩羅珂，正當留聲機、猜拳、醉客女招待的歌唱，呼麼喝六，店夥的叫聲混鬧成一團，奏著狂亂的交響樂。⁶⁵

今天不但納涼的人不見，連嫖客也稀稀疏疏，遊廊入口的打香煙的遊技場，也沒有聽見搥搥銃聲，靜肅肅地祇有那酒館裏留聲機，咿咿啞啞唱著哀傷的流行曲。⁶⁶

日治時期的留聲機，其主要的生產地是在日本境內，當它被生產出來後，基於富強日本經濟與國力的政策下，它於是被強力行銷至台灣社會中，進行一連串剝削台灣人民經濟的活動（在資本主義強勢的宣傳與包裝下，留聲機這種「大眾化娛樂」，被廣大的台灣人民以辛苦的血汗錢消費，而它被以人民金錢消費的當下，也正以日本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文化入侵、意識再造的多重

⁶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 84 - 85。

⁶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頁 155。

⁶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9。

⁶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姨頭〉，頁 70。

身份，深刻的對台灣殖民社會結構與人民思想空間，進行意識與思維的消費——即是消滅傳統的農村文化與制度、漢民族精神，以及抗日思想），同時，它也以音樂、歌曲的播放形式，對台灣人民進行思想空間的洗腦，因它播放的，幾乎是日本愛國歌曲、日本流行歌曲，以及西方流行歌曲，它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即是透過樂音、歌聲的流行，讓台灣人民的心靈與思維，受到日本現代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潮「廣而深的影響」；這最終的目的，一方面剝削台灣的經濟以回流至日本，強化其國本，另一方面則是對台灣人民展開「心靈工程」、「思想建設」的「再造」（人類的心靈、意識、思想等內容，經常會因聽覺的刺激、影響、感知，而產生微妙的改變）。

九、歌聲

「歌聲」，是屬於「食、衣、住、行、娛樂」中之「娛樂」層面。日治時期的愛國歌聲，其歌詞的內容，大多是替殖民者粉飾不當政權的面目，以及為殖民者歌功頌德，浮誇彰顯其昔日光榮的歷史與偉大的民族情操。除此之外，透過愛國歌曲柔美歌聲的旋律，殖民者所要傳遞的民族意識與文化內涵，便輕易的融進了殖民社會中的各個角落，以撫平社會裡之掙扎、不安的漢民族思想。在王詩琅的小說〈沒落〉裡，曾有段柔美的愛國歌聲，它的出現，是殖民者精心刻意的安排，目的在於傳誦往日「戰勝俄國海軍」的光榮歷史，以及「堅強的國力」的誇耀，和對於「海軍紀念日」的美化⁶⁷；其歌聲的內容如下：

萬世一系皇國の
光を世界に輝かし
明治三十八年の
五月の二十七日は
海軍戦史に試しなき
.....
.....⁶⁸

歌聲，一種「攻心為上」的「遠距戰術」，它具有「制敵機先」、「決勝千里之外」的本質，它的統戰力量，「是無遠弗屆」的。通常，愛國歌聲具有柔性的政治意涵，它亦是統治階層一種「自讚毀他」的政治行為，這種行為的發生，是以「鞏固政權」為主要訴求。

由於它具有柔美性、韻律感，所以，它的歌詞與旋律，一經耳畔，就能直入人心，並以「迅速無息」的方式，「瓦解」被殖民者堅強反抗的意識，「重構」被殖民者已碎裂的思想空間。小說〈沒落〉裡的這段歌聲，所要傳達的政治意涵，

⁶⁷ 參見賴奕倫作：〈日據時期東洋風席捲而來的現代性表現——論王詩琅小說的權力空間辯證〉，頁 172。

⁶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 98 - 99。

無非是日本殖民者以其執政的優勢，藉由「擴展空間」的嘹亮歌聲，宣示殖民地的主權，並表達出日本殖民者不僅成功的「擴張領土」⁶⁹，也成功的「佔領被殖民者的思想空間」（「愛國歌聲」，無非是一種「皇民化」政策的推動手段）。

對於日本殖民政權在台灣社會，所施行的各種思想改造行爲，愛國的作家王詩琅，曾爲此不滿，因他認爲執政當局如此的苛政行徑，將會消滅台灣社會原本就已存在的漢民族思想與精神；他悲憤、不平的情緒，除了可從他的小說裡看出外，亦可從他所發表的新詩〈沙漠上之旅人們〉⁷⁰中看出：

〈沙漠上之旅人們〉

力出盡了
疲倦極了
食糧也喫完了
水一滴也沒有了
駱駝已將斃死了
.....
沙漠的旅人們
耳邊正聽著嘶嘶的狂風作威
沛然的暴雨橫行肆志
黑蒙蒙的飛沙罩住天日
.....
世界好像一團之死灰
閉上了眼睛心裏禁不住叫
罷了！罷了！
束手待那狂風暴雨野獸
任意摧殘任意打撲吞噬
.....
絕望地睜開了眼睛
四面回顧盼望一下
噯呀！
前面不是奧亞錫斯嗎？
他們驚喜的跳躍起來
.....
兄弟們！

⁶⁹ 參見賴奕倫作：〈日據時期東洋風席捲而來的現代性表現——論王詩琅小說的權力空間辯證〉，頁 172。

⁷⁰ 王詩琅所書寫之〈沙漠上之旅人們〉一詩，創作於西元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而此詩則在西元一九三〇年八月七日，發表於《明日》創刊號之中。

協力猛進吧！
 只稍奮起精神
 百撓不屈地擊退他
 那所希望的光明
 快樂的美境片刻就能到了⁷¹

在這首新詩中，「沙漠」、「世界好像一團之死灰」，暗喻為「日治時期底下即將消失之漢民族意識、精神的社會」。而詩中「嘶嘶的狂風」、「沛然的暴雨」、「黑蒙蒙的飛沙」，則是暗喻日本殖民統治者打壓、箝制台灣百姓民族思想、抗日言行的「惡劣手段」。在這首新詩的意境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王詩琅內心裡，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反感，以及欲踐履「無政府主義」的殷切情感。

在日本正式侵華的前後，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地區推行了所謂的「工業化」、「科技化」、「現代化」、「資本主義化」、「大東亞運動」。其中的「大東亞運動」，即是「皇民化運動」（此運動的特色，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思想」）；這一消滅漢民族思想的運動，以一九三七年以後最為劇烈。學者陳芳明，曾為此大東亞運動時期（西元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推行情形，做其詳細的說明：

為遂行日本軍閥的大陸政策，一九三七年爆發的蘆溝橋事變，預告了日後日本政府大規模的軍事侵華行動。軍國主義的升高，終於也為台灣文學帶來了嚴重的心靈傷害。在侵華前夕，台灣總督府發佈禁用中文的命令，廢止所有報紙的中文欄，以及雜誌的中文作品。語言傳統的斷裂，在這段時期最為嚴重。文學創作的活動，也由於檢查制度過於嚴密而呈現荒涼狀態達四年之久。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設在東京的日本文學報國會，開始在朝鮮、台灣、滿州普遍推行皇民文學運動。在這種權力氾濫的情勢裡，台灣作家全然喪失保持沉默的自由。⁷²

此一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其運動的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箝制台灣人民與台灣本土作家的抗日思想。陳芳明接著又說：

要求台灣作家必須支持國策、協力戰爭。幾乎每位具有書寫能力的作家，都不能免於交心表態。因此，以軍事武裝為後盾的皇民文學奉公會，不僅有權力檢查作家思想，還可以指派作家從事宣揚國策的創作，並且也規定部份家參加大東亞文學者會議。這種大規模配合戰爭的文學活動，完全無視文學的自主性，也完全蔑視作家的獨立人權。於是在官方推動的風潮

⁷¹ 參見王詩琅作〈沙漠上之旅人們〉，原載《明日》，創刊號，收入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一夜雨》，卷十，（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頁21-23。

⁷²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1）——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明〉，《聯合文學》，第15卷第10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8月），頁168。

裡，台灣作家有的進行迂迴的抵抗，有的則虛與委蛇，有的則傾斜靠攏。從左翼的楊逵，到右翼的龍瑛宗，其中包括呂赫若、張文環、楊雲萍，以及較為年輕的陳火泉、周金波、王昶雄，都在這場文學其名、政治其實的運動中受到損害與欺侮。皇民文學已經成為文學史的公案，對於它的再評價，應該回到歷史脈絡中進行考察。⁷³

王詩琅的中文創作作品，如〈夜雨〉（一九三五年一月發表）、〈青春〉（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沒落〉（一九三五年八月發表）、〈老姨頭〉（一九三六年七月發表）、〈十字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表）等小說，都是在皇民化運動尚未激烈展開前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開始，皇民化運動全面展開（台灣總督府宣布全面禁止漢文創作，如要創作，則須以日文（和文）創作；此一禁令的施行，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當天，才得結束），在此皇民化運動全面展開時期，王詩琅也深受其日本官方所強勢推動之皇民文學運動（皇民化政策之一）的影響，而被迫暫時停止中文的小說創作。

日人口中所謂的「工業化」、「科技化」、「現代化」、「皇民化」、「資本主義化」，說穿了，無非是一種打壓台灣漢民族精神、強化日本帝國主義、發揚資本主義思想，與深耕日本殖民文化的權力擴張政策；這些政策的施行，實是一種對台灣人民思想空間的侵略。基於上述，我們可以明白，日本統治者對台灣社會人民思想的再造手段，的確是無孔不入，而這也讓我們了解到日本殖民政府，其狂暴權力之威脅、擴張的可怕本質。

第四節 小結

體察王詩琅的寫作方向，可以知悉，他確實已觀察到當時殖民社會的現代化律動。他的寫實作品，真實的陳述出了台灣知識份子選擇精神層面的叛逃因素。不過，他批判、諷刺的筆觸，並不全然針對殖民政權⁷⁴，因知識青年的意識與情感，亦是他作品進行批判的動力。

王詩琅的小說，其批判的角度與力道，大多用在左派社會運動者的身上。他小說諷刺的重心，在於揭露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狂暴肆虐的實相。他的文學作品，是三〇年代城鎮青年與知識份子被忽視、被邊緣化、的具體證明。王氏小說所透露的主要旨意，一方面訴說民族抗爭活動已走入歷史的軌道，一方面也訴說霸道的資本家商業氣息已鋪天蓋地的淹沒了整個台灣島國⁷⁵。他小說中的譏諷是深刻的，也由於是深刻的反諷，其小說所給予當時與後世的啓迪和影響，就顯得十分的廣泛且深遠。

⁷³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1）——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明〉，頁 168。

⁷⁴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43。

⁷⁵ 參見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頁 143。

第五章 小說流派的呈現

西方文學，從十七世紀以來，由於受各種文藝思潮演進的影響，於是在流派的呈現上，有了多元多樣之主義流派的風貌¹。無論是中國五四運動²所推動的文學，還是台灣新文學運動³所產生具有抗日、民族平等、本土意識、鄉土懷舊、都市關心等性質的文學，其文學內涵與結構，也深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而產生了種種流派的文風。

由於王詩琅自幼年到成人，其文學思想的生成，亦受西方文藝思潮的耕植，所以，觀察王詩琅的小說，不難發現他的小說內涵、結構中，也呈現出各種西方小說的流派。綜觀他的小說，可發現其流派的風貌，有四種主義，即是：「寫實主義」、「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

本章所要探討的，即是王詩琅小說之中所呈現的流派風貌。本章的架構，共分五節，前面四節，為主要的架構，分別探討、分析王詩琅小說中的四大流派，最後的第五節，則為「小結」。

第一節 寫實主義

「寫實主義」，即是東西方文論家所謂的「現實主義」⁴。英國小說家狄福的《魯賓遜漂流記》，是西方最早具有寫實主義文風的小說。西方文學家愛琪華斯的小說《拉克林特堡》，描寫地主的罪行與貧困人家的窮苦生活，也是充滿著寫實主義精神的小說。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描寫的是一個不安於室的婦人，一心夢想浪漫的環境，於是在情不自禁的情況下，背判了她的丈夫，追求她心中極端渴望的浪蕩愛情。《包法利夫人》的內容，寫的是人性與社會最為恥辱與黑暗的現實層面⁵，此一小說的面世，為全世界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它不僅掩蓋了浪漫文學的光芒，也開啓了寫實小說的流行之風。

文學創作者，認為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忠實的表達自然現象、人生面貌、人類情感、社會狀態的種種現實景象於小說中，就是富含寫實主義色彩的小說。寫實主義的小說，常將城鎮罪惡的現狀與社會污穢的真相，透過理智的心靈與生

¹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初版），頁124。

² 反抗舊中國思維，宣揚民主、科學、倫理為新中國社會之建設指標的「五四運動」，其發起人為胡適與陳獨秀。五四運動，是一種長期抗日的政治活動，也是一種重建中國社會秩序的新文化運動。參見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3年9月，再版），頁19-20。

³ 本文第一章「緒論」頁1的註腳文字之中，有「台灣新文學運動」由來的簡單敘述，在此則不再贅述。

⁴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128。

⁵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128-129。

動的筆觸，如實的描繪出來⁶；總而言之，積極的將生活中之種種現狀，真實的書寫出來之小說，即是充滿現實主義的寫實小說。

寫實主義的小說，對於人生與社會，通常有著針砭藥石的效果，其特色，具有「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精神。此類的小說家，其小說內容，著重人物性格的刻劃，希望將故事寫得真實且逼真，令閱讀之人的心底，能留下深刻的故事氛圍。初期的寫實小說，只注重社會的種種表象，至十九世紀末期，寫實小說則不只著重於社會表面的現象，也著重於遺傳、民族、環境對人性所帶來之經驗性質的影響。如英國的文學家哈代與高爾斯華綏的文學作品⁷，皆相當著重此一經驗性質之寫實文風的筆調。

寫實主義的小說，通常具有三個層面的文學特徵，即是：「如實描繪」、「批判諷刺」、「譴責揭發」。而小說〈老婊頭〉，亦具上述三項寫實特徵，論述如下：

一、如實描繪

人類生活環境中所發生的諸多事件，有些屬於平淡，有些屬於新奇，也有些是屬於陰暗的醜陋面。這些繁雜的事情，通常是社會大眾似曾相識，或者是耳熟能詳的，文學家將之寫入小說故事中，令讀者閱覽後，頓覺熟悉、親切，並深具相同的感受，甚至於，會錯覺的以為，其小說故事寫的就是自己的遭遇。新奇、超逸的小說人物，經常為眾人所注意、欣賞⁸，於是自然而然，便轉化為社會大眾心靈裡，最敬重、最感佩的對象。

醜陋、黑暗的人性事件，時常是社會大眾所厭離的，於是，自然而然的轉變為眾人心中鄙視的目標。總而言之，文學家書寫的是平淡，是超逸，還是醜陋，其結果皆是能吸引社會大眾的心理，引發社會人民的興趣。多數的小說創作者，時常會以寫實的精神和技巧，裸露、真實的將諸多社會現狀、人性變化，書寫於小說創作裡，並將庸俗的內容、華麗的面貌、純樸的本質、醜陋的態勢，如實的描繪而出。進一步的來說，即是不加粉飾，公正客觀的真實描述，使眾人自身去評斷、鑑賞、內省、革新⁹。東、西方眾多的文學家，多以「警世」、「醒人」的文學創作方法，來書寫小說。

多數的文學家能自人類平常的生存空間裡，挖掘新的創作的元素，如實的描寫部份生活情形，以成為感動人心的小說故事¹⁰。在台灣本土的小說裡，經常可遇見此種文學創作。「如實描繪」，是王詩琅〈老婊頭〉其中一種寫實的批判手法，它忠實書寫出老鴿鹽橄欖治、女兒瓊珠、年輕妓女秀仔和阿月等人的生活與內心情感的無奈。王詩琅小說所塑造出的這一群社會弱勢族群，皆是日治時期賣淫街中，其老鴿、娼妓的真實縮影：

⁶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29。

⁷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28。

⁸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53。

⁹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53 - 154。

¹⁰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54。

瓊珠不管答應不答應，將手提包拿出的支可力糖塞進她的口裏。

「我剛才在西元看見一款真好看的綢仔，一尺一圓二角，我想要做一領長衫，拿十圓給我，好嗎？」

「你一日到晚，都是甚麼洋裝嘞，甚麼長衫嘞，皮鞋嘞，做個不了。我拿錢不夠你開使，今天沒錢。」

她扭過身不睬她。

「阿娘，那塊實在真好看，祇這一領我就不再做了，好嗎？阿娘。」

「沒錢，說沒錢就沒錢。」

她裝板著臉，任她搖撼。

瓊珠看看無望了，氣憤憤大著腳步聲，便向後廳去。

「阿月，你這十圓拿給她。」

停一會，她由囊裏拿出鈔票給阿月。

一錢命的她，於這女兒是任她恣意揮霍。每次她的要求，初雖拒絕，但終經不起她吵鬧和發惱，也就軟化了。今天也是這樣收場。¹¹

「阿姆，秀仔講食那款藥，病沒有甚麼好。反倒痛起來，叫我問你，明日去給醫生看……好不好……」

很久就窺伺她沒有空閒的阿月，看她水煙吸得有些舒適了，方才嚶嚶囁囁、諂笑著，微細著聲音問。

她瞧了阿月一眼，一言不發，慢慢由抽屜拿出粗紙，拭著煙吹筒。這麼來，倒使阿月很難過地怔住了。她真歎，今天沒有生意，她的焦燥正無處發洩，這樣正好導引她的脾氣爆發。

「那就奇，幾十年間，我這款藥，沒有個說沒應驗，臭賤腔當不住三下開山斧，賺無三二個錢，今天就有熱，明天就激淋。哼！當初時，我一夜當過十三個河南仔兵，還是這麼肥。」

她忽然提高起破鑼般的嗓子，拍著突出的胸膛罵起來了。阿月駭得不敢做聲，畏縮地退到剛才站著的門首。¹²

故事中，王詩琅深刻描寫出阿月因同情秀仔生病，以致自身遭到壞脾氣的鹽橄欖治辱罵之不人道情景（從小被老鴿鹽橄欖治以金錢買來，長大後再受冷酷無情的鹽橄欖治控制，以令其進行性交易，為自私自利、見錢眼開、視錢如命的鹽橄欖治賺取黑心錢，雖然替她賣命，但仍時常受氣於她；平常除了被老鴿人力剝削、壓榨外，還要受氣於老鴿，小妓女的命運永遠孤獨、坎坷，其日子過的是毫無人性、毫無平等、毫無自由、毫無人權的奴化生活），看了實令人產生不忍之心；此篇小說所描寫的，皆是娼妓含淚的現實生活狀況。

¹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姨頭〉，《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7月），頁70-71。

¹² 參見王詩琅作：〈老姨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66-67。

二、批判諷刺

對於社會生活的黑暗、人心的缺失，皆運用批判、諷刺的手法來陳述¹³。在〈老婊頭〉中，可以察覺出作者以反面批判、譏評、諷刺的方式，描述其殖民社會中，種種趨炎附勢的功利主義心態：

「哦，阿治官〔官，對婦女的稱呼〕，真早啊，坐啦。」

「恁才早。」

她點點頭，也附和他微笑，她的臉上卻露了這素不相識，平時是極傲慢的，怎會這麼慇懃同她寒暄的疑訝的神色。她一手由懷裏掏出預金簿給他。¹⁴

「哦，阿治官，這麼早，坐啦坐啦。」

這位當地的紳士又是市議員的專務向她這麼招呼，不但使她頭暈，確連別的傍邊的人都驚駭起來。¹⁵

王詩琅的〈老婊頭〉，對台灣殖民社會底下，其資產階級者之鞠躬哈腰、逢迎諂媚的市儈嘴臉，以深度的批判與諷刺技巧，加以生動鮮明的描繪。

三、譴責揭發

此種寫作方法，是將現實社會中之各種陰暗的角落、不為人知的現象、朦朧未明的人心層面，與各式現實問題，以嚴厲、激昂的譴責方式，詳加揭發其不當的現狀，這與批判、諷刺的手法相近，不過，它的言辭，經常過於顯露，筆觸毫無保留，有時甚至過於渲染描述，為的是吸引大眾好奇的心態，基於此，常令人民產生激烈的刺激感受¹⁶。作家王詩琅的〈老婊頭〉，其部份內容，即在譴責揭發當時社會中，其行屍走肉的娼妓，為求生存，不惜踐踏自身人性尊嚴，在堤防邊、榕樹下拉客賣淫的醜陋情形：

夜愈深，夜神愈展開他的巨大的黑手。這一帶卻反乎平常，愈為肅靜，不歇地落下的微雨，徒然增加陰鬱。若要衝破這空虛的空氣，怕祇有自動車的汽笛。她雖然坐著吸煙，眼睛卻不斷地注視行人。她鎖著眉不展。夜來還沒有一個客，確是使她焦燥，一天沒有收入，就是意味一天損失。

因為下雨，她的這些女子，不能照老例站在堤防邊攔路扭人，所以時常稀

¹³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54。

¹⁴ 參見參見王詩琅作：〈老婊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6 號，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65。

¹⁵ 參見參見王詩琅作：〈老婊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6 號，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65。

¹⁶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54。

有的通行人，卻任他們撕破喉嚨喊坐，連回頭也不回頭。¹⁷

「坐啦。」

她們看由水門的那邊，緊步跑到榕樹下停步了的一個似鄉村人，好像約齊一樣喊。那個人身雖不動，眼睛卻呆呆地瞧這兒。

「來坐啦。」

阿月又叫了一聲，看他仍然癡望著不動，她跳下石磴，走到樹下，把他大腿一擰，堆著笑。

「來去坐啦，不要緊。」

「沒錢。」

「不要細膩〔不必客氣〕，不是要向你借。」

阿月一面說，一面強拉住他的手跑。那個人卻含羞地笑，由她扭。

鹽橄欖治眼看阿月扭那人過了廳，又轉了彎入房去，纔吐了一口氣，臉上露著喜色。¹⁸

王詩琅的〈老婊頭〉，赤裸裸的表現出不知廉恥、不知反省、道德淪喪的人心現象；它忠實的投射出人類社會中的黑暗面，與人心深處的劣根性，它也揭發了台灣殖民社會中「性別歧視」、「階級支配」、「種族奴化」之現實、殘酷的生活。

觀察王詩琅的小說，其最具有寫實主義色彩的小說，則首推〈老婊頭〉。〈老婊頭〉所呈現的主義流派是多重的，它除了呈現「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外，亦呈現「寫實主義」的精神。在〈老婊頭〉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作家王詩琅，以相當寫實、譏諷的手法，將日本殖民時期的娼婦、資本主義者、拜金主義者、父權崇尚者、腐化的殖民社會環境、賣淫空間暗無天日的光景，一一如實的揭露出來。

第二節 理想主義

一般而言，文學家、文藝創作者，心中要有理想，文學的產生，是為人生，是為道德，是為服務人群與社會的，不能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無所貢獻於世界與人類。所以，文學家與文藝創作者，經常會藉各式各樣虛構、虛擬的小說人物和情節，來諷刺現實生活，以反映出個人心中的理想生活層面。換言之，即是不滿現狀、不滿現實世界，進而追尋心中理想的主義¹⁹，而這種文藝性質的主義，就

¹⁷ 參見參見王詩琅作：〈老婊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66。

¹⁸ 參見參見王詩琅作：〈老婊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67-68。

¹⁹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131。

是「理想主義」。

例如，十六世紀英國的摩爾，其文學作品《烏托邦》，即是描繪、敘述理想島國及其社會生活的種種情形，而這也間接反諷了當時腐化的社會生活，是多麼的令人厭離。而西方的小說家史惠夫特，其文學作品《格列佛遊記》中，敘述迷途的水手，遊歷了大人國、小人國、飛翔之島，在故事情節的敘述過程裡，不難看出憤世嫉俗的作者史惠夫特，藉小說的內容，對於當時的社會予以嘲諷²⁰。上述二人，皆因不滿自身所居處的社會現狀，而藉小說中所描寫的故事，諷刺了他們居處的現實生活，也間接的將他們心中理想的社會、國度，寄託在他們的小說之中，期以膚慰自己，也期以發人深省、引人共鳴，他們這樣的文學、這樣的小說，即是所謂具有「理想主義」風貌的小說。

基於上述的認知，可覺察出王詩琅的小說，也具有「理想主義」的風貌與性質。如在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裡，即可窺見「理想主義」的風貌：

當我接到這一道調動的辭令之時，心裏頭著實有點忐忑不安，正是所謂「亦喜亦憂」，喜的是久年渴望著的祖國革命策源地因此可以親履其地，投入其懷抱，宿望可以如願以償。憂的是自己現在的立場是站在日人這邊的，縱然內心是萬分的不願意，但祖國人士會不會把自己也視同日人，以為是敵人呢？但又想好不容易才找覓到這份三餐以繼的職業，已算是一個飯碗，現在是吃定了，如果不願意遵令去的話，等於砸破了飯碗，祇好辭職不幹，那麼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再則：第一、這場侵華戰爭雖然是不容狡辯的罪行，但日人嚷得震天價響的「膺懲暴支」的這場戰事的實際情況，淪陷區的人民生活如何？自己亟欲明瞭，也好藉此機會，看個究竟；第二、關心自己婚事的母親，也曾一再叮嚀過：「你也快要三十了，在臺灣左找右找，都未曾找到一個適合的對象，倘能夠找到一個像樣的唐山女孩，將來我們回到唐山祖家定居也很方便。」所以經過了一番的考慮之後，也就決意接受了。當我接受橫山支配人手交辭令時，內心如何，姑且不提，表面上是欣然的。²¹

故事的一開頭，其呈現出的心理掙扎現象與矛盾情感，是源自於故事主人翁李青年心底之「漢民族意識」的不安狀態。其關於漢民族意識的描寫，在接下的故事內容中，亦有呈現：

中國的抗日戰是舉國一致的，廣東人反抗日寇入侵，當然是更激烈的，祇是為了不願予敵人有所利用，堅壁清野得如此徹底，真使我感到有點意外，也有點痛快。我從各種角度來觀察這些留在淪陷區的同胞們的行動，

²⁰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31 - 132。

²¹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台北：聯合報社，1980年10月27日）。

忖度人心，深深感到這地方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潛在意識更合而匯成了強烈的抵抗力量，來對付敵人。我想到這點，滿目瘡痍，慘遭戰禍破壞的街面，沒有半點正常的年景，也好像得到了解釋似的，心裏也就豁然了。

22

從故事裡，我們除了感受到濃厚的漢民族情感外，也體會到日人侵華的醜陋行徑，與作家王詩琅內心紛雜的抗日情緒。接下來的故事內容，則可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殘酷現狀：

廣州市是廣東省會，不但是華南最大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國建立的革命策源地，一切都最進步，人文薈萃，人口百萬以上，本來熱鬧異常。自從日本華南軍強佔以後，事前中國政府又實施焦土抗戰，精華地方全燬，市民已參加抗戰的固然不在，市民避亂的也已奔避一空，據說現在祇剩一萬多人，幾成死城，我方游擊人員異常的活躍，為了應付日軍，不但死傷時有所聞，且幾乎是寢食難安。²³

上述故事的描寫，間接反映了作家王詩琅，對於日本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侵略行爲的不滿。在後續的情節中，王詩琅透過小說人物一問一答的形式，來間接表現他頗重視漢民族文化與歷史的存在：

「你唸過什麼高中？校地在那裏？」我發問。

「百粵高中畢業，校址在本市惠愛東路。」

「七七事件在什麼地方發生？」

「北平郊外的盧溝橋。」

「天津條約是為什麼簽訂的？結果怎樣？」

「林則徐在本省燒燬鴉片，英國藉機發動戰爭，清廷敗戰，英國迫清廷簽訂的，賠款、開五通商港口，准許吸大烟。」

此外，還問了國內外的史地題，她都對答如流。²⁴

在下段的故事情節中，王詩琅藉由小說人物的對話，闡述了新中國的建設（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化的建設），正面臨著雙重的打壓：一方面是傳統封建思想的阻礙，另一方面則是日本強權的打壓。這雙重壓迫情景的陳述，說明了王詩琅心底對於當時社會現狀的極度不滿：

「那是什麼塔？」

²²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²³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²⁴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我本在山下就看見，這時候仰望著聳立在眼前的塔間。

「中山塔呀，是紀念孫中山先生蓋的，附近還有早年孫中山先生的讀書處。」我重新體認新中國在萬般困難中從事新建設的努力，一面這新的中國既要跟古老的封建遺孽搏鬥，現在更遭遇到外來的強敵的侵略。²⁵

之後的故事情節，則描寫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體系、文化，以及人民的戕害，這除了間接反諷當時不合理、不平等之社會現狀外，亦間接表達出作家王詩琅心中所欲追求的理想、願景，已從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轉向回歸於「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的認同」：

冬初的一個大好日子，蔚藍的天空，晴碧如洗，半點的雲翳也沒有。我們照老例，遊罷上下九甫路，就近吃完了午飯，穿過被戰禍破壞，兩旁盡是殘牆頹壁瓦磚的馬路，來到早已重開店舖的六二三路。我意欲邀她到沙面的洋館子喝咖啡，但又恐站在沙面租界橋頭的印度警衛，因為她是中國人，不准她進去，我倆就停腳不前。方在躊躇的時候，我忽然對這沙面租界——一面靠珠江，其餘三面盡是大水溝，僅憑幾道橋與外界交通，發生了疑問，就順便問道：

「洋鬼子真會享受，他們在中國的土地找到這麼好的地方，裏面佈置得那麼清潔、寧靜，祇有幾道橋，與外界隔絕，構成自己的世界。這租界到底是在甚麼時候有的？」

「唉！說起來，中國的所謂『租界』都是中國受外侮的傷痕。這沙面租界也是一樣，沒有例外。這沙面本來是東江、西江、北江等三江的河流匯集處的珠江旁邊一塊荒地，在清朝的道光二十二年廣州開闢為商埠後，英法兩國即強迫滿清政府劃現在的沙面為租界，並在其三面挖開小河溝，引珠江的江水作為它的流水溝渠為與外界隔絕之用，架起橋來乃為外界交通。你看每一橋頭都有印度警衛把守，中國人除了他們的使用人，及特殊人物之外，都不准出入。國人的土地，自己的鄉土都不准許出入，真真是豈有此理，你說應該不應該？」她似乎已有點興奮，我佩服她歷史知識，但也不願進一步再往下追問。²⁶

綜觀以上的分析得知，王詩琅本身對於當時的社會現狀，是十分不予認同的，基於此，他間接的將自身的理想，寄託於此篇小說中表現出來。王詩琅心中所追求的理想、願景，歸納如下：

一、破除封建思想，掙脫傳統社會的樊籠。

²⁵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²⁶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

二、打破種族隔閡，消滅種族歧視，實現民族平等，追求民族的解放²⁷，全面實現民族主義²⁸。全面恢復漢民族精神，全面振興漢民族文化。

三、打倒資本主義，消滅階級制度。打倒殖民主義，打倒帝國主義²⁹，消除不公義的社會亂象與體制。

四、建立沒有人口壓迫、經濟壓迫、政治壓迫³⁰、文化壓迫，以及意識型態壓迫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些關懷人類生活的文學創作者，遇見人類生活中有許多缺失存在，人性中有許多陰暗面存在，而自身又有個人的願望、理想，以及見解，於是就藉由小說作品來反映人類社會的問題，表達個人心中的理想和觀點。如中國劉鶚的《老殘遊記》與李汝珍的《鏡花緣》，即是歸屬於這類形式的文學作品。作家李汝珍，是藉由富有趣味性的故事內容，對當時某些生活層面的缺失，提出自身理想的、見解、觀點，以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而此時這種種不當的亂象已然消失，不復存在，女性的身份、地位，已提高甚多，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權益。作家李汝珍率先透過小說作品，來寄託他對性女觀點的理想、願景，引發社會群眾的關注，終究獲得解決³¹，基於上述，可知小說作品，在社會的群體之中，有其深遠的影響力量。

多數的社會大眾，以為文學是一種教育、改善社會與人民生活的絕佳工具，於是，社會群眾便習慣性的依循文學創作者所描述的理想圖景去發展、實現；由此可知，文學創作者的理想，能夠推動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發展。在多數的時間裡，文學作家某方面的理想，早已是社會群眾心底新奇的願景，而這種願景，其實已在社會群體裡孕育許久，於是，文學作家便順應時勢的藉由文學的創作，將其願景實現出來³²。進一步的來說，直觀力敏銳的文學家，能將社會群眾心靈裡的願景，轉化為他的理想、見解，並適時的將其願景，以高超的筆調，寫入了小說故事之中，如此的文學作品，在面世之後，定能引起社會群體的共鳴。

文學家代表的心聲越為廣泛，其迴響的範圍也就越為廣大。各式各樣的「理想」，藉由文學形式與內涵展現出來，即會在社會群體思維裡漸次的成形、圓熟，進而產生改造的動能。社會、群眾注意何種現象？追求何種現象？尋覓何種現象？文學創作者，就應立即將其掌控住，並藉由小說創作表達、抒發出來。文學創作在眾多層面，會引領社會群體的覺醒。文學家托爾斯泰說曾說：「藝術，其

²⁷ 參見周世輔著：《國父思想要義》，（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9月，初版），頁58。

²⁸ 參見周世輔著：《國父思想要義》，頁57。

²⁹ 參見周世輔著：《國父思想要義》，頁55。

³⁰ 參見周世輔著：《國父思想要義》，頁48-49。

³¹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155。

³²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155-156。

實是人類生活的鏡子。」托爾斯泰此句名言，實是最真誠、最中肯的肺腑之言³³。而台灣作家王詩琅的文學作品——小說，無疑是一種高度的藝術，無疑是反映人類生活的鏡子。

第三節 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是一種鼓吹自由、自主思維的主義。這種主義，在道德、倫理上，與西方的博愛主義有著異曲同工的內涵。它的主張，即是「反對階級」、「種族平等」、「國家互重」³⁴，而它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創造一個互助、互信、互重、自由、平等、博愛的幸福社會。這種具有關懷生命、關懷人類生活的主義，影響了東西方文學世界之眾多文藝工作者的文學觀。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雨果的《哀史》、皆是富有人道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美國女創作作家斯陀夫人的《黑奴籲天錄》，其內容、結構，對於美國本土黑奴的苦難處境，強烈表達出關懷、憐憫與同情³⁵，此《黑奴籲天錄》，亦是具有「人道主義」內涵的文學作品。

在王詩琅小說〈青春〉裡，其充滿人道主義的內涵，處處可見：

「今天身體怎樣？」

「有些懶。沒有什麼要緊的，結局不久總都是要……」

她搖一搖頭，講到中途，望一望千代子，忽又緘起唇，露著絕望的冷笑。

「說什麼，你又感傷起來了，你這樣聰明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醫生說的，未必全部都可以相信。就是入這裏被宣告絕望的，不是許多倒轉好起來嗎？醫生不是神仙。科學還未全能，三個月前，聽說也曾對德田暗講我已無望，現在倒反說有點起色，說若照這樣繼續下去，不久一定包管痊癒。你儘可慢慢寬寬靜養，不必胡亂去想他吧！」³⁶

故事中，日本人千代子，不因月雲是台灣人就嫌棄、厭離她，反而時時關心她，對她噓寒問暖、關懷備至。日人千代子對台人月雲的友誼，是一種異民族的友愛之情，她們之間，沒有種族的隔閡、沒有國族的差別、沒有次等國民的觀念、沒有文化的差異、沒有語言的代溝、沒有階級的分別，她們有的，只是種族的和協、只是民族的平等、只是國族的融洽、只是同等的身份、只是彼此互相的信任與尊重；而這些，正是王詩琅此篇小說所要表達的人道主義內涵之一。

³³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56。

³⁴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32。

³⁵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32 - 133。

³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4 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 年 4 月），頁 119 - 120。

此外，王詩琅在小說中所要表達的另一層人道主義內涵，則是由日人醫生原口、主任醫生、台人月雲、日人看護婦河本，以及台人平民水河叔表現出來：

「樓上的那位水河叔，聽說很危險。剛才原口先生拿酸素吸入器去給他吸入。」³⁷

初入這療養所經過四個月，消瘦的體重也增加，臉色也好起來了。來看她的大哥，順便往診察室叩問主任醫生的時候，他說：「大概健康人的脈搏、呼吸、體溫是有一定的標準。三者若有其一亂調，則是病人。尤其是這類的病人，三項最不整齊。」他拿出診察書給他看，「最近的容態，這三項已漸漸接近起來，若沒有特別的變卦，至來年四月可以出院也未可知。」

³⁸

千代子忽又想甚麼似的：

「原口先生聽說後禮拜要和河本舉結婚式，你準備賀禮沒有？」

「真的嗎？我可是不知道的，聽說原口先生父母不肯，忽又什麼要舉結婚式呢？」

「河本是這裏住最久的看護婦，誰也都知道他們的戀愛已是很久的事。這次說是經院長的斡旋，父母纔肯承應的。」³⁹

大哥忙跑出了病室的原口先生的身傍。

「沒有法子了！連酸素吸入都吸不來。待一刻，再注射『干弗兒』看，我想大概祇有今晚或是明朝之久，蘇兄，你還是趕快回去，準備些後事要緊。」

⁴⁰

上述故事中，日人醫生們，皆竭盡心力為台人病患醫治病痛，他們善盡醫生救人的天職，無私的奉獻；他們不因對象是台人，就產生種族歧視、國族差異、階級分別。日人醫生們，其平等、博愛、關懷生命的行醫理念，是一種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表現，而這也是王詩琅小說另一層面的人道關懷。此外，日人醫生原口與日人看護婦河本的戀愛、婚姻，並不會因為彼此身份、地位、階級的不同，而阻隔他們愛情的發展與婚事的進行，這樣的故事情節，表現了人道主義之平等、互信、互愛、互重的意涵。由上述的分析得知，王詩琅此篇小說，實富有人道主義的色彩。

³⁷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0。

³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2。

³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4。

⁴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頁 125。

第四節 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王詩琅心中極欲實現的一種「理想」與「願景」。由於它陳義過高，又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圖」與「政治色彩」，所以，在東西方各種文藝思潮的理論中，常從「理想主義」的內涵與脈絡中，單獨的被抽離出來，獨立成一種富有「政治性企圖」的文學理論系統。

「虛無主義」⁴¹，在某個層面的內涵上，與「無政府主義」相近，它是一種強烈的政治訴求，它盛行於十九世紀中葉，它的發源地，即是俄國。它激烈的否定所有政治與宗教的威權主張、環境，它的目的，主要徹底革新人類社會的體制，令社會各個階級歸於平等⁴²，令社會的每一個人，皆不受政治與宗教的威權控制，享有個人不受任何拘束的活動自由與生存權利。

虛無主義，原本是一種政治性質的思想，後來，卻演變成爲一種文藝思潮、文學創作理念。它的出現，影響了俄國文學的發展。俄國文學家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與阿志巴綏夫的小說《沙寧》⁴³，皆是富有「虛無主義」風貌的文學作品⁴⁴；此一主義的文風，後來也逐漸影響東西方許多國家的文學。

虛無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兩者之間雖有部份相似之處，但主要的意涵和精神仍有相當大的不同。虛無主義具有非常大的負面作用和破壞性、毀滅性，它只知信任科學卻無法解決精神、心理層面的疑慮和問題，而且亦認爲個人的情感、思想、行爲享有絕對的自主和自由，對於國家、社會、族群、以至於宗教、各種團體所要賦予人的責任、權利和義務，皆可假借追求個人無上的自主與自由而予以排斥、拒絕（它是一種以追求個人完全自由的爲主要原則、精神的主義，此種主義的特色，在於個人無上絕對的自由，完全凌駕於國家、社會和群體的秩序及體制，是一種具有極端危險性的主義），於是，它極易陷入作繭自縛的困厄之中，最後，終將步入墮落、崩解的命運，因此，虛無主義爲王詩琅所反對。而富有積極性質、社會解放性質的無政府主義（即安那其主義）⁴⁵，才是王詩琅心中極欲主張、追求的主義。

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與中國「老子」的治世、處世哲學相似。從老子《道德經》之〈第三十七章〉、〈第五十七章〉、〈第六十三章〉、〈第八十章〉裡，可以了解到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提倡者」，其實就是「老子」。

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七章〉中，曾述及「順應自然」，才是安定天下、萬物最好的方法：

⁴¹ 「虛無主義」一詞，始見於俄國文學家屠格涅夫在西元 1862 年之際，所創作的小說《父與子》內容之中。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35。

⁴²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35。

⁴³ 俄國文學家阿志巴綏夫的小說《沙寧》，其內容在於描述小說主角沙寧，享有個人絕對的戀愛自由，沙寧認爲，生活的意義全都在自由戀愛的情感上。小說主角沙寧的人生觀，認爲愛情是無價的，而倫理、道德與政治、社會，都是可以視而不見的。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35。

⁴⁴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頁 135。

⁴⁵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3 - 114。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⁴⁶

老子《道德經》〈第五十七章〉裡，論及「無為之道」，是治理天下、人民的良方：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朝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⁴⁷

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三章〉中，對於聖人治理天下的方式，提出了進一步的看法：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⁴⁸

老子《道德經》〈第八十章〉裡，對於理想的生活環境、生存國度，有其詳細的描述：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⁴⁹

在王詩琅的小說中，亦可窺見「無政府主義」往來穿梭的身影。如在他的小說〈夜雨〉裡，他藉白描、批判、反諷的手法，表現出小說故事中，所欲反映的「無政府主義」精神：

「做生意欠本錢，別的工作又不慣。自十五歲就入工場學疊鉛字，到現在三十九歲。這樣像白絲蟲一樣；文不像童生，武不像槍兵，幼的做不來，粗的動不起，這不景氣的當兒，還有誰要嗎？」

「我也已經做到山窮水盡了，可以典的都已典完，借得來的也都已借過，

⁴⁶ 參見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1月，初版），頁68。

⁴⁷ 參見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頁93。

⁴⁸ 參見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頁100。

⁴⁹ 參見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頁117。

明天牽孀的會錢，也要和前月一齊還他，你可是打算怎樣？好好的工作，罷了什麼工，休息的禮拜日，就是沒有工資，不過稍苦一點，有甚麼相干？別的都不要緊，像我們罷得連米連水都沒有。」⁵⁰

自罷工以來，沒有餘蓄的有德一家，如漏洩的水甕，一天告迫一天了。老實日給一塊半的他，也沒有別的出息，那裏有積蓄的餘地呢？所以稱為賢內助的阿換，向四方親戚朋友告借，也已借得沒有地方可借了，幾件小金首飾也已典完。所以伉儷的他夫妻，近來為著些少的問題，稍不稍，就起衝突，甚至較鬧打架。自然這重壓的空氣，流到雖然貧窮，卻還和氣的他們的家庭，連活潑的秀蘭和今年纔入學的頑皮的隆興，也自然而然，在無意識裏，受其所染了。⁵¹

他不知道自己的窘迫的生活，錯雜的苦悶，亂麻的心緒，要怎樣才好？W工場的青年工們憤慨業主，要廢掉休息也有工資的禮拜日，開始罷工。自己們熟練工，也為生活的切實相關，呼應站起來，動起全臺北印刷工組合的組合員總同盟罷工，也不過是生活被脅威而蹶起的。但結果歸於職工的全面慘敗，究其原因，雖是惡劣的業主對抗工人，向內地大量的移入工人及新雇臺灣人，買收內奸，來攪亂陣營。就是自己們的團結不固，指導方針不好，任幾個人操縱，也不能說沒有其責，他覺得什麼人都恨不得的。業主也是為景氣壞不能如前多霑潤工人，自己們卻是為生活而蹶起，那更是正當的行動，就是那些內奸，是擋不住長久的罷工，而降服的可憐蟲，這些都不是罷工的責任者，他覺得似乎別有個大的、看不見的責任者。⁵²

「你叫他做別的經紀，我想是難的。前兩月做的，那小生意，是最好的例子。這樣率直，且沒有經驗，若再做別的生意，怕會再虧了本，可就了不得的。最蠢就是這些勞動者，不守本分，不想那些頭家們，是有官勢、有錢勢，任你怎樣，那裏能勝過他們，豈不是，像以卵碰石頭嗎？我想來想去，還是……」⁵³

在〈夜雨〉裡，我們看到王詩琅藉「罷工」、「勞資雙方的衝突」、「政商勾結的權勢」等故事情節，來反映日治時期台灣殖民社會中，其不合理的「薪資結構」、「資產階級」、「勞力剝削」、「人權壓迫」等現象，而這種種不合理情形的發生，都是日本殖民政府，強行推動「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體制所造成的；這些故事情節，間接表現了王詩琅心中對於「日本殖民政權」的厭惡，

⁵⁰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第一線》，第2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5年1月），頁152-153。

⁵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頁153。

⁵²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頁155。

⁵³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頁156。

以及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渴望。

在小說〈沒落〉裡，同樣可以遇見王詩琅將心中渴求之「無政府主義」的精神，投影於故事之中：

實在，他六十五年的生涯，是波瀾重造成起來的奮鬥的歷史。十六歲時，別了駢駢破爛的生家，赤手空拳出了鄉關晉江。到這臺北來做雜貨行商的小生意。因資性伶俐，到日本領臺當兒，在混亂裏賺了一注財，就自營起雜貨小賣，生意卻很好漸漸隆盛起來，後就改變為大賣了。到歐洲大戰當中，各產業滋然勃興，株券一天高漲一天，他那裏願意眼巴巴看人家的財產，好像吹起樹膠的風船一樣膨脹起來。他的野心已是疼癢十分了。他也就伸手拈濡起來，起初也僥倖百發百中，一時風傳有三四十萬的家財。歐戰告歇，占漁人之利的日本資本主義海嘯般的反動景氣襲擊來了。像深秋的落葉，物價一齊紛紛跌落。他為伸過手，賺的償不夠，倒虧了許多本。整理起來剩不上五萬。以後更是事事挫折，伸東缺損，伸西也是虧本。兼之幾年來殺人般的不景氣，泉裕商行的生意更壞，現在已是風前之燭很難支撐了。老實，他的不動產抵當得幾乎平殆空了。⁵⁴

聽說士林的那塊二百石租的田，近日中由債權者要競賣了。近年來財產的佚散實在駭人，大昨天賣去田一塊，家宅二座，昨天失去家宅二座。就是店裏的金融更是困難窘迫，父親為牠弄得沒有寧日，弄得頭暈目花。每日為繳納手形，奔走二十三十圓的小額不是甚麼稀奇的。現在簡直若將家財抵起債務清算起來，怕祇有剩個「空」字罷。換句話說，自己們已是完全顛落到普羅列搭利亞群了！⁵⁵

英英烈烈從容就義，大聲疾呼痛論淋漓那有什麼稀罕。但耐久地慘憺辛苦，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卻不是容易的。路是明而且白。祇是能夠不怕險阻崎嶇，始終不易，勇往直進的現在有幾個人？自己已是宣告自己的無能了。拋棄父母朋友妻子，還要貫徹主張，做擔負未來的階級前衛，和密網滿佈的資本主義的拼命，不是像自己的意志薄弱的做得到。所以由戰線篩落也是當然的。但要醉生夢死地過去又是不可能了。⁵⁶

王詩琅透過小說人物心境的抒懷，來反映日治下的台灣社會，所存在之不合理的「資產階級制度」、「私有財產政策」、「貧富不均」、「資本主義剝削現象」。透過反諷的批判技巧，我們了解到王詩琅的小說，除了抒發出當時人民的心聲外，也道出了自己從事社會運動的心聲。王詩琅之所以崇尚「無政府主義」，主

⁵⁴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台灣文藝》，第2卷第8・9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8月），頁93-94。

⁵⁵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95。

⁵⁶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頁97-98。

要在於當時的日本殖民政府，施行了諸多不平等、不合乎情理的政經壓迫政策。在〈老姨頭〉中，我們更看到了崇尚資本主義、功利主義的信用合作社職員，其「唯利是圖」、「笑貧不笑娼」的真實面目，而這些，都是殖民政府之不當管理制度下所產生的卑劣人性：

這地方的信用組合〔信用合作社〕，因不絕底內紛，致被勸業〔勸業銀行〕當局禁止支拂預金〔支付存款〕，恰巧纔解禁的那一天罷，組合正在空著金庫，一般的預金，尚怕不夠支拂，況值她的定期預金八千圓是那天到期。自前天組合內的理事們，就在議論這等大款，要怎樣應付，結果決定慰留，再不然各理事暫時支出。早上沉重的鐵門開了，她也照他們的預想站在櫃檯前，受付的職員看見著她，忙站起來獻媚地笑。

「哦，阿治官〔官，對婦女的稱呼〕，真早啊，坐啦。」

「恁才早。」

她點點頭，也附和他微笑，她的臉上卻露了這素不相識，平時是極傲慢的，怎會這麼慇懃同她寒暄的疑訝的神色。她一手由懷裏掏出預金簿給他。

「拜託，我要領這定期預金出來。」

「按怎樣〔怎麼樣〕？更新不好嗎？」

職員雖是極力勸她換期，她卻祇是搖頭說：「不，要領回。」

那職員終也沒有法子，轉頭向專務理事報告去了。不一刻，戴金眼鏡的專務也現出櫃檯前，笑嘻嘻：

「哦，阿治官，這麼早，坐啦坐啦。」

這位當地的紳士又是市議員的專務向她這麼招呼，不但使她頭暈，確連別的傍邊的人都驚駭起來。

「阿治官，你這些錢為什麼要領回？咱這組合現在基礎穩當，又比別個組合有利息……」

經他和藹地講了一大篇的勸告，她這才艱澀地應允。

「笑窮不笑賤」好像新的格言一樣，重上人口膾炙了。⁵⁷

資本主義所盛行的社會裡，人民經常爲了追求更大的金錢利潤，或爬上更高的職位，而展開種族歧視、同類相殘、勾心鬥角、階級鬥爭的競爭行爲，這種「弱肉強食」、「成者王，敗者寇」的現象，只有在不民主的政府體制下才會存在，而曾身處日治政府體制下的王詩琅，對於此種亂象的反應，自然是以無政府主義的精神予以抗衡。在〈十字路〉與〈邂逅〉中，王詩琅藉由小說人物的心情自白，反映了當時不民主、不自由政府體制下的社會亂象：

「那卻未必然，諺言說得好：『失敗是成功之母』發大財咱或者做不到，

⁵⁷ 參見王詩琅作：〈老姨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64-66。

小財產咱努力起來，卻不是做不到的事。你看世界的大富戶，誰不是由無錢人出身？自動車大王福特，時計大王服部金之助，咱臺灣的辜貴族院議員……立志傳中的人，都不是一樣麼？」

坤元熱起口調辯起來。

「嗤！你還未醒，那是一時代前的事。現在會富的祇有那些大資本家。親像我們這樣領薄月給度日的，三頓顧得住還算好的。現在的窮人想發財，實在是比死更難。」他轉頭向身傍的定秋：「以前我是反對你們，說甚麼這款的社會一定會倒壞，無產階級是鐵鎖以外沒有可喪失。現在我雖然還不懂得，祇是像我們這樣無錢的人，生活是一日會艱苦一日，這款的社會是會變，卻漸漸明白來。」⁵⁸

他不覺地這幾年來，鬱在心坎上的一種不可名狀的無可發洩的憤慨和悲哀，又再湧上起來。甚麼「適材適所」、「不論學歷，人材拔擢登用」簡直是欺瞞。自己自給任任用行員以來，可也已有十年以上了。自己拼命的努力之代價，依然是個下級行員。不看事務上之能不能，那些後進的大學，高商畢業的個個跨過頭上去。想了每日唯唯是諾，像狗子搖尾巴乞憐，奉侍上司還不夠，且不時戰戰兢兢怕被馘首，自己老實覺得自己可憐的很，但去了勢的自己，要另找別途，又怯、又害怕，老實也是不可能的事。就是這個現在懷起了疑念的人生社會，在麻木了的神經，已沒有去探求和鬭爭的精神和勇氣了。⁵⁹

覺先若有所思地說：「都是一樣了，我們做買賣經營工廠的人，煩惱更多。廿四小時都在勾心鬭角。我所以有這小小的成就，說起來也有點原由的。起初經營時是很困難的，後來找上門路，沾點光才得順利發展。」⁶⁰

分析王詩琅的小說，可以得知其思想內涵，有如下的觀點：

- 一、他極力反對西方學者達爾文提出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⁶¹，與其中所形塑出的階級競爭體制。
- 二、他強力反對所有支配以及私有資產的行徑⁶²，和其產生此種現象的政權組織型態。

⁵⁸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10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12月），頁85-86。

⁵⁹ 參見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頁86。

⁶⁰ 參見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78期、第79期合刊，（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2年12月），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2。

⁶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12。

⁶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12。

三、他不認同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種種剝削與壓榨行爲⁶³，極力支持農耕民眾、勞動工人之經濟與政治層面的解放，並支持農耕民眾、勞動工人，在其政經方面，擁有真正的自由、自主之權益。

四、他認同克魯泡特金的互依互助精神，與蒲魯東、高德文等人所提倡之連帶責任的態度與環境⁶⁴，因這些人的觀點、理念，與他心中的觀念契合。

五、他不認同具有壓迫性質的現代化資產體制社會，而認同共生共榮之自由、平等、互愛的自然生活⁶⁵，以及沒有群我之分的文明世界。

上述觀點，實是標準的無政府主義內涵。在王詩琅所寫的文章〈生田春月之死〉裡，我們看到他藉由對日籍詩作家生田春月的評論⁶⁶，深刻闡述了他心中的思想意涵：

日本的亥尼，自稱僻隅的詩人，轟動一時之生田春月的自殺，也不是為解答這未知的世界，而躍身清澄美麗碧藍的瀨戶內海。

一個剛剛跑到真實的自覺的他，為何竟自殺了呢？有的說是戀愛問題，有的說是思想的煩悶，紛紛不一。

虛無主義走到無政府主義！這是他的意德沃洛基的經歷。在他的詩或是感想，我們也可以完全明白的，雖然他濾過一切的精神苦悶，達到無政府主義，但貫徹在他的精神裏面，始終是一抹之厭世的哀愁的氣氛。他不是求積極的社會的解放之無政府主義，而以自我完全為主點的個人的無政府主義之處，便會看出他的破綻和他的苦悶。而這就是他自殺之一大原因。⁶⁷

無政府的原則和精神，雖然發展甚早，如中國的哲人「老子」，以及希臘的學者「芝諾」，但近代的無政府主張，則緣起於法國大革命，以及產業革命，它的萌發，實是受西方盧騷的思想所影響。無政府主義稍早的理論，見於英國學者高德文的論著《政治的正義》一書；後來，它經由法國學者蒲魯東與俄國巴枯寧等人的倡導，以及克魯泡特金的極力發揚⁶⁸，才於近代文化發展中，形成一股無人能擋的氣勢。

無政府主義，音譯為「安那其主義」，其意涵為「沒有權力」、「沒有政治領導階層」，而不是「沒有秩序」、「破壞毀滅」的觀念；它本源自於社會主義的範

⁶³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2。

⁶⁴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3。

⁶⁵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3。

⁶⁶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3。

⁶⁷ 參見王詩琅作：〈生田春月之死〉，收入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夜雨》，卷十，（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頁 5-6。

⁶⁸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4。

疇之中。無政府主義，在政治層面上，排除所有威權、勢力，並以爲一切國家組織皆是行不當利益之事，於是，它強力反對勞動者參與任何形式的選舉，同時，亦排斥勞動者擁有政治權力，因政治體制終將戕害自由與平等，所以，它亦完全反對國家統治制度的形成；它極力主張自由合作型態的互助聯合。在經濟層面上，它排斥私有財產體制，認同資產應該均勻配給，所有土地、製造工具皆歸互助聯合組織擁有，它認爲，應以自由、互依、共生的原則，來解決任何形式的生存問題。在思想層面上，它反抗神權的管理制度，反對不合理的人爲法制，它認同順應自然精神，以發揮人本的自然權利，並主張以自然真理建構自信心⁶⁹，期以創造自然、祥和、自由、平等、互信、互敬之共榮世界。

由上述得知，王詩琅的關於無政府思想的觀點，實非他率先提出的，因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原則與論點，皆可在西方主張無政府思想的學者論著裡找到，但不可諱言的是，王詩琅生命早期富有反抗帝國威權⁷⁰、抗拒資產階級的無政府精神，是無所爭辯的事實與鐵證。

自共產主義融入時代的洪流裡以後，全球性之無政府主義的流行現象，也就逐漸的沒落下來，而在台灣的無政府思想團體，也於西元一九三〇年以後，趨於崩解，體察其瓦解的原因，除了時代趨勢外，尚有幾項內在的因素⁷¹，如下所示：

- 一、在倫理旨趣上，或在人世前景上，無政府主義雖然提出了不少令人動心的論點，卻忽略了人性之弱和人性之惡，致而實踐不易，並且在對資本主義的評析，也不及共產主義之其有煽惑性，而其做法更缺乏系統組織。
- 二、無政府主義的實踐，乃需要理想的客觀條件予以配合。日據下的二元教育，本質上仍屬於一種殖民地的愚民政策，民眾的知識不發達，道德不普及，何能蔚成風氣且身體力行？
- 三、無政府主義，雖含沙射影，隱示有對日本帝國強權的反抗，然此一反抗，唯有在國家主權獨立的形態下才能發揮強大的作用。無政府主義，既反對政府形式，沒有政府形式，國家主權的獨立即無從產生，國家主權不獨立，便有如強權刀俎下的魚肉，而欲奢求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那無異是癡人說夢罷了。⁷²

當溫和柔順的羊，面對其心狠手辣的狼，無論以何種良善的態度，去闡述友愛、互依、互助、平等、共生的道理，最終獲得的，只是無濟於事的傷痛發展。它那高雅溫順的陳述，在狂暴侵略者心底的認知，只是一種愚昧無知的行爲，除非也將自身轉變爲同質性的狼，或者是轉變爲更野性更兇猛的獸類，才能迴避被傷害的命運，而在當下之際，除了團結自救之外，實別無對應的良方佳策了。基

⁶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4 - 115。

⁷⁰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5。

⁷¹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6。

⁷²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6。

於此，在中日戰火瀰漫時刻，王詩琅捨無政府主義，而就民族主義的本位⁷³，雖然是歷史驟變下的人心趨勢，但無可諱言的是，王詩琅此舉，實是明智、有見地的決定。

第五節 小結

綜觀王詩琅的小說作品，可以知悉他嘔心瀝血所創作出的小說，實富有多樣的內涵與多重的流派風貌。王詩琅的小說，之所以呈現出如此多元的小說流派，應與他多方汲取東西方文藝思潮有關。從他小說裡所呈現之寫實主義、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流派風貌中，我們可以體會出王詩琅的創作，其最終的目的，在於反映台灣社會特殊的島國精神、人文抗爭思想、歷史價值，以及他親身遭遇的生命境遇與其不凡的人生理想。

⁷³ 參見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16 - 117。

第六章 結論

文學，是一種社會的產物，它並非只是孤立於象牙塔之內。文學，既然是社會的產物，其存在的目的與價值，也必然有社會性的責任與功能。文學的社會性責任，實際上，就是文學誕生的基本訴求與目的。它的基本訴求與目的，無非是發揚人性的光輝、掃除陰暗的陋習，並進而從反映現實生活以獲致現實生活的積極改善¹，從表現百姓願景以獲致百姓願景的樂觀實踐，從抒發生命情感以獲致生命情感的無限美化，從描寫人心的容貌以獲致人心容貌的終極光彩。

文學的社會性功能，即是要將那些發揚人性的光輝、掃除陰暗的陋習、現實生活的改善、百姓願望的實踐、生命情感的美化、人心容貌的光彩等種種的理想，藉由文學的形式與內容，傳播到社會各階層的人民內在心理之中。簡單的來說，表現人心容貌以昇華人心境界，反映社會層面以引領社會生活進步，就是文學的社會性責任。而文學的社會性功能²，即是：將上述的想法、觀點與理念，「遍植於更廣泛的人民心靈之中」。

小說，是一種文學，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的責任與功能的美學。小說，其實就是作家、文學創作者為反映時代、反映國家、反映社會、反映文化、反映族群、反映人生、反映生命、反映生活、反映情感所產生的一種文學作品，它的性質，說穿了，即是創作者的思維與社會生活的結晶。小說，是最具有創造性的文學產物，創作者常將他虛構的人、事、物，配合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現象，當作實情真事來書寫、敘說³，以求心底情感的抒發與理想的實現。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展者王詩琅，其所創作關於台灣本土意識的小說作品，其特性，十分符合上述的文學觀點——具有社會性的責任與功能。王詩琅的七篇短篇小說：〈夜雨〉、〈青春〉、〈沒落〉、〈老婁頭〉、〈十字路〉、〈沙基路上的永別〉、〈邂逅〉，每一篇都具有強烈的台灣性格、每一篇都具有豐沛的台灣精神。他的小說與他本人一樣，皆背負起台灣社會與民眾苦難的十字架，他的小說作品，除了描寫出被壓迫的台灣人悲泣的現實生活之外⁴，也為抗日殖民、反日威權的淒楚台灣史，鏤刻了血淚般的見證與記憶。

本章總攬前面章節的分析、研究、辯證和論述，為王詩琅的小說，做一綜觀性的心得與總結，期望世界的人文歷史和台灣文學史日後的發展，能高度肯定王詩琅與其小說的價值，並給予王詩琅與其小說在世界文壇和台灣文學界之中，更為適當、更為明確的文學座標與地位。

¹ 參見高準著：《文學與社會改造》，（台南：德華出版社，1978年11月，初版），頁3-4。

² 參見高準著：《文學與社會改造》，頁4。

³ 參見方祖燊著：《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初版），頁6。

⁴ 參見葉石濤作：〈台灣文學史綱——序〉，收入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3年9月，再版），頁1。

第一節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精神

台灣本土小說創作者的思維、觀念，和自身對於社會的期許與理想，常會反映在他的小說意義之中，王詩琅的小說，具有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精神，實可從他於西元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民眾日報》所發表的〈臺灣新文學的展望〉此一文章裡，略窺其端倪。〈臺灣新文學的展望〉之部份內容，節錄如下：

及自戰爭末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主導權幾均由日本人掌握，西川滿辦《文藝臺灣》，另外，「臺灣文藝作家協會」的主導權亦為日人控制，其均淪為日本官方的御用工具。張文環等人雖然辦《臺灣文學》以期反抗，但因日本戰時的高壓，終屬欲振乏力。因此，戰爭末期，臺灣的整個新文學均以淪為日本的工具。

總之，臺灣新文學運動自始即以反日為主要精神，因此具有反殖民地體制之性格和反封建的色彩，末期雖被日本當局壓制下去，但其掙扎奮鬥的軌跡仍清晰可見，這些都是我們今日整理這段史實時應予重新估價並肯定的。由臺灣新文學的發展，顯示出臺灣同胞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以及不為異族壓迫凌辱的光榮紀錄。

臺灣自光復後，步入新階段的新文學一時之間沉寂了下去，但由於不斷的學習與努力，現在新文學業已復甦，新一代的文學家們，不但恢復了本來的漢人文學的面目，而且已和大陸前來的文學家們連結在一起活動，其繁盛的狀況較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樣一種整合的基礎上，今後的新文學必可有更輝煌的發展。⁵

從上述所節錄的文章中，可看出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所產生的台灣文學，其精神，是反日的，其色彩，是反抗殖民地體制的性格和反對封建思想的⁶，而這樣的文學精神與一貫的文學主張，在王詩琅的小說中，皆處處可見；他的小說之誕生與存在，也正如他所言：「不為異族壓迫凌辱的光榮紀錄。」

第二節 失去窩巢的蜂兒

王詩琅以其本身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的實際經驗為背景，分別創作出反映社會運動人物的心路歷程與人性百態的小說⁷。他的小說，其特色為無論處理何種的

⁵ 參見王詩琅作：〈臺灣新文學的展望〉，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頁53。

⁶ 參見王詩琅作：〈臺灣新文學的展望〉，收入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53。

⁷ 參見許俊雅著：《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頁

題材，他都能夠進駐到人物的心靈世界，去捕捉那人類心中對於一切外在事物的反應、表現。王詩琅的這些小說，除了表達當時多重的社會現象之外⁸，亦深刻反映了他的生命歷程。

既是社會運動的實踐者，也是文學生命的推廣者，王詩琅的文學精神自然呈現出批判殖民統治者和傳統老舊社會黑暗角落的層面。他靈活運用不慍不火的溫和筆觸與情感，娓娓闡述著小說中各類人物的苦悶、沮喪和徬徨、無奈⁹，令閱讀者於潛移默化之中，對於那充斥著無力、絕望的殖民時空，有所深入的思考與醒悟。

王詩琅的一生，是精彩、是偉大的。自幼時的立志與到老時不懼死亡的召喚，其生命中的分分秒秒，都在推動時代的巨輪，散發時空的光輝，即使自身是多麼的渺小，但仍一如初衷的真誠，他的毅力，他的堅強，令人憶起多年前，他曾發表的一首新詩——〈蜂〉¹⁰，其作品內容，如下所示：

星雲般散開的蜂兒
 風雨中被撞破的窩巢碎斷
 瀕死的女王蜂躺在樹下哼著
 哦！喪失靈魂的
 彷徨在荒野的蜂兒
 不必悲傷舊巢顧盼舊址吧！
 強風烈雨狂吠著
 孱弱不堪的當然是要飛散！
 蜂兒！
 去怒濤中找你的新生命
 去峻崖上建你的新巢穴吧！¹¹

從誕生此一詩作的時代背景來看這首新詩，可進一步得知，上述詩句中的「風雨」，代表日本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而被風雨摧殘以至於破碎的「窩巢」，則代表失去主權的台灣本土。詩句中所敘述之星雲般散開的「蜂兒」，則是象徵著因失根（失去主權自主的國家、土地、家園）、失去人生方向，而漂泊、無所依靠的眾多人民（當然也包括王詩琅本人）。

詩的最後，王詩琅以堅強的語氣，鼓勵「蜂兒」（鼓勵自己，也激勵別人）

253 - 254。

⁸ 參見許俊雅著：《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頁 254。

⁹ 參見許俊雅著：《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頁 254 - 255。

¹⁰ 參見王詩琅作：〈蜂〉，原載《第一線》，第 2 期，收入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一夜雨》，卷十，（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年 12 月，初版），頁 1 - 2。

¹¹ 西元 1935 年（日本昭和 10 年）1 月 6 日之際，王詩琅於《第一線》第 2 期所發表的新詩作品〈蜂〉，其獨特的意境，「是在日本軍閥反動的陰霾密佈下」（參見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一夜雨》，卷十，頁 24 - 25）所生成的。這首詩，對於王詩琅的生命歷程來說，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性地位。

不畏困厄的環境，去冒險、去尋找屬於自己的新生命，建立屬於自己的新巢穴，而這意境，實隱喻著台灣的眾多人民，應抵抗殖民者、強權者的高壓統治政策，並進一步的去追求、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家園，不要再去做那失根、失去方向、無依無靠的「蜂兒」。

第三節 文學夜空中的明星

根據佛教經典「釋迦如來應化史集」的記載，佛在六天之內，先得四禪八定，再得意生身，而後陸續一夜之間證得六神通，第七天的凌晨，抬頭一看，¹²「看到天上的明星，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¹³自古迄今，許許多多的文人雅士，認為文學家兼思想家的陶淵明，應該也算是悟道之人，因為從他的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中¹⁴，就可看出他與釋迦如來的悟道之處，有著頗為相似的地方。

悉達多太子（即是尚未悟道前釋尊），其悟道的過程如下所示：

太子於十九歲時。因因緣感覺生老病死苦。擬離王宮。入山修道。歷經魔障。一日有天人於空中告知。出離之期。於六月初八夜。乘白馬由四金剛托馬足。從北門出走。遍訪善智識。參究修學。終以願不滿足。往尼黑羅河。修苦行六年。初二年日食一粟。次二年日食一麻。後二年日食滴水。復以從世間法。欲究竟菩提。非苦行可得。最後受摩尼耨折去羅大乘。恢復飲食。登金剛寶座。誓願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於是放大光明。照耀十方。魔宮震動。大自在天魔。最懼世尊成佛。既見光明。知世尊菩提成就。大為震恐。乃親往謁世尊。問因何坐金剛寶座。答為求圓成正覺。復謂世間太子享盡安樂。曷必趨此。世尊乃告以汝過去供養辟支佛飲食。得為六欲天子。享梵天之福報。余則經三大阿僧祇劫。供養無量數諸佛。修行佈施。具足六波羅密。故應於此時成佛。繼詢有何作證。當時大地湧出甘泉以為證盟。魔王復令魔軍魔女。欲加誘敗。悉以定力摧毀調伏。旋於中夜由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而至大定。待黎明乃證無上正等正覺。時維十二月七日。初夜得天眼明。中夜得宿命明。後夜得漏盡明。八日晨障無不盡。智無不周。故成正覺。曰清淨甘露之法。我已獲得。復往森林中入定四十九日。不發一語。兜率天眾見世尊已大成就。乃由梵王龍部等。敦勸轉大法輪。救度眾生。世尊允為隨緣應化。¹⁵

¹² 參見南懷瑾講述：《如何修證佛法》，（台北：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8月，臺灣初版），頁5。

¹³ 參見南懷瑾講述：《如何修證佛法》，頁5。

¹⁴ 參見南懷瑾講述：《如何修證佛法》，頁5。

¹⁵ 參見西康貢噶法獅子講授，慈威記錄：〈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經〉，收入南懷瑾等講述：《觀音菩薩與觀音法門》，（台北：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6月，臺灣初版），頁199 -

二千五百多年前，釋尊觀明星而悟道。悟道後的釋尊，對於出世與入世的一切幻變與迷障，有了更深刻的瞭解與領悟，從此不再執著於三千大千世界裡的所有塵囂、煩惱與變化。與人世間「邂逅」¹⁶一回的王詩琅，在往生前，留下了破除「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威權主義」、「殖民體制」、「階級制度」、「族群分化」迷障的文學作品——七篇短篇小說。這七篇小說，猶如文學夜空中的明星，有緣人，自然能抬頭一見，自然能因而破除心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皇民化運動時期¹⁷所帶來的種種迷思，而不再執著、迷戀於過去日本總督府所推行的許多矮化、愚民的政策與環境。

迷惘於政治的人物，常會因政治上的利益與目的，而沉醉於過去被日人統治、殖民的那一段荒唐的歲月，並進而過度宣揚、美化日人統治階級的人文制度，這種心態與作法，完全是「駝鳥心態」使然。這些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對於台灣土地、人民、文學被殖民時所遍植的傷痕與苦難，可謂全然無知、全然遺忘，像這種因政治利益、目的，而成爲「不知不覺」的人物，實應多接觸台灣文學、多接觸王詩琅的小說作品，期令之對於政治、對於日人的階級統治手段，有所覺醒、有所澈悟，不再自欺欺人。

好的文學，優秀的小說作品，其所要表達的內涵，除了表現自身的微量情感之外，也要表露關懷世界、國家、社會、人民的種種現象與萬般情感。而這樣充滿真誠情操的文學、小說，在人類的文明世界裡，在人類的心靈空間中，宛如是指引生命旅程的明星。王詩琅遺留在人間的小說，雖只有短短的七篇，但卻是篇篇精彩、篇篇發人省思。他的小說，無疑是一種具有刻劃著多樣人性面貌的文學；他的小說，無疑是一種具有散發著高度生命光輝的亮星。

王詩琅人道關懷的思想，王詩琅群我省察的文學，在多方苦難之台灣文學的推動、發展歷史上，有著不可抹滅的記憶與貢獻，而其人格的典範與文學的精神，也正和暗黑夜幕低垂下，璀璨耀眼的星星般，給予人一種明亮、昇華的啓示和激勵心智的啓迪。

200。

¹⁶ 在社運的洗禮與病魔的試煉下，王詩琅早已看淡人情世事，對於生死，他也早就泰然處之。從他晚年之際所發表的小說〈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78期、第79期合刊，（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2年12月），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102）中，即可隱約看出他以灑脫的人生觀，面對生命裡生死無常的心境，如下所示：

他們說時，望著門外。這家飯店處於鬧區，經常都是人來人往的。覺先接著說：

「我今天沒事，所以才出來逛逛，不期遇到老兄，真是難得，不如再談談，吃了飯再走吧。」

清河忙說：「算了吧，今天我還有點事，不能奉陪，也快十一點了，我告辭了。」說著就起身邁步走了。

在小說〈邂逅〉中，清河此一小說人物，除了代表曾參與「左派社運」的人物外，亦暗喻「清河」此一主人翁的心境，其實就是「王詩琅」本人的寫照。小說〈邂逅〉，是王詩琅逝世前兩年的文學作品。細細品味此一作品中的人物情感與故事情節，可以推知故事內容與故事中的人物安排，無非是關於王詩琅生命歷程簡短的回憶與縮影。〈邂逅〉的最後，清和以一種瀟灑的語氣和態度，婉拒了友人覺先的好意，之後的他，隨即轉身離去。此種灑脫的語調和心境，正是一種人生的「邂逅」之具體表現，而這種表現，其實就是王詩琅晚年恬淡、隨緣、無所求之人生觀的翻版。

¹⁷ 西元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12月25日，爲皇民文學的推動時期（即是皇民化運動時期）。

附錄

附錄一、王詩琅生平暨寫作年表（依西元年代順序排列）

一九〇八年		此年（民國前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農曆正月三日），出生於台北萬華。
一九一〇年	二 歲	此年（民國前二年），身體虛弱。同年，因天花緣故，而罹患眼疾。
一九一五年	七 歲	進入秀才王采甫所創立的書塾之中讀書。
一九一八年	十 歲	此年，正式進入老松公學校就讀。
一九二三年	十五 歲	自老松公學校畢業。
一九二七年	十九 歲	此年（民國十六年）二月一日，因參與「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此一無政府主義團體之活動，於是遭到拘捕。
一九二八年	二十 歲	二月之際，遭判處懲役一年六個月，隨即入獄服刑。
一九二九年	二十一歲	因昭和登基之故，獲減刑為五個月。該年出獄之後，於《明日》、《洪水報》、《伍人報》等刊物上，以中文為敘述方式，撰寫詩和評論。
一九三〇年	二十二歲	〈沙漠上的旅人們〉此一詩作與〈生田春月之死〉、〈社會進化與支配〉此二篇短評，於《明日》創刊號上發表。同年，《新文學小論》此一評論，於《明日》第二號上發表。
一九三一年	二十三歲	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彰化無政府主義青年的論爭。同年，完成終身大事。八月，因涉及「台灣勞動互助社事件」，再次被捕，翌年六月之際入獄，十二月二十五日，獲不起訴處分。
一九三二年	二十四歲	該年離婚。
一九三三年	二十五歲	此年（民國二十二年）十月，獲邀參與「台灣文藝協會」。
一九三四年	二十六歲	〈慣習〉此一短評，於《革新》創刊號上發表。
一九三五年	二十七歲	此年，評論〈柴霍甫與其作品〉、詩作〈蜂〉、短篇小說〈夜雨〉，皆發表於《第一線》第二期。同年，短篇小說〈青春〉、〈沒落〉，相繼發表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四號、第二卷第八・九號（八月・九月合併號）。
一九三六年	二十八歲	〈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此

- 一評論，與短篇小說〈老姨頭〉、〈十字路〉，相繼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四號、第一卷第六號、第一卷第十號。同年，〈賴懶雲論〉此一評論，以日文形式發表於《臺灣時報》第二〇一號。作品〈陳大憨〉，收入李獻璋所編之《臺灣民間文學集》。
- 一九三七年 二十九歲 遠赴上海，任職於日本陸軍宣撫班，工作未滿半年，即返回臺灣。
- 一九三八年 三十歲 遠赴廣州，任職《廣東迅報》編輯。
- 一九四〇年 三十二歲 此年再婚。
- 一九四六年 三十八歲 此年四月，返回臺灣。任職《民報》編輯，並兼任「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幹事，與「臺灣通訊社」編輯主任。同年，九月一日，〈光榮與悲哀〉此一記者節感言，發表於《民報》。
- 一九四七年 三十九歲 七月二日，於《新生報》之「文藝」第九期，發表〈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料〉。
- 一九四八年 四十歲 此年，兼任《和平日報》主筆一職，負責撰寫社論方面的文章。同年，離職於中國國民黨黨部職務，之後，進入臺北市文獻會，負責主編《臺北文物》。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一月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論本省冬令救濟〉。
二月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幣的新考驗〉。
二月十日，於《南方週報》第三期，發表〈臺灣新文藝運動史稿〉。
二月十三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從糧價論本省經濟政策〉。
二月十五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勗本省戲劇工作者——紀念第五屆戲劇節〉。
三月十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送本省國大代表〉。
三月十三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台煤增產當前的問題〉。
三月二十六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迎神賽會在本省〉。
四月二十四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糖業的危機〉。

四月二十六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關於本省自治示範區〉。

五月三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的新文藝問題——寫在五四文藝節前〉。

五月十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治水與治山的問題〉。

五月十一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衛生設施與防疫〉。

五月十六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一年來省政的檢討〉。

五月十九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本省的水產事業〉。

五月二十日，於《國民通訊社》創刊號，發表〈臺灣文化事業之回顧〉。

五月二十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日產房屋出售問題〉。

五月二十九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工業的路線〉。

六月五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公地放租、公地放領〉。

六月十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台茶外銷的苦悶〉、〈看張才個人影展——追求攝影藝術的哲學家〉。

六月十四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本省縣市地方財政問題〉。

六月十九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為澎湖呼籲〉。

六月二十一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肥料政策的再檢討〉。

六月二十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台陽畫展簡史〉。

六月二十七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我們的希望〉。

六月三十日，於《和平日報》，發表專論〈成長中的臺省乳牛事業〉。

六月三十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林業當前的任務〉。

七月八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從犯

罪談社會風氣)。

七月九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論本省糧價與物價〉。

七月十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對日貿易的前途〉。

七月十五日，於《國民通訊社》第二號，發表〈臺灣的租佃制度〉。

七月十七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土地改革不要躊躇〉。

七月十九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公共事業與物質調節〉。

七月二十四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市政二三事〉。

七月三十一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山地行政的目標〉。

八月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本省的蠶業、紡織業〉。

八月七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今後本省的貿易〉。

八月十日，於《臺灣文學叢刊》第一輯，發表〈歷史〉。

八月十六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評臺北市九年義務教育〉。

八月二十四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農業改進之道〉。

九月二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對博覽會的希望〉。

九月四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充實臺灣電力的問題〉。

九月十三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婦運當前的目標〉。

九月十四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嚴厲執行物價管制〉。

九月十九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從糧食走私說起〉。

九月二十七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談物價管制〉。

十月四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本省

新設銀行問題〉。

十月八日，於《閩臺日報》，發表社論〈本省當前的經管問題〉。

十月十八日，於《和平日報》，發表社論〈臺灣公營事業的經營〉。

十月十八日，於《公論報》之「臺灣風土」第二十三期，發表〈艋舺今昔街名考〉。

十一月二日，於《閩臺日報》，發表〈臺灣文化事業之回顧〉。

十一月十二日，於《國民》第一卷第五期與第六期，發表〈臺灣經濟管制的癥結〉。

十一月十五日，於《公論報》之「臺灣風土」第二十七期，發表〈艋舺今昔街名考（續）〉。

十一月十五日，於《公論報》，發表〈臺灣的私營鐵道〉。

一九四九年

四十一歲

兼任「臺灣通訊社」編輯主任一職。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一月十一日，於《新生報》，發表〈臺灣的租佃制度〉。

二月十日，於《臺旅月刊》創刊號，發表〈臺灣的路樹〉。

四月二十日，於《臺旅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發表〈河山無恙四城長留〉。

五月二十八日，於《新希望》第十四期，發表〈三年小叛五年大亂——滿清時代臺灣的革命運動〉、〈臺灣島怎樣生成的？〉。

七月九日，於《新希望》第二十期，發表〈祖國與臺灣的文化交流〉。

十月十九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一期，發表〈高山同胞的音樂〉。

十一月三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三期，發表〈荷蘭治下的臺灣〉。

十一月十七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五期，發表〈劍潭寺〉（臺灣風土誌之一）。

十一月二十四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六期，發表〈淡水河上的遊戲〉（臺灣風土誌之二）。

十二月十五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八

- 期，發表〈學海書院〉（臺灣風土誌之三）。
十二月二十四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九期，發表〈烏鬼井、烏鬼橋〉（臺灣風土誌之四）。
十二月二十九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十期，發表〈霞海城隍廟的由來〉（臺灣風土誌之五）。
- 一九五〇年 四十二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一月十九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十三期，發表〈圓山的貝塚和大砥石〉（臺灣風土誌之六）。
一月二十六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十四期，發表〈臺北城門〉（臺灣風土誌之七）。
二月九日，於《掃蕩報》之「人文」第十六期，發表〈太古巢〉（臺灣風土誌之八）。
- 一九五一年 四十三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十月五日，於《旁觀雜誌》第十六期，發表〈半世紀來臺灣新文學運動〉。
- 一九五二年 四十四歲 十二月之際，作品〈黃蘗寺的奇僧〉，發表於《學伴》第一卷第六期。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一月一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卷第一期，發表〈日據前的臺北城及城內〉。
三月一日，於《中學生文藝》創刊號，發表〈臺灣的文學重建問題〉。
六月一日，於《創業界月刊》第一期，發表〈臺灣租佃制度的回顧〉。
十二月一日，於《臺北文物》第一卷第一期，發表〈淡水河流域的變遷〉。
- 一九五三年 四十五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四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二卷第一期，發表〈漳泉械鬥與黃龍安〉、〈一首「漳泉拚」的民謠〉、〈萬華遊里滄桑錄〉、〈日據前的神秘托鉢僧〉。
八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二卷第二期，發表〈港仔墘的地理〉、〈圓山貝塚和大砥石〉、〈臺北孔子廟事略〉。
十一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二卷第三期，

- 發表〈謝汝銓先生去世〉、〈天然足會〉。
- 一九五四年 四十六歲 作品〈簡介學友社〉與〈先鋒旗手王得祿〉，相繼發表於《學友》。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 一月二十日，於《臺北文物》第二卷第四期，發表〈圭母聚蕃社遷大直〉、〈日籍紳商人物誌〉、〈劉城控訴兒玉總督〉。
- 五月一日，於《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一期，發表〈錫口社番口碑〉、〈永春坡〉。
- 八月二十日，於《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二期，發表〈臺北日人的新劇運動〉、〈臺灣小說選〉、〈懶雲做城隍〉。
- 八月三十日，於《學友》第二卷第九期，發表〈鄭成功拒降記〉。
- 十二月十日，於《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發表〈思想鼎立時期的雜誌〉、〈臺灣最初的文藝雜誌〉、〈「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臺灣決戰文學會議〉、〈新文學新劇運動人名錄〉、〈臺灣文藝作家協會〉。
- 十二月二十日，於《學友》第二卷第十二期，發表〈百萬富翁周廷部〉。
- 一九五五年 四十七歲 此年，離職於臺北市文獻會。同年，任職於《學友》、《大眾之友》等雜誌主編。作品〈血洒蛤仔難（上）〉（臺灣開發史話）與〈血洒蛤仔難（下）〉（臺灣開發史話），相繼發表於《學友》。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 二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二期，發表〈林道乾鑄銃打自己〉。
- 二月二十七日，於《學友》第三卷第三期，發表〈民族志土丘逢甲〉。
- 三月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三卷第四期，發表〈台展、府展〉。
- 三月十日，於《臺灣新生報》，發表〈謝必安、范無救〉。
- 五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五期，發表〈劉銘傳退法兵〉。
- 六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六期，發表〈日月潭紀遊〉。

- 七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七期，發表〈郁永河採硫磺〉、〈張小燕訪問記〉。
- 七月十五日，於《學友》第三卷第八期，發表〈太古巢〉、〈鶯歌陶瓷業參觀記〉。
- 八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九期，發表〈黑旗將軍劉永福（上）〉（民族英雄）。
- 九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十期，發表〈黑旗將軍劉永福（下）〉（民族英雄）、〈鴨母王〉。
- 十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十一期，發表〈養豬公園——嘉美牧場〉。
- 十二月之際，於《學友》第三卷第十二期，發表〈林先生開大圳〉（臺灣開發史話）。
- 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學友》第四卷第一期，發表〈柑桔產地新埔訪問記〉與〈黃三桂一日平海山〉。
- 一九五六年 四十八歲 作品〈孤苦兒童的樂園〉（大同婦孺教養院參觀記）與〈王雪娥訪問記〉（舞蹈新童星），相繼發表於《學友》。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 一月二十五日，於《學友》第四卷第二期，發表〈墨是怎樣製成的？〉（統一墨廠參觀記）。
- 三月二十五日，於《學友》第四卷第四期，發表〈物歸故主〉、〈墨水是怎樣製造？——高樂牌文具製造廠參觀記〉。
- 四月二十五日，於《學友》第四卷第五期，發表〈曾切的故事〉。
- 六月之際，於《學友》第四卷第七期，發表〈蓮帽是怎樣製造的？——榮利帽廠參觀記〉。
- 七月二十五日，於《學友》第四卷第八期，發表〈洋娃娃的製造〉。
- 一九五七年 四十九歲 辭去《學友》主編一職，之後，再度任職於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擔任編纂工作，負責編輯《臺北市志》。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 一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五卷第二期與第三期，發表〈福智和尚〉。
- 六月二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一期，發表〈清代的港澳〉（臺灣商業史話之一）。
- 六月十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二期，發表

〈先住民的對外貿易〉(臺灣商業史話之二)。六月十七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三期，發表〈荷據時代的貿易〉(臺灣商業史話之三)。六月二十四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四期，發表〈明鄭的對外通商貿易〉(臺灣商業史話之四)。

六月三十日，於《臺北文物》第五卷第四期，發表〈扒龍船和謝江〉、〈青山宮的謝范二將軍〉、〈北部唯一的糖廠〉。

七月一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五期，發表〈清初的對內通商〉(臺灣商業史話之五)。

七月八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六期，發表〈清季的對外通商〉(臺灣商業史話之六)。

七月十五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七期，發表〈郊行〉(臺灣商業史話之七)。

七月二十二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八期，發表〈鹿港的郊商〉(臺灣商業史話之八)。

七月二十九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九期，發表〈臺北五郊(上)〉(臺灣商業史話之九)。

八月五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期，發表〈臺北五郊(下)〉(臺灣商業史話之十)。

八月十二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一期，發表〈一府二鹿三艋舺(上)〉(臺灣商業史話之十一)。

八月十九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二期，發表〈一府二鹿三艋舺(下)〉(臺灣商業史話之十二)。

八月二十五日，於《學友》第五卷第九期，發表〈臺灣史料的集大成——臺南市立歷史館參觀記〉。

八月二十六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三期，發表〈茶葉起家的大稻埕〉(臺灣商業史話之十三)。

九月一日，於《臺北文物》第六卷第一期，發表〈凱達格蘭族的房屋〉與〈凱達格蘭族的蕃歌〉、〈淡水港的起源〉。

九月二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四期，發表〈販糖致富的陳福謙(上)〉(臺灣商業史話

之十四)。

九月九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五期，發表〈販糖致富的陳福謙(下)〉(臺灣商業史話之十五)。

九月十六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六期，發表〈樟腦業先驅黃南球〉(臺灣商業史話之十六)。

九月二十三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七期，發表〈稻江鉅商李春生(上)〉(臺灣商業史話之十七)。

九月三十日，於《中國商業週報》第十八期，發表〈稻江鉅商李春生(下)〉(臺灣商業史話之十八)。

一九五八年

五十 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三月一日，於《臺北文物》第六卷第三期，發表〈大鷄籠社的平埔族人口〉。

三月十日，於《臺灣新生報》，發表〈清代的臺北市番社〉。

六月二十日，於《臺北文物》第六卷第四期，發表〈娼妓的民族正氣〉、〈日據時期臺北中央市場沿革〉。

七月之際，於《學伴》第一卷第一期，發表〈寧靖王〉。

十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七卷第三期，發表〈本省祠廟清帝所賜匾額〉、〈北門廓門樓額「巖疆鎖鑰」〉。

十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七卷第三期，發表〈五泉廟〉。

九月十八日，於《中華日報》，發表〈臺灣的租佃制度〉。

一九五九年

五十一歲

作品〈喪服的遺臣〉(忠貞故事)，發表於《學友》。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二月十日，於《學友》第七卷第一期，發表〈神童救父〉。

四月十日，於《新學友》第一期，發表〈傻孩子的故事〉。

四月之際，於《新學友》第二期，發表〈義犬護主〉。

一九六〇年

五十二歲

四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八卷第一期，發表〈臺灣的珊瑚〉與〈臺北盆地的成因〉。六月十五，於《學友》第七卷第三期，發表〈海龍來襲〉（翻譯）。

六月三十日，於《新學友》第三期，發表〈虎姑婆〉。

六月三十日，於《臺北文物》第八卷第二期，發表〈中興大橋碑記〉。

七月二十五日，於《學友》第七卷第四期，發表〈荷蘭船的幻影〉（翻譯）與〈妙計濟貧〉。

八月十日，於《新學友》第四期，發表〈白賊七〉。

八月三十一日，於《學友》第七卷第五期，發表〈桑下餓人〉。

十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八卷第三期，發表〈本市居民的移動〉。

十二月之際，於《臺灣文物》第九卷第五期與第六期，發表〈臺灣新文學運動與大陸〉。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二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八卷第四期，發表〈全淡八景〉。

三月三十一日，於《臺北文物》第九卷第一期，發表〈北市科展表〉、〈辛亥臺北颱風巨災紀錄〉。

六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一期，發表〈猴子紅屁股的故事〉。

七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二期，發表〈狐狸精報恩〉。

八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三期，發表〈七爺八爺〉。

九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四期，發表〈巨人國〉。

十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五期，發表〈邱罔舍的故事〉。

十月二十五日，於《政治建設》創刊號，發表〈三百年來臺灣政治運動的特徵〉。

十一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六期，發表〈無某無猴〉。

- 十一月十日，於《政治建設》第二期，發表〈荷蘭佔據下的臺灣〉。
- 十一月十五日，於《臺北文物》第九卷第二期與第三期，發表〈張書紳揚名泉州〉、〈日據初期的習俗改良運動〉、〈日據初年北市的戶口調查〉、〈陳迂谷與曹敬〉、〈日臺灣總督府的「始政式」〉、〈艋舺的金銀紙製造〉。
- 十二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七期，發表〈紙姑娘〉。
-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臺灣風物》第十卷第十期與第十二期，發表〈臺灣民族運動與大陸〉。離職於臺北市文獻會，之後，轉任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負責纂修臺灣省通誌，編輯《臺灣文獻》。〈臺北市郊義軍的活動〉（日據初期抗日游擊戰史稿北臺篇之二），發表於《臺北文物》第十卷第二期。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 一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八期，發表〈乞丐朋友〉。
- 一月二十日，於《政治建設》第五期，發表〈日據時代臺灣的地方選舉〉。
- 二月一日，於《正聲兒童》第十九期，發表〈水蛙記〉。
- 三月一日，於《臺北文物》第十卷第一期，發表〈義軍進攻臺北圍攻宜蘭〉（臺灣武裝抗日史料北部篇之一）、〈日據初期的懷柔政策〉、〈石敢當與南無阿彌陀佛〉、〈北臺有關颱風的俗語〉、〈鄭成功復臺的正確日期〉。
- 四月二日，於《正聲兒童》第二十一期，發表〈新竹城隍救駕〉。
- 十一月至一九六三年六月，〈孝子尋母記〉（臺灣歷史故事），連載於《學伴》第三十五期至第四十七期。
- 一九六一年 五十三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一月之際，發表〈臺灣的春節〉。
- 一九六二年 五十四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六月之際，於《臺灣風物》第十三卷第三期，發表〈陳君玉事略〉。
- 一九六三年 五十五歲

- 十一月之際，於《臺灣教育》第一百五十一期，發表〈鴨母王朱一貴〉。
- 一九六四年 五十六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六月之際，於《台灣文藝》第一卷第三期，發表〈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
九月之際，於《今日中國》第二卷第九號，發表〈日本統治時代の臺灣新文學について——それは異族統治離脱を企する精神的支柱であつた〉。
- 一九六五年 五十七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一月之際，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六期，發表〈臺灣文學獎設置的意義〉。
六月三十日，於《南瀛文獻》第十卷，發表〈鄉土資料の活辭典〉。
十月之際，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九期，發表〈無名英雄の微笑〉（悼王井泉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於《臺灣風物》第十五卷第四期，發表〈臺灣光復前後旅居廣州的臺胞〉。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臺灣風物》第十五卷第五期，發表〈張深切兄及其著作〉。
- 一九六六年 五十八歲 開始擔任《臺灣風物》此一刊物編輯。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十二月二十五日，於《臺灣風物》第十六卷第六期，發表〈誠摯的學人〉。
- 一九六七年 五十九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二月二十八日，於《臺灣風物》第十七卷第一期，發表〈西皮福祿之爭〉與〈「前夜」讀後〉。
四月二十八日，於《臺灣風物》第十七卷第二期，發表〈故吳新榮先生簡歷〉。
六月二十八日，於《臺灣風物》第十七卷第三期，發表〈地方文化的建設者〉。
- 一九六九年 六十一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八月二十八日，於《臺灣風物》第十七卷第七期，發表〈葉榮鐘著「半路出家集」與「大車小屋集」新書評介〉。
十二月三十日，於《臺灣風物》第十九卷第三期與第四期，發表〈日本新出版的臺灣研究書籍〉。

- | | | |
|-------|------|---|
| 一九七〇年 | 六十二歲 |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臺北文獻》第九期與第十期，發表〈乙未臺北抗日義士列傳〉。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二月十五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卷第一期，發表〈日據初期臺灣的留日學生〉。
十一月十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卷第四期，發表〈臺灣民俗的集大成——吳瀛濤著《臺灣民俗》讀後〉。
十一月十六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卷第四期，發表〈臺灣民俗的集大成〉。 |
| 一九七一年 | 六十三歲 | 六月二十三日與二十四日，應心戰組邀請，演講〈臺灣抗日運動後期〉。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二月十六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一卷第一期，發表〈澎湖瓦硯村張家木牌〉。 |
| 一九七二年 | 六十四歲 | 四月之際，應淡江大學歷史系邀請，演講〈沈葆楨、劉銘傳與臺灣近代〉。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六月三十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二卷第二期，發表〈扶鸞卜日人投降〉。
七月一日，於《華學月報》第七期，發表〈臺灣民族運動史〉。 |
| 一九七三年 | 六十五歲 | 此年，正式退休。同年，主編《臺灣風物》此一刊物。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六月三十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發表〈子弟戲、子弟班〉與〈乙未臺民的抗日戰〉。 |
| 一九七四年 | 六十六歲 | 《臺灣社會生活》，正式出版。〈荷蘭攻略臺灣史料〉與〈西班牙攻略北臺史料〉，發表於《臺北文獻》第二十九期。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四月之際，於《台灣文藝》第十一卷第四十三期，發表〈也談「霧社事件」的文學〉。
六月之際，〈余清芳事件的全貌〉，收入《余清芳抗日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發行）。
九月三十日，於《臺北文獻》第二十九期，發表〈荷軍攻略基隆史料〉。 |

-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七歲 以「正宏」為筆名，發表一篇譯文，此一譯文為：〈日本人眼中的臺灣抗日運動〉。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三月一日，於《幼獅月刊》第四十一卷第三期，發表〈談臺北市的名勝古蹟〉。
六月三十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發表〈從文學到民俗〉。
七月一日，於《新時代》第十五卷第七期，發表〈臺灣民俗學家羣像〉。
九月三十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五卷第三期，發表〈李騰嶽先生事略〉。
十二月一日，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發表〈日本佔據臺灣時期統治政策的演變〉。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五卷第四期，發表〈貓婆鬚鬚全拼命〉。
- 一九七六年 六十八歲 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
三月二十七日，於《臺灣文獻》第二十六卷第四期，發表〈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
三月三十一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六卷第一期，發表〈馬偕的設教和貢獻〉與〈張丙案的特徵〉。
六月三十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六卷第二期，發表〈明鄭開闢臺灣〉。
九月三十日，於《臺灣風物》第二十六卷第三期，發表〈北臺義軍頻頻出擊〉。
十月之際，於《台灣文藝》第十三卷第五十三期，發表〈純樸的鄉下人〉。
十月一日，於《夏潮》第一卷第七期，發表〈臺灣抗日運動新探討〉。
- 一九七七年 六十九歲 此年，撰寫《臺灣史》其中第八章〈日據時代之臺灣〉。同年四月，《臺灣史》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發行。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
三月之際，〈故楊仲佐先生立碑記〉，發表於《臺灣風物》第二十七卷第一期，〈悼吳新榮兄〉，收入《吳新榮先生追思錄》，〈序「震瀛採訪錄」〉，收入《震瀛採訪錄》。

一九八〇年	七十二歲	<p>此年十月二十七日，短篇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於《聯合報》副刊上發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與二十五日，於《世界日報》，發表〈沙基路上的永別〉（上、下）。這一年，所發表的其他作品有：</p> <p>十一月，於《中流月刊》，發表〈初領稿酬的喜悅——王詩琅全集的紀念〉。</p> <p>十二月十二日，於《民眾日報》，發表〈我的苦讀〉。</p>
一九八一年	七十三歲	<p>九月之際，榮獲「七十年度聯合報短篇小說推薦獎」。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p> <p>六月，於《臺灣風物》第三十一卷第二期，發表〈臺灣民俗學的開拓者池田敏雄兄〉。</p> <p>十月二十五日，於《聯合報》，發表〈「清國奴」罵醒了民族意識〉。</p> <p>十二月七日，於《聯合報》，發表〈歲暮雜感——領獎之後〉。</p> <p>十二月十九日，於《經濟世界》，發表〈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p>
一九八二年	七十四歲	<p>此年（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獲得國家文藝獎殊榮。九月之際，應文化大學史學系邀請，演講〈略論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這一年，所發表的作品有：</p> <p>六月二十八日，於《聯合報》，發表〈閒談懶雲〉。</p>
一九八三年	七十五歲	<p>此年（民國七十二年）八月，獲得鹽分地帶臺灣新文學特別獎此一殊榮。</p>
一九八四年	七十六歲	<p>此年（民國七十三年）十月，獲得第二屆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此一殊榮。同年，十一月六日晚上十時之際，於台北馬偕醫院中逝世。</p>

註：此表主要參見如下的資料，刪修、增補而成：

1. 張良澤作：〈王詩琅先生作品年表初稿——並事略年譜〉，《臺灣風物》，第 28 卷第 3 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0 年 9 月），頁 21 - 30。
2. 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年 11 月，初版），頁 381 - 407。
3.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 年 1 月，初版），頁 237 - 248。

4. 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139-141。
5.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3年9月，再版），頁181-352。
6. 林文寶作：〈王詩琅與兒童文學〉，《東師語文學刊》，第7期，（台東：國立台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1994年6月），頁205-219。

附錄二、王詩琅小說原文（依原載年代順序排列）

夜雨

蔚藍的天空已漸佈起灰雲，冷氣也一層一層地浸透肌膚來，秋色可是已深了。昨夜來下的微雨，雖已停歇，那冷風卻還一陣一陣，鑽過窗隙來。

寡言的有德，近來好像閉殼的蛤子似的，沒有言辭。憂鬱的面容，更憂愁頹喪，他坐在廳邊的牀上，任憑妻子阿換，咕咕嚕嚕講了一番，初是不睬他，終是老不耐煩，纔將方看的說本〔小說〕：

「天天說，也沒有法子，久木昨日說，現在人員是夠足額數，和田又是前日託過，別的工場更沒有容人的餘地，可託的都已託過，你到底是叫我怎麼樣？」

「你一句也是沒有法子，兩句也是沒有辦法，工場既是無望，該當設了別法。難道你坐在這兒看書，腹肚可以會飽不成？」

「做生意欠本錢，別的工作又不慣。自十五歲就入工場學疊鉛字，到現在三十九歲。這樣像白絲蟲一樣；文不像童生，武不像槍兵，幼的〔細活〕做不來，粗的動不起，這不景氣的當兒，還有誰要嗎？」

「我也已經做到山窮水盡了，可以典〔典當〕的都已典完，借得來的也都已借過，明天牽孀的會錢，也要和前月一齊還他，你可是打算怎樣？好好的工作，罷了什麼工，休息的禮拜日，就是沒有工資，不過稍苦一點，有甚麼相干？別的都不要緊，像我們罷得連米連水都沒有。」

阿換為準備午飯；一邊拭桌，一邊說。有德卻不睬她，仍舊拿起書看。他心裏頭卻是懸念早上出去的秀蘭。不一會，飯菜剛擺得好的時候，樓梯的聲音在響了。

「爹，回來了。」

有德看一看秀蘭的頹喪的神情，早就覺得一半以上，沒有希望了。但焦急的心情，卻待不得她寬息，慌忙地：

「交涉的結果怎樣？」

「不中用，這井坂吳服店〔服裝店或布莊〕雖有缺人，二天前，早已雇定昨年〔去年〕畢業的高氏金鸞，我順便到玉桃家裏，託她爹問問N乘合自動車會社〔公共汽車公司〕，有沒有缺車掌。」

自罷工以來，沒有餘蓄的有德一家，如漏洩的水甕，一天告迫一天了。老實日給一塊半的他，也沒有別的出息〔收入〕，那裏有積蓄的餘地呢？所以稱為賢內助的阿換，向四方親戚朋友告借，也已借得沒有地方可借了，幾件小金首飾也已典完。所以伉儷的他夫妻，近來為著些少的問題，稍不稍，就起衝突，甚至較鬧〔爭執吵鬧〕打架。自然這重壓的空氣，流到雖然貧窮，卻還和氣的他們的家庭，連活潑的秀蘭和今年纔入學的頑皮的隆興，也自然而然，在無意識裏，受其所染了。

正午的報午機鳴了。

繼一會，隆興也回來了。

以前一個月，二三次歇息的禮拜日，父子女女團圓圍住的午飯，是他們的一件快樂事，有說有笑，盡所謂天倫之樂的，自罷工以來，卻就不然了，大家默默地，沒有話說，祇管喫著飯。

「爸，二錢給我。」

喫完了一會兒，隆興爬上牀來靠在有德的身邊，他卻不睬他，仍舊繼續看小說。

「爸，二錢給我啦，要同桂竹去玩。」

「沒有錢，不可玩耍，讀書去吧。」

「不，二錢給我啦。」

「說沒有錢就沒有錢，滾開去。」

他將躺在他懷裏，纏縛要錢的隆興推開的時候，因為在牀邊的關係，又有些過於用力，「呀！」的一聲，倒蹣在牀下去了。

「你這短命，怎麼這樣粗手狠心呢！」

在房裏的阿換，連忙走來扶起，開口便罵。

「甚麼，你罵誰？」

「罵你，有甚麼事？」

「姦你娘，不審實〔不明辨事非〕，出口就罵。」

「半路死的短命，這麼無良心，將這小小孩子毆〔踢〕在地下。」

「胡說。」

有德睜一睜圓眼，右手伸向阿換臉上去，打得一個撲響。她也不讓他，雙手的抓向他臉奔來，有德要架她，他倆你打我架，我抓你扭起來。在灶裏洗碗箸的秀蘭，忙趕到要分開的時候，已是打成一團。隆興站在桌邊哭，望著爹媽的打架。她費了好大的功夫，纔將爹媽分開，阿換氣吁吁地喘著還是罵，有德卻不答應，整了衣服。

「爹，往那兒去？」

他卻不回答女兒，一直溜向樓下去。

廣闊的太平町〔即今延平北路一段、二段間〕鋪道，兩旁櫛比的大店鋪，被薄暮的夜色籠罩起來了。

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

剛開業未幾的咖啡店「娜利耶」：在這十字街頭角現其麗姿。宏亮的留聲機的嬌聲，紅紫的「良·薩茵」〔霓虹燈〕來粉粧這近代女性的艷容，在這島都的臺灣人街上，添一新的魅力。

他漫步永樂市場一遭，聽一會「走江湖」先生的雄辯。順便訪了同在小田印刷所的同僚德成，他也是罷工後尚未就職的，湊巧他不在家裏，信步走到這街上的時候，怒氣雖已消滅無跡，但空虛的寂寥和悲哀佔領他的腦海往來，這是他近來時常經驗的。

西裝青年、長衫女士、勞動者、紳士、自轉車、自動車、人力車、貨車……這些構成近代都市的細胞，摩登的風景，在他灰黯的心情，都是馬耳東風。無精

無彩，癡獸獸慢慢地步著。他覺得自己的形影很悄然，先前散工後，攜了隆興的小小的可愛的手散步，和現在好像兩樣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窘迫的生活，錯雜的苦悶，亂麻的心緒，要怎樣才好？W 工場的青年工們憤慨業主，要廢掉休息也有工資的禮拜日，開始罷工。自己們熟練工，也為生活的切實相關，呼應站起來，動起全臺北印刷工組合的組合員總同盟罷工，也不過是生活被脅威而蹶起的。但結果歸於職工的全面慘敗，究其原因，雖是惡劣的業主對抗工人，向內地〔指日本本土〕大量的移入工人及新雇臺灣人，買收內奸，來攪亂陣營。就是自己們的團結不固，指導方針不好，任幾個人操縱，也不能說沒有其責，他覺得什麼人都恨不得的。業主也是為景氣壞不能如前多霑潤工人，自己們卻是為生活而蹶起，那更是正當的行動，就是那些內奸，是擋不住長久的罷工，而降服的可憐蟲，這些都不是罷工的責任者，他覺得似乎別有個大的、看不見的責任者。

他又回想剛纔較鬧的場景。

會錢、厝租、米錢債務、打、罵、哭……在他暗淡的腦裏旋晃著。

路上已漆黑了。不知幾時，他既在這寂靜的小巷裏，低下頭行著。猛擡起頭看，已是自己的樓下了。他躊躇了一會，就跑上去。

晚飯用畢了一會，剛下樓的隆興，導了〔引導〕母親的結盟姊〔結拜姊妹〕——阿柳嫂和她的媳婦素梅上來。

「哦！三姨，怎樣好久不來坐呢？」

「哦！甚麼風吹來呢，我是心亂如麻，沒有心情到你家坐，你為什麼這十幾天，也不來看看我們呢？」

「不是啦，我這幾天，忙得很，沒有閑空，就是這……」

她使個眼色，用嘴指了指坐在牀沿，同秀蘭說話，打扮的較前更妖嬌可愛的素梅。

「就是這個，我想曲也是學不少，又已經是十五歲，所以預備來月初我同她到臺中去。」

「恭喜恭喜，姊姊又要加發一筆財了。」

阿柳嫂接了秀蘭端上來的茶，啜了一口，才慢慢地。

「有德的工作，可有找著沒有。」

「哦！」似被人家撞破了舊傷痕似的蹙了眉頭，歎了一口氣。

「任他找，也是沒有，時機的變遷，實在太厲害。想十幾年前，休了幾天，就跑到家裏來，十叫八請。現在到他們店問，尙還不要，聽說有幾個送工頭的人事，纔得復工。前月我想送幾件，所以叫他探聽要人不要人，他探聽說，沒有缺，所以也就罷了。我想工場既是無望，也該快找別的經紀〔生意〕做。不然你想，這麼大家口，終要怎樣呢？」

「你叫他做別的經紀，我想是難的。前兩月做的，那小生意，是最好的例子。這樣率直，且沒有經驗，若再做別的生意，怕會再虧了本，可就了不得的。最蠢就是這些勞動者，不守本分，不想那些頭家〔老闆〕們，是有官勢、有錢勢，任

你怎樣，那裏能勝過他們，豈不是，像以卵磕石頭嗎？我想來想去，還是……」

她貼近阿換的耳朵，說了很久。

在房裏換衣服，聽她們說的有德，早就恍然明白了。

「是的，三姨這個打算最妥當的，不然一家四口，就是餓死，也沒有別的辦法。」

「聽說我隔壁的玉治，一天的賞金有二三塊以上的，像秀蘭這樣的標緻，一定會得更多的，又不是什麼賤業。」

他早知道是前幾月罷工還不久，阿換向他相量的計劃，就是她和阿柳嫂的打算；是將秀蘭，送到最近開業的大咖啡店「娜利耶」做女招待。然後慢慢地，教她學京曲，做藝旦。他本是鄙視阿柳嫂，因為她一生所行的路，都沒正經的。自二十歲的時她丈夫亡後，就淪落為娼，後來稍有粒積〔積蓄〕，養了幾個媳婦〔童養媳〕，做藝旦，竟造成她小萬的家財。她來到他的家裏，有德是不甚喜歡，不過妻子在娘家，和她結盟，祇好糊糊塗塗地往來，所以他也不甚和她講話。大概祇寒暄幾句，就跑開。他雖是兩袖清風的工人，少時卻曾在書房裏念了幾年的書。他很輕蔑藝旦、娼婦、鴿母、烏龜一類之人。所以妻子和他相量的時，他氣憤憤地滿臉漲得通紅，大喝一聲。

「任是窮得沒有飯炊，我也不叫女兒，幹那種勾當，我沒有能力，使她進高女已罷，至少也須教她嫁一個適當的好丈夫。」

他拒絕那個提議了。

但現在一切都逼迫起來，剩在他面前，最後之路——叫女兒去幹那最厭惡的醜業的一種——女招待，他的這種的思想，已不得不崩潰了。

他自慰自想：十六歲的女子，出嫁有點早。窮人嫁窮人，所得的聘金，自是不多。且遠水救不得近火，設使這些都做別問題，要拯救眼前燃眉之急的生活，祇有這女兒。他到這裏纔覺得幹那樣勾當的女人，也多是無可奈何，不得已的一條的生活路，過去輕蔑她們是錯的。

不一會，阿柳嫂回去了後，阿換似乎很難啓口地向有德說：

「剛纔你可聽見了嗎？你以為怎麼樣？」

「我雖然不願意，也是沒有法子，你打算就好了，祇要問問秀蘭，答應不答應。」

他也很艱澀地說。

她回轉頭，向在牀上蓋隆興的被的秀蘭。

「秀蘭，你年紀也不少了，家裏已窮得到這麼田地，你也知道的，剛纔你三姨說的，你以為怎樣？」

「……」

她一語不發，低下頭，過了好久。

「你願意不願意？」

「我也不曉得，祇憑爹媽主意，就可以了。」

淌下淚的秀蘭，歛歛地說。

有德覺得很難過，背過臉，跑下樓來。

早上歇了的微雨，較前更大滴地下來，冷清清，靜悄悄，人稀的街上，不知道由那裏送來微弱的哈兜鈴的悲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仰頭凝視著黑漆漆的天空。

註：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4 年 11 月 9 日）：〈夜雨〉，原載《第一線》，第 2 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5 年 1 月），頁 152 - 158，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頁 17 - 26（此為本篇小說〈夜雨〉之出處）。

青春

一

夏天是四季裏的青春。

生氣躍動的太陽正在放射赫赫刺刺的光芒。

滿目蕭條荒涼的冬天之光景，也已如消散了的雲霧，沒有半點的痕迹了。

站在這不高不低半山底丘陵上的 A 療養所前，可會得眺望的，沒有誇張地說，實在盡是一幅明媚秀麗的活繪。

遠遠地圍住三面之翠黛色的峻峭的高山，那下面，高高低低的水田，其間點綴紅磚硃瓦，撓脊〔指富貴人家鷹尾式的屋瓦〕的古式的大厝和蒼稻草的茅屋。在田裏悠然地行來穿去的戴草笠的農人和耕犁的水牛。時而雪皓的白鷺，在暖風吹得一起一伏的黃金波裏翱翔。

療養所的左側，是上這山的傾斜的狹道。道之盡處的山腳為起點，就是往近這裏的小都市去的路。舖輕便鐵線的大路之兩旁，夾著青青綠綠的田園。

騷囂的廚房也已靜寂的午飯後了，棲歇在這雪白瀟灑的「曼雅羅」〔西班牙〕風的建築物裏面，將近五十的人們。所前作種種型，剪得齊整的樹木。刈得平坦的庭裏的綠茵中，作長方、四角、圓的……等型的園裏，紅紫白藍黃青的競其妍艷的洋花，都在這燃燒般底苦熱裏，慵倦地喘息著，被這炎暑壓迫得無聲無息，死了一般地沉默。

祇有環繞周圍和右邊的遊山，所後的廣大的水池邊裏，那些相思、梅檀、苦楝、榕樹、棕櫚等的叢木裏的蟬兒，舌舌地不斷奏著它的音樂，間也啾啾地跳躍的雀兒，遠山森林竹籐裏的杜鵑，唱著朗朗啾啾，旋轉可愛的嬌聲，聊以破這單調和寂寞呢。

晌午量體溫的看護婦〔護士〕說，今天有三十七度六，事實她自己也覺得熱一些，身體較昨天也更不舒服，咳嗽也來的更厲害。

她把飲完了的沖泡魚肝油的牛奶碗，放在鐵榻邊的小桌上，任憑東來姆去收拾。枯黃的臉紋皺了皺，深凹的眼窩頂，在她憔悴的面容，好像是留著美麗的最後之那細細的柳眉蹙一蹙，纔將含在口裏末的一口吞下。她方才像完成了一件任務般將消瘦得如枯柴似的纖手，拿起枕邊的婦人雜誌，懶洋洋地躺下柔軟的榻褥，她掀了二三張後，忽又放在原處，呆呆地眼瞪住玻璃窗外蔭影裏唧唧啾啾地追逐的雀兒。

瞿瞿……瞿瞿……瞿瞿……

遠山裏斑鴿嚙了嗓子啼叫著。

唉！可厭的東西，你又哭起來！她心裏恨恨地咒咀一聲，挺身坐起來。

病了一個年餘的她，病院的乾燥，寂寞的生活雖已慣馴〔習慣〕，但這好像輓弔她的被病菌侵蝕壞去的青春，似哭非哭的哀調，卻教她特別銳敏的神經不由已要昂奮起來。

「月雲姊，昨夜多謝！因為太好食，我喫得一空。實在教你想出在內地的時候。」

對面室的日本人千代子，打動鞋拖聲踏進門來微笑地說。

「些少的東西，說那裏話來。請坐請坐。」

她稍枯嘎著的微弱的聲音說了後，一手撥開褥上的白被，一手理理散亂的頭髮。

「學生實在很可欣羨的，像你貴兄那麼元氣又活潑。」

她向一邊的籐椅坐下，纔望一望她的臉。

「今天身體怎樣？」

「有些懶。沒有什麼要緊的，結局不久總都是要……」

她搖一搖頭，講到中途，望一望千代子，忽又緘起唇，露著絕望的冷笑。

「說什麼，你又感傷起來了，你這樣聰明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醫生說的，未必全部都可以相信。就是入這裏被宣告絕望的，不是許多倒轉好起來嗎？醫生不是神仙。科學還未全能，三個月前，聽說也曾對德田暗講我已無望，現在倒反說有點起色，說若照這樣繼續下去，不久一定包管痊癒。你儘可慢慢寬寬靜養，不必胡亂去想他吧！」

她輕輕地點了頭也不答應，拿起昨天由京大暑假回來的二哥，帶來看她的滿盛櫻桃的籠子，請千代子喫。她們的交際雖不算久，意氣卻很投合，如姊妹一樣親密。所以她也不推辭，抓起珊瑚珠般的櫻桃。

「樓上的那位水河叔，聽說很危險。剛才原口先生拿酸素吸入器去給他吸入。」

「哼！我也聽過，這老人家最可憐。沒有兒子，小小的生意本都為病弄得空空。」

「我想人生總是糊糊塗塗過了一世吧。富貴的、貧窮的、榮耀的、下賤的，終末總也是歸結到死的一字。一斷了氣息，萬事不是都完了嗎？古人說人生是一場的幻夢，實在不錯，死的一回事，我倒不甚怕它。」

「千代子姊，不要說那些話，你不是不久就能恢復健康，可以出院嗎？」

「唉！出院也是同樣，在這裏有你這樣親熱的姊妹，倒不感覺寂寞。回去又要孤零零，遭他白眼，德田已和那個女給儼若夫妻，我是他們的眼中釘。」她歎了一口氣：「我祇恨我自己的命運，我畢業了女學校二年後，父親就把我送到臺灣來嫁給他，起初倒還不錯，但自從幾年前就時常沉沉大醉回來，後來就漸漸不在家裏過夜了。到我病了的時候，一點也不看顧，家中又沒有大小安慰。祇得和女中〔下女〕守了空厝，假使出院又要去過那監獄般的家庭，娘家自父親死後，已經零落散開。這麼近三十的年紀，沒有自活的能力，又沒有甚麼希望，倒不如死掉，落得快活。」

她說到這裏，覺得不好意思，慌忙轉了話關〔話題〕，攀談一些閑話就跑了。

二

熾烈的陽光還毫不稍緩其手，這幽靜清爽，微風習習的獨室裏，還覺得有些熱。

她除有事而外，很罕和那看顧她的蠢笨的東來姆說話，自然在孤獨裏的她會

追憶過去的種種的影像，幻想未知的未來。

如凱旋將軍一樣，揚揚得意裏以首席畢業公學校，受過臺北 S 高女的試驗的她，到要發表的那一天，卻不免要擔心起來了。

胸膛似填著一塊大石，不安地坐也不得，站也不得，口裏雖和母親說話，其實也不知道在說甚麼。到了半午〔下午〕，二哥的鼠灰色之高校的制服，由自轉車〔自行車〕跳下來的時候，心裏就像小鹿撞著一樣。

「月雲，恭喜！阿娘她有名了。」

二哥的冷靜的說法，她很不滿意。

但怪沉默的母親也像把塞在口裏的東西取掉，歡喜地爲她準備小小的祝賀宴忙著。家中頓呈熱鬧，她的不滿也就打消了。

父親特地在繁忙的店務中，同她去赴入學式〔入學典禮〕的路上，她雀躍地在難以名狀的幸福感裏，覺得自己的前途，猶如看過的繪中，帶翅的馬在洋洋沒有際涯的天空飛跑。

在高女中成績亦是占著首位，尤其是擅長音樂方面，打得好一手的風琴與鋼琴的她，一腔響亮得如振動銀鈴的喉隴，唱的歌曲更使人迷入陶醉的三昧境，同學們每和她打笑說：

「我們的蘇勃娜諾〔名女高音〕！我們的關屋敏子〔當時日本第一流的女高音〕！」

先生囑望她，她自己也要以聲樂家立身。

她以決心告訴爹媽的時候，他們極力反對說：「女人本是祇好學些針黹就可以的，現在時勢既經變遷，婦女的內助天職卻沒有變的。待畢業了學校，好好地找個門當戶對的學士，嫁去就罷。還要學甚麼類女伶的出頭露臉的工作。」

但痛〔疼愛〕兒心切，尤其是祇有這個女兒，痛愛得像掌中珠的母親，經她二哥幾次的勸說、較鬧〔爭執吵鬧〕，也就不得已祇好承應。

她想：男子獨專成功立名的臺灣，自己欲在這固陋的社會，爲女性揚眉吐氣，爭一個世界的之聲名。

她的小小的腦裏，時而描畫圍在花環中的舞臺上，萬人注視之桃紅色的洋禮裝，溢滿臺下的聽眾，拍得撲撲的讚聲……

她又回想到還新鮮地烙在腦裏的幾齣場面來了。

第四學年初，身體覺得有點奇怪，有些懶，又不愛吃飯，且時咳嗽，面容也稍瘦黃起來。他們以爲以前的胃病再發，也就延請幾位漢醫看，卻總不見效，她媽暗地又聽她說月例〔月經〕的有了亂調，疑訝地在那入夏不久的五月初，決心前往臺北醫院去。

徐徐的暖風，向她白制服和格子裙吹來，她們路上玩賞豎在日本人屋上飄搖的紅的黑的鯉幟〔日據時期，臺灣每逢五月五日，慶祝兒童節所樹立的旗幟〕吟味些城內店鋪飾窗內的桃節句的人形。

內科診察了一回，就叫她去 X 光線室照，微感不安在黑漆漆的室照了一會，復回到內科的時候，叫她母親進裏面一刻，出來的時候，紅了的眼眶有些潤濕。

「阿娘，先生講什麼？說是甚麼病？」

抵家了也待不得寬息〔休息〕，趕一步接連地向母親問：

「沒有說什麼，講的病名我也不懂，大概不甚要緊啦。祇說還是停了學，到A地方的療養所，靜養到痊癒，纔上學去較當〔比較妥當〕。」

避開她的視線，搖搖頭說。

「阿娘，不要騙我，敢不是〔該不會〕講我是肺病，是肺結核嗎？」

被迫切的神情所壓，母親沒有答應，低下了頭。

她像失了神的夢遊病者，無氣力地一步一步到了自己的房裏，纔歔歔哭起來。

悲哀鎮靜了後，她想：還這麼活活潑潑要停甚麼學，入甚麼院？我的意氣甚麼都不怕的，語云：「人力可以勝天」，我仔細注意療養就是罷。隔了二天，她硬著心腸再登校了。父母兄弟們勸她，她也不聽，到將近暑假的學期試驗中吧，那晚正伏在案上用功，忽然咳嗽來得猛烈，很用氣力打了幾個後，覺得口中有奇怪的腥味，仔細向痰壺一看，壺內有幾口血痰，於是也就不得不輟學了。

初入這療養所經過四個月，消瘦的體重也增加，臉色也好起來了。來看她的大哥，順便往診察室叩問主任醫生的時候，他說：「大概健康人的脈膊、呼吸、體溫是有一定的標準。三者若有其一亂調，則是病人。尤其是這類的病人，三項最不整齊。」他拿出診察書給他看，「最近的容態，這三項已漸漸接近起來，若沒有特別的變卦，至來年四月可以出院也未可知。」

溫室裏栽植長大的無心之花木，被擲出風霜凜冽的荒野，當會懷戀她的舊居。何妨嬌養成性未曾刻離父母的懷抱的她，苦煞於過這單調無味的病院生活已是十二分了。自然一聽這話，歸心似箭，馬上就想回家去。

至十一月未便出了院了。

在家裏雖經幾多的西漢醫的手，但病態卻一反一復，到三月便像越過堰堤的溪流，滔滔地奔騰來，容態已非常的險惡了。

再入這療養所的四五日後吧。

母親因家務不能長住，雇來看顧她的東來姆纔來的早上。

她半醒半睡地躺在榻上，母親將難事交待了她後，湊近肥胖體軀的耳朵說了不幾句，她的臉上漸露驚惶，睜大小眼睛，大了嗓子：

「噯喲！怎麼阿雲這樣沉重了嗎？前日國源先敢不是講沒甚麼要緊，包管會好，這裏又講甚麼無救……」

「默！你這老人，講話不仔細〔小心〕。」

母親忙把東來姆的嘴掩住，探看她還睡著，纔放了心。

其實半睡的她，已被東來姆嚇醒，卻還裝睡著。

她已明白一切的意思了，腦髓像被閃耀轟轟的雷電一擊，遍身的感官麻木起來了，也如由險高的絕頂巔撲落深淵，片刻間，全世界頓成茫茫渺渺的黑暗世界。

三

她以右手在額上遮住強烈的光線，默默地跟在千代子的背後，一步一步慢下這遊山的羊腸小徑。

迎面的那輪赫赫的太陽，已隨赤紅的光芒漸由山頭攢出面來了，蒼鬱繁茂的樹木裏的小鳥兒，還不斷地嘈雜喧鬧他們的早晨，灰白的薄藹消散了的玲瓏清澄的空氣還有些涼，濡宿露水的草木，放著鮮烈的芳氣，穿草履的足底浸在這冰涼的爽感裏，寬蔽的夜衣在微風裏顫抖著，樹上的枯葉一片一片向頭上紛落。

她忽又想到若沒有病的挫折，自己也已經畢業了。

學校裏的雲雀般的浪漫生活，也像過去的幻夢，模糊地不明。

志願女醫生的雲娥聽說已考進女子醫專去了，瓊英、寶秀、月琴們和自己相好的淑女進入高等女學院了。清香、玉燕已經嫁去了。華珠、金枝、雪嬌呢？……

同學們的印象又再一一重新浮出。

她忙彎了腰，拾起由左手的一把洋花中落掉之心愛的娜利耶〔玫瑰花〕。

娜利耶是花中的女王！我也欲做女人中的女王！

花卉盛開一時，纔肯凋謝；我卻在含蓄未開，就要夭折！

不！不！我還不願意死的！

我也不希冀長壽，祇望做了生平之願，死了甘願瞑目！

走到池塘的時候，她已有些疲乏了。漪漣的水面，池中潺潺潄潄濺濺水沫的噴水，映照成燦爛的黃金色。她倆坐在池邊的「鑲即」〔供人坐憩的椅子〕，樹下已有人垂釣竿了。

「千代子姊，我想世間的事情，若會照自己想的做去，不知道是怎樣的爽快。」

她打了微咳，停歇一會說：

「是的，但這樣的世間，那是一件難中之難的事。」

她還不住凝視水面的釣竿，沉思半晌，方才再慢慢地：

「唉！我想世上，若能夠像現在這樣的清淨無垢，無憂慮的，不知道是怎樣快活。」

千代子忽又想甚麼似的：

「原口先生聽說後禮拜要和河本舉結婚式，你準備賀禮沒有？」

「真的嗎？我可是不知道的，聽說原口先生父母不肯，忽又什麼要舉結婚式呢？」

「河本是這裏住最久的看護婦，誰也都知道他們的戀愛已是很久的事情。這次說是經院長的斡旋，父母纔肯承應的。」

她也不再往下問了。

戀愛！結婚！年輕的人應該享受的權利，我已沒有資格去享受了！

且不得享受，就要永遠地由地上消逝去了！

四

大哥忙跑出了病室的原口先生的身傍。

「沒有法子了！連酸素吸入都吸不來。待一刻，再注射『干弗兒』〔一種延長垂危病人生命的藥劑〕看，我想大概祇有今晚或是明朝之久，蘇兄，你還是趕快回去，準備些後事要緊。」

午後嘩嘩下來的傾盆的西北雨。更索性落得駭人，簷下的漏水鉛管，猶響得

厲害。

轟轟的雷鳴中，倏然閃耀的電光，將擠滿昏黯黯的迴廊和病室裏的女友及親近的人們，照得光亮。

「植源！」

踱出病室的母親，用手巾拭了臉上的流涕，叫了大哥，指在身傍的千代子：

「你代我向她說謝，她病已經痊癒，本是昨天就要出院，因為你妹沉重，所以纔逗留著。」

略解臺灣語的她，點點頭，用很不完全的臺灣話向母親道：

「阿姆，你不可煩惱，沒法度啦。」

「唉！這麼年紀就要夭壽〔早夭〕……枉費我十八年的心神……可憐！她還不願意死，昨天還吩咐她大嫂講，由廈門買來的鷓鴣，須待幾天舒服了些，纔合藥送來。」

斷斷續續，淒涼的嗚咽，使別人都靜寂起來。

「阿雲，你要喫什麼沒有？」

母親和大哥入病室向她問。

她也沒有答應，把頭擺搖，似乎很難煞急促地呼吸，且帶了咻咻的聲音。黝黃的臉上，深陷的眼窩底混濁的眼珠，輪視在牀圍的人們。

註：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5 年 2 月 17 日）：〈青春〉，原載《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4 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 年 4 月），頁 118 - 125，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頁 27 - 39（此為本篇小說〈青春〉之出處）。

沒落

耀源半寤半寢，輾轉反側在銅休上，諒也已有一點鐘以上了。

昨夜掀天揭地胡鬧過的反動，今天倦怠較常尤甚。惰氣不斷地纏在腦裏，筋骨覺得有些酸，朦朧裏要起來有些怯，要睡下又睡覺不去，祇在牀上翻來覆去。女婢玉仔剛才來叫過幾遍，他卻還躊躇不起來。

「耀源！快緊起來啦，欠二十分就要十二點了。」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上樓的福星伯，在房外的廳裏喊叫。他每早上聽見他老人家叫他，心裏實在有點難過，覺得對他不住，對他慚愧。他這麼大的年紀，破曉的清早，就要爬起來督店員們洒掃、整理、買賣。自己日夜流連酒賭之間，睡到日出三竿還不起來，而且毫不幫忙，有的是奉行故事，欺瞞人眼，甚至要勞到他老人家來叫。雖是他不能洞察自己的心緒，理解自己的苦悶。但是不論如何，這樣不勞而食的頹廢，不能說是好的。先前這種感情很鮮烈地苦虐他，他也想克服這感情與頹唐，努力早起幫忙。但這樣殆無寧日在麻雀和咖啡店妓樓裏鬧到人靜夜深，那裏能夠繼續得久。於無形中就自然地拋棄這努力，漸漸習以為常，現在已是聽很慣了。任他老人家叫，也不覺得甚麼苦痛。

對一切失了感激，失了追求目標的氣力的現在，老實除酒館賭場稍會興奮癱痺他的神經而外，別的不甚會惹起他的注意。他也想這傾向是壞的，是要克服的，但緊張的內心的爭鬪，不知幾時也就自然地放鬆，終而無可奈何牠了。

「我這副老枯骨磨礫倒不甚麼要緊，少年家也該替人想想看咧。家景這欸的慘淡是你所知影〔知道〕的，天天飲賭到三更半暝，應該自己也會曉得是使得，或是使不得。」

他老人家今天似乎特別發燒，嘮嘮叨叨地說教起來，不容易訴貧道苦的父親竟然埋怨說起來。

他默默地聽；幾年前身投社會運動，連日奔忙在講演、集會、發行刊物裏。父親苦於警察方面的干涉，諫他的時候，自己是怎樣懇切地說明社會是怎樣演進，現社會是個甚麼的社會，結局這社會須向那條路走，自己們的行動是怎樣的正當。父親雖是似乎明白而不明白的樣子，但終還是經不起胡鬧，極力阻擋要他不關係那些運動，耀源就憤然和他口論，主張自己的行動的正當。星推月移；現在呢？唉！自己已是像蒼茫的大海當中，任狂瀾怒濤玩弄的，失了舵的漂舟了。貫徹主張的情熱也已失掉了。雖知道是在污濁中也已沒有氣力去溷泳吧。就是鬱結滿胸的憤悶也懶說了。

他不是不曉得家裏現在的經濟狀態。第二次的出獄，和自己的嘔血般的努力，成個反比例。這站在斷崖上的家景，更如日落西山歷歷可見。自己的力量已是無可奈何牠了。自己就是恐怕這可怕的現實，纔放手跑開背面不顧。但自己的放蕩也不是全是這緣故所致的。極度的不安與動搖，充滿重壓的空氣的這時代，陰沉灰黯的四圍所交流錯雜驅使的。自己不過無意識裏要逃避這灰黯這苦悶，暗地摸索著消極的解脫？癱痺神經的頹廢罷了。

油滑精悍的福星伯的面龐近來很沒精彩；大腹便便，肥胖的體軀也像表徵他

的事業之衰頹、消瘦得很。十幾年前的軒昂的意氣，已不知道跑到那裏去，很為悄然。就是有底力的音聲，說話的時候，炯炯的眼光注視對手的臉，左手挾在右腋下，右指撚著口髭：「就是這樣罵？哦！哈哈……。」的那響亮豪快的笑聲也不能聽見了。

人若沉溺在逆境，很易追慕過去的得意處，尤其是老人家尤甚。福星伯近來遇著略有熟面的人，動不動就講起少年時代怎樣辛苦努力，得意時代怎樣華奢的故事。

實在，他六十五年的生涯，是波瀾重造成起來的奮鬥的歷史。十六歲時，別了骯髒破爛的生家，赤手空拳出了鄉關晉江。到這臺北來做雜貨行商的小生意。因資性伶俐，到日本領臺當兒，在混亂裏賺了一注〔一筆〕財，就自營起雜貨小賣，生意卻很好漸漸隆盛起來，後就改變為大賣了。到歐洲大戰當中，各產業滋然勃興，株券一天高漲一天，他那裏願意眼巴巴看人家的財產，好像吹起樹膠的風船一樣膨脹起來。他的野心已是疼癢十分了。他也就伸手拈濡起來，起初也僥倖百發百中，一時風傳有三四十萬的家財。歐戰告歇，占漁人之利的日本資本主義海嘯般的反動景氣襲擊來了。像深秋的落葉，物價一齊紛紛跌落。他為伸過手，賺的償不夠，倒虧了許多本。整理起來剩不上五萬。以後更是事事挫折，伸東缺損，伸西也是虧本。兼之幾年來殺人般的不景氣，泉裕商行的生意更壞，現在已是風前之燭很難支撐了。老實，他的不動產抵當得幾乎平殆空了。

這也不是自己一家獨特的現象：這條近淡水河的第二水門的 K 街，十幾年前是臺北市內有數的商行街。現在已是十分蕭條了。倒閉的倒閉，遷徙的遷徙，剩餘的大半是負了債務，拖延過日，苟延殘喘而已。

「呱呱，呱呱……。」

銅牀邊的搖籃睡著的永春忽然哭起來。

他收住打到半途的呵欠，轉挺起高長的瘦身，緊忙抱起來，啼哭卻還不住。

「不要哭，不要哭。」

人謂放蕩子若產生孩子，會起心理的變化，就是會發生父的意識，放蕩的行為就會自然地改變。但這孩子雖已生了八個月餘，自己的放蕩不但沒有改換絲毫，連心理的變化一點都沒有。他抱起這對孩子祇覺得和別的一樣的可愛罷，時也怨恨也詫異自己的無感覺。

「噢噫！秀娟，快緊來呀。」

任他哄騙還不住哭，他纔叫起妻子。

「噯！我的乖乖，不要哭。吁，阿母抱，阿母抱。」

不一會兒，碰碰地響緊步跑上樓來的秀娟，露著微笑接過永春。

他將嬰兒遞給她，瞧她一眼，一語不發步近梳粧臺，攏起蓬蓬的頭髮。映照在鏡面的面容，正是表現他的頹廢和不規則的生活。很蒼白而瘦削的臉龐更顯得顴骨高隆，深陷的眼窩裏的圓眼，更顯得圓大。

「我叫玉仔泡碗牛乳好不好？」

「不要。」

他雖然明白自己這麼放蕩，她不但沒有干涉，反一味溫柔地服侍自己。祇是對她的感情漸漸地離開卻無可奈何的。

以前風清人靜，皎潔的月夜，形影相隨在植物園圓山的人跡稀處，親熱地談心的愛情已是一場模糊畫了。

爲要打破父母反對自己們的結婚，攜手跑到臺南的戀愛逃避行的情熱也已無處可找了。

和自己的情熱退潮一樣，她昔日的諤諤地談主義、論社會、講戀愛的，像初夏的日光下，在溪上潑辣地跳躍的新鮮地鱗魚般之新女性的面儀，也已消散得無形無踪了。現在眼前的秀娟已是個「善良」的凡庸的家庭婦人。

「外面今天很忙，來了幾位新竹宜蘭的交關客，阿娘與我又爲多備辦幾碗菜忙。你也該快點出去幫些忙呢。」

他擦一擦眼皮向窗外看，碧藍的天空散佈團團的灰雲蕩漾著，屋上的煙筒吐出道道的黑煙向天空無形地消散去。今年異乎例年，雖是將近舊端午節，卻不覺得怎樣熱。祇是將交正午的熾烈的光線，映照在店後的貧民街，煤黑的奇巖怪石般的厝頂，反射起熱烘烘的灰光，在他充血的眼球覺得眩刺吧。

靠在沙發背的耀源，啜一啜玉仔送上來的熱茶。呆呆地凝視著由口裏噴出的惹斯敏的旋渦，精神也漸漸地清晰起來了。

五月二十六日！他忽然住眼在壁上的日曆。呀！是哦，是啦，今天是過去的朋友站在法庭受法的裁判的日子。

秀娟抱永春下樓了一會，父親想也是做完了什麼下樓去了，參雜廚房裏的煎炒聲，樓下的倉庫也異了平常。開箱、點貨、出貨的音響，很爲活氣地騷然。

懶氣、倦怠、空虛的敗殘者的虛無感，雖不是今天的特有。對他很罕發燒的父親剛才說的，還強烈地衝刺他的心腸。

聽說士林的那塊二百石租的田，近日中由債權者要競賣了。近年來財產的佚散實在駭人，大去年賣去田一塊，家宅二座，去年失去家宅二座。就是店裏的金融更是困難窘迫，父親爲牠弄得沒有寧日，弄得頭暈目花。每日爲繳納手形，奔走二十三十圓的小額不是甚麼稀奇的。現在簡直若將家財抵起債務清算起來，怕祇有剩個「空」字罷。換句話說，自己們已是完全顛落到普羅列搭利亞群了！

他似碰著什麼不敢看的東西，不覺慄然，慌忙把煙殼擲到圓桌上的灰皿裏，跳起身打開洋服廚，拿出「愛克斯·班駱」雙手拔起來。

他的師範學校在校時代，正是一切異了思想的系統共同合作。含蓄的文化協會剛展著瓣燦爛地開花之啓蒙的黎明期，第三學年的時候，內臺人差別問題爲發端，惹起的罷學風潮，他是舉烽火的先鋒隊的一人，因之他就被開除革學了。

他也毫沒有顧戀地，跑到廈門去編入中學，畢業後就進入上海大學去了。他在廈門的時候已由漠然的民族意識把握馬克思主義。到上海後，他的充滿滿腔的鬪志，時常掩瞞父母的眼睛往還上海臺灣間活躍，臺灣也漸由啓蒙的文化運動進入本格的社會運動之分化期的當兒，他們無產青年一派計劃的文化協會占領也成

功了。

回臺灣中，時常出入的 R 家，有一年少的女學生來找 R 的妻子。這女學生秀娟和他，於是由相識進入戀愛，終而推開父母的反對而結婚了。

他連座在上海結成的臺灣共產黨的別働隊——臺灣學生社會科學研究會被領事館送還回來的時候，這小島上的社會運動正是百花繚亂地怒放著。一年餘的預審後他被處了二年的懲役了。

小鮑爾喬治家庭嬌養長大的他，嘗盡獄中的乾燥死灰般的苦楚，雖不說出口已是害怕十分了，決心也已磨鈍了。出獄後情勢也已一變，運動的全面已深刻地下降去，以前熱熱的鬪志漸漸地冷卻，也意識的和那些關係疏遠隔離，學起生疏的沒有關心的生意來。

滿洲事變前後，這小島上的社會運動像在颱風前的燈火一齊吹滅。改組後潛入地下的臺灣共產黨也被颱風剔起，把牠望深海中掃去，他也被捲入檢舉的渦中，但他是上海結成當兒的老黨員，又兼學生社科事件處罰過，出獄後又是完全停止活動。

在釋放前一天，他站在檢察官面前，誓約以後須和一切的運動斷絕關係，就是研究也要拋棄。那檢察官纔威嚴地藹然可親徐徐地說：

「這遭特別給你起訴猶豫，李君！你家不是個有財產的名望家嗎？那麼老的雙親又祇有你一個兒子，你又別沒有衣食之憂，何若關係那些運動呢？以後和那些關係斷絕固不消說，寧必力勉地做個忠良的臣吧。」

他心裏也決意回家後，更要儘量盡力挽回家運。他一面自思自慰；改組後的黨，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老實像自己這樣孱弱的人，祇好坐在家裏讀些書做生意。那些階級的前衛，跑艱難之道，自己是沒有勇氣，也不適合的。

他趕到法院時候，手錶剛指九點半，各被告大概既入了法庭了。他穿過擠滿法庭附近的人叢，在第一訴訟庭前的樹蔭下停了步。拭拭額上汗珠打了扇，停歇一會，纔望一望周圍，忽見控室右側的簷下，被告 R 的母親和妻子女兒默默地望著法庭發瞪。他忙走近身傍向她們行了禮；

「阿明嬭，你也來。」

「哦！是耀源仔，你好久沒有看見了。」

「是，我很忙。」

他彎了身牽起穿桃紅洋裝的女孩子的手。

「咧！麗華你這麼長大了嗎，你認得我嗎？」擡起頭來。

「說家族可以特別傍聽，你們怎樣？」

「我們今天慢一點纔來，玉田入去著聽。」

談了一會，他就和她們別了。他纔慢踱重要所在，站著巡查警戒著的環繞法庭周圍的草繩外。

雖時常碰著被告的家族，而昔日在同一戰線的朋友卻找不出一個，他覺得時勢變得太厲害了。一昔前，波濤湧躍的當兒，偶有一些法庭事件，大家是如何興

奮地大舉在法庭外聲援鼓勵呢。

太陽漸漸騰起中空，熱氣亦刻刻加緊。雖是早上，灼熱的陽光，已猶如鼎裏的滾油一樣，顯得今天的溫度非是尋常可比了，他覺得疲憊且熱，忙躲到昏暗的一般人的控室。

過去，現在經歷的混成一片不可名狀的思念，像電波般在他的腦裏閃來閃去，同時心裏頭又有一種輕蔑憐憫自己的感傷喘息著。這幾年間自己變了異同兩人了。

他又回憶起舊來的樣子，懷慕地右顧左盼幾年間沒有來的法院。這些古色蒼然的訟庭，辯護士控室、通譯控室、檢察庭、留置場、迴廊、墀、樹木……還是依然如舊絲毫不改。

最初往還於檢察庭受取調時，正是自己的批判力反撥力最為旺盛強烈、勇往的精神，軒昂的意氣和這浮沉在泥沼裏的無氣力，真有雲壤之差呀！

閒步的、細語的觀眾忽而譁然，旋即緊張地靜肅，視線一齊灌注左側的腰門去。戴了像酒罈草套的笠、夯手枷、用粗繩縛著的被告的後面，跟著帶刀的白制服的看守，一對一對出來。

過去一塊兒攜手在同一陣營的被告們，悲壯地像向屠場的羊兒，慢步地一一向留置場的黑板牆消逝去了。

那由未算起第二的矮小的身材白臺灣衣黑洋服褲不是 M 嗎？

他忽覺得幾年前的那熱沸的血潮向腦裏奔騰來。

他是和自己一樣師範學校的罷學被開除後就到廈門去，廈門畢業後到上海大學去的。五三慘案風潮勃發，自己和他是怎樣熱熱地雜在怒號的示威遊行的民眾中喊呢。同是上大閩的理論家的他還不斷前進著。但是自己呢？

英英烈烈從容就義，大聲疾呼痛論淋漓那有什麼稀罕。但耐久地慘憺辛苦，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卻不是容易的。路是明而且白。祇是能夠不怕險阻崎嶇，始終不易，勇往直進的現在有幾個人？自己已是宣告自己的無能了。拋棄父母朋友妻子，還要貫徹主張，做擔負未來的階級前衛，和密網滿佈的資本主義的拼命，不是像自己的意志薄弱的做得到。所以由戰線篩落也是當然的。但要醉生夢死地過去又是不可能了。

「唔！李君，你幾時來？」

他剛出正門，忽碰著 X 署高等特務酒井。

「真熱呀！你為什麼到這時候纔來？」

「不是，我有點事情剛才出去，你有特別傍聽券沒有？」

「沒有，說午後不是要再開不是。」

「是，我還有點事，今天失陪了。」

他無所事事，信步行到龐大的血般赤紅的總督府的時候，這四圍盡是廣大的官衙洋樓的建築物中央，高聳雲霄地瞰視下界屹立的尖塔上空，爆爆底響由東方飛來，腹裏有鮮紅的圓白之銀色飛機三架，編了隊穿來鑽去翱翔一會，就不知向那裏消沒去。

半年來早上沒有來過的城內。殷賑繁華的這街市的景氣，尤有別的氣分。他穿過臺灣銀行前到了臺北銀座——榮町二丁目十字街頭時，不覺詫異。亞士華爾卓上穿梭般來往的銀色燦爛的市營巴士、自動車、自轉車……都格外較前輻湊的多。各店頭和車的前部又都堅插著國旗。就是亭仔腳來往人也較常擁擠。很多人的胸前似乎掛著什麼，他注意挨過身邊一個文官服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小布上印著朝日。

哦！是啦，我真是昏了，連海軍紀念日都忘了。

他纔恍然明白。身體有些疲乏且口內很渴了。

明治製菓喫茶店的樓上，近大道的窗前占了坐位的他，剛注文了後，突然遠遠地雜在都都地叫的嘈雜裏，嘍嘍的軍艦行進曲接近來。假裝軍艦的自動車，約莫有幾十隻由公園方面驀進來。

他好像沒有什麼關心的樣子，拿起送來的曹達水〔蘇打水〕吸。剛才法庭的情景，又像影片般隱現在腦裏，自己的世界已和那些差得太遠了。突然先前那嘲笑侮蔑他的感情又向胸衝來。他搖搖頭，將麥稈把盃內攪一攪，纔再吸起來。他又量量囊裏的錢，想今天要那裏去賭。

是，A 處前天輸得太多，今天那裏復讐吧。

萬世一系皇國の
光を世界に輝かし
明治三十八年の
五月の二十七日は
海軍戦史に試しなき
.....
.....

大概是公學生罷，合唱的歌聲響得廣闊的街路兩旁的店舖震動。各手執國旗的兒童們，排列編隊絡繹不絕地由教員引導大著步颯爽地過去。

咖啡店的九點至十點是最劇忙的時間；耀源和錦東，瀛洲上這摩羅珂，正當留聲機、猜拳、醉客女招待的歌唱，呼麼喝六，店夥的叫聲混鬧成一團，奏著狂亂的交響樂。

「李的，要用什麼？」

在特別室占了坐的他們，用過當番的艷子送上來的面巾，各覺得還熱，就脫起外衣。

「先啤酒和清果來。」

各似是要休神，默默一會，頭上的扇風機不絕地夫夫叫。

「唔！今天又再來。」

「哼！思念你，捨不得你；所以今天再來找你。」

耀源嘻嘻地凝視湊近身邊來的正子打起訕來。

「你若連續來一個月，我們的頭家有摩羅珂賞。」

「摩羅珂賞？那我不要，我要別的。」

「是嘍，他是要你賞你的愛情。」

坐在靠背肱椅的瀛洲也哈哈地笑，插起嘴。

臺灣人經營的咖啡店中稱為第一高雅的摩羅珂，近代之華奢的室內。米黃色的柔軟的光線，給他們在賭場興奮的神經漸漸鎮定了。

「錦東，昨天我的條件壞，給你便宜，來！今天要使你死無葬身之地。」

他們一氣喝完了艷子端上來的啤酒的頭一杯。耀源就伸出手說：

「放屁，烏卒仔，有多大的本領敢再來太歲爺頭上動土。要來嗎？好！四發財。」

「八仙，全開，又再全開。」

正子看耀源輸勢，她就接起他的手，他們鬧得興高彩熱。麥酒也喝過一研又一研，大家多已有些酒意了。

「李的，那邊有一位姓吳的要請你過去。」

他退了手正在看瀛洲和正子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對面席的女招待來請他。

「哦！李君！好久不見，好久不見。」

「哦！我以為是誰，原來是你。」

「請坐請坐，我給你介紹，這位是李耀源君，這位是曹春榮君。」

他坐下，互相寒暄了後，各乾了杯。

「你幾時來北？」

「昨天來的」

「一向怎樣？可還是同令尊幫忙嗎？」

「老父是三年前亡故了。生意是我同小弟繼承做，你呢？」

「我？舊態依然。」

他偷眼將這位久別的老同志石錫仁打量一下；先前對服飾極不講究，穿的是骯髒不堪的他，現在眼前的，卻是摩登瀟灑的雪白絹絨服，黑蝶形的領帶，白鞋的青年紳士。

「我今天也去法院看，你有去看過沒有。」

「沒有那些閒工夫。」

他似胸裏蟠結著什麼，糊塗地答應。

「金娥在鳳凰做女給，你會過沒有？」

「前遭來北會過了。實在這樣，大家幾年前夢裏也想不到。下獄的下獄，轉向的轉向，我們這些蒼白的沒氣力的又是……」

各是那時左翼的正統的上海大學派之代表鬪士，不期而合在這紅燈下再會。他似感慨無量地說：

「但是老石，我們落伍雖是必然的，這身也比較有些自由，但這陰沉暗淡我想是不輸在獄中的他們。」

「喂！老李，那些不是這個所在說的話。我好久的重逢，爽爽快快地痛飲吧。乾杯！」

錫仁也像怕觸著舊傷痕般皺著眉，舉起杯向耀源的磕個響。

「哼！今天痛快地飲，乾杯！」

他也忙住了口，高高舉起斟滿的杯。他招呼錫仁們和自己們合流，重新鬧了一會；

「今天為紀念錫仁、春榮兩氏，再到耀源君的愛人處打攪一遭，大家意見如何？」

「贊成！贊成！」

他們下了東瀛樓鄰，藝姐阿鸞處，已是二點鐘了。

「密斯脫李！多謝！明天我去找你。」

「好，我等候你就是了。」

他們互握了手別了。耀源們三人都已醉了。顛東撲西蹣跚地出了小巷在太平町大馬路上，叫住箱型的自動車；

「艋舺。」

車門撲一聲關住，隨即放了速力疾走。

日間那麼喧囂的這大通，這時候已靜謐得死的一樣寂無蟲聲。獨茉莉花般排著的兩旁的路燈，輝煌地照得亞士華爾卓發黑油油的光亮。咖啡店的紅綠藍的「良·薩茵〔霓虹燈〕」在涼冰的夜氣中露出寂寥的微笑顫抖著。

路燈，「良·薩茵」像流星般呼呼地響，向車後跑去。

他們二人都似乎睡下了。雖已酩酊醉去還清晰的耀源，覺得像浸在甜蜜的悲哀裏，涵湧著一股咆哮勇躍的血潮。

使不得！我須踹開這塊酒盃！剷除這頹廢！

鸞到黑暗的末廣町的時候，不知道是那裏的雄鷄，朗朗亮亮底抑揚的啼叫聲，鮮明地透進車窗來。

註：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5 年 6 月 30 日）：〈沒落〉，原載《台灣文藝》，第 2 卷第 8·9 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 年 8 月），頁 92 - 100，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頁 41 - 58（此為本篇小說〈沒落〉之出處）。

老姨頭

「著啦〔對啦〕；生意實在真壞，每晚一個查某团仔〔女孩子〕，罕有二人以上的人客。」

阿樹嫂看她任你怎樣央求，也是不肯借。於是斷了念頭，纔將抽完的水煙筒遞給她，轉了話問說：

「恁那裏已是成了市，有二個人客倒是不壞，我們這裏的人客，總給恁那裏拔拔去〔搶去〕，一圓落到五角，還沒有人客來。」

「四姊你有那麼多的傢伙〔家產〕，錢是古早〔以前〕賺入手，也沒有缺食用，免賺也沒要緊。親像〔就像〕我們一家口，靠那生意食穿，生意若無，大家就要曝干〔曬乾，喝西北風〕。」

阿樹嫂皺著枯瘦的臉，咕咕，咳嗽一聲，拂拂黑衣上的塵埃站起來。

「再坐啦，敢著〔豈要〕那麼緊〔那麼快〕。」

「不早了，我著要〔必須〕炊飯。」

阿樹嫂說完，又拂拂衣塵，和她告辭聲「來去坐」。纔慢慢踱出門去。鹽橄欖治伸長了脖子，看她已彎過稻荷神社〔供奉倉稻魂神的日本神社〕的牆角，像彌勒佛的體軀纔縮入門楣內，口邊微露著冷笑，不覺得自言自語。

「人親朋，錢性命〔臺灣諺語，喻錢重如生命，比朋友親戚重要〕。結拜是結拜，錢是錢。你豈是不知道，我這裏自古早一錢也不肯借給人家？」

昨日來風吹得很大，沿著淡水河的堤防牆邊，幾顆不很長大的枝梢，不斷顫抖地窸窣窸窣地發著響。風是間歇的吹來的，每陣風一吹來，就捲起濛濛的黃塵沙石，打得路上人轉過臉。

她像沒有感覺似的，不管風吹得那麼大，依然蹺起細小的金蓮，盤在膝上，坐在先前的門首的長櫂，還不絕地卜卜發著小火花吸著水煙。「蕃仔酒斫〔日據下的臺灣妓女，被日本嫖客恥稱為「蕃仔酒斫」〕」已散在路上等待客了，她眼癡癡地望著行人和她們搭訕。

這幾天來的天氣，確實有些變卦，忽風忽雨，忽曇忽霽，且悶熱得異常。老人家說，這是颱風的預兆。

時候已經快要黃昏了。

淡水河的彼岸，暮日快將沉下的和觀音山連接著的西山裏，不知是甚麼時候，吐出濃桃般的彩霞，向著淺藍的天空撒佈。看起來，好像春末的草山〔即今之陽明山〕，落滿地上的桃花瓣。

行人驟然漸漸多起來了。島田髻〔日本婦女所梳的髮型〕的日本娼妓、女給、長衫的蕃仔酒斫。浴衣和洋服的男人們……三五成羣，噪雜地紛紛向水門下去。她無意識地順著人家仰首一望，原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南方的山頭，懸起了一條弓形的五彩虹霓，絢爛得非常美麗。

「阿月，飯熟了嗎？」

她好像沒有什麼感動似的，轉過肥胖的臉，向裏面喊，好一會兒尚不見答應。她於是站起細小的纏足，背了滿身的反照的濃桃色光彩，當年底餘韻還存似的，

妖嬌地向灶腳〔廚房〕跑去。

「這小潑賤，一定是又不返來喫飯，恁也不早了。快緊食，我好給佛祖點香燭。」

她一生祇有一胎的瓊珠，今天還是逛到這麼昏暗尚不回來。桌上飯菜挑好了，她等得有些惱，氣憤憤拿著喫完飯，對那些站在門首的濃抹脂粉的媳婦仔〔童養媳〕們說。

雖是日長的夏天，四周已經是漆黑了。她換個座位，坐在廳右的交椅上，依舊默默地吸著水煙。日間帶黃塵的烈風雖已停歇，卻不知甚麼時候下來了微微的細雨了。這樣看來，明夜 K 寺的放水燈〔農曆七月普渡，僧道持燈放入水中以普渡亡魂〕，怕是會放不成。平常日，太陽一下，這遊廓一帶的日本娼樓，雖比不得先前那樣的熱鬧，卻還嘩嘩嚷嚷充滿著嫖客和到河岸乘涼的人。今天不但納涼的人不見，連嫖客也稀稀疏疏，遊廓入口的打香煙的遊技場，也沒有聽見搥搥銃聲，靜肅肅地祇有那酒館裏留聲機，咿咿啞啞唱著哀傷的流行曲。

「今天又是喫本〔蝕本〕……哼！」

她看了雨滴落在簷前的石頭上發光，不覺地肥胖的臉又是一蹙，咕嚕在口內。她看桌上收拾清楚了，這纔慢慢走近貼案桌邊，在觀音佛像前點上蠟燭，又燒起三柱香條，端立起來，恭恭敬敬揖了又揖，念了幾句聽不見的細語，剛要插上香爐的時候，後面嘎嘎底高跟鞋響近來。

「阿娘，你食飽未〔吃飽沒〕！」

她一看原來是瓊珠回頭過來，今天的瓊珠，穿的是米黃色短袖的洋裝，且歪戴著帽子。

「你這臭潑賤，又往那裏去？」

她雖出口就罵，臉上卻沒有一點怒意。

「阿娘，你食看〔吃吃看〕，新款的〔新的樣品〕。」

「我不要？」

瓊珠不管答應不答應，將手提包拿出的支可力糖〔巧克力糖〕塞進她的口裏。

「我剛才在西元看見一款真好看的綢仔，一尺一圓二角，我想要做一領長衫，拿十圓給我，好嗎？」

「你一日到晚，都是甚麼洋裝嘍，甚麼長衫嘍，皮鞋嘍，做個不了。我拿錢不夠你開使〔花費〕，今天沒錢。」

她扭過身不睬她。

「阿娘，那塊實在真好看，祇這一領〔件〕我就不再做了，好嗎？阿娘。」

「沒錢，說沒錢就沒錢。」

她裝板著臉，任她搖撼。

瓊珠看看無望了，氣憤憤大著腳步聲，便向後廳去。

「阿月，你這十圓拿給她。」

停一會，她由囊裏拿出鈔票給阿月。

一錢命的她，於這女兒是任她恣意揮霍。每次她的要求，初雖拒絕，但終經

不起她吵鬧和發惱，也就軟化了。今天也是這樣收場。

面向淡水河被日本娼樓包圍的這一角，原是有燦爛之極舊的歷史的賣淫街。但這是供給極廉價的極下流的滿足的。且不管日本人也扭，所以綽號這裏的賣淫婦叫做「蕃仔酒斫」〔賣淫婦間鄙夷鬻他民族〕，就是她的「鹽橄欖」的大名，也恐怕是和這裏有關係的來歷吧。幾年前 X 町的賣淫，都鱗比接連在這一帶，後來當局下令逐到 X 町去了。所以這裏現在祇有疏疏散著幾處沒有鑑札〔許可證〕半公然的密賣淫〔私娼〕而已。

鹽橄欖治不想從這裏遷到那裏去，也有她的理由。一則，家宅是自己的。二則，自己不必靠這幾個女子，也可高枕安眠。三則，自己有自己的地盤。怎樣呢？就是她有鞏固不拔的日本客和愛廉價的主顧。事實，自做娼婦和做鴿母，住在這裏的幾十年，這地方沒有一個不知道「鹽橄欖治」的大名。連頑皮挑撥的小女孩，都以「橄欖治」做代名詞。所以她也不想搬到那裏去。

近來她的尊名更轟動全地方了。

這也有兩層的理由，第一是去年秋鬧鬼。後來雖然知道是她兩個情夫，互相妬嫉作弄，且白晝也有種種的毛孔悚然的奇怪事，所以一時她不得不暫離這永年巢穴。第二，她是擁有巨萬的家財，先前是沒有人知道的。但這次確是使那些賤視她的人們瞠目驚異而垂涎啊！

約莫是一個月前的事吧。

這地方的信用組合〔信用合作社〕，因不絕底內紛，致被勸業〔勸業銀行〕當局禁止支拂預金〔支付存款〕，恰巧纔解禁的那一天罷，組合正在空著金庫，一般的預金，尙怕不夠支拂，況值她的定期預金八千圓是那天到期。自前天組合內的理事們，就在議論這等大款，要怎樣應付，結果決定慰留，再不然各理事暫時支出。早上沉重的鐵門開了，她也照他們的預想站在櫃檯前，受付的職員看見著她，忙站起來獻媚地笑。

「哦，阿治官〔官，對婦女的稱呼〕，真早啊，坐啦。」

「慫才早。」

她點點頭，也附和他微笑，她的臉上卻露了這素不相識，平時是極傲慢的，怎會這麼慫慫同她寒暄的疑訝的神色。她一手由懷裏掏出預金簿給他。

「拜託，我要領這定期預金出來。」

「按怎樣〔怎麼樣〕？更新不好嗎？」

職員雖是極力勸她換期，她卻祇是搖頭說：「不，要領回。」

那職員終也沒有法子，轉頭向專務理事報告去了。不一刻，戴金眼鏡的專務也現出櫃檯前，笑嘻嘻：

「哦，阿治官，這麼早，坐啦坐啦。」

這位當地的紳士又是市議員的專務向她這麼招呼，不但使她頭暈，確連別的傍邊的人都驚駭起來。

「阿治官，你這些錢爲什麼要領回？咱這組合現在基礎穩當，又比別個組合有利息……

經他和藹地講了一大篇的勸告，她這才艱澀地應允。

「笑窮不笑賤」好像新的格言一樣，重上人口膾炙了。

夜愈深，夜神愈展開他的巨大的黑手。這一帶卻反乎平常，愈為肅靜，不歇地落下的微雨，徒然增加陰鬱。若要衝破這空虛的空氣，怕祇有自動車的汽笛。她雖然坐著吸煙，眼睛卻不斷地注視行人。她鎖著眉不展。夜來還沒有一個客，確是使她焦燥，一天沒有收入，就是意味一天損失。

因為下雨，她的這些女子，不能照老例站在堤防邊攔路扭人，所以時常稀有的通行人，卻任他們撕破喉嚨喊坐，連回頭也不回頭。

「阿姆，秀仔講食那款藥，病沒有甚麼好。反倒痛起來，叫我問你，明日去給醫生看……好不好……」

很久就窺伺她沒有空閒的阿月，看她水煙吸得有些舒適了，方才嚙嚙囁囁、諂笑著，微細著聲音問。

她瞧了阿月一眼，一言不發，慢慢由抽屜拿出粗紙，拭著煙吹筒。這麼來，倒使阿月很難過地怔住了。她真歎，今天沒有生意，她的焦燥正無處發洩，這樣正好導引她的脾氣爆發。

「那就奇，幾十年間，我這款藥，沒有個說沒應驗，臭賤膾當不住三下開山斧，賺無三二個錢，今天就有熱，明天就激淋。哼！當初時，我一夜當過十三個河南仔兵，還是這麼肥。」

她忽然提高起破鑼般的嗓子，拍著突出的胸膛罵起來了。阿月駭得不敢做聲，畏縮地退到剛才站著的門首。

時間絲毫不停，刻刻推移過去。壁上的時鐘，鏗鏘打過十二下了。微雨雖還依然不歇，卻也不大。這三個蕃仔酒斫都好像懶羊般疲倦，坐在椅上。阿雪竟凭靠在門扇，起瞌睡來。

「坐啦。」

她們看由水門的那邊，緊步跑到榕樹下停步了的一個似鄉村人，好像約齊一樣喊。那個人身雖不動，眼睛卻呆呆地瞧這兒。

「來坐啦。」

阿月又叫了一聲，看他仍然癡望著不動，她跳下石磴，走到樹下，把他大腿一擰，堆著笑。

「來去坐啦，不要緊。」

「沒錢。」

「不要細膩〔不必客氣〕，不是要向你借。」

阿月一面說，一面強拉住他的手跑。那個人卻含羞地笑，由她扭。

鹽橄欖治眼看阿月扭那人過了廳，又轉了彎入房去，纔吐了一口氣，臉上露著喜色。

「姆仔，那個說沒錢，我不信，把他身上搜了一遍，實在沒錢……身上祇有一個一角和一包朝日〔香菸牌名〕，放他出去呢？還是怎樣？」

不一會兒，阿月似很難為地出來，貼近鹽橄欖治的耳朵說。

她沉吟了一會，眉梢動一動。

「不要緊，一角和煙拿起來也好，一角銀也是賺。」

她伸一伸懶腰，打個呵欠。

忽然由房裏跳出的花白貓，在她身傍站住，豎著兩耳，光閃著圓眼，四顧一下，「咪嗚」一聲驀地跳出門外去。

打瞌睡的阿雪，被牠嚇得一跳，揉著睡眼，看看秀仔的圓扁的蒼白臉。

註：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6 年 6 月 17 日）：〈老婊頭〉，原載《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6 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 年 7 月），頁 69 - 72，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頁 59 - 68（此為本篇小說〈老婊頭〉之出處）。

十字路

井原百貨店前的「蕭于維老」裏，這頂鼠灰的中折帽，雖是帝國製帽的國產品，但帽型或是色澤，在這櫥外看起來，卻絲毫沒有遜色同僚們誇耀的那些舶來貨，他站在這亮晶晶的笨大的琉璃櫥前，呆呆地癡視，躊躇了已經好久了。融在均和的電光裏的那頂帽好像嫵媚的美人在伸手招他。老實，想想頭上戴的這頂舊型，又是賤貨，實在太勻配不起這副新洋服，這領新外套。而且在他們的面前，始終要感覺難過和不快，更是難堪。他於是也不管剛才領的賞與金夠不夠開發〔開銷〕了，擡起臉，昂了頭，聳聳肩膀，將手插入纔新做成的黑外套，大踏著步，跨入店內去。「坐呀！」

街市上歲暮的氣氛已十分濃厚，達到沸騰點了。你看！這島都的心臟，殷賑繁華的榮町、京町一帶充溢滿著人。店內街路，停仔腳〔騎樓〕，擁擁擠擠繁忙地在蠕動。店舖裏和停仔腳臨時搭起的棚，裝得如花似錦。雜貨店的帽、領帶、化粧品。時鐘店內大小時鐘、時錶的裝飾品。玩具店的新正的種種的玩具，花花綠綠排滿了新正用品。

時候諒已是四五點鐘左右罷。今天正是賞與金日，這擁擠的街上更加被那些灰的白的赤紅的黃褐的高大巍峨的官衙會社銀行的建築物吐出的男女鬧得多加一層的混亂。

服飾是門面，近代人最講究服裝，自頭上至足尖，絲毫不能苟簡的，要有全體的均衡，要有洗練的近代化。最後的帽子也已辦了。這樣子出去，也不致有甚麼失禮了吧。幾年前祇一味樸素勤勉，不管同僚的嘲笑，一副洋服要穿到領破袖爛，現在想起來很覺得好笑，覺得可憐。剛才在銀行裏滿腹的憤懣，滿腦的氣悶也不知不覺消散到那裏去似的，他提了盛帽子的圓紙盒，臉上露呈滿意的顏色，在響著的橐橐的皮靴的步伐，較平常也有氣力且活潑。他浸在自足感裏，不覺間穿出喧譁的榮町，已到了西門的鐵道線路前了。憲兵本部邊的廣闊的博覽會場址，滿目淒涼，滿地黃土沒有一根綠草。祇有在颼颼的寒風下，疏疏希希站了幾顆才移植過來的截枝的禿樹在微顫。

他步著，突然西門市場邊的小咖啡店前的高沖的棕栢現在面前。他不知怎樣，忽然想起好幾天沒有會過的她……那魅惑的眼眸，那輕盈的體態，那甘美的……哼！她斟的酒，也好幾天沒有飲過。滄海、來福都在邀。管他媽的，酒、女人、醉！……

浸在幻想的他，不知道幾時也已抵到灰暗的樓下了。

「今年的賞與比去年怎樣？」

在桌旁摺洗淨衣服的瓊英看見他上了樓，忙將手裏衣服丟在椅上，抱起在竹椅的孩子，隨即跟他入房，也待不得他換過衣服，灰白臉堆笑問。

「哼……」瞬間，剛才愉快的心情，像碰著水的火花。他眉頭一蹙，不快地瞅她一眼含糊答應。但卻還不發話裝著忙的樣子換起臺灣服。瓊英卻裝不理會將孩子放在牀上，幫他將洋服收入洋服櫥，順手解開圓紙盒。

「你又買起帽仔，哦！七元半。」

她看他睬她跑出去廳裏左隅的書桌前的籐椅上坐下，連忙跑出廳將孩子送交他。

「你替我抱一下，我要補縫些衣褲。到底你的賞與金怎樣？」

「好一點。」

他看見她還不走，執拗地問，就很不快起來，扭過臉和孩子弄起來，想支吾過去「噢，今天怎樣不叫，阿爸，快叫。阿——爸」

不知是甚麼時在公學校唸書的大孩子和女孩子都圍在身旁。

「阿爸，通信簿。」

他點點頭接過大孩子永棟遞過來的通信簿，一面看，一面搖抱的孩子。成績比前學期是更好的，他不覺暗中吐了一口氣，縱使成績怎樣好，有什麼用處？中等學校或者有能力教他進，更上級的那就不可能的了。中等學校畢業濟得甚麼事？將來不是和公學校卒業的自己一樣嗎？

「阿爸，要給我買的飛行機，有買沒有？」

第二的女孩子卻不管他在看通信簿，挨近身傍撒嬌地要求。他卻祇應：「啊，好好，明天買給你。」眼還不住看。

「錢哩？」

瓊英釘住似的依然站在身邊，已有些不高興。待他看完通信簿緊忙接著說。

「在外套裏。」

他向房內嘮一嘮嘴，將簿收入抽屜。

她將一束的鈔票算了又算，臉上漸漸帶了怒氣。

「批筒皮是寫九十五圓，按怎樣這裏祇有四十二圓？」

「外套的月賦納去十五圓。帽子七圓半……剩的是……」

他瞟他一眼忸怩地說到中途，急忙裝做和抱的孩子耍起來，「嗒嗒，嗒嗒，不叫阿爸嗎？」

「是？是怎樣？」

她卻不管他裝假鬼，睜著眼像檢察官追問過來。

「還咖啡店的賬啦，有甚麼事麼？」

他老羞成怒，擡起頭，眼一睜，瘦黃的臉微漲起暈紅，厲聲起來。

「哼！天天出去飲到醉朦朦才回來。每次不是都說是人家請的嗎？」一到月給日就扣去十圓八圓，這一家口祇靠你一雙手趁食〔維持生計〕。你也不是不知道這賞與金是要還信用組合的利息，要買的東西還有許多……」

「喂！不默嗎？他急得大聲喝起來，「交陪上是不得已的，查某人〔女人家〕曉得甚麼。」

「那種無路用的交陪是免得，家內尚且顧不到還顧到交陪。」

「使您娘！叫你默，不默嗎？」

「劊頭！禽獸！出口就是屎。也不管人說的是不是，著不著〔對不對〕。」

在貼案桌前的八仙桌，捧著書讀的大孩子和還靠在他身邊的女孩子似乎直感著風雨又將開始，嚇得不敢作聲，征征望了爹媽。抱的小孩給他駭的哭起來，伸

了兩隻小手，「娘，娘，」要他媽抱。

他看她悻悻向後樓消逝去後，心頭兒一陣難過纔暗暗地說聲對不住。實在像她這麼賢慧柔順的是不容易找的。她入門以來簡直沒有快活過，享個清福過。她時常像誦經般嘮嘮叨叨講微細的家計，勸自己不可喝酒，無非是袒護家庭罷了。但她這種努力不但沒一點效果，倒使自己生厭，就是退勤後也不愛住在家裏。這幾年來她終日洗呀炊呀縫呀忙個不休，入門時那猶如一朵鮮艷的白玫瑰花的豐嫩的白肌膚，鵝蛋臉兒，也弄得荒粗、枯瘦了。

自己也為負這生活的重擔，壓得連所謂天倫之樂，也覺得是件乾燥無味的事。

況且沒有學歷及背景的自己在銀行內，要感到渺小和不安。早晨眼巴巴看那些後進的高商或是大學畢業的內地人，賞與袋一年大似一年，豈不嫉妬嗎？這種像屈辱的壓迫感雖是每年經驗的，但麻木的神經，到這時候卻要蘇醒，重新喚起不滿。執務上一點也不讓後的自己，於是也不得不痛恨以學歷估量的世間。

他十幾年前是如何雄心勃勃，抱了遠大的希望！

父親在他公學校在學中，因生意失敗，焦慮過度患了糖尿病身故了。孤兒的他也就不得不拋棄進上級學校的希望入了 K 銀行做給仕。但他卻還拼命地在夜學裏念書。那時候愛他誠實的課長也說，「你祇管勉強〔勤奮〕，後日必然有相當的地位。諺云：『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他自己也冀圖考中了普通文官，在銀行裏掙得一個地位。所以那些公學校同窗，在鬧著甚麼文化協會，研究什麼社會問題，自己卻一點也不去睬他們，祇一味向自己的榮達的路邁進。

娶了瓊英的翌年，沒有看見孫兒的臉兒就去世的母親，距今也有十三個年了。文官雖考著，榮達的夢已是消滅無遺了。父親的負債，母親的葬費……倒負了一大堆債。

他看孩子還不住地哭，於是站起來搖著孩子慢慢踱來踱去。停一會，無意識裏伸一伸脖子，俯瞰一下樓下。街上的狹窄灰暗依然像人生的晚年，像自己混濁的心情。

大的孩子若無剛才的事，又在啾啾唔唔念起書來。

「張的，電話呀。」

他聽了隔鄰的在樓下喊叫，驚訝地慌忙將孩子交給大的孩子。

他回來的時候，面龐充滿著複雜的感情，這突然的事把他的腦震盪了，感慨地坐在他的書桌前的籐椅上低頭沉思。

六年前的定秋的幻像在他腦中蘇醒起來了——他那黑赤稍長的理智的臉龐，有決斷力的炯炯的眼光，不高不低而敏捷的身材。他和自己雖不是主義上的同志，在銀行內卻算是心腹之交。當年他頻繁地在各勞動組合和社會運動團體出入的時候，自己誠懇地勸他。他不但不聽，反講甚麼我們無產階級的前途，社會的矛盾，他們是遂行什麼階級使命，還暗暗裏含唆說自己的青雲雄志是個空中樓閣，他這遭入獄中的六個年間，自己也十分變了。自己的意志也不能算薄弱，但生活的炮火之包圍裏，那幻影似的青雲雄志任你怎樣也不得不拋棄的而消滅了。他說的層層證明了。

一年到末，祇是起牀、洗臉、吃飯、出勤、彈算盤、記賬簿、散勤、回家、睡覺……毫無生趣的乾燥的生活，所以自己偶爾應同僚的招誘，漸漸地喝起酒來，或者是自然的路徑。一條排洩無聊的水溝，終日卑屈的鬱悶，在朦朧的薰醉裏可破裂消散。其實沒甚言辭的他，到酒場喝起來就大嚷大鬧。

「你對你娘說，定秋回來了。我要去看他。」

他換好洋服，不待對孩子說完，就桎桎地下樓去。

他回來的時候，電燈亮上了。晚飯也已排好，待著他回來。

他和瓊英都一語不發，默默地喫。平常頑皮的孩子，似乎覺得父母間的險惡的空氣，乖順著動了箸。

飯後，他又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慢慢點上雪茄吸。孩子也不知道跑到那兒去玩了。收拾完碗箸瓊英在房裏給振文換衣服，弄得他哇哇哭。

三十二灼的淡黃的燈光，在這不算小的廳裏覺得很幽暗，尤其是沒有人家雜居的樓上是很冷清。他把牠叫做生了蠶的家庭。這幾年來，不論是禮拜天或是夜間，自己很罕實實地在家裏蟄居一日，溫抱在所謂家庭之愛的懷裏。飯喫完了，一溜煙就到撞球場撞球，或是在朋友處談天。不然就去酒場喝到更深夜靜，把在日間裏在銀行內的辛苦，這時候要著發洩和慰安或是當然吧。

「定秋幾時回來？敢不是說明年五月才滿期麼？」

她似乎忍不住了。難澀地在房裏問。

「著啦〔對啦〕，說是緊了四個多月假出來的。」他停一會才慢慢答。

「你有問表兄現在怎樣？」

「他好像不甚知道。」

表兄——那幾年前在家裏借泊了一禮拜的 XX——不，想起來是隱匿，還鮮明地印在記憶裏。

那是舊曆端午節前很熱的一天吧。家家戶戶正在忙著縛粽〔包粽子〕，因是禮拜六，他在銀行弄得渾身是汗，氣喘喘地剛跑到樓下的時候，還未入學的大孩子一見他：

「阿爸，來了一個表叔，給我這自動車。」

歡喜地跳著，將玩具的自動車高高捧起嚷著。

「哦！萬發，幾時回來。」

他握緊這久斷消息，許多年不見卻沒有甚麼變的表弟的手。

「昨天的船回來的。你一向都沒有變呢？」

他也似懷舊地說。

「聽說你一向是在廈門，可是真的嗎？」

「不一定，大概是在廈門、漳州、泉州、上海、廣東都住過。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

萬發回顧周圍，把椅子拖近他的身傍，低了聲：

「我去的時候是密航，你是知道的。這次也是密航回來，所以託你和表嫂不要聲張，被發見又要與牠纏縛。後禮拜有點事要往南部找哥哥去。要和你借住幾

天。」

「大家是表兄弟，講什麼借咯。你祇管住下。」

沒有父母的他，八年前說要求學，也不聽哥哥的阻擋辭了 V 會社的給仕職，偷偷地往廣東去了。頭幾年聽說有給他哥哥點信息，這幾年已斷了。況兼他哥哥三年前往南部做生意去後更無從得知。

他自那時候就耽於社會問題的書籍，也時常出入文化協會。聽說那次盤資也是由那方面的人供給的。

那時候自己很怪他，笑他傻。他在那會社是很被器用的，循規蹈矩去，重要的樞位雖不可望，一生的生活是不必憂慮。他卻棄之如弊履。

翌日的端午節，他招他往圓山散步。他推托頭痛不去。就是以後他招出去，他都推東托西不去，但是每日獨自一個出去，更奇怪的是常借他的衣服，或穿了鄉下人穿的粗布衣服。在家裏也很注意樓梯的響。

有一天他們剛喫完早飯，正在水道邊洗手，忽聽見「桎桎」的樓梯的急響，又聽見：「今日は」的內地人聲音。他敏捷地將面巾擲下，躲入便所內。及聽見是檢查電燈的他才出來。他想，若以前不過是罰金刑。何必這樣大驚小怪？雖有些詫異，卻不便好問。過了三天，他照常到銀行時，雖未到執務時間，空氣卻很緊張，很異常。幾個人一堆在囁囁嚶嚶，離自己不遠的定秋的位置很繚亂，小使在整理。他於是才知道早曉定秋被檢舉，這裏亦被搜查，祇是爲的什麼事情，卻是不明白的。回來將這事告訴萬發的時候。

「唔……………」

他瞬間顏色一變，呈了驚惶的樣子，旋即若無其事，好像很同情般鎖著眉。

「到底是甚麼事呢？」

過了四天，他說要南部去的時，自己說要送到車站，他卻極力拒謝說，自家人不必如此，竟飄然不見。

到了二個月後，聽來北的他的哥哥說他也被檢舉去了。祇是還莫名其妙。

新聞揭載開禁後，他纔知道他在臺灣 XX 黨中比定秋占更重要的地位，且是帶了國際共黨遠東支部對臺灣 XX 黨的改革指令的使命回臺的。

那時候自己雖笑他們癡，然而爲何這些誠實正直的青年們爲何拋棄家庭，斷絕富貴的希望。像以頭毛試火自尋苦吃的一個謎團，卻不能解釋。

初冬的朔風呼呼底吹得滿山的樹木颼颼響，薄綠的循環巴士駛全速力在蜿蜒的柏油山道上，飛箭般疾驅，快適柔軟的藍絨的坐席上，雜在溫泉浴室中的他們四個人，一語不發，呆呆地沉醉在窗外的景緻。

南國的冬季，沒有北方的滿目落葉的枯枝，也沒有白皚皚的雪景。溶在煦和的太陽裏，刻刻變化的山陵下的田畝，雖然沒有夏季的那樣熾烈鮮麗，卻還綠中帶了微黃覺得可愛。

他偷眼仔細看一看坐身傍的戴打鳥帽，穿著舊式洋服的定秋。一昨日看不十分清楚的臉，這才更明白。遭這次大挫折的他，雖有些疲倦的樣子，卻沒甚麼憔悴，眉宇間的凜然的神氣也毫不稍減。

車在眾樂園前的廣場打一個彎，也就停了。

空氣澄清的草山，冬天——尤其是像這樣年末的時節，格外閑散。

他們租了一間六領蓆的別室，纔換上日本棉袍。

浴室是間像羅馬王宮，高高的圓天井下，噴水池式的大圓浴槽中央，飛噴出乳白色的泉湯。他們談談笑洗了澡，泅泳了一會回來的時，定秋已有些倦。

「懶了嗎？就睡了一下午。」

三個舊同僚看定秋躺下，就這麼向他說。

躺不一刻爬起來的時候，女招待已端進酒菜來了。大家圍起桌來。將斟滿的杯高高舉起，祝了他的健康，喝了。

「鄭的，世間不是比幾年前變得太驚人麼？」

身材稍高的石坤元微笑地問。

「哼，幾個年沒有看見，實在變得太凶。」

「人生塞翁馬，就是我們大家不是也都變了嗎？」

坤元感慨地又喝了一口說。

「哦！」

定秋張了驚異的眼睛，凝視這崇拜濼澤榮一，想要做大富翁的人，有什麼新鮮的話。

「你們個個都有遠大的希望，鄭的是要改革社會，您兩個又是想做官、想發財。獨有我最不長進。食死頭路〔從事呆板工作〕，天天飲酒，打麻雀，無為度日子。」

身材短小肥胖的來福自嘲地說。

「嗤！甚麼長進無長進，甚麼做官發財，那不過是一樣麼？」

他看著窗外的庭園裏嬌艷地開著的洋花說。

「那卻未必然，諺言說得好：『失敗是成功之母』發大財咱或者做不到，小財產咱努力起來，卻不是做不到的事。你看世界的大富戶，誰不是由無錢人出身？自動車大王福特，時計大王服部金之助，咱臺灣的辜貴族院議員……立志傳中的人，都不是一樣麼？」

坤元熱起口調辯起來。

「嗤！你還未醒，那是一時代前的事。現在會富的祇有那些大資本家。親像我們這樣領薄月給度日的，三頓顧得住還算好的。現在的窮人想發財，實在比死更難。」他轉頭向身傍的定秋：「以前我是反對你們，說甚麼這款的社會一定會倒壞，無產階級是鐵鎖以外沒有可喪失。現在我雖然還不懂得，祇是像我們這樣無錢的人，生活是一日會艱苦一日，這款的社會是會變，卻漸漸明白來。」

他似要求定秋後援，望一望他。定秋卻一語不發，依然低著頭弄著箸。

「唔，罷了罷了。你們嚷得我頭痛，人生總是馬馬虎虎過一世，有吃有穿就可以，管他甚麼。來，這烘牛肉是燒的時候纔好食。」

恰好又運了烘牛肉來，來福想岔了這場緊張的空氣，拿起小刀和叉子，割起牛肉。

他不覺地這幾年來，鬱在心坎上的一種不可名狀的無可發洩的憤慨和悲哀，又再湧上起來。甚麼「適材適所」、「不論學歷，人材拔擢登用」簡直是欺瞞。自己自給仕任用行員以來，可也已有十年以上了。自己拼命的努力之代價，依然是個下級行員。不看事務上之能不能，那些後進的大學，高商畢業的個個跨過頭上去。想了每日唯唯是諾，像狗子搖尾巴乞憐，奉侍上司還不夠，且不時戰戰兢兢怕被馘首，自己老實覺得自己可憐的很，但去了勢的自己，要另找別途，又怯、又害怕，老實也是不可能的事。就是這個現在懷起了疑念的人生社會，在麻木了的神經，已沒有去探求和鬪爭的精神和勇氣了。

他狠狠地將面前的一杯呷下去。

「哦！你也飲起酒了麼？」

定秋抓抓光亮的和尚頭，驚訝地問。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酒近來和我很有緣分。哈哈……」

「甚麼，老鄭你不知影麼？他近來很發展。啊！著，我險一點忘記。喂！有一個人交代話，央我給你講。祇是第二次會你請。」

「哼！我知影，你不要假鬼。」

「實在的，昨晚我同 S 會社那幾個去「薔薇」的時候，我們的『虞列塔·雅里博』對我說，她幾日不見你，心內真直鬱悶，叫我今天壹定要招你去。」

「著著，她這款誠心誠意，想著你，今晚應該要去找她，在這裏飲極沒趣味，喂！沒有女子的酒是難飲得下去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懷舊談和世間話，暫時在這三個銀行員與新出獄者間濫濫不休。

他們逍遙庭園及附近了後，已是將近傍晚了。

下了循環巴士後，大家漫步到太平町的時候，天空已是漆黑了。

定秋張了懷慕和驚異的眼眸，左顧右盼，這新興的向近代化途上驀進著的臺灣人街市——大稻埕。幾年之間，觸眼盡是高樓林立，電光閃爍，照得像白晝一樣。或者是新正迫近的年末吧。停仔腳，店內不輸城內擁擠異常。他們雜在人叢中，好像在光波電海裏蕩漾。

「喂，腹肚餓了，找一處所在醫醫腹肚。」

來到最繁華的三丁目的時候，坤元忽然停了腳步。

「不免覓〔不必找〕，我們的『雅里博』在那裏等候這位先生。」

來福仰頭向在面前的，以強烈的鮮紅的光線，浮出「薔薇」的紅一點，旋即扭轉頭笑迷迷拍著他的背脊。

「不要取笑，肥的。」

口裏雖然這麼說，那像電影界的嬌艷的明星「虞列塔·雅里博」的稍堅斜的細細立眉，濃厚的睫毛，魅惑的真珠般的眼瞳，利劍般的鼻梁，露出皓白的牙齒，嫣然一笑的小口，如夢幻釘在眼裏。

他無意識地手伸到頭上，扭一扭前天買的新帽的邊。不覺地苦笑。

在這烏油油的十字又大路上，那些自動車，人力車尤如穿梭，不絕地在嘶喊咆吼。

註：王錦江（王詩琅）作（作於 1936 年 4 月 3 日）：〈十字路〉，原載《臺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10 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 年 12 月），頁 78 - 87，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頁 69 - 84（此為本篇小說〈十字路〉之出處）。

沙基路上的永別

一

當我接到這一道調動的辭令之時，心裏頭著實有點忐忑不安，正是所謂「亦喜亦憂」，喜的是久年渴望著祖國革命策源地因此可以親履其地，投入其懷抱，宿望可以如願以償。憂的是自己現在的立場是站在日人這邊的，縱然內心是萬分的不願意，但祖國人士會不會把自己也視同日人，以為是敵人呢？但又想好不容易才找覓到這份三餐以繼的職業，已算是一個飯碗，現在是吃定了，如果不願意遵令去的話，等於砸破了飯碗，祇好辭職不幹，那麼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再則：第一、這場侵華戰爭雖然是不容狡辯的罪行，但日人嚷得震天價響的「膺懲暴支」的這場戰事的實際情況，淪陷區的人民生活如何？自己亟欲明瞭，也好藉此機會，看個究竟；第二、關心自己婚事的母親，也曾一再叮嚀過：「你也快要三十了，在臺灣左找右找，都未曾找到一個適合的對象，倘能夠找到一個像樣的唐山女孩，將來我們回到唐山祖家定居也很方便。」所以經過了一番的考慮之後，也就決意接受了。當我接受橫山支配人〔總經理〕手交辭令時，內心如何，姑且不提，表面上是欣然的。

啓程之前，爲了準備辭行，忙了一陣子，接著便跟同批調動的幾個同事，到基隆搭乘輪船啓程。經過了三天兩夜，才抵達目的地的廣州市。自碼頭經過永漢路，一路所看到的盡是殘牆廢壁，荒涼異常，據說這是中國政府撤退時焦土抗戰的結果，我重新嚐到戰禍之慘烈。

今天雖然是農曆十二月二十七日，正是臘鼓頻催的年關，照漢人的老例，大家都應爲過年忙碌，可是這裏不但絲毫沒有這種氣象，到處都是靜悄悄的令人害怕。

中國的抗日戰是舉國一致的，廣東人反抗日寇入侵，當然是更激烈的，祇是爲了不願予敵入有所利用，堅壁清野得如此徹底，真使我感到有點意外，也有點痛快。我從各種角度來觀察這些留在淪陷區的同胞們的行動，忖度人心，深深感到這地方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潛在意識更合而匯成了強烈的抵抗力量，來對付敵人。我想到這點，滿目瘡痍，慘遭戰禍破壞的街面，沒有半點正常的年景，也好像得到了解釋似的，心裏也就豁然了。

當天的晚上，我被安置在日軍軍司令部附近的一個臨時宿舍。這間屋子已經改爲日式通舖，舖上了十六疊（榻榻米），一共睡了十人，新舊來粵的各半，都是臺灣開拓株式會社的職員。這會社裏的職員，本地中國人六人、臺人四人，是個不大不小的分公司。新來的自是對這裏異乎臺灣的風光陌生，一切都感到新奇，躺在牀上，還是問長問短，尤其是日人職員更是不管長途的跋涉，喋喋不休，問得人家有點不耐煩，好不容易，到了將近十時，個個都筋疲力盡，倦怠極了，這才睡下。

「嘩撲，嘩撲，嘩撲！……」

睡在我身旁的古川，伸手把我的小腿擰一下，搖一搖，低著聲音說：

「喂喂！老李，你聽，那是什麼聲音？」

其實，我正因為今天目睹耳聞都是新鮮的事兒，興奮得尚未睡下，還在半睡半醒的朦朧之間。

「嗯，恐怕又是那些重慶分子在搗蛋吧……」

古川看看其餘的人，沒有人作聲，也就禁口不多說了。

第二天……一入夜，遠的近的，「嘩嘩」之聲時響，人嘈雜的喧嘩聲也時起，久而久之，這已是司空見慣，不算稀奇的事了。

廣州市是廣東省會，不但是華南最大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國建立的革命策源地，一切都最進步，人文薈萃，人口百萬以上，本來熱鬧異常。自從日本華南軍強佔以後，事前中國政府又實施焦土抗戰，精華地方全燬，市民已參加抗戰的固然不在，市民避亂的也已奔避一空，據說現在祇剩一萬多人，幾成死城，我方游擊人員異常的活躍，爲了應付日軍，不但死傷時有所聞，且幾乎是寢食難安。

我任職的臺灣開發株式會社，原是一家「國策會社」，主管臺灣的開發，依照日本中央的規定，凡是華南所有侵略事宜，概歸臺灣總督府主管推動，因此，臺灣開發會社既然是臺灣總督府所屬機構，也就插入日本華南軍的「工作」。不過日軍佔據這華南重鎮伊始，首先的任務是在協助日軍調遣軍需，或是調查佔據區內的生產地、生產物及機構，以備他日之用。

我入「臺發」會社，便奉派來華南工作，日臺社員都在欣羨我的好運氣，但我內心卻沒有高興，也不十分願意，因爲這顯然也是參加侵略工作。我深知自己是漢民族，不幸在甲午之後，做了代罪的羔羊，久在異族統治下，現在這異族侵略自己的兄弟和土地，內心的苦痛，自不待言，這也是身不由己的事。

我在高等農校時，對臺灣民族運動原有同情心，惜自認知識分子柔弱，沒有勇氣參加就是了。

關於臺籍人士的民族意識，我記得有位省籍的作家曾經這麼說過：

「縱然你在異族的殖民地體制下過了一百或八十年，身穿日本服，腳踏木屐，口說日本話，吃的也是日本菜，但你血管中仍是漢民族的鮮血……。」

這句話我牢牢記住。

我在朦朧中，想起這些往事，不知什麼時候呼呼睡著了。

二

過了三四天要採用本地人的職員，舉行考試，可是報考的寥寥無幾，且資格多不符合規定，祇好將就錄取兩人算數。

一年之後，返家的人數漸多，殘壁廢墟也漸有修建，市面也漸見繁榮。臺發會社爲了適應業務需要，又舉辦一次採用本地職員的考試，這一次報考的人數較多，支店經理派我爲考試委員之一。這可能是來粵這一年中，我粵語進步得太快，現在不但聽的方面幾近百分之九十五，講的方面恐怕也將近百分之八九十。我雖然一再推辭恐難勝任，但經理因爲在支店中再也找不出粵語能力更高強的人來，況且考試題目祇要照他計劃的單子問一問就可以，所以我也祇好勉強接受。

報名考試的共有三十五名，資格是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考試題祇有十五題，應考的男女都有，筆試過後，便是口試，我於是按照報名次序，逐一發問，輪到

第十一名，我叫：

「羅瓊寰！」

「有！……」

突然從排隊佇候的隊伍中間闖出一名年約二十一歲的女子，站在我的面前。我抬頭一看，這位女子沒有燙髮，剪個齊眉頭的，面容姣好端麗，眉目清秀，不施脂粉，氣質異乎尋常，身穿陰丹士林的中式長衫，腳上似乎是穿平底皮鞋，這樣打扮是新生活運動以來，普遍樸素的裝束，並不算奇，祇是這個女子卻有一股知識分子特有的清新可愛氣息，使我對她懷起好感。

「你唸過什麼高中？校地在那裏？」我發問。

「百粵高中畢業，校址在本市惠愛東路。」

「七七事件在什麼地方發生？」

「北平郊外的盧溝橋。」

「天津條約是為什麼簽訂的？結果怎樣？」

「林則徐在本省燒燬鴉片，英國藉機發動戰爭，清廷敗戰，英國迫清廷簽訂的，賠款、開五通商港口，准許吸大烟。」

此外，還問了國內外的史地題，她都對答如流。

口試十五題，她都答對了，這些是經理絞盡腦汁，還掀過不少辭典寫出來的，喜歡史地的，像我驟看之下有些也不能答，非掀閱一些辭典才能夠答得出來，可是她未被這些題目難倒，我內心很佩服她的學問。發榜時，她居然是榜首。

我是負責調查及統計資料，是個股長。一星期後，支店長（經理）帶羅瓊寰來，向我介紹，說是配到我這股工作，幫我的忙。以後她雖然事事要問我，聽我的指揮，但她聰明、伶俐，而且知識豐富，每一事一教就會，不要我費什麼精神，她這樣聰明能幹，我心裏極度佩服。

半年的事吧，我覺得來到廣州這麼久，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早就有意請她當個嚮導去參觀，不過不敢隨便啓口，現在雙方相處已久，互相有點了解，我於是便開口問：

「羅小姐，我來到廣州這麼久，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好玩不好玩？」

「哦，有很多地方值得一看的，你既然沒有去過，我來當個嚮導好不好？」她似乎了解我的心緒這樣答。

「能夠這樣，那就感謝不盡了。那麼明天剛好是禮拜天，我們先到什麼地方？」

我正因沒有人帶路，不敢亂闖，這時候正好來個順水推舟，接受她的好意。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她就來粵華街的宿舍找我，我們於是雇了兩部黃包車，穿過中山公園及廣大的中山堂，然後在其後面的粵秀山山腳下車。這時候正是木棉花開的盛夏農曆六月，我和她併爬寬廣的水門汀的階，一步一級的上山，右側山坡的木棉樹是高而大的，那粉紅色的木棉落英散滿階上，我倆拾起一些把玩後隨便丟掉。

「那是什麼塔？」

我本在山下就看見，這時候仰望著聳立在眼前的塔間。

「中山塔呀，是紀念孫中山先生蓋的，附近還有早年孫中山先生的讀書處。」我重新體認新中國在萬般困難中從事新建設的努力，一面這新的中國既要跟古老的封建遺孽搏鬥，現在更遭遇到外來的強敵的侵略。

我們參觀了塔內牆壁上的許多留字；不勝感慨無量。

這樣，我在羅小姐嚮導之下，參觀了六榕寺、荔枝灣蘇東坡洗硯池、中山大學、五百羅漢等新舊古蹟名勝，然後到近沙河的黃花崗。我倆僱用黃包車是計時付款的。

黃花崗是我久仰之地。

過了惠愛東路，從大東路左折不久，羅小姐指右側的小山坡，說那是紅花崗，可是各坐車子一部，我也不便多問。車子跑了很久，才在左側一個平地下車。我倆沿著草地走了一會，便聞到一陣芳香撲鼻。我直覺道：

「那不是玉蘭花的香味嗎？」

「好像是，你們臺灣有沒有？」

「有，我的家也有種。」

果然面前有一棵高大的玉蘭花。再走進去，祇見一座高大的坟墓，這之前有座牌樓，好像是石砌的，其兩旁儘是開著食碗大的黃花，這種黃花在臺灣好似未曾見過的，我便問：

「黃花崗的名稱，是不是由於這黃花而來的？」

「似乎是這樣的，不過我也不大清楚。」

我倆在墓前墓後及牌樓轉了一下，便到牌樓左手前的石碑佇立著看，這正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名牌。這時候我內心不覺地激動起來，中華民國倘沒有這些捨己為國，不顧性命的先烈，恐怕不知道後來會怎麼樣呢？辛亥革命因為有他們開路才能如期到來。我臺灣在日人的殖民地體制下受其頤使，自己雖然明知日人殖民政治的可惡，不但不敢起而反抗，反在日人的機構下從事工作，豈不愧死？想到這裏，臉一紅便說：

「羅小姐，我們走吧。」

「怎麼啦，這麼快就要走。」

「嗯……」

兩人離開了黃花崗，我還感到心胸隱隱為之作痛。這之後，我倆又照例到陶陶居吃點心、臘味飯才分手。

我這樣跟羅小姐接近，心裏頭漸漸地深覺她的可愛，若要找伴侶，非她莫屬了。但她呢，有時候是熱情充沛，有時候卻冷若冰霜，大大有拒人於千里之概，這種若即若離，真叫我感到迷惘，就是所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這時候還時常發現她一語不發，若有心緒似的在發悶。

三

從第三者看來，我和羅瓊寰小姐，顯然是天上地下一對很好的情侶。其實，我的內心裏對她還有幾點無法解釋的，而到如今她還未曾向我吐露過心中事，譬

如：

夏交秋的一天，我倆第二次遊六榕寺時，當我們一級又一級爬上塔，她走前，我跟後，在五樓的樓梯處她不知為何，忽然滑了一跤，險些倒下，我連忙把她扶起來，順手握了她的手，她不但沒有拒絕，反握緊我的手，嫣然一笑，代表了她說謝謝，那含情脈脈的笑容，我是永不會忘記的。

可是另一個場合，她的態度卻完全不同。記得那是中秋節過後的某一星期天，我倆又重遊荔枝灣，當她要上船時，岸邊的石頭很滑，她又險些滑倒，但當我要扶她時，她說聲「不必！」推開我的手，自己站起來。那種理智的姿勢，冷漠嚴峻的態度，雖仍然可愛，卻是拒人於千里，令我百思莫解的。

她明知我們臺灣人也跟她們同是漢族，我有時候也會吐露臺灣人是甲午一役的犧牲品，爲了滿清政府敗戰，割讓給日本做了替罪的羔羊。如今，在日人的殖民地體制的統治下，吃盡了殖民地統治的苦湯，人民無法出頭，祇好浩歎命舛。自己很喜歡她，隱約間還表示希望能夠獲得她爲終身的伴侶。但她都彎彎曲曲表露不同意，好像在說我們臺灣人已經是日本的籍民，日本現在爲征服中國，竭盡全力侵犯中國，以中國人爲敵，自己是中國人，恐難嫁給敵人爲妻。

不過她的態度始終含糊不明。

我終於決定找一個機會，向她求婚。

冬初的一個大好日子，蔚藍的天空，晴碧如洗，半點的雲翳也沒有。我們照老例，遊罷上下九甫路，就近吃完了午飯，穿過被戰禍破壞，兩旁盡是殘牆頹壁瓦磚的馬路，來到早已重開店舖的六二三路。我意欲邀她到沙面的洋館子喝咖啡，但又恐站在沙面租界橋頭的印度警衛，因爲她是中國人，不准她進去，我倆就停腳不前。方在躊躇的時候，我忽然對這沙面租界——一面靠珠江，其餘三面盡是大水溝，僅憑幾道橋與外界交通，發生了疑問，就順便問道：

「洋鬼子真會享受，他們在中國的土地找到這麼好的地方，裏面佈置得那麼清潔、寧靜，祇有幾道橋，與外界隔絕，構成自己的世界。這租界到底是在甚麼時候有的？」

「唉！說起來，中國的所謂『租界』都是中國受外侮的傷痕。這沙面租界也是一樣，沒有例外。這沙面本來是東江、西江、北江等三江的河流匯集處的珠江旁邊一塊荒地，在清朝的道光二十二年廣州開闢爲商埠後，英法兩國即強迫滿清政府劃現在的沙面爲租界，並在其三面挖開小河溝，引珠江的江水作爲它的流水溝渠爲與外界隔絕之用，架起橋來乃爲外界交通。你看每一橋頭都有印度警衛把守，中國人除了他們的使用人，及特殊人物之外，都不准出入。國人的土地，自己的鄉土都不准許出入，真真是豈有此理，你說應該不應該？」她似乎已有點興奮，我佩服她歷史知識，但也不願進一步再往下追問。

這時候我忽然發現沙面的這邊橋頭立有一塊石碑，不覺地又好奇起來，便手指那塊石碑問：

「羅小姐，那是什麼？這一帶我經過恐怕不止一次，竟然沒有發現過！」

「那是紀念沙基慘案的石碑。」她兩眼又發亮起來，而且像演說侃侃而談，

這和她一向優婉態度迥若兩樣，顯然她已再有點興奮：「這一帶本來叫做沙基。六二三路是為紀念那一件慘案，後來才將這條馬路的名稱改為六二三路，那是因為慘案是那年的六月廿三日發生的。」她的語氣似乎自己也無法控制似的，她繼續說：「沙基慘案是跟日本小有關係的，也就是與日本迫北京政府簽訂二十一條約有關。上海事件之後的民國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發生的，那一年的那一天，本市民眾為響應援助上海慘案，舉行援助滬案大遊行，地點是沙面那邊租界對面的沙基。當沙面在舉行遊行時，英國竟蠻不講理，突然間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並以機關槍掃射。而珠江上的英、法及葡萄牙的艦艘也與此響應，向民眾開砲，以致發生死傷者達數十人。」

沙基慘案我是早就知道的，帝國主義者滔天的罪行實無可道，這是更不消說了。

我倆沿著沙面租界和六二三路走。她若有什麼心緒似的，忽然沉默起來，我覺得有點沉悶，想打破沉悶創出一個開朗的氣氛，便轉了個話頭：

「羅小姐，我們是不是去看一場電影？」

「每家電影館，不是日本片，就是德國片，我想今天不看了，早一點回家休息。」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家母最近的來函，還一再迫我早點結婚，我想我倆的性情雙方都已很清楚，所以今天我要向妳求婚！」

她臉上初露一點驚惶，旋即恢復那理智的平靜，慢吞吞地說：

「結婚問題是終身的大問題，我今天還不能接受，請讓我考慮，再跟父母從長商量計議一下，好不好？」「好。」我祇好如此答覆。當走近長堤時，她忽然打破了沉默說：

「股長，今天我想早一點休息，就此失陪吧。」她說著，向我嫣然一笑，自行叫了黃包車坐上。等我要付鈔時，她已走遠了。

第二天我上班時，她沒有上班，另掛來個電話請假，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她也沒有上班，而且也沒有請假，經過了一個禮拜還是如此。

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心內的疑惑也漸濃厚、不安，於是按照地址找她。找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卻撲了一個空。據鄰居說四天前已搬走，而且不知道搬到什麼地方。我十分失望回宿舍，第二天上班，問同事，竟無人知道。我越來越惶恐，除了向支店長報告外，一方面竭盡全力找覓她的行蹤，可是一切都是空努力，她仍然渺無消息。一個多月之後，才輾轉知道她們一家已在韶關。我內心雖然稍安，暗自忖度，從各種跡象看來，她顯然是在逃避跟我結婚。

「羅小姐！臺灣人不是日本人，絕對不是！瓊寰，你錯了，臺灣人永遠是漢民族呀！」

我不覺地這樣暗自叫起來。

註：王詩琅（王錦江）作（作於 1980 年 10 月 27 日）：〈沙基路上的永別〉，原載《聯合報》，第八版（副刊），（台北：聯合報社，1980 年 10 月 27 日），收

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85-98（此為本篇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之出處）。

邂逅

清河一早起來特別清爽，望一望壁上的時鐘，剛剛六點零幾分。打了個呵欠，伸伸腰，然後照例漱口去了。漱洗完畢，忽然想起來好久沒到西門町去了，心理上不免有點癢癢的，就趁著今天清閑的機會到西門町逛一逛吧！

這時候，後面的觀音山，太陽升起來了，天氣有點熱的樣子。前面的那片墓地，尤其是連雅堂的墓上，罩著清新的霧氣，還沒有散。吃過了早飯，他就對兒子和媳婦說：

「我要到西門町逛逛去。」

正是暑假的時候，幾個孫子，吵著要玩具，一片喧鬧，吵得很厲害，他也沒理睬，逕自到自己房裏穿上外衣，換條長褲子，踏著步伐，到門前的公車站去了。一會兒公車來了，他就上了車。車子順著路線彎彎曲曲地走了一陣，來到西門町。他就下車，信步走近一家首飾店門前，站在櫥窗前看看。只見裏頭有一只一卡拉多的戒指，標價是二十五萬元，他暗自想：二十五萬元就可以買一甲的田地了。正在凝視時，忽然背後有人拍拍他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林覺先，他就發聲說：

「喂！老兄，好久不見了。」

「好久了，你好嗎？」那個人也回聲說。

兩人就這樣寒暄了一會兒，清河對林覺先說：

「老兄，你發財了嗎？」

「那裏的話，只不過運氣好一點罷了，算不了什麼。」覺先回答說。

「像我們這輩子強著也沒有用。」清河感慨地說了。

「老兄啊，像你們這樣無憂無愁的，耕田是最好的。像我們得勾心鬪角，你以為很好，其實不然。」

「現在你有幾個工人？廠裏拿的是什麼？」清河接著說。

「我們專生產電子產品，現在有工人兩、三百人罷。我們站著這樣談也不是辦法，不如隨便到一家咖啡店坐著談談，好嗎？」覺先有點欲罷不能的感覺，提議著說。

清河想反正今天也沒什麼事，跟老朋友談談也好，應著說：

「好吧，今天很榮幸能夠跟大老闆碰面談談，是很難得的。」

隨著，兩人就一起進入東和大飯店裏的餐廳，找到座位坐定後，清河首先開口：

「像我這個土裏土氣的樣子，跟大老闆坐在一起，相襯不相襯。」

覺先忙說：「那裏的話，難得機會和舊同志促膝相談。」

「最近有沒有舊同志的消息？」清河問著。

「都是舊聞吧，新的倒沒有。」

覺先回想起東京留學時代的那段日子，又想起留學時左派人士的街頭連絡方法，自己用同樣的方法和清河在某百貨公司互遞消息，後來有好幾次險些被日本警察逮到。現在回憶起來就像過去的雲煙般，模糊不清了。清河想到一個人，就問覺先說：

「你最近碰到阿朝夫人沒有？我好久沒看見她了。」

「都沒碰過面。說起來你也許不知道，當阿朝要死時，就憑家裏有錢，要穿清朝衣服，開魂路。這我是反對的。」

「當時我也反對過，但是他們有錢要這樣做，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還記得前幾年，霞海城隍祭的時候，阿朝嫂不但隨香，還散著頭髮掛紙架，你說好笑不好笑。」

「這就是臺灣文明協會婦女部長的行動，就更加可笑了。」

「這有什麼奇怪，他們的思想本來就沒根底，怪事還多著呢。」

兩人這樣說著說著，並沒留意僕歐送上來的咖啡。清河又想起一件事，說著：

「我聽見臺中某先進的太太，在他入獄期間，不但初一十五要拜拜，且還為神偶獻了件雪披呢，你說好笑不好笑。話又說回來你們工廠吧，老兄，你的收入不少嘍。」

「說什麼收入，只不過能餬餬口算了。」覺先淡淡地說著。

清河很不以為然地回了一句：

「你說得客氣了，我們這些耕田的人跟你們差得遠咧。」

覺先若有所思地說：「都是一樣了，我們做買賣經營工廠的人，煩惱更多。廿四小時都在勾心鬪角。我所以有這小小的成就，說起來也有點原由的。起初經營時是很困難的，後來找上門路，沾點光才得順利發展。」

兩人邊喝邊談，談到少年時的東京留學情景，談到往日的民族運動，將近七旬的老人，不禁有點興奮，但也不免感慨萬千了。

他們說時，望著門外。這家飯店處於鬧區，經常都是人來人往的。覺先接著說：

「我今天沒事，所以才出來逛逛，不期遇到老兄，真是難得，不如再談談，吃了飯再走吧。」

清河忙說：「算了吧，今天我還有點事，不能奉陪，也快十一點了，我告辭了。」說著就起身邁步走了。

註：王詩琅（王錦江）作（作於 1982 年 12 月）：〈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 78 期、第 79 期合刊，（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2 年 12 月），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初版），頁 99 - 102（此為本篇小說〈邂逅〉之出處）。

參考文獻

體例說明：

- (一) 本參考文獻，分爲兩個部份：一、王詩琅作品，二、其他資料。在「王詩琅作品」中，其參考的文獻，則細分爲：(一) 專著、(二) 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三) 期刊論文與創作。在「其他資料」中，其參考的文獻，則細分爲：(一) 專著、(二) 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三) 學位論文、(四) 期刊論文、(五) 論文集論文、(六) 單篇評論、(七) 網路資料。附帶說明的是，在「王詩琅作品」中之「期刊論文與創作」方面，其所排列的參考文獻，以王詩琅發表於期刊中的論文與文藝創作為主，而在「其他資料」中之「單篇評論」方面，其所排列的參考文獻，以專著與報紙中之單篇評論為主。
- (二) 「王詩琅作品」中之專著、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期刊論文與創作，和「其他資料」中之專著、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學位論文、期刊論文、論文集論文、單篇評論，在排列方式上，均以出版年代之先後順序，爲其主要的排列依據。「其他資料」中之「網路資料」的排列方式，則以「上網日期」的先後順序，爲其主要的排列依據。

一、王詩琅作品

(一) 專著

1. 王詩琅、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刊教育指導委員會著：《臺灣鄉土散文選》，(台北：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刊教育指導委員會，出版年月不詳，初版)。
2. 王詩琅著：《鄭成功》，(台北：臺灣通訊社，1949年12月，初版)。
3. 黃純青監修，林熊祥主修，張易、王錦江(王詩琅)纂修，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校：《臺灣省通志稿：教育志·制度沿革篇》，卷五，全一冊，(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年6月，初版)。
4. 李騰嶽監修，王詩琅纂修：《臺灣省通志稿：人物志·制度沿革篇》，卷七，第一冊，(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2年，初版)。
5. 程大學、王詩琅、吳家憲編譯，《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初版)。
6. 王詩琅著：《台灣社會生活》，(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4年，影印本)。
7. 盛清沂、王詩琅、高樹潘編著：《臺灣史》，(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4月，初版)。
8. 王詩琅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8年1月，初版)。
9.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鴨母王—臺灣民間故事》，卷一，(高雄：

- 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10.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孝子尋母記—臺灣歷史故事》，卷二，（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11.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卷三，（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12.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清廷臺灣棄留之論—臺灣史論》，卷四，（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13.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上，卷七，（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14.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喪服的遺臣—兒童文學》，卷十一，（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6月，初版）。
 15.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人物表論—臺灣人物》，下，卷八，（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
 16.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文教—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卷九，（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1月，初版）。
 17.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文藝創作與批評—夜雨》，卷十，（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
 18.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臺灣史話—余清芳事件全貌》，卷五，（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
 19.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清代臺灣社會—三年小叛五年大亂》，卷六，（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
 20. 王詩琅編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台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12月，初版）。
 21. 王詩琅、王國藩主修：《臺北市志》，十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臺一版）。
 22. 林衡道、盛清沂、王詩琅、高樹潘編著：《台灣史》，（台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再版）。
 23. 王詩琅譯，張炎憲、翁佳音編：《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24. 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
 25. 王世慶、陳漢光、王詩琅撰，黃富三、陳俐甫編：《霧峯林家之調查與研究》，（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年12月，初版）。
 26. 林衡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盛清沂、王詩琅、高樹潘編著：《台灣史》，全一冊，（台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0月，第一版）。
 27. 王詩琅著，王灝繪圖：《台灣民間故事》，（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2月，第一版）。
 28. 王詩琅著，李欽賢繪圖：《台灣歷史故事》，（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

- 限公司，1999年2月，第一版)。
29.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民俗》，第一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
 30.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清廷臺灣棄留之議—臺灣史論》，第二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
 31.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余清芳事件全貌—臺灣抗日事蹟》，第三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
 32.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三年小叛五年大亂—臺灣社會變遷》，第四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
 33.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第五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5月，初版)。
 34.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臺灣人物誌》，第六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6月，初版)。
 35.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台灣史料新刊 王詩琅選集：臺灣人物表論》，第七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6月，初版)。

(二) 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

1. 蔡培火編輯：《臺灣青年》，創刊號—第1卷第5期，(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0年)，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青年》，創刊號—第1卷第5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複印本)。
2. 蔡培火編輯：《臺灣青年》，第2卷第1期—第2卷第3期，(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1年)，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青年》，第2卷第1期—第2卷第3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複印本)。
3. 蔡培火編輯：《臺灣青年》，第2卷第3期—第2卷第5期，(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1年)，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青年》，第2卷第3期—第2卷第5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複印本)。
4. 蔡培火編輯：《臺灣青年》，第3卷第1期—第3卷第3期，(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1年)，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青年》，第3卷第1期—第3卷第3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複印本)。
5. 蔡培火編輯：《臺灣青年》，第3卷第4期—第3卷第6期，(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1年)，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青年》，第3卷第4期—第3卷第6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複印本)。
6. 蔡培火編輯：《臺灣青年》，第4卷第1期—第4卷第2期，(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2年)，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青年》，第4卷第1期—第4卷第2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複印本)。
7. 林呈祿、王鍾麟編輯：《臺灣》，第1期，(東京：臺灣雜誌社，1922年4月—1922年6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第1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1月，景印本)。

8. 林呈祿、王鍾麟編輯：《臺灣》，第2期，（東京：臺灣雜誌社，1922年7月－1922年9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第2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1月，景印本）。
9. 林呈祿、王鍾麟編輯：《臺灣》，第3期，（東京：臺灣雜誌社，1922年10月－1922年12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第3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1月，景印本）。
10. 林呈祿、王鍾麟編輯：《臺灣》，第4期，（東京：臺灣雜誌社，1923年1月－1923年3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第4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1月，景印本）。
11. 林呈祿、王鍾麟編輯：《臺灣》，第5期，（東京：臺灣雜誌社，1923年4月－1923年6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第5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1月，景印本）。
12. 林呈祿、王鍾麟編輯：《臺灣》，第6期，（東京：臺灣雜誌社，1923年7月－1924年5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集輯：《臺灣》，第6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1月，景印本）。
13. 林煥清編輯：《臺灣新民報》，第306期－第316期，（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0年3月－1930年6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黃天橫輯集：《臺灣新民報》，第306期－第316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景印本）。
14. 林煥清編輯：《臺灣新民報》，第317期－第327期，（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0年6月－1930年8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黃天橫輯集：《臺灣新民報》，第317期－第327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景印本）。
15. 林煥清編輯：《臺灣新民報》，第328期－第336期，（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0年8月－1930年10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黃天橫輯集：《臺灣新民報》，第328期－第336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景印本）。
16. 林煥清編輯：《臺灣新民報》，第337期－第354期，（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0年10月－1931年3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黃天橫輯集：《臺灣新民報》，第337期－第354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景印本）。
17. 林煥清編輯：《臺灣新民報》，第355期－第374期，（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1年3月－1931年7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黃天橫輯集：《臺灣新民報》，第355期－第374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景印本）。
18. 林煥清編輯：《臺灣新民報》，第375期－第410期，（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1年7月－1932年4月），收入婁子匡、王詩琅、黃天橫輯集：《臺灣新民報》，第375期－第410期，（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4年，景印本）。
19. 楊貴（楊達）、王詩琅編：《臺灣新文學》，第1期－第14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5年12月－1937年6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6卷－第7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三) 期刊論文與創作

1. 王錦江(王詩琅)作：〈夜雨〉，《第一線》，第2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5年1月)，頁152-158。
2. 王錦江(王詩琅)作：〈青春〉，《台灣文藝》，第2卷第4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4月)，頁118-125。
3. 王錦江(王詩琅)作：〈沒落〉，《台灣文藝》，第2卷第8・9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8月)，頁92-100。
4. 王錦江(王詩琅)作：〈老姨頭〉，《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6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7月)，頁69-72。
5. 王錦江(王詩琅)作：〈十字路〉，《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10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6年12月)，頁78-87。
6. 王錦江(王詩琅)作：〈「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臺灣新文學》，第2卷第5號，(台中：臺灣新文學社，1937年6月)，頁70-71。
7. 王詩琅作：〈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台灣文藝》，第1卷第3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64年6月)，頁49-56。
8. 王詩琅作：〈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上)〉，《臺灣風物》，第27卷第3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7年9月)，頁1-2。
9. 王詩琅作：〈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續完)〉，《臺灣風物》，第27卷第4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7年12月)，頁42-151。
10. 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聯合報》，第八版(副刊)，(台北：聯合報社，1980年10月27日)。
11. 王詩琅(王錦江)作：〈沙基路上的永別〉(上、下)，《世界日報》，版次不詳，(重慶：世界日報社，1980年11月24-25日)。
12. 王詩琅(王錦江)作：〈邂逅〉，原載《台灣文藝》，第78期、第79期合刊，(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2年12月)，收入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恆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99-102。
13. 王詩琅作：〈台灣文學的重建問題〉，《文季》，第1卷第4期，(台北：帕米爾書店，1983年11月)，頁31-36。
14. 王詩琅作：〈我的早年文學生活〉，《台灣文藝》，第98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6年1月)，頁92-95。
15. 王詩琅作：〈十字路〉，《聯合文學》，第15卷第12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10月)，頁124-131。

二、其他資料

(一) 專著

1. 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1

- 月，初版)。
2. 幼獅編譯部主編，徐進夫譯：《文學欣賞與批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5年4月，初版)。
 3. 葉頌姿譯：《心理分析與藝術家》，(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6年4月，初版)。
 4. 周世輔著：《國父思想要義》，(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9月，初版)。
 5. 黃大受編著：《大學用書：臺灣史要略》，(台北：漢唐出版社，1977年10月，臺初版)。
 6. 高準著：《文學與社會改造》，(台南：德華出版社，1978年11月，初版)。
 7. 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
 8. 李宗謹譯：《現代文學批評面面觀》，(台北：正中書局，1979年4月，初版)。
 9. 王溢嘉編譯：《精神分析與文學》，(台北：野鵝出版社，1981年5月，再版)。
 10. 陳哲三編著：《臺灣史論初集》，(台中：國彰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
 11. 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台北：聯合報社，1981年10月，初版)。
 12. 南懷瑾等講述：《觀音菩薩與觀音法門》，(台北：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6月，臺灣初版)。
 13. 吳靜吉等編著：《心理學》，上冊，(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86年10月，初版)。
 14. 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
 15.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1月，初版)。
 16. 莫達爾 (Albert Mordell) 著，鄭秋水譯：《心理分析與文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8月，初版)。
 17. 拉瓦爾、馬樂伯著，李正治譯：《意識批評家》，(台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8月，初版)。
 18. 白少帆、王玉斌、張恒春、武治純主編：《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
 19. 何金蘭著：《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8月，第一版)。
 20. 南懷瑾講述：《如何修證佛法》，(台北：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8月，臺灣初版)。
 21. 楊青矗著：《神話統治四十年》，(高雄：敦理出版社，1989年10月，初版)。
 22.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

23. 涂公遂著：《文學概論》，(台北：五洲出版社，1990年8月，初版)。
24. 賴和著，張恆豪主編：《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
25. 彭瑞金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年3月，第一版)。
26. 李瑞騰著：《台灣文學風貌》，(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5月，初版)。
27. 黃榮村主編：《心理與行為研究的拓荒者：當代心理學家》，(台北：正中書局，1991年9月，初版)。
28. (法)皮埃爾·理查著，顧嘉琛譯：《文學與感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6月，第一版)。
29. 黃天中、洪英正合著：《心理學=Psychology》，(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0月，初版)。
30. 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
31.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3年9月，再版)。
32. 許俊雅著：《臺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初版)。
33. 彭瑞金著：《台灣文學探索》，(高雄：前衛出版社，1995年1月，初版)。
34. 許俊雅著：《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
35. 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7月，初版)。
36. 方祖燊著：《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初版)。
37. 游勝冠著：《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
38. 周慶華著：《臺灣當代文學理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8月，初版)。
39. 陳學明著：《文化工業》，(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9月，初版)。
40. 陳芳明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
41. 龔顯宗著：《臺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2月，初版)。
42. 張炎憲、翁佳音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7月，複刻初版)。
43. 蘇寧著：《世界精神之鏡——關於黑格爾》，(台北：笙易有限公司文化事業部，2001年11月，初版)。
44. 朱雙一著：《台灣文學思潮與淵源》，(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2月，初版)。

45. 古遠清著：《分裂的臺灣文學》，（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

（二）日據時期報刊與雜誌

1.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0年9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2.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3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0年9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3.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3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0年10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4.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5號－第16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0年10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5號－第16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5.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35號－第36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1年1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35－第36號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6.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48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1年2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48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7.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51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1年2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51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8.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69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1年4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69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9.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08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1年9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08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10.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17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1年10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17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11.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42號－第143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2年1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142號－第14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 重刊本)。
12.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15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2 年 9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15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13.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41 號 - 第 243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2 年 12 月 - 1933 年 1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41 號 - 第 243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14.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51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3 年 1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51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15.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66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3 年 3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66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16.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70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3 年 3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70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17.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88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3 年 5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288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18.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315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3 年 8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315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19.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317 號 - 第 318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4 年 2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317 號 - 第 318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20.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409 號 - 第 410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5 年 1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409 號 - 第 410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21.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423 號 - 第 424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5 年 2 月 - 1935 年 3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423 號 - 第 424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重刊本)。
 22.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467 號 - 第 477 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5 年 7 月 - 1935 年 8 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 467 號 - 第 477 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

- 公司，1978年，重刊本)。
23. 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479號，(台南：三六九小報社，1935年9月)，收入趙雅福、王開運、蔡培楚編輯：《三六九小報》，第479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重刊本)。
 24. 黃春成編：《南音》，第1期－第12期，(台北：文藝雜誌南音社，1932年1月－1932年9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1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25. 楊雲萍編：《人人》，第1號－第2號，(台北：人人雜誌社，1925年3月－1925年12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2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26. 廖漢臣編：《先發部隊》，第1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4年7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2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27. 廖漢臣編：《第一線》，第2期，(台北：台灣文藝協會，1935年1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2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28. 張深切、張星建編：《台灣文藝》，第1期－第15期，(台中：台灣文藝聯盟，1934年11月－1936年8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3卷－第5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29. 張文環編：《臺灣文學》，第1期－第11期，(台北：啓文社，1941年5月－1943年12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8卷－第10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30. 西川滿編：《文藝臺灣》，第1期－第38期，(台北：臺灣文藝家協會、文藝臺灣社，1940年11月－1944年1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11卷－第16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31. 張文環、西川滿、長崎浩編：《台灣文藝》，第1期－第8期，(台北：臺灣文學奉公會，1944年5月－1944年12月)，收入池田敏雄、莊楊林合編：《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第17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3月，復刻本)。

(三) 學位論文

1. 博士論文

- (1) 陳明柔撰：《典範的更替／消解與台灣八〇年代小說的感覺結構》，(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洪銘水教授指導，1999年6月)。
- (2) 余昭玟撰：《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吳達芸教授指導，2002年1月)。

- (3) 賴松輝撰：《日據時期台灣小說思想與書寫模式之研究(1920-1937)》，(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呂興昌教授指導，2002年7月)。
- (4) 翁聖峰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陳萬益教授指導，2002年7月)。
- (5) 高淑媛撰：《台灣近代產業的建立—日治時期台灣工業與政策分析》，(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梁華璜教授指導，2003年5月)。
- (6) 林素珍撰：《日治後期的理蕃——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1930~1945)》，(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梁華璜教授指導，2003年6月)。
- (7) 張靜宜撰：《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梁華璜教授指導，2003年6月)。
- (8) 林瑛琪撰：《夾縫中的文化人——日治時期江文也及其時代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2005年7月)。
- (9) 王建國撰：《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林瑞明、陳昌明教授指導，2006年7月)。
- (10) 陳瑜霞撰：《郭水潭生平及其創作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呂興昌、吳達芸教授指導，2006年7月)。

2. 碩士論文

- (1) 李祖琛撰：《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潘家慶教授指導，1986年1月)。
- (2) 廖祺正撰：《三〇年代台灣鄉土話文運動》，(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梁華璜教授指導，1990年6月)。
- (3) 廖淑芳撰：《七等生文體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馬森教授指導，1990年6月)。
- (4) 羅夏美撰：《陳映真小說研究——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馬森教授指導，1990年6月)。
- (5) 余昭玟撰：《葉石濤及其小說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吳達芸教授指導，1990年7月)。
- (6) 葉瓊霞撰：《王詩琅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1991年6月)。
- (7) 賴松輝撰：《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呂興昌教授指導，1991年6月)。
- (8) 陳明柔撰：《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1920-1937)》，(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施淑女教授指導，1993年6月)。
- (9) 陳錦玉撰：《紮根泥土的青年作家——洪醒夫及其文學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陳昌明教授指導，1996年6月)。
- (10) 井手勇撰：《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成功大學

-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1996年7月)。
- (11) 丁鳳珍撰：《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吳達芸、林瑞明教授指導，1996年7月)。
 - (12) 張金墻撰：《斷裂與再生——《台灣文藝》研究(1964-1994)》，(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1997年6月)。
 - (13) 林安英撰：《楊遠戲劇作品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馬森、石光生教授指導，1998年6月)。
 - (14) 蘇世昌撰：《追尋與回憶：張我軍及其作品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賴芳伶教授指導，1998年6月)。
 - (15) 徐秀慧撰：《黃春明小說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施淑女教授指導，1998年6月)。
 - (16) 葉吳謹撰：《七等生書信體小說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吳達芸教授指導，2000年7月)。
 - (17) 陳淑容撰：《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2001年6月)。
 - (18) 吳亭蓉撰：《蕭颯及其小說的三種主題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吳達芸教授指導，2002年6月)。
 - (19) 陳紹庭撰：《八〇年代台灣文學的自主性論述——《文學界》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2002年6月)。
 - (20) 陳明成撰：《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2002年6月)。
 - (21) 黃建銘撰：《日治時期楊熾昌及其文學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2002年6月)。
 - (22) 朱宜琪撰：《戰後初期台灣知識青年文藝活動研究——以省立師院及台大為範圍》，(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施懿琳教授指導，2003年6月)。
 - (23) 呂佳龍撰：《成長與記憶之河——鄭清文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明柔教授指導，2003年6月)。
 - (24) 柯喬文撰：《《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江寶釵教授指導，2003年6月)。
 - (25) 趙勳達撰：《《台灣新文學》(1935~1937)的定位及其抵殖民精神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2003年6月)。
 - (26) 林美華撰：《鍾肇政大河小說中的殖民地經驗》，(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瑞明教授指導，2004年1月)。
 - (27) 莊淑紅撰：《論托爾斯泰小說《復活》的社會批判精神》，(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明濱教授指導，2004年5月)。

- (28) 黎慕嫻撰：《敘事性的時間問題》，(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正治教授指導，2004年6月)。
- (29) 魏君玲撰：《生命四重奏：探討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後設觀念之呈現》，(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田維新教授指導，2004年6月)。
- (30) 徐筱薇撰：《戰後台灣現代主義思潮之出發——以《自由中國》、《文學雜誌》為分析場域》，(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應鳳凰教授指導，2004年6月)。
- (31) 陳三甲撰：《王家祥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章錫教授指導，2004年12月)。
- (32) 王淑汝撰：《論《安娜·卡列妮娜》的主要藝術特色》，(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明濱教授指導，2004年12月)。
- (33) 黃淑胖撰：《屠格涅夫小說《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明濱教授指導，2004年12月)。
- (34) 王靖雯撰：《種族、性別、再現：讀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寵兒》(Beloved)》，(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田維新教授指導，2005年12月)。
- (35) 卓英燕撰：《王詩琅臺灣民間文學作品之研究》，(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進益教授指導，2005年)。
- (36) 徐淑雯撰：《王詩琅兒童文學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勁榛教授指導，2005年)。
- (37) 廖淑芬撰：《托爾斯泰《復活》與巴金《家》比較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章錫教授指導，2005年6月)。
- (38) 林佩蓉撰：《抵抗的年代·交戰的思維——蔡培火的文化活動及其思想研究(以日治時期為主)》，(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游勝冠教授指導，2005年6月)。
- (39) 王梅香撰：《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0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游勝冠教授指導，2005年6月)。
- (40) 曾巧雲撰：《未完成進行式——戰前、戰後的皇民文學論爭／述》，(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游勝冠教授指導，2005年7月)。
- (41) 王萬睿撰：《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游勝冠教授指導，2005年8月)。
- (42) 鄭秀婷撰：《陳映真的文學觀及其文學實踐》，(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應鳳凰教授指導，2006年6月)。
- (43) 許倍榕撰：《30年代啓蒙「左翼」論述——以劉捷為觀察對象》，(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游勝冠教授指導，2006年7月)。

- (44) 張志樺撰：《情慾消費於日本殖民體制下所呈現之文化與社會意涵——以《三六九小報》及《風月報》為探討文本》，(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游勝冠教授指導，2006年7月)。
- (45) 張瑛姿撰：《驛動的後現代女性書寫——陳雪小說論》，(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楊翠教授指導，2006年7月)。
- (46) 高知遠撰：《文明想像的精神儀式——論余秋雨散文的構築與美感效應》，(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正治教授指導，2006年12月)。
- (47) 鄭秀美撰：《日治時期臺灣婦女的勞動群相(1895-1937)》，(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高淑媛教授指導，2007年1月)。
- (48) 陳怡君撰：《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楊翠教授指導，2007年6月)。

(四) 期刊論文

1. 張良澤作：〈王詩琅先生作品年表初稿——並事略年譜〉，《臺灣風物》，第28卷第3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0年9月)，頁15-34。
2. 許雪姬作：〈評王詩琅全集——兼論台灣人物表的做法〉，《書評書目》，第90期，(台北：書評書目社，1980年10月)，頁58-70。
3. 張恆豪作：〈黑色青年的悲劇——王詩琅及其小說意識〉，《現代文學》，第13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2月)，頁65-91。
4. 劉靜娟作：〈永遠的漢民族——訪王詩琅老先生〉，《中央月刊》，第14卷第7期，(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2年5月)，頁81-83。
5. 鍾肇政作：〈台灣文壇的不朽老兵——簡介王詩琅其人其作品〉，《文學思潮》，第12期，(台北：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1982年7月)，頁59-65。
6. 錢麗慧作：〈王詩琅印象記〉，《文訊月刊》，第1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3年7月)，頁51-57。
7. 茅漢作：〈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王詩琅訪談記〉，《文季》，第1卷第4期，(台北：帕米爾書店，1983年11月)，頁37-43。
8. 李南衡作：〈我所認識的王詩琅先生〉，《文季》，第1卷第4期，(台北：帕米爾書店，1983年11月)，頁92-95。
9. 吳密察作：〈萬華陋巷中的老人，台灣文化界的瑰寶〉，《台灣文藝》，第91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4年11月)，頁4-8。
10. 王麗華作：〈向晚意不盡：訪王詩琅先生〉，《台灣文藝》，第91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4年11月)，頁12-18。
11. 毛一波作：〈台灣老作家王詩琅〉，《傳記文學》，第272期，(台北：雨辰出版社，1985年1月)，頁88-93。
12. 林子候作：〈王詩琅〉，《傳記文學》，第275期，(台北：雨辰出版社，1985年4月)，頁141-142。
13. 李獻璋編：〈王詩琅先生信札集——其所反映的光復初期生活〉，《臺灣風物》，

- 第 35 卷第 3 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5 年 9 月)，頁 71 - 89。
14. 莊永明作：〈詩琅先生給我的教益〉，《台灣文藝》，第 98 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6 年 1 月)，頁 205 - 208。
 15. 張炎憲作：〈「王詩琅全集」編後〉，《台灣文藝》，第 103 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86 年 11 月)，頁 178 - 179。
 16. 黃武忠作：〈讀「陋巷清士」有感——兼談王詩琅二、三事〉，《文訊月刊》，第 28 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7 年 2 月)，頁 274 - 276。
 17. 林文月作：〈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評「陋巷清士」〉，《聯合文學》，第 31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年 5 月)，頁 213 - 214。
 18. 葉瓊霞作：〈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讀王詩琅的小說〉，《國文天地》，第 7 卷第 5 期，(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1 年 10 月)，頁 48 - 51。
 19. 林瑞明作：〈重讀王詩琅「賴懶雲論」〉，《台灣文藝》，第 127 期(創新 7 號)，(台中：台灣文藝雜誌社，1991 年 10 月)，頁 32 - 41。
 20. 林文寶作：〈王詩琅與兒童文學〉，《東師語文學刊》，第 7 期，(台東：國立台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1994 年 6 月)，頁 117 - 219。
 21. 下村作次郎作，葉石濤譯：〈王詩琅的回顧錄〉，《文學台灣》，第 11 期，(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1994 年 7 月)，頁 276 - 305。
 22. 陳芳明作：〈王詩琅小說與台灣抗日左翼〉，《文學台灣》，第 12 期，(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1994 年 10 月)，頁 122 - 141。
 23. 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1)——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明〉，《聯合文學》，第 15 卷第 10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年 8 月)，頁 162 - 173。
 24. 郭淑雅作：〈「導讀」沉沒之島——王詩琅的「十字路」〉，《聯合文學》，第 15 卷第 12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 10 月)，頁 132 - 137。
 25. 陳芳明作：〈臺灣新文學史(6)——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聯合文學》，第 16 卷第 5 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 3 月)，頁 138 - 149。
 26. 張恆豪作：〈民間臺灣史的傳人——王詩琅〉，《臺北畫刊》，第 394 期，(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 年 11 月)，頁 47。
 27. 邱各容作：〈不朽的拓荒者——王詩琅〉，《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第 15 卷第 5 期，(台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02 年 9 月)，頁 14 - 16。
 28. 郭侑欣作：〈站在島都的十字街頭——試評王詩琅與朱點人小說〉，《仁德學報》，第 3 期，(苗栗：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2004 年 10 月)，頁 99 - 111。
 29. 賴奕倫作：〈日據時期東洋風席捲而來的現代性表現——論王詩琅小說的權力空間辯證〉，《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 9 期，(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2004 年 11 月)，頁 157 - 179。
 30. 李昀作：〈蒼白而感傷的女性意象——論王詩琅小說〉，《大明學報》，第 8 期，

(台中：台中縣私立大明高級中學，2007年6月)，頁1-14。

(五) 論文集論文

1. 林佳惠作：〈從張我軍的文學理論看台灣現代性的一個面向〉，《第12屆南區六校中文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4年11月)，頁49-62。
2. 張惠婷作：〈黃凡都市小說詮釋〉，《第12屆南區六校中文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4年11月)，頁63-76。
3. 王靖丰作：〈八〇年代黃凡、林耀德都市小說「空間意象」研究〉，《第四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符號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5年5月)，頁63-89。
4. 林以衡作：〈鄭清文小說「舊鎮」、「河流」意象研究〉，《第四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符號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5年5月)，頁215-234。
5. 張俐璇作：〈記憶拼圖—鍾文音《昨日重現》家族史書寫中的嗅覺符碼與影像圖誌〉，《第四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符號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5年5月)，頁235-253。
6. 楊晶晶作：〈試析朱點人作品中空間地理學的權力／政治——以〈島都〉、〈秋信〉為分析對象〉，《第四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社會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6年5月)，頁259-276。

(六) 單篇評論

1. 丘彥明作：〈在最黑暗處燃燒的王詩琅印象〉，收入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台北：聯合報社，1981年10月，初版)，頁117-121。
2. 張炎憲作：〈陋巷出清士——王詩琅〉，收入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等編著：《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1月，初版)，頁237-248。
3. 曹永和作：〈歷史的傳承：王詩琅譯「臺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卷序〉，《自立早報》，第14版，(台北：自立早報社，1988年6月11日)。
4. 葉石濤作：〈王詩琅的悲痛生涯〉，收入葉石濤著：《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頁81-83。
5. 劉登翰作：〈朱點人和王詩琅的小說創作〉，收入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主編：《台灣文學史》，上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頁494-506。
6. 羊子喬作：〈不屈服的文學魂——王詩琅〉，收入羊子喬著：《神秘的觸鬚》，(台北：台笠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162-166。
7. 張永仁作：〈台灣民間故事〉，《中國時報》，第46版，(台北：中國時報社，

- 1999年5月20日)。
8. 王錫璋作：〈台灣歷史故事〉，《民生報》，第5版（少年兒童），（台北：民生報社，1999年7月3日）。
 9. 林良作：〈讀鴨母王流露散文之美的民間故事〉，《國語日報》，第6版，（台北：國語日報社，2000年4月17日）。
 10. 王心瑩作：〈臺灣的安徒生——王詩琅先生〉，《國語日報》，第6版，（台北：國語日報社，2000年4月17日）。
 11. 張明雄作：〈黑色青年的證言——王詩琅的小說〉，收入張明雄著：《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頁89-94+158。
 12. 張明雄作：〈王詩琅與楊逵小說意境的比較〉，收入張明雄著：《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頁185-202。

（七）網路資料

1. 國家圖書館作：〈吳濁流〉（作家查詢），「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系統」，（台北：國家圖書館，2006年8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15日，網址：<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qstr=aiipnpiifgbhjiifogjibkmelinnigllbnhgjliiuhjlfmghildmnfvmcmkhjhomnhghlilgkmemjfvjlmjdtibilgninilgmlomggtlfjsevlimgtlfugsljnjevmmohkphnhllloihklnnfcvmbnhhpkpjgdpiejhdkibjgdliifjldiihjodiicitgvmfncmmdnohjlmjdtiajmdhibjgdllhngctiajfdhhgnigmlmmggninjhcmkdkoekinjgdpi ejhdkibjgdliifjldiihjodiic>。
2. 張光正編：《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4——張我軍全集》（書訊），「人間網」，（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年10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15日，網址：<http://www.ren-jian.com/index.asp?act=ViewEachArticle&ArticleID=122>。
3. 賴和文教基金會作：〈賴和的介紹·照片集——第一頁〉，「賴和文教基金會」，（彰化：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2006年6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16日，網址：http://laiho.mit.com.tw/Laiho_Info/Photo_1.htm。
4. 新莊文史工作會作：〈郭秋生〉，「新莊文史工作會」，（台北：新莊文史工作會，2006年4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16日，網址：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19330170/people_2.htm。
5. 南方社區作：〈楊逵介紹〉（楊逵文化園地——楊逵園），「台南縣新化鎮公所便民服務網」，（台南：臺南縣新化鎮公所，2003年4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16日，網址：<http://www.sinhua.gov.tw/zen/youngkuwe/>。
6. 張炎憲、曾品滄主編：《楊雲萍藏臺灣古文書》（出版品目錄——新書介紹），「國史館」，（台北：國史館，2003年12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16日，網址：http://academia.drnh.gov.tw/c_sell/c_sell.htm。
7. 細說北埔 好風光小組作：〈龍瑛宗〉（人物介紹），「細說北埔 好風光」，（新竹：細說北埔 好風光，2002年12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16日，網址：<http://www.cc.chu.edu.tw/~u8817051/1-1-1-3-5.htm>。

8. 臺中縣文化局作：〈呂赫若〉（文學之屋——日治時代台籍作家），「臺中縣文化局」，（台中：臺中縣文化局，2003年9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20日，網址：<http://211.79.147.1/index.htm>。
9. 郭弘斌作：〈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覺醒——治警事件〉，收入郭弘斌編著：《台灣人的台灣史》，「Taiwanus.net 台灣海外網」，（網站地點不詳：Taiwanus.net 台灣海外網，2003年7月）。上網日期：2006年8月20日，網址：<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4.htm>。
10. chuck158207 作：〈昨日當我革命時——筆記《王詩琅集》〉，「PIXNET BLOG——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網站地點不詳：PIXNET BLOG，2006年8月）。上網日期：2008年3月5日，網址：<http://blog.pixnet.net/chuck158207/category/540196/2>。